

心正身安

4-27
2010

明
宋
濂
等
撰

元 史

第 十 二 册
卷一四八至卷一六一(傳)

中
華
書
局

A 474732



元史卷一百四十八

列傳第三十五

董俊

子文蔚

文用

〔文忠〕

文直

〔文忠〕〔二〕

董俊字用章，真定藁城人。少力田，長涉書史，善騎射。金貞祐間，邊事方急，藁城令立的募兵，射上中者拔爲將。衆莫能弓，獨俊一發破的，遂將所募兵迎敵。歲乙亥，國王木華黎帥兵南下，俊遂降。

己卯，以勞擢知中山府事，佩金虎符。金將武僊據真定，定武諸城皆應僊。俊率衆夜入真定，逐僊走之，定武諸城復去僊來附。庚辰春，金大發兵益僊，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。俊軍時屯曲陽，僊銳氣來戰，敗之黃山下，僊脫走。獻捷于木華黎，由是僊以窮降。木華黎承制授俊龍虎衛上將軍、行元帥府事，駐藁城。俊嘗謁木華黎曰：「武僊黠不可測，終不爲我用，請備之。」木華黎然其言，承制授左副元帥。陞藁城縣爲永安州，號其衆爲匡國軍，事

一委俊。(己)(乙)酉，(三)僊果殺都元帥史天倪，據真定以叛，旁郡縣皆爲僊守。俊提孤軍居反側間，戰士不滿千人，拒守永安。僊攻之期年，無所利，乃縱兵蹂禾稼，俊呼語之曰：「汝欲得民，而奪之食，無道賊不爲也。」僊慚而去，俊出兵掩擊之，僊敗走。久之，俊復夜入真定，僊走死，(三)乃納史天倪弟天澤爲帥。

壬辰，會諸軍圍汴。明年，金主棄汴奔歸德，追圍之；金兵夜出，薄諸軍於水，俊力戰死焉，時年四十有八。

俊早喪父，事母以孝聞。歲時廟祭，非疾病，跪拜必盡禮；子雖孩乳，亦使之序拜，曰：「祀，以孝先也，禮宜如是。」待族親故人，皆有恩意；里夫家僮，亦接之有道。克汴時，以侍其軸爲賢，延歸教諸子。嘗曰：「射，百日事耳；詩、書，非積學不通。」屢誡諸子曰：「吾一農夫耳，遭天下多故，徒以忠義事人，僅立門戶。深願汝曹力田讀書，勿求非望，爲吾累也。」

俊忠實自許，不爲夷險少移，臨陣，勇氣懾衆，立矢石間，怡然若無事，雖中傷亦不爲動。每慕馬援爲人，曰：「馬革裹屍，援固可壯。」故戰必持矛先士卒，或諫止之，俊曰：「我人臣也，敵在前，不死，乃趨安脫危乎？」先是，戊子歲，朝於行在，諸將獻戶口，各增數要利，吏請如衆，俊曰：「民實少而欺以數多，他日上需求無應，必重斂以承命，是我獨利，而民日困也。」行元帥府時，狂男子三百餘人期日作亂，事覺，戮其渠魁，餘並釋之。深、冀間妖人

惑衆，圖爲不軌，連逮者數萬人，有司議當族，俊力請主者，但誅首惡。永安節度使劉成叛，降武僊於威州，俊下令曰：「逆者一人，餘能去逆，卽忠義士，與其家財，仍奏官之。」衆果去成降。沃州民寨天臺爲盜，旣破降之，他將利其子女，欲掠之，俊曰：「城降而俘其家，仁者不爲也。」衆義不取。南征時，人多歸俊願爲奴者，旣全其家，歸悉縱爲民。鄰境人有被掠賣者，亦與直贖還之。其天性之美類如此。

俊器度弘遠，善戰而不妄殺，故人樂爲之用。大小百戰，無不克捷。爲政寬明，見人善治田廬，必召與歡語，有情者，則怒罰之，故其部完實，民惟恐其去也。贈翊運效節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封壽國公，諡忠烈。加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改封趙國公。子文炳、文蔚、文用、文直、文忠，文炳自有傳。

文蔚字彥華，俊之次子也。重厚寡言，不事嬉戲，立志勤苦，讀書忘倦。及長，善騎射，膂力絕人。事母至孝，接人謙恭，凡所與交，貴賤長幼，待之無異；至於一揖，必正容端體，俛首幾至于地，徐徐起拱，人所難能。兄文炳爲藁城令，厲精於政，家務悉委之，凡供給祭祀賓客之事，無不盡心。

辛丑，起民兵南征，文炳命文蔚率十有七人，私整鞍馬衣甲，自爲一隊，與衆軍渡淮。

甲寅，世祖收大理，還駐六盤山。文炳以文蔚孝謹公勤，可委以事，解所佩金符以讓，帝嘉賞之，授藁城等處行軍千戶。南鎮鄧州，與荆、襄接境，沿邊城壁未築。是年冬十一月，修光化；乙卯，立毗陽；丙辰，築棗陽。文蔚悉總之，治板幹，具畚鍤，儲餼糧，運木石，程其工力，時其饑飽，藥其疾病，見執役者，常以善言撫之，弗事威猛。衆咸感曰：「他將領役，鞭箠怒辱，不恤困苦。今董侯慈惠若此，我曹安忍負之。」各盡力成之。

丁巳，攻襄，樊城南據漢江，北阻湖水，卒不得渡。文蔚夜領兵士，於湖水狹隘之處，伐木拔根，立於水，實以薪草爲橋梁，頃之卽成，至曉，師悉渡，圍已合，城中大驚異之。文蔚復統拔都軍以當前行，奪其外城，論功居最。己未，憲宗伐宋，入川蜀，文蔚奉詔，將鄧之選兵西上，由褒斜歷劍閣，而劍、閬諸州，平地不能守，置州事於山。師行大獲、雲頂、長寧、苦竹諸寨，長驅而前，至釣魚山，崖壁巉峭，惟一徑可登，恃險阻未卽降。帝命攻之，文蔚以次往攻，迺激厲將士，挾雲梯，冒飛石，履崎嶇以登，直抵其寨苦戰，頃之，兵士被傷，迺還。帝親見之，加以賞賚。

中統二年，世祖置武衛軍，文蔚以鄧兵入爲千戶。帝北狩，留屯上都。三年，李壇反，據濟南，文蔚以麾下軍圍其南面，春秋力戰，城破壇誅，奏功還。至元五年七月十七日，以疾卒于上都之炭山。弟文忠，時爲樞密僉院，乞護喪南還，帝甚憫之。泰定中，贈明威將

軍、僉右衛使司事、上騎都尉、隴西郡伯。

文用字彥材，^{〔四〕}俊之第三子也。生十歲，父死，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。文用學問早成，弱冠試詞賦中選。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，庚戌，太后命擇邑中子弟來上，文用始從文炳謁太后于和林城。世祖在潛藩，命文用主文書，講說帳中，常見許重。

癸丑，世祖受命憲宗自河西征雲南大理。文用與弟文忠從軍，督糧械，贊軍務。丁巳，世祖令授皇子經，是爲北平王、雲南王也。又命召遺老竇默、姚樞、李俊民、李冶、魏璠於四方。己未，伐宋，文用發沿邊蒙古、漢人諸軍，理軍需。將攻鄂州，宋賈似道、呂文德將兵來拒，水陸軍容甚盛。九月，世祖臨江閱戰，文炳求先進戰，文用與文忠固請偕行，世祖親料甲冑，擇大艦授之，大破宋師。

世祖卽位，建元中統。文用持詔宣諭邊郡，且擇諸軍充侍衛，七月還朝。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，奏文用爲左右司郎中。二年八月，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。三年，李壇叛據濟南，從元帥闊闊帶統兵誅之，山東平。阿朮奉詔伐宋，召文用爲其屬，文用辭曰：「新制，諸侯總兵者，其子弟勿復任兵事。今吾兄文炳，以經略使總重兵鎮山東，我不當行。」阿朮曰：「潛邸舊臣，不得引此爲說。」文用謝病不行。

至元改元，召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。中興自渾都海之亂，民間相恐動，竄匿山谷。文用至，鎮之以靜，乃爲書置通衢諭之，民乃安。始開唐來、漢延、秦家等渠，墾中興、西涼、甘、肅、瓜、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，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，悉授田種，頒農具，更造舟置黃河中，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。

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，其下縱橫，需索無算，省臣不能支，文用坐幕府，輒面折以法。其徒積忿，譖文用於王，王怒，召文用，使左右雜問之，意叵測。文用曰：「我天子命吏，非汝等所當問，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。」王卽遣其傅訊文用。其傅中朝舊臣，不肯順王意。文用謂之曰：「我漢人，生死不足計。所恨者，仁慈寬厚如王，以重戚鎮遠方，而其下毒虐百姓，凌暴官府，傷王威名，於事體不便。」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，其傅驚起，去白王，王卽召文用謝之曰：「非郎中，我殆不知。郎中持此心事朝廷，宜勿怠。」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頗立。二年，入奏經略事宜還，以上旨行之，中興遂定。

八年，立司農司，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。山東自更叛亂，野多曠土，文用巡行勸勵，無間幽僻。入登州境，見其墾闢有方，以郡守移刺某爲能，作詩表異之。於是列郡咸勸，地利畢興，五年之間，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。十二年，丞相安童奏文用爲工部侍郎，代紇石里。紇石里，阿合馬私人也。其徒旣讒間安童罷相，卽使鷹監奏曰：「自紇石里去，

工部侍郎不給鷹食，鷹且瘦死。」帝怒，促召治之，因急捕文用入見，帝望見曰：「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耶！」置不問，別令取給有司。

十三年，出文用爲衛輝路總管，佩金虎符。郡當衝要，民爲兵者十之九，餘皆單弱貧病，不堪力役。會初得江南，圖籍、金玉、財帛之運，日夜不絕于道，警衛輸輓，日役數千夫。文用憂之曰：「吾民弊矣，而又重妨耕作，殆不可。」乃從轉運主者言：「州縣吏卒，足以備用，不必重煩吾民也。」主者曰：「汝言誠然，萬一有不虞，則罪將誰歸！」文用卽手書具官姓名保任之。民得以時耕，而運事亦不廢。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，衛當運十五萬石，文用曰：「民籍可役者無幾，且江淮風水，舟不能以時至，而先爲期會，是未運而民已困矣。」乃集旁郡通議，立驛置法，民力以舒。

十四年，詣汴漕司言事。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，文用曰：「衛爲郡，地最下，大雨時行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；雨更甚，水不得達于河，卽浸淫及衛，今又引之使來，豈惟無衛，將無大名、長蘆矣。」會朝廷遣使相地形，上言：「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，纔與沁水平，勢不可開也。」事遂寢。

十六年，受代歸田里，茅茨數椽，僅避風雨，讀書賦詩，怡然燕居。裕宗在東宮，數爲臺臣言：「董文用勳舊忠良，何以不見用！」十八年，臺臣奏起文用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，

不赴。

十九年，朝廷選用舊臣，召文用爲兵部尙書。自是朝廷有大議，未嘗不與聞。二十年，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，建議行臺隸行省，狀上，集朝臣議之。文用議曰：「不可。御史臺，譬之臥虎，雖未噬人，人猶畏其爲虎也。今虛名僅存，紀綱猶不振，一旦摧抑之，則風采繭然，無可復望者矣。昔阿合馬用事時，商賈賤役，皆行賄入官，及事敗，欲盡去其人，廷議以爲不可，使阿合馬售私恩，而朝廷驟斂怨也。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，然後吏有所憚，民有所赴訴。則是按察司者，國家當飭勵之，不可摧抑也。」悉從文用議。

轉禮部尙書，遷翰林、集賢二院學士，知祕書監。時中書右丞盧世榮，以貨利得幸，權要爲貴官，陰結貪刻之黨，以錙銖培克爲功，乃建議曰：「我立法治財，視常歲當倍增，而民不擾也。」詔下會議，人無敢言者。文用陽問曰：「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？將取之於民耶？取於右丞之家，則不敢知；若取諸民，則有說矣。牧羊者，歲嘗兩剪其毛，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，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，然而羊無以避寒熱，卽死且盡，毛又可得哉！民財亦有限，取之以時，猶懼其傷殘也。今盡刻剝無遺，猶有百姓乎！」世榮不能對。丞相安童謂坐中曰：「董尙書真不虛食俸祿者。」議者出，皆謝文用曰：「君以一言，折聚斂之臣，而厚邦本，真仁人之言哉。」世榮竟以是得罪。

二十二年，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，文用力辭。帝曰：「卿家世非他人比。朕所以任卿者，不在錢穀細務也，卿當察其大者，事有不便，但言之。」文用遂行。行省長官者，素貴多傲，同列莫敢仰視，跪起稟白，如小吏事上官。文用至，則坐堂上，侃侃與論是非可否，無所遷就，雖數忤之，不顧也。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，有司奉行甚急，天大雨雪，入山伐木，死者數百人，猶欲併建大寺。文用謂其人曰：「非時役民，民不堪矣，少徐之如何？」長官者曰：「參政奈何格上命耶？」文用曰：「非敢格上命，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，豈上意耶！其人意沮，遂稍寬其期。」二十三年，朝廷將用兵海東，徵斂益急，有司大爲奸利。文用請入奏事，大略言：「疲國家可寶之民力，取僻陋無用之小邦。」列其條目甚悉。言上，事遂罷。

二十五年，拜御史中丞。文用曰：「中丞不當理細務，吾當先舉賢才。」乃舉胡祗適、王暉、雷膺、荆幼紀、許楫、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，徐琰、魏初爲行臺中丞，當時以爲極選。方是時，桑哥當國，恩寵方盛，自近戚貴人見之，皆屏息遜避，無敢誰何。文用以舊臣任中丞，獨不附之。桑哥令人風文用頌己功於帝前，文用不答。桑哥又自謂文用曰：「百司皆具食於丞相府矣。」文用又不答。會朔方軍興，糧糗粗備，而誅求愈急，文用謂桑哥曰：「民急矣。外難未解而內伐其根本，丞相宜思之。」於是遠邇盜賊蜂起，文用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，

謂桑哥曰：「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！急法暴斂使至此爾。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，丞相當助之，不當抑之也。御史臺不得行，則民無所赴愬；民無所赴愬，而政日亂，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。」忤其意益深，乃摭拾臺事百端，文用日與辨論，不爲屈。於是具奏桑哥姦狀，詔報文用，語密而外人不知也。桑哥日誣譖文用于帝曰：「在朝惟董文用驕傲不聽令，沮撓尙書省，請痛治其罪。」帝曰：「彼御史之職也，何罪之有！且董文用端謹，朕所素知，汝善視之。」遷大司農。時欲奪民田爲屯田，文用固執不可。遷爲翰林學士承旨。

二十七年，隆福太后在東宮，以文用舊臣，欲使文用授皇孫經，具奏上，以帝命命之。文用每講說經旨，必附以朝廷故事，丁寧譬喻，反復開悟，皇孫亦特加敬禮。

三十一年，帝命文用以其諸子入見，文用曰：「臣蒙國厚恩，死無以報，臣之子，何能爲！」命至再三，終不以見。是歲，世祖崩，成宗將卽位上都，太后命文用從行。既卽位，巡狩三不刺之地，文用曰：「先帝新棄天下，陛下巡狩，不以時還，無以慰安元元，宜趣還京師。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，不在勤遠略也。」帝悟，卽日可其奏。是行也，帝每召入帳中，問先朝故事，文用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、開國經世之務，談說或至夜半。

文用自先帝時，每侍燕，與蒙古大臣同列，裕宗嘗就榻上賜酒，使毋下拜跪飲，皆異數也。帝在東宮時，正旦受賀，於衆中見文用，召使前曰：「吾向見至尊，甚稱汝賢。」輒親取酒

飲之。至是，眷賚益厚。是年，詔修先帝實錄，陞資德大夫、〔三〕知制誥兼修國史。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、近戚將相家世勳績，皆記憶貫穿，史館有所考究質問，文用應之無遺失。

大德元年，上章請老，賜中統鈔萬貫以歸，官一子，鄉郡侍養。六月戊寅，以疾卒，年七十有四。子八人：士貞，士亨，士楷，士英，士昌，士恒，士廉，士方。贈銀青〔光〕〔榮〕祿大夫、少保、〔壽〕〔趙〕國公，〔六〕諡忠穆。

文直字彥正，俊之第四子也。剛毅莊栗，簡言笑，通經史法律。爲藁城長官，佩金符。初，兄文炳及季弟文忠，去事世祖，次文用亦在朝，俱有仰於家，而食者餘百口，文直勤儉，始終不替。內則養生送死之合禮，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，奉上接下，一敬一愛，藹乎其睦也。性好施而甚仁，里閭或貧不自立，每陰濟其急，不使之知恩所從來。微至僮病，必手予粥藥。或止之，曰：「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。」及棄官，浮沉里社，任真適意，親賓過從，尊酒相勞。家門日以烜赫，己獨恬然，不見諸辭色。以病卒，年五十有二。

文忠字彥誠，俊第八子也。歲壬子，入侍世祖潛邸。王鶚嘗言詩，因問文忠能之乎，文忠曰：「吾少讀書，惟知入則孝於親，出則忠於君而已。詩非所學也。」癸丑，從征南詔。己

未，伐宋，與兄文炳、文用敗宋兵於陽羅堡，得蒙衝百艘，進圍鄂。

世祖卽位，置符寶局，以文忠爲郎，授奉訓大夫，居益近密，嘗呼董八而不名。文忠不爲容悅，隨事獻納，中禁事祕，外多不聞。至元二年，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，建陳十事，言忤旨，文忠曰：「丞相素有賢名，今秉政之始，人方傾聽，所請不得，後何以爲。」遂從旁代對，懇惻詳切，如身條是疏者，始得允可。

八年，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，知帝於釋氏重教而輕禪，乃言儒亦有之，科舉類教，道學類禪。帝怒，召姚樞、許衡與宰臣廷辨。文忠自外入，帝曰：「汝日誦四書，亦道學者。」文忠對曰：「陛下每言：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爲詩賦，何關修身，何益治國！由是海內之士，稍知從事實學。臣今所誦，皆孔孟之言，焉知所謂道學！而俗儒守亡國餘習，欲行其說，故以是上惑聖聽，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。」事遂止。

十一年，伐宋，民困供饋，文忠奏免常歲橫征，從之。帝嘗見宋降將，從容問宋所以亡者，皆曰：「賈似道當國，薄武人而重文儒，將士怨之，莫有鬪志。故大軍旣至，爭解甲歸命也。」帝問文忠：「此言何如？」文忠因詰之曰：「似道薄汝矣，而君則貴汝以官，富汝以祿，未嘗薄汝也。今有怨於相，而移於君，不肯一戰，坐視國亡，如臣節何！然則似道薄汝者，豈非預知汝曹不足恃乎！」帝深善之。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郢中，文忠奏止之。又請罷官鬻田

器之稅，聽民自爲。

時多盜，詔犯者皆殺無赦。在處繫囚滿獄。文忠言：「殺人取貨，與竊一錢者均死，慘黷莫甚，恐乖陛下好生之德。」敕革之。或告漢人毆傷國人，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。帝怒，命殺以懲衆。文忠言：「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，已有服辭，猶必詳讞，是豈可因人一言，遽加之重典！宜付有司閱實，以俟後命。」乃遣文忠及近臣突滿分覈之，皆得其誣狀，遂詔原之。帝因責侍臣曰：「方朕怒時，卿曹皆不敢言。非董文忠開悟朕心，則殺二無辜之人，必取議中外矣。」因賜文忠金尊，曰：「用旌卿直。」裕宗亦語宮臣曰：「方天威之震，董文忠從容諫正，實人臣難能者。」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：「鄙人賴公復生。」文忠曰：「吾素非知子，所以相救於危急者，蓋爲國平刑，豈望子見報哉！」却其物不受。

自安童北伐，阿合馬獨當國柄，大立親黨，懼廉希憲復入爲相，害其私計，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。文忠言：「希憲，國家名臣。今宰相虛位，不可使久居外，以孤人望，宜早召還。」從之。十六年十月，奏曰：「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、樞密使，纔一至中書。自冊爲太子，累使明習軍國之事，然十有餘年，終守謙退，不肯視事者，非不奉明詔也，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。夫事已奏決，而始啓太子，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，故惟有唯默避遜而已。以臣所知，不若令有司先啓而後聞，其有未安者，則以詔敕斷之，庶幾理順而分不踰，太子

必不敢辭其責矣。」帝即日召大臣，面諭其意，使行之。復語太子曰：「董八，崇立國本者，其勿忘之。」

禮部尙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，封駁制敕，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。帝銳意欲行之，詔廷臣雜議；且怒翰林學士承旨王磐曰：「如是有益之事，汝不入告，而使南方後至之臣言之，汝用學問何爲！必今日開是省。」三日，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，及其屬數十人。近臣乘便言曰：「陛下將別置省，此實其時。然得人則可以寬聖心，新民聽；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，不可。」其言多指文忠。文忠忿辨曰：「上每稱臣不盜不詐，今汝顧臣而言，意實在臣。其顯言臣盜詐何事！」帝令言者出，文忠猶訴不止，且攻其害國之姦。帝曰：「朕自知之，彼不言汝也。」其人忌文忠，欲中害之，然以文忠清慎無過，乃奉鈔萬緡爲壽，求交驩，文忠却之。文炳爲中書左丞卒，太傅伯顏乃表文忠可相，帝使繼其官，文忠辭曰：「臣兄有平定南方之勞，可居是位。臣嘗給事居中，所宣何力，敢冒居重職乎！」

十八年，陞典瑞局爲監，郎爲卿，仍以文忠爲之。授正議大夫，俄授資德大夫、僉書樞密院事，卿如故。車駕行幸，詔文忠毋扈從，留居大都，凡宮苑、城門、直舍、徼道、環衛、營屯、禁兵、太府、少府、軍器、尙乘諸監，皆領焉。兵馬司舊隸中書，併付文忠。時權臣累請奪還中書，不報。是冬十月二十有五，雞鳴，將入朝，忽病仆，帝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，遂

卒，甚悼惜之，賻錢數十萬。後制贈光祿大夫、司徒，封壽國公，諡忠貞。

嚴實

子忠濟 忠(範)〔嗣〕〔七〕

嚴實字武叔，泰安長清人。略知書，志氣豪放，不治生產，喜交結施與，落魄里社間。屢以事繫獄，俠少輩爲出死力，乃得脫去。

癸酉秋，太祖率兵自紫荆口入，分略山東、河北、河東而歸。金東平行臺調民爲兵，以實爲衆所服，命爲百戶。甲戌春，泰安張汝楫據靈巖，遣別將攻長清，實破走之。以功授長清尉。戊寅，權長清令。宋取益都，乘勝而西，行臺檄實備芻糧爲守禦計。實出督租，比還，而長清破，俄以兵復之。有譖于行臺者，謂實與宋有謀，行臺以兵圍之，實挈家避青崖。宋因以實爲濟南治中，分兵四出，所至無不下，於是太行之東，皆受實節制。

庚辰三月，金河南軍攻彰德，守將單仲力不支，數求救。實請於主將張林，林逗遛不行，實獨以兵赴之，比至，而仲被擒。實知宋不足恃。七月，謁太師木華黎於軍門，挈所部彰德、大名、磁、洛、恩、博、滑、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，木華黎承制拜實金紫光祿大夫、行尙書省事。進攻曹、濮、單三州，皆下之。偏將李信，留鎮青崖，嘗有罪，懼誅，乘實之出，殺其家屬，降于宋。辛巳，實以兵復青崖，擒信誅之。進攻東平，金守將和立剛棄城遁，實入

居之。

壬午，宋將彭義斌率師取京東州縣，實將晁海以青崖降，盡掠實家，義斌軍西下，郡縣多歸之。乙酉四月，遂圍東平。實潛約大將孛里海合兵攻之，兵久不出，城中食且盡，乃與義斌連和。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，而後圖之，請以兄事實。時麾下衆尙數千，義斌聽其自領，而青崖所掠者則留不遣。七月，義斌下真定，道西山，與孛里海等軍相望，分實以帳下兵，陽助而陰伺之。實知勢迫，急赴孛里海軍與之合，遂與義斌戰，宋兵潰，擒義斌。不旬月，京東州縣復爲實有。是冬，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；明年，取濮、東平；又明年，木華黎之子孛魯取益都；實皆有功焉。

庚寅四月，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，帝賜之坐，宴享終日，賜以虎符。數顧實謂侍臣曰：「嚴實，真福人也。」甲午，朝于和林，授東平路行軍萬戶，偏裨賜金符者八人。先是，實之所統，凡五十餘城，至是，惟德、兗、濟、單、隸、東平。丁酉九月，詔實毋事征伐。

初，彰德既下，又破水柵，帶孫怒其反覆，驅老幼數萬欲屠之。實曰：「此國家舊民，吾兵力不能及，爲所脅從，果何罪耶！」帶孫從之。繼破濮州，復欲屠之。實言：「百姓未嘗敵我，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，不若留之，以供芻秣。」濮人免者又數萬。其後於曹、楚丘、定陶、上黨皆然。時兵由武關出襄、鄧，實在徐、邳間，以爲河南破，屠戮必多，乃載金繒往贖之，

且約束諸將，毋敢妄有殺掠。靈壁一縣，當誅者五萬人，實悉救之。會大饑，民北徙者多餓死。又法，藏匿逃者，保社皆坐。逃亡無所託，殭尸蔽野，實命作糜粥，盛置道傍，全活者衆。實部曲有逃歸益都者數十人，益都破，皆獲之，以爲必殺，實置不問。王義深者，義斌之別將，聞義斌敗，將奔河南，實族屬在東平者，皆爲所害。河南破，實獲義深妻子，厚周卹之，送還鄉里，終不以舊怨爲嫌。其寬厚長者類若此。

庚子卒，年五十九。遠近悲悼，野哭巷祭，旬月不已。中統二年，追封實爲魯國公，諡武惠。子忠貞，金紫光祿大夫；忠濟，忠嗣，忠範，忠傑，忠裕，忠祐。

忠濟，一名忠翰，字紫芝，實之第二子也。儀觀雄偉，善騎射。辛丑，從其父入見太宗，太宗命佩虎符，襲東平路行軍萬戶、管民長官，開府布政，一法其父。養老尊賢，治爲諸道第一。領兵略地淮、漢，偏裨部曲，戮力用命。定宗、憲宗卽位之始，皆加褒寵。

忠濟初統千戶十有七，乙卯，朝命括新軍山東，益兵二萬有奇。忠濟弟忠嗣、忠範爲萬戶，以次諸弟暨勳將之子爲千戶，城戍宿州、蘄縣，而忠濟皆統之。己未，世祖南伐，詔率師由間道會鄂。親率勇士，梯衝登城。師還，忠濟選勇敢二千，別命千戶將之，甲仗精銳，所向無前。大臣有言其威權太盛者。中統二年，召還京師，命忠範代之。

忠濟治東平日，借貸於人，代部民納逋賦，歲久愈多。及謝事，債家執文券來徵。帝聞之，悉命發內藏代償。東平廟學故隘陋，改卜高爽地于城東，教養諸生，後多顯者。幕僚如宋子貞、劉肅、李昶、徐世隆，俱爲名臣。至元二十三年，特授資德大夫、中書左丞、行江浙省事，以老辭。二十九年，賜鈔萬五千緡、宅一區，召其子瑜入侍。三十年，卒。

忠濟統理方郡凡十一年，爵人命官，生殺予奪，皆自己出。及謝去大權，貴而能貧，安于義命，世以是多之。後諡莊孝。

忠嗣，實之第三子也。少從張澄、商挺、李楨學，略知經史大義。辛亥，其兄忠濟授以東平人匠總管，遙領單州防禦使事。乙卯，充東平路管軍萬戶。丁巳，從忠濟略地揚州，取邵伯埭，首立戰功。己未南征，從忠濟渡淮，分兵出桂、挂車嶺，與宋兵相拒三晝夜，殺獲甚衆，始達蘄州。及渡江抵鄂，分部攻城九十餘日，戰甚力。師還，授金虎符。

中統三年，李壇叛，宋兵攻蘄州、縣，勢張甚，徐州總管李杲哥降于宋，齊魯山寨爲宋兵所據。忠嗣從大帥按脫救蘄縣，復徐州，執李杲哥殺之。攻鄒之嶧山、滕之牙山，多所殺獲。按脫論功以聞，賜銀二百兩、幣五十端。四年，朝廷懲青齊之亂，居大藩者，子弟不得親政，於是罷官家居。至元十年，卒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(文忠)文直〔文忠〕 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及本卷傳文次序合，從改正。

〔二〕(己)〔乙〕酉 道光本與本書卷一太祖紀二十年乙酉歲二月條、卷一四七史天倪傳合，從改。

〔三〕僊走死 蒙史云：「舊傳云仙走死，殊誤。按金史武仙傳，仙以天興三年金亡後五月始走死澤州。」疑此處「死」字衍。

〔四〕文用字彥材 常山貞石志卷二一問復董文用神道碑、吳文正集卷三四董文用墓表「彥材」均作「彥才」，疑作「才」是。

〔五〕陞資德大夫 按學古錄卷二〇董文用行狀、吳文正集卷三四董文用墓表，詔修實錄時，陞資善大夫，其加資德大夫則在大德元年上章請老時。疑此處「資德」爲「資善」之誤。

〔六〕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〔壽〕〔趙〕國公 沈濤常山貞石志董文用神道碑跋云：「碑題贈銀青光祿大夫。考元制，文散官第三十八階爲金紫光祿大夫，第三十七階爲銀青光祿大夫，並正一品，無銀青光祿之階，則本傳誤也。」從改。又按追封壽國公者爲董文忠，非文用，「壽」誤，今據常山貞石志卷二一董文用神道碑、吳文正集卷三四董文用墓表改。

〔七〕忠〔範〕〔嗣〕 據本書原目錄及本卷傳文改。

〔八〕兵久不〔出〕〔至〕 據遺山集卷二六嚴實神道碑改。新編已校。

〔九〕辛丑從其父入見太宗 按嚴忠濟父嚴實死于庚子，不得于翌年辛丑入朝，此處史文有誤。

〔一〇〕〔桂〕〔挂〕車嶺 按元豐九域志、讀史方輿紀要、嘉慶一統志等書皆云淮西桐城有挂車嶺。挂車之名，早見于三國志卷五六朱桓傳。「桂」誤，今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一一〕宋兵攻蘄州〔縣〕 蒙史云：「蘄縣時屬宿州，非蘄春所倚之蘄州也。舊傳誤作蘄州。」按下文卽有「救蘄縣」，「州」誤，今改。

元史卷一百四十九

列傳第三十六

耶律留哥

耶律留哥，契丹人，仕金爲北邊千戶。太祖起兵朔方，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，下令遼民一戶，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。留哥不自安。歲壬申，遁至隆安、韓州，糾壯士剽掠其地。州發卒追捕，留哥皆擊走之。因與耶的合勢募兵，數月衆至十餘萬，推留哥爲都元帥，耶的副之，營帳百里，威震遼東。

太祖命按陳那衍、渾都古行軍至遼，遇之，問所從來，留哥對曰：「我契丹軍也，往附大國，道阻馬疲，故逗遛於此。」按陳曰：「我奉旨討女真，適與爾會，庸非天平！然爾欲效順，何以爲信？」留哥乃率所部會按陳于金山，刑白馬、白牛，登高北望，折矢以盟。按陳曰：「吾還奏，當以征遼之責屬爾。」

金人遣胡沙帥軍六十萬，號百萬，來攻留哥，聲言有得留哥骨一兩者，賞金一兩，肉一兩者，賞銀亦如之，仍世襲千戶。留哥度不能敵，亟馳表聞。帝命按陳、李都歡、阿魯都罕引千騎會留哥，與金兵對陣于迪吉腦兒。留哥以姪安奴爲先鋒，橫衝胡沙軍，大敗之，以所俘輜重獻。帝召按陳還，而以可特哥副留哥屯其地。

衆以遼東未定，癸酉三月，推留哥爲王，立妻姚里氏爲妃，以其屬耶厮不爲郡王，坡沙、僧家奴、耶的、李家奴等爲丞相、元帥、尙書，統古與、著撥行元帥府事，國號遼。甲戌，金遣使青狗誘以重祿使降，不從。青狗度其勢不可，反臣之。金主怒，復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。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，金兵大潰，萬奴收散卒奔東京。安東同知阿憐懼，遣使求附。於是盡有遼東州郡，遂都咸平，號爲中京。金左副元帥移刺都，以兵十萬攻留哥，拒戰，敗之。

乙亥，留哥破東京，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僊娥，留哥不直之，有隙。旣而耶厮不等勸留哥稱帝，留哥曰：「向者吾與按陳那衍盟，願附大蒙古國，削平疆宇。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，是逆天也，逆天者必有大咎。」衆請愈力，不獲已，稱疾不出。潛與其子薛闍奉金幣九十車、金銀牌五百，至按坦李都罕入覲。

帝曰：「漢人先納款者，先引見。」太傅阿海奏曰：「劉伯林納款最先。」帝曰：「伯林雖先，

然迫於重圍而來，未若留哥仗義效順也，其先留哥。」既見，帝大悅，謂左右曰：「凡留哥所獻，白之於天，乃可受。」遂以白氊陳於前，七日而後納諸庫。因問舊何官，對曰：「遼王。」帝命賜金虎符，仍遼王。又問戶籍幾何，對曰：「六十餘萬。」帝曰：「可發三千人爲質，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，汝亦遣人偕往。」留哥遣大夫乞奴、安撫禿哥與俱。且命詰可特哥曰：「爾妻萬奴之妻，悖法尤甚。」其拘繫以來。可特哥懼，與耶廝不等給其衆曰：「留哥已死。」遂以其衆叛，殺所遣三百人，惟三人逃歸。事聞，帝諭留哥曰：「爾毋以失衆爲憂，朕倍此數封汝無吝也。草青馬肥，資爾甲兵，往取家孥。」

丙子，乞奴、金山、青狗、統古與等推耶廝不僭帝號於澄州，國號遼，改元天威，以留哥兄獨刺爲平章，置百官。方閱月，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，耶廝不爲其下所殺，推其丞相乞奴監國，與其行元帥鴉兒，分兵民爲左右翼，屯開、保州關。金蓋州守將衆家奴引兵攻敗之。留哥引蒙古軍數千適至，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，戶二千。鴉兒引敗軍東走，留哥追擊之，還度遼河，招撫懿州、廣寧，徙居臨潢府。乞奴走高麗，爲金山所殺，金山又自稱國王，改元天德。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，喊舍又殺之，亦自立。

戊寅，留哥引蒙古、契丹軍及東夏國元帥胡士兵十萬，圍喊舍。高麗助兵四十萬，克之，喊舍自經死。徙其民於西樓。自乙亥歲留哥北覲，遼東反覆，耶廝不僭號七十餘日，金

山二年，統古與、喊舍亦近二年，至己卯春，留哥復定之。

庚辰，留哥卒，年五十六。妻姚里氏入奏，會帝征西域，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，權領其衆者七年。丙戌，帝還，姚里氏攜次子善哥、鐵哥、永安及從子塔塔兒，孫收國奴，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。帝曰：「健鷹飛不到之地，爾婦人乃能來耶！」賜之酒，慰勞甚至。姚里氏奏曰：「留哥既沒，官民乏主，其長子薛闍扈從有年，願以次子善哥代之，使歸襲爵。」帝曰：「薛闍（舍）（今）爲蒙古人矣，」其從朕之征西域也，回回圍太子於合迷城，薛闍引千軍救出之，身中槊，又於蒲華、尋思干城與回回格戰，傷於流矢。以是積功爲拔都魯，不可遣，當令善哥襲其父爵。」姚里氏拜且泣曰：「薛闍者，留哥前妻所出，嫡子也，宜立。善哥者，婢子所出，若立之，是私己而蔑天倫，婢子竊以爲不可。」帝嘆其賢，給驛騎四十，從征河西，賜河西俘人九口、馬九匹、白金九錠，幣器皆以九計，許以薛闍襲爵，而留善哥、塔塔兒、收國奴於朝，惟遣其季子（示）（永）安從姚里氏東歸。（三）

丁亥，帝召薛闍謂曰：「昔女真猖獗，爾父起兵，自遼東會朕師，又能割愛，以爾事朕，其情貞慤可尙。繼而奸人耶廝不等叛，人民離散。欲食爾父子之肉者，今豈無人乎！朕以兄弟視爾父，則爾猶吾子，爾父亡矣，爾其與吾弟孛魯古台並轄軍馬，爲第三千戶。」薛闍受命。己丑，從太宗南征，有功，賜馬四百、牛六百、羊二百。庚寅，帝命與撒兒台東征，收其

父遺民，移鎮廣寧府，行廣寧路都元帥府事。自庚寅至丁酉，連征高麗、東夏萬奴國，復戶六千有奇。戊戌，薛閣卒，年四十六。

子收國奴襲爵，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，易名石刺，征高麗，有功。辛亥，睿宗以石刺爲國宣力者三代，〔三〕命益金更造所佩虎符賜之，佐諸王也。苦及扎刺台控制高麗。己未卒，年四十五。

長子古乃嗣。中統元年，征河西；三年，征李壇，破嶧山，以功皆受賞。至元六年，朝廷併廣寧于東京，去職，是歲卒，年三十六。子忒哥。

薛閣弟善哥，賜名蒙古歹，命從親王口溫不花。己丑，從攻破天城堡、鳳翔府，以功襲充拔都魯。壬辰，引兵三千渡河，會大軍平金。後伐宋，拔光州、棗陽，由千戶遷廣寧尹。至元元年卒，年五十二。子天祐，襲廣寧千戶，改廣寧縣尹。

劉伯林

〔黑馬〕 元振 元禮〕〔四〕

劉伯林，濟南人。好任俠，善騎射，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。壬申歲，太祖圍威寧，伯林知不能敵，乃縋城詣軍門請降。太祖許之，遣禿魯花等與偕入城，遂以城降。帝問伯林，在金國爲何官，對曰：「都提控。」卽以元職授之，命選士卒爲一軍，與太傅耶律禿懷同征討，招降

山後諸州。

太祖北還，留伯林屯天成，遏金兵，前後數十戰。進攻西京，錄功，賜金虎符，以本職充西京留守，兼兵馬副元帥。癸酉，從征山東，攻梁門、遂城，下之。乙亥，同國王木華黎攻破燕京。丁丑，復從大軍攻下山東諸州。木華黎上其功，賜名馬二十四、錦衣一襲。戊寅，同攻下太原、平陽。己卯，破潞、絳及火山、聞喜諸州縣。時論欲徙聞喜民實天成，伯林以北地喪亂，人艱於食，力爭而止之。部曲所獲俘虜萬計，悉縱之。

在威寧十餘年，務農積穀，與民休息，鄰境凋瘵，而威寧獨爲樂土。嘗曰：「吾聞活千人者後必封，吾之所活，何啻萬餘人，子孫必有興者乎！」辛巳，以疾卒，年七十二。累贈太師，封秦國公，諡忠順。子黑馬。

黑馬名疑，字孟方，始生時，家有白馬產黑駒，故以爲小字，後遂以小字行。驍勇有志略，年幾弱冠，隨父征伐，大小數百戰，出入行陣，略無懼色。嘗獨行，遇金兵圍本部十三人，卽奮劍入圍，手殺金兵數人，十三人皆得脫。歲壬午，襲父職，爲萬戶，佩虎符，兼都元帥。

癸未，從國王木華黎攻鳳翔，不克，回屯絳州。又從孛羅攻西夏唐兀。甲申，從按真

那延攻破東平、大名。乙酉，金降將武僊據真定以叛，從孛羅討之，破真定，武僊遁去。金將忽察虎以兵四十萬復取山後諸州，黑馬逆戰隘胡嶺，大破之，斬忽察虎。

歲己丑，太宗卽位，始立三萬戶，以黑馬爲首，重喜、史天澤次之，授金虎符，充管把平陽、宣德等路管軍萬戶，仍僉太傅府事，總管漢軍。從征回回、河西諸國，及破鳳翔、西（河）〔和〕、沔州諸城堡。〔丑〕庚寅，睿宗入自大散關，假道於宋以伐金，命黑馬先由興元、金、房東下。至三峯山，遇金大將合達，與戰，大破之，虜合達，斬首數萬級，乘勝攻破香山寨及鈞州，賜西錦、良馬、貂鼠衣，以旌其功。會增立七萬戶，仍以黑馬爲首，重喜、史天澤、嚴實等次之。

癸巳，從破南京，賜綉衣、玉帶。甲午，從破蔡州，滅金。乙未，同都元帥答海紺卜征西川。辛丑，改授都總管萬戶，統西京、河東、陝西諸軍萬戶，夾谷忙古歹、田雄等並聽節制。入覲，帝慰勞之，賜銀鼠皮三百爲直孫衣。尋命巡撫天下，察民利病。應州郭志全反，脅從誑誤者五百餘人，有司議盡戮之，黑馬止誅其爲首者數人，餘悉從輕典。

癸丑，從憲宗至六盤山。商州與宋接境，數爲所侵，命黑馬守之，宋人斂兵不敢犯。丁巳，入覲，請立成都以圖全蜀，帝從之。成都旣立，就命管領新舊軍民小大諸務，賜號也可禿立。

中統元年，廉希憲、商挺宣撫川、陝，時密力火者握重兵，居成都，希憲與挺慮其爲變，以黑馬有膽智，使乘驛矯詔竟誅之。其子訴于朝，世祖諭之曰：「茲朕命也，其勿復言。」三年，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。瀘州被圍，黑馬已屬疾，猶親督轉輸不輟，左右諫其少休，黑馬曰：「國事方急，以此死，無憾。」遂卒，年六十三。累贈太傅，封秦國公，諡忠惠。子十二人，元振、元禮顯。

元振字仲舉，黑馬長子也。隨父入蜀，立成都。會商、鄧間有警，命黑馬往鎮商、鄧，以元振攝萬戶，時年方二十。既蒞事，號令嚴明，賞罰不妄，麾下宿將皆敬服之。憲宗伐宋，駐驛釣魚山，以元振與紐鄰爲先鋒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卽位，廉希憲、商挺奏以爲成都經略使總管萬戶。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款求降，黑馬遣元振往受之。諸將皆曰：「劉整無故而降，不可信也。」元振曰：「宋權臣當國，賞罰無章，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，是以將士離心；且整本非南人，而居瀘南重地，事勢與李全何異，整此舉無可疑者。」遂行。黑馬戒之曰：「劉整，宋之名將，瀘乃蜀之衝要，今整遽以瀘降，情僞不可知，汝無爲一身慮，事成則爲國家之利，不成則當效死，乃其分也。」元振至瀘，整開門出迎，元振棄衆而先下馬，與整相見，示以不疑。明日，請入城，元振釋戎服，

從數騎，與整聯轡而入，飲燕至醉，整心服焉。獻金六千兩、男女五百人，元振以金分賜將士，而歸還其男女。

宋瀘州主帥俞興，率兵圍瀘州，晝夜急攻，自正月至五月，城幾陷，左右勸元振曰：「事勢如此，宜思變通，整本非吾人，與俱死，無益也。」元振曰：「人以誠歸我，既受其降，豈可以急而（乘）〔棄〕之。」且瀘之得失，關國家利害，吾有死而已。」食將盡，殺所乘馬犒將士，募善游者齎蠟書至成都求援，又權造金銀牌，分賞有功。未幾，援兵至，元振與整出城合擊，興兵大敗之，斬其都統一人，興退走。捷聞，且自陳擅造金銀牌罪，帝嘉其通於權變，賜錦衣一襲、白金五百兩。入朝，又賜黃金五十兩、弓矢、鞍轡。

黑馬卒，元振居喪，起授成都軍民經略使。至元七年，時議以勳舊之家事權太重，宜稍裁抑，遂降爲成都副萬戶。十一年，命兼潼川路副招討使。十二年卒，年五十一。

子緯，數從父行軍。元振卒，緯襲職，佩虎符，爲萬戶。守潼川，創立遂寧諸處山寨。從圍釣魚山，數戰有功。攻合州，授潼川路副招討，遷副都元帥，復授管軍萬戶，遷同知四川西道宣慰司事。入朝，進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，卒。

元禮，黑馬第五子也。性沉厚有謀，常從父在軍中。歲甲寅，授金符，爲京兆路奧魯萬

戶。中統四年，遷興元、成都等路兵馬左副元帥。

至元元年，遷潼川路漢軍都元帥。二年九月，宋制置夏貴率軍五萬犯潼川，元禮所領纜數千，衆寡不敵，諸將登城望貴軍，有懼色。元禮曰：「料敵制勝，在智不在力。」乃出戰，屢破之，復大戰蓬溪，自寅至未，勝負不決，激厲將士曰：「此去城百里，爲敵所乘，則城不可得入，潼川非國家有矣。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，時不可失也。」卽持長刀，大呼突入陣，所向披靡，將士咸奮，無一不當百，大敗貴兵，斬首萬餘級，生擒千餘人。捷奏，賜錦衣二襲、白金三錠、名馬一匹、金鞍轡、弓矢，召入朝，命復還潼川，立蓬溪寨。

元禮又奏：「嘉定去成都三百六十里，其間舊有眉州城，可修復之，屯兵以扼嘉定往來之路。」世祖從之。四年，命平章趙寶臣往視可否，或以爲眉州荒廢已久，立之無關利害，徒費財力，元禮力爭之，寶臣是其言，遂興役，七日而畢，宋人駭其速。元禮鎮守眉州五年，召入朝，乞解官養母，從之。九年，起授懷遠大將軍、延安路總管，卒。

郭寶玉

〔德海 侃〕〔八〕

郭寶玉字玉臣，華州鄭縣人，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。通天文、兵法，善騎射。金末，封汾陽郡公，兼猛安，引軍屯定州。歲庚午，童謠曰：「搖搖罍罍，至河南，拜閼氏。」旣而太白

經天，寶玉嘆曰：「北軍南，汴梁卽降，天改姓矣。」金人以獨吉思忠、僕散揆行中書省，領兵築烏沙堡，會太師木華黎軍忽至，敗其兵三十餘萬，思忠等走，寶玉舉軍降。

木華黎引見太祖，問取中原之策，寶玉對曰：「中原勢大，不可忽也。西南諸蕃勇悍可用，宜先取之，藉以圖金，必得志焉。」又言：「建國之初，宜頒新令。」帝從之。於是頒條畫五章，如出軍不得妄殺，刑獄惟重罪處死，其餘雜犯量情答決；軍戶，蒙古、色目人每丁起一軍，漢人有田四頃、人三丁者簽一軍；年十五以上成丁，六十破老，站戶與軍戶同，民匠限地一頃；僧道無益於國、有損於民者悉行禁止之類；皆寶玉所陳也。

帝將伐西蕃，患其城多依山險，問寶玉攻取之策，對曰：「使其城在天上，則不可取，如不在天上，至則取矣。」帝壯之，授抄馬都鎮撫。癸酉，從木華黎取永清，破高州，降北京、龍山，復帥抄馬從錦州出燕南，破太原、平陽諸州縣。

甲戌，從帝討契丹遺族，歷古徐鬼國訛夷朶等城，破其兵三十餘萬。寶玉胸中流矢，帝命剖牛腹置其中，少頃，乃蘇。尋復戰，收別失八里、別失蘭等城。次忽章河，西人列兩陣迎拒，戰方酣，寶玉望其衆，疾呼曰：「西陣走矣！」其兵果走，追殺幾盡。進兵下擗思干城。次暗木河，敵築十餘壘，陳船河中，俄風濤暴起，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，一時延燒，乘勝直前，破護岸兵五萬，斬大將佐里，遂屠諸壘，收馬里四城。

辛巳，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，引兵據擗思干，聞帝將至，棄城南走，入鐵門，屯大雪山，寶玉追之，遂奔印度。帝駐大雪山前，時谷中雪深二丈，寶玉請封山川神。壬午三月，封崑崙山爲玄極王，大鹽池爲惠濟王。從柘柏、速不台二先鋒收契丹、渤海等諸國，〔九〕有功，累遷斷事官，卒于賀蘭山。子德海，德山。德山以萬戶破陝州，攻潼關，卒。

德海字大洋，資貌奇偉，亦通天文、兵法。金末，爲謀克，擊宋將彭義斌於山東，敗之。知父寶玉北降，遁入太行山，大軍至，乃出降，爲抄馬彈壓。

從先鋒柘柏西征，渡乞則里八海，〔一〇〕攻鐵山，衣幟與敵軍不相辨，乃焚蒿爲號，煙焰漫野，敵軍動，乘之，斬首三萬級。踰雪嶺西北萬里，進軍次答里國，悉平之。乙酉，還至崢山，吐蕃帥尼倫、回紇帥阿必丁反，復破斬之。

戊子春，從元帥闊闊出游騎入關中，金人閉關拒守，德海引驍騎五百，斬關入，殺守者三百人，直擣〔凌風〕〔風陵〕渡寨，〔二〕後兵不至，引還。己丑秋，破南山八十三寨，陝西平。德海導大將魁欲那拔都，假道漢中，歷荆、襄而東，與金將武僊軍十萬遇於白河，德海提孤軍轉戰，僊敗走，斬首二萬餘級，復破金移剌粘哥軍于鄧。冬十一月，至鈞州。辛卯春正月，睿宗軍由洛陽來會于三峯山，金人溝地立軍圍之。睿宗令軍中祈雪，又燒羊胛骨，卜得吉。

兆，夜大雪，深三尺，溝中軍僵立，刀槩凍不能舉。我軍衝圍而出，金人死者三十餘萬，其帥完顏哈達、移刺蒲兀走匿浮圖上，德海命掘浮圖基，出其柱而焚之，完顏斜烈單騎遁還洛陽。又破金將合喜兵於中牟，完顏斜烈復帥軍十萬來拒，戰于鄭，先登破之，殺其都尉左崇。以功遷右監軍。壬辰正月，破金師於黃龍岡。癸巳，取申、唐二州。甲午，河南復叛，德海往討之，砲傷其足，以疾歸，卒。

先是，太宗詔大臣忽都虎等試天下僧尼道士，選精通經文者千人，有能工藝者，則命小通事合住等領之，餘皆爲民。又詔天下置學廩，育人材，立科目，選之入仕，皆從德海之請也。子侃。

侃字仲和，幼爲丞相史天澤所器重，留于家而教養之。弱冠爲百戶，鷙勇有謀略。壬辰，金將伯撒復取衛州，侃拒之，破其兵四萬於新衛州。遂渡河，襲金主，至歸德，敗其兵於關伯臺，卽從速不台攻汴西門，金元帥崔立降。以功授總把。從天澤屯太康，復以下德安功爲千戶。

壬子，送兵仗至和林，改抄馬那顏。從宗王旭烈兀西征。癸丑，至木乃分。其國塹道，置毒水中，侃破其兵五萬，下一百二十八城，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。算灘，華言王也。

丙辰，至乞都卜。其城在〔櫓〕寒山上，〔三〕懸梯上下，守以精兵悍卒，乃築夾城圍之，莫能克。侃架砲攻之，守將〔卜〕火者納失兒開門降。〔二〕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。其父阿力據西城，侃攻破之，走據東城，復攻破殺之。丁巳正月，至兀里兒城，伏兵，下令聞鉦聲則起。敵兵果來，伏發，盡殺之，海牙算灘降。又西至阿刺汀，破其游兵三萬，禡撈答而算灘降。至乞石迷部，忽里算灘降。西戎大國也，〔四〕地方八千里，父子相傳四十二世，勝兵數〔千〕萬。〔五〕侃兵至，破其兵七萬，屠西城。又破其東城，東城殿宇，皆搆以沉檀木，舉火焚之，香聞百里，得七十二弦琵琶、五尺珊瑚燈檠。兩城間有大河，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遁。城破，合里法算灘登舟，覩河有浮梁扼之，乃自縛詣軍門降。其將紂答兒遁去，侃追之，至暮，諸軍欲頓舍，侃不聽，又行十餘里，乃止。夜暴雨，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。明日，獲紂答兒，斬之，拔三百餘城。

又西行三千里，至〔大〕天房，〔六〕其將住石致書請降，左右以住石之請爲信然，易之不爲備，侃曰：「欺敵者亡，軍機多詐，若中彼計，恥莫大焉。」乃嚴備以待。住石果來邀我師，侃與戰，大敗之，巴兒算灘降，下其城一百八十五。又西行四十里，至密昔兒。〔七〕會日暮，已休，復驅兵起，留數病卒，西行十餘里頓軍，下令軍中，銜枚轉箭。敵不知也，潛兵夜來襲，殺病卒，可乃算灘大驚曰：「東天將軍，神人也。」遂降。

戊午，旭烈兀命侃西渡海，收富浪。侃喻以禍福，兀都算灘曰：「吾昨所夢神人，乃將軍也。」卽來降。師還，西南至石羅子，敵人來拒，侃直出掠陣，一鼓敗之，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。至賓鐵，侃以奇兵奄擊，大敗之，加葉算灘降。己未，破兀林游兵四萬，阿必丁算灘大懼，來降，得城一百二十。西南至乞里彎，忽都馬丁算灘來降。西域平。侃以捷告至釣魚山，會憲宗崩，乃還鄧，開屯田，立保障。

世祖卽位，侃上疏陳建國號、築都城、立省臺、興學校等二十五事，及平宋之策，其略曰：「宋據東南，以吳越爲家，其要地，則荆襄而已。今日之計，當先取襄陽，既克襄陽，彼揚、廬諸城，彈丸地耳，置之勿顧，而直趨臨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江淮、巴蜀不攻自平。」後皆如其策。

中統二年，擢江漢大都督府理問官。（二）〔三〕年二月，〔八〕益都李壇及徐州總管李杲哥俱反，宋夏貴復來犯邊。史天澤薦侃，召入見，世祖問計所出，曰：「羣盜竊發，猶柙中虎。內無資糧，外無救援，築城環之，坐待其困，計日可擒也。」帝然之，賜尙衣弓矢。馳至徐，斬杲哥。夏貴焚廬舍，徙軍民南去，侃追貴，過宿遷縣，奪軍民萬餘人而還。賜金符，爲徐、邳二州總管。杲哥之弟驢馬，復與夏貴以兵三萬來擾邊境，侃出戰，斬首千餘級，奪戰艦二百。至元二年，有言當解史天澤兵權者，天澤遂遷他官，侃亦調同知滕州。三年，侃上言：

「宋人羈留我使，宜與師問罪。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，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，計一屯所出，足供軍旅一日之需。」四年，徙高唐令，兼治夏津、武城等五縣。五年，邑人吳乞兒、濟南道士胡王反，討平之。七年，改白馬令，僧臧羅漢與彰德趙當驢反，又平之。帝以侃習於軍務，擢爲萬戶，從軍下襄陽，由陽羅上流渡江。江南平，遷知寧海州，居一年，卒。

侃行軍有紀律，野饗露宿，雖風雨不入民舍，所至興學課農，吏民畏服。子秉仁、秉義。

石天應

石天應字瑞之，興中永德人。善騎射，豪爽不羈，頗知讀書，鄉里人多歸之。太祖時，太師、國王木華黎南下，天應率衆迎謁軍門。木華黎卽承制授興中府尹、兵馬都提控，俾從南征。天應造戰攻之具，臨機應變，捷出如神，以功拜龍虎衛上將軍、元帥右監軍，戍燕。天應旌旗色用黑，人目之曰黑軍。屢從木華黎，大小二百餘戰，常以身先士卒，累功遷右副元帥。

辛巳秋八月，從木華黎征陝右，假道西夏，自東勝濟河，南攻葭州拔之。天應因說太師曰：「西戎雖降，實未可信。此州當金、夏之衝，居人健勇，倉庫豐實，加以長河爲限，脫爲敵軍所梗，緩急非便，宜命將守之，多造舟楫，以備不虞，此萬世計也。」木華黎然之，表授金紫

光祿大夫、陝西河東路行臺兵馬都元帥，以勁兵五千，留守葭蘆。遂造舟楫，建浮橋，諸將多言水漲波惡，恐勞費無功，天應下令曰：「有沮吾事者，斷其舌！」橋成，諸將悅服。先時，葭守王公佐收合餘燼，攻函谷關，將圖復故地，及見橋成，遂潰去。於是分兵四出，悉定葭、綏之地。

一日，謁木華黎於汾水東，木華黎諭以進取之策。天應還鎮，召將佐謂曰：「吾累卿等留屯於此，今聞河〔中〕東西皆平川廣野，〔二〕可以駐軍，規取關陝，諸君以爲如何？」或諫曰：「河中雖用武之地，南有潼關，西有京兆，皆金軍所屯，且民新附，其心未一，守之恐貽噬臍之悔。」天應曰：「葭州正通鄜、延，今鄜已平，延不孤立，若發國書，令夏人取之，猶掌中物耳。且國家之急，本在河南，此州路險地僻，轉餉甚難，河中雖迫於二鎮，實用武立功之地，北接汾、晉，西連同、華，地五千餘里，戶數十萬，若起漕運以通餽餉，則關內可剋期而定，關內既定，長河以南，在吾目中矣。吾年垂六十，老耄將至，一旦臥病牀第，聞後生輩立功名，死不瞑目矣。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，是吾志也！」

秋九月，遂移軍河中。既而金軍果潛入中條，襲河中。天應知之，先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。澤勇而嗜酒，是夕，方醉臥林中，金兵由間道已直抵城下。時兵燼後，守具未完，新附者爭縋而去，敵乘隙入。天應見火舉，知敵已入，奮身角戰，左右從者四十餘騎，皆曰：

「吳澤誤我。」或勸西渡河，天應曰：「（先）先時人諫我南遷，（三）吾違衆而來此，事急棄去，是不武也。縱太師不罪我，何面目以見同列乎！今日惟死而已，汝等勉之。」少頃，敵兵四合，天應飲血力戰，至日午，死之。木華黎聞而痛惜焉。

子煥中，知興中府事；執中，行軍千戶；受中，興中府相副官。

初，天應死事時，弟天禹子佐中在軍中。伺敵少懈，倒抽其斧，反斫之，突城而出，趨木華黎行營，求得蒙古軍數千，回與敵戰，敗之。木華黎嘉其勇，奏授金符，行元帥；尋詔將官各就本城，授興中府千戶。

子安琬，襲職，佩金符，從征大理，討李壇，皆有功。十三年，隆興之分寧叛，（三）行省檄安琬討之。賊背山而陣，安琬引兵出陣後，賊驚潰，退而距守。安琬揮兵直抵壘門，賊揚言曰：「願少容行伍而戰，死且不憾。」安琬從之，賊果出陣，安琬突陣而入，大呼曰：「吾止誅賊首，庸卒非我敵也。」手刃中賊背，生擒之。累功至右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進階懷遠大將軍，賜金虎符，後授大同等處萬戶，領江左新附卒萬人，屯田紅城。

大德三年，李萬戶當戍和寧，親老且病，安琬請代其行，及還，以病卒。子居謙襲職，後改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。

移剌捏兒 〔買奴 元臣〕〔三〕

移剌捏兒，契丹人也。幼有大志，膂力過人，沉毅多謀略。遼亡，金以爲參議、留守等官，皆辭不受。聞太祖舉兵，私語所親曰：「爲國復讎，此其時也。」率其黨百餘人詣軍門獻十策。帝召見，與語奇之，賜名賽因必闍赤。又問：「爾生何地？」對曰：「霸州。」因號爲霸州元帥。

乙亥，拜兵馬都元帥，佐太師木華黎取北京，下高、利、興、松、義、錦等二十六城，破五十四寨，平利州賊劉四祿。及錦州賊張致兵勢方熾，且盜名號，木華黎命捏兒與大將烏也兒、稠斡兒合兵討之。致拒戰，捏兒出奇兵掩擊，斬致。木華黎第功以聞，遷龍虎衛上將軍、兵馬都提控元帥。繼取遼東西廣寧、金、復、海、蓋等十五城。興州監州重兒反，復與烏也兒討平之。帝遣使者詔之曰：「自汝效順，戰功日多，今錫汝金虎符，居則理民，有事則將，其勿替朕意。」

戊寅，從攻東平。辛巳，從攻延安。壬午，從圍鳳翔，先登，手殺數十人，左臂中流矢，創甚，裹創進攻丹、延。木華黎止之，對曰：「創未至死，敢自愛耶！」木華黎壯之，與所乘白馬。明日，介其馬，飾以朱纓，簡驍衛七百人，與金兵戰。木華黎乘高，見其馳突萬衆中，曰：「此

霸州元帥也。」諸軍繼進，金兵敗走，丹、延十餘城皆降，遷軍民都達魯花赤、都提控元帥，兼興勝府尹。

癸未，從帝征河西，取甘、合、辛、蛇等州。師還，復從木華黎攻益都，下萊、膠、淄等三十二城。戊子，得疾歸高州，卒。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尉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興國公，諡武毅。子買奴。

買奴，蚤從父習戰陣，初入見，太祖問曰：「汝年小，能襲父爵乎？」對曰：「臣年雖小，國法不小。」帝異其對，顧左右曰：「此兒甚肖乃父。」以爲高州等處達魯花赤，兼征行萬戶。

庚寅，命攻高麗花涼城，監軍張翼、劉霸都殞於敵，買奴怒曰：「兩將陷賊，義不獨生！」趨出戰，破之，誅首將，撫安其民。進攻開州，州將金沙密逆戰，擒之，城中人出童男女及金玉器以獻，卻不受。遂下龍、宣、雲、泰等十四城。

癸巳，從諸王按赤台征女直萬奴部，有功。未幾召還。興州趙祚反，土豪楊買驢等附之。帝命從親王察合台帥師討之，斬賊將董蠻等，圍買驢於險樹寨，三月不能下。買奴令健卒劉五兒，卽寨北小徑上大樹，以繩潛引百人登寨，直前劫之，買驢投崖死，餘黨悉平。太宗卽位，錄功，賜金鞍良馬。

乙未，從征高麗，入王京，取其西京而還，賜金鎖甲，加鎮國上將軍、征東大元帥，佩金符。復命出師高麗，將行，以疾卒，年四十。贈推誠效義功臣、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興國公，諡顯懿。子元臣。

元臣，別名哈刺哈孫，年十六入宿衛，應對進止有度，世祖謂丞相和魯火孫曰：「此勳臣子，非凡器也。」以爲怯薛必闍赤，襲千戶，將其父軍。從伐宋，攻淮西，戍清口，取瓜洲，下通、泰，累有功。

至元十二年，從丞相伯顏平宋，進階武義將軍、中衛親軍總管，佩金虎符。十四年，只兒瓦台叛，圍應昌府，時皇女魯國公主在圍中。元臣以所部軍馳擊，只兒瓦台敗走，追至魚兒灤，擒之，公主賜賚甚厚，奏請暫留元臣鎮應昌，以安反側。居一歲，召至京師，遷明威將軍、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還鎮應昌。又三歲，召還，加昭勇大將軍。十九年，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之，元臣辭曰：「臣家世清素，不敢自污。」帝嘉嘆不已。

二十二年，進昭毅大將軍，同僉江淮行樞密院事，行院罷，歸高州。帝親征乃顏，元臣率家僮五十人見行在所，願效前驅。八年，移僉湖廣行樞密院，三時溪洞施、容等州蠻獠作亂，元臣親入其境，喻以禍福，賊首魯萬丑降。三十年，卒于官。贈安遠功臣、龍虎衛上

將軍、同知樞密院事，追封興國公，諡忠靖。子迪，中奉大夫、湖廣宣慰使都元帥。

耶律禿花

禿滿答兒 忙古帶

耶律禿花，契丹人。世居桓州，太祖時，率衆來歸。大軍入金境，爲嚮導，獲所牧馬甚衆。後侍太祖，同飲班（木）（朮）河水。〔三〕從伐金，大破忽察虎軍。又從木華黎收山東、河北，有功，拜太傅、總領也可那延，封濮國公，賜虎符、銀印，歲給錦幣三百六十匹。統萬戶扎刺兒、劉黑馬、史天澤伐金，卒于西河州。〔三〕

子朱哥嗣，仍統劉黑馬等七萬戶，與都元帥塔海紺卜同征四川，卒于軍。子寶童嗣，以疾不任事。朱哥弟買住嗣，而以寶童充隨路新軍總管。買住言於憲宗曰：「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諸城，當先定成都，以爲根本，臣請往相其地。」帝從之，遂率諸軍往成都，攻嘉定，未下而卒。子忽林帶嗣，總諸軍，立成都府，卒于軍。以兄百家奴嗣。自朱哥至百家奴，並襲太傅、總領也可那延。

禿滿答兒者，百家奴之弟，忽林帶之兄也，常留中宿衛。後百家奴解兵柄爲他官，乃授成都管軍萬戶，代將其軍。

至元十一年，從忽敦攻嘉定，修平康寨以守之。十二年，從汪田哥攻九頂山，破之，殺都統一人，嘉定降。從忽敦徇下瀘，敍諸城，圍重慶，守合江口，又以舟師塞龍門濠，遏其援兵。十三年，瀘州叛，從汪田哥攻之。重慶遣兵援瀘，邀擊破之，獲七十人。瀘堅守不下，禿滿答兒夜率兵，攻奪水城以進，黎明，先登，入瀘城，克之，斬其將王世昌、李都統。復從不花園重慶，守將張珏搏戰，敗之城下，重慶降。賜虎符，授夔路招討使，遷四川東道宣慰使，仍兼夔路招討，改同僉四川等處行樞密院事，遷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。尙書省立，改行尙書省左丞，進右丞，卒。

忙古帶，寶童之子也。世祖時，賜金符，襲父職，爲隨路新軍總管，統領山西兩路新軍。從行省也速帶兒征蜀及思播、建都諸蠻夷，有功，陞萬戶。從攻羅必甸，至雲南，詔以其衆入緬，迎雲南王。金齒、白衣、答奔諸蠻，往往伏險要爲備，忙古帶奮擊破之，凡十餘戰，至緬境，開金齒道，奉王以還，遷副都元帥。從諸王阿台征交趾，至白鶴江，與交趾僞昭文王戰，奪其戰艦八十七艘。又從雲南王攻羅必甸，破之。二十九年，入覲。

成宗卽位，授烏撒烏蒙等處宣慰使，兼管軍萬戶，遷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。大德六年，烏撒、羅羅斯叛，雲南行省命率師討平之。事聞，賜鈔三千貫、銀五十兩、金鞍

轡及弓矢，以旌其功。九年，討普安羅雄州叛賊阿填，擒殺之。進驃騎衛上將軍，遙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，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，卒于軍。至大四年，贈龍虎衛上將軍、平章政事，仍追封濮國公，諡威愍。子火你赤，襲萬戶。

王珣

子榮祖

王珣字君寶，本姓耶律氏，世爲遼大族。金正隆末，契丹窩斡叛，祖成，從母氏避難遼西，更姓王氏，遂爲義州開義人。父伯俊。伯父伯亨無子，以珣爲後。

珣武力絕人，善騎射，尤長於擊鞠。年三十餘，遇道士，謂珣曰：「君之相甚奇，它日因一青馬而貴。」珣未之信。居歲餘，有客以青馬來鬻，珣私喜曰：「道士之言或驗乎？」乃倍價買之，後乘以戰，其進退周旋，無不如意。又嘗行凌水濱，得一古刀，其背銘曰：「舉無不克，動必成功。」常佩之，每有警，必先鳴，故所向皆捷。

初，河朔兵動，豪強各擁衆據地，珣慨然曰：「世故如此，大丈夫當自振拔，否則爲人所制。」乃召諸鄉人，諭以保親族之計，衆從之，推珣爲長，旬月之間，招集遺民至十餘萬。歲乙亥，太師木華黎略地奚（音）（音），珣率吏民出迎，承制以珣爲元帥，兼領義、川二州事。

丙子春，張致僭號錦州，陰結開義楊伯傑等來掠義州，珣出戰，伯傑引去。會致兄子以

千騎來衝，珣選十八騎突其前，復令左右掎角之，一卒以鎗刺珣，珣揮刀殺之，其衆潰走，獲其馬幾盡。時興中亦叛，木華黎圍之，召珣以全軍來會，致窺覘其虛，夜襲之，家人皆遇害。及興中平，珣無所歸，木華黎留之興中，遣其子榮祖馳奏其事，帝諭之曰：「汝父子宣力我家，不意爲張致所襲。歸語汝父，善撫其軍，自今以往，當忍耻蓄銳，俟逆黨平，彼之族屬、城邑、人民，一以付汝，吾不吝也。仍免徭賦五年，使汝父子世爲大官。」珣以木華黎兵復開義，擒伯傑等，殺之。進攻錦州，致部將高益，縛致妻子及其黨千餘人以獻，木華黎悉以付珣，珣但誅致家，其餘皆釋之，始還義州。

丁丑，入朝，帝嘉其功，賜金虎符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、兵馬都元帥，鎮遼東便宜行事，兼義、川等州節度使。珣貌黑，人呼爲哈刺元帥，哈刺，中國言黑也。從木華黎兵略山東，至滿城，令還鎮，戒之曰：「彼新附之民，恃山海之險，反覆不常，非盡坑之，終必爲變。」對曰：「國朝經略中夏，宜以恩信結人，若降者則殺，後寧復有至者乎！」遂還，以子榮祖代領其衆。甲申春正月卒，年四十八。

珣爲政簡易，賞罰明信，誅強撫弱，毫髮無徇。子四人，榮祖襲。

榮祖字敬先，珣長子也。性沉厚，語音如鐘，勇力絕人。珣初附於木華黎，以榮祖爲

質，稍見任用。珣卒，襲榮祿大夫、崇義軍節度使、義州管內觀察使。從嗣國王李魯入朝，帝聞其勇，選力士三人迭與之搏，皆應手而倒。欲留置宿衛，會金平章政事葛不哥行省於遼東，咸平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僭號於開元，遂命榮祖還，副撒里台進討之。拔蓋州、宣城等十餘城，葛不哥走死。金帥郭琛、完顏曳魯馬、趙遵、李高奴等猶據石城，復攻拔之，曳魯馬戰死，遵與高奴出降。虜生口千餘，撒里台欲散於麾下，榮祖屢請，皆放爲民。方城未下時，榮祖遣部卒賈實穴其城，城崩被壓，衆謂已死，弗顧也。榮祖曰：「士忘身死國，安忍棄去。」發石取之，猶生，一軍感激，樂爲效死。有言義人懷反側者，撒里台將屠之，榮祖馳驛奏辨，事乃止。

己丑，授北京等路征行萬戶，換金虎符。伐高麗，圍其王京，高麗王力屈，遣其兄淮安公奉表納貢。進討萬奴，擒之。趙祁以興州叛，從諸王按只台平之。祁黨猶剽掠景、薊間，復從大將唐兀台討之，將行，榮祖曰：「承詔討逆人耳，豈可戮及無辜，宜惟抗我者誅。」大將然之，由是免死者衆。再從征高麗，破十餘城，高麗遣子縉入質。帝賜錦衣，旌其功。又從諸王也忽略地三韓，降天龍諸堡，皆禁暴掠，民悅服之。破五里山城，請於主將，全其民，遂下甕子城、竹林寨、苦苦數島。帝嘉其功，賜以金幣，官其子興千戶，仍賞其部曲。移鎮高麗平壤，帝遣使諭之曰：「彼小國負險自守，釜中之魚，非久自死，緩急可否，卿當熟思。」榮祖

乃募民屯戍，闢地千里，盡得諸島嶼城壘，高麗遣其世子僎出降，遂以僎入朝。

中統元年夏，詔榮祖詣闕，帝撫慰之曰：「卿父子勤勞於國，誠節如一。」進沿邊招討使，兼北京等路征行萬戶，賜寶鞍、弓矢。還鎮，以病卒，年六十五。

子十三人，顯者（六）（七）人：（二）通，興中府尹；泰，權知義、錦、川等州總管；興，征東千戶；遇，襄陽路管軍萬戶；達，東京五處征行萬戶；廷，鎮國上將軍、中衛親軍都指揮使；璩，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薛闈（會）〔今〕爲蒙古人矣 從北監本改。

〔二〕（示）〔永〕安 從北監本改。按前文作「永安」。

〔三〕辛亥睿宗以石剌爲國宣力者三代 據本書卷二太宗紀四年壬辰歲九月條及卷一一五睿宗傳，拖雷死於壬辰。又按本書卷三憲宗紀，辛亥爲憲宗卽位之年，上距睿宗死已十九年。「睿」當爲「憲」之誤。新編已校。

〔四〕〔黑馬元振元禮〕 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合，從補。

〔五〕鳳翔西（河）〔和〕沔州 按西河爲汾州屬縣，列此地望不符。又按本書卷一二一按竺邈傳有「從

圍鳳翔」，「分兵攻西和州」，「復由兩當縣出魚關，軍沔州」。此處「河」誤，今改。西和州，屬陝西鞏昌總帥府。新編已校。

〔六〕元振字仲舉至時年方二十。蒙史卷五一云：「按黑馬舊傳，奉命守商州，在憲宗三年癸丑，請立成都，在七年丁巳。而元振舊傳云云，事實先後倒誤。又元振卒於至元十二年（丁）「乙」亥，年五十一，上數丁巳年三十三，再上數（甲寅）「癸丑」，年已二十九。舊傳乃云「時年方二十」，則年齡亦誤也。」

〔七〕豈可以急而（乘）「棄」之。從殿本改。

〔八〕「德海侃」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〔九〕契丹渤海等諸國。此處「契丹」當指西遼。「渤海等諸國」，疑「渤」係「瀕」之訛。瀕海諸國當指寬定吉思海諸國。疑此處既誤「瀕」爲「渤」，乃又誤增「等」字。

〔一〇〕乞則里八海。「乞則里八」，劉郁西使記作「乞則里八寺」。此傳地名多本於西使記，當脫「寺」字。蒙史從秘史，改作「乞濕渤八失納兀兒」。

〔一一〕（凌風）「風陵」渡寨。據本書卷一九三忠義傳所見改正。

〔一二〕（檐）「檐」寒山。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按世界征服者傳語音，作「檐」誤。

〔一三〕（卜）「火」者納失兒。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按此人見于世界征服者傳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二四〕至乞石迷部忽里算灘降西戎大國也。按劉郁西使記，此傳下文皆指征伐報達事，「西戎大國」上當有脫文。新編改作「至北印度乞石彌部，忽里算端降。又西至報達國」。

〔二五〕勝兵數（千）（十）萬。據劉郁西使記改。新編已校。

〔二六〕（天）（房）劉郁西使記有「報達之西，馬行二十日，有天房」。據改。按天房即穆斯林聖地麥加。

〔二七〕又西行四十里至密昔兒。按密昔兒係埃及自稱之名。由天房至密昔兒，其道里當以千里計。新編改「十」爲「千」，較當。

〔二八〕（三）（三）年二月。道光本與本書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己丑、五月癸亥條及本書卷一四八嚴實傳附嚴忠嗣傳合，從改。

〔二九〕河〔中〕。下文有「或諫曰：『河中雖用武之地』」，據補。元書已校。

〔三〇〕（先）先時人諫我南遷。從北監本刪。

〔三一〕十三年隆興之分寧叛。按本書卷一六八陳祐傳附陳天祥傳，事在至元十三年。「十三年」上當有「至元」二字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三二〕〔買奴元臣〕。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合，從補。

〔三三〕八年移僉湖廣行樞密院。「八年」上有脫文。按本書卷一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乙酉、四

月乙未條，是年立四行樞密院，湖廣其一。蒙史作「二十八年」，是。

〔二四〕後侍太祖同飲班（木）〔朮〕河水。本書卷一二八土土哈傳作「班朮河」，據改。

〔二五〕西河州。疑「河」爲「和」字之誤。參看本卷校勘記〔五〕。

〔二六〕汪田哥。按本書卷一五五汪世顯傳附汪良臣傳，攻九頂山者爲汪良臣，時汪田哥已死。「田哥」當作「良臣」。下同。

〔二七〕〔大德〕六年烏撒羅羅斯叛。據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招捕補。蒙史已校。又按經世大典序錄招捕，烏撒、羅羅斯部起兵反元及其被鎮壓，均在大德五年。疑「六」爲「五」之訛。

〔二八〕木華黎略地奚（雪）〔霽〕。按奚霽之地卽西喇木倫河流域，「雪」誤，今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二九〕子十三人顯者（六）〔七〕人。下文已列舉七人名及其官職，據改。元書已校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

列傳第三十七

石抹也先

石抹也先者，遼人也。其先嘗從蕭后舉族入突厥，及后還而族留。至遼爲述律氏，號稱后族。遼亡，改述律氏爲石抹氏。其祖庫烈兒，誓不食金祿，率部落遠徙。年九十，夜得疾，命家人候日出則以報，及旦，沐浴拜日而卒。父脫羅（畢）〔華〕察兒，〔二〕亦不仕。有子五人，也先其仲子也。

年十歲，從其父問宗國之所以亡，卽大憤曰：「兒能復之。」及長，勇力過人，善騎射，多智略，豪服諸部。金人聞其名，徵爲奚部長，卽讓其兄贍德納曰：「兄姑受之，爲保宗族計。」遂深自藏匿，居北野山，射狐鼠而食。聞太祖起朔方，匹馬來歸。首言：「東京爲金開基之地，蕩其根本，中原可傳檄而定也。」太祖悅，命從太師、國王木華黎取東京。

師過臨潢，次高州，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爲先鋒，也先曰：「兵貴奇勝，何以多爲？」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，也先獨與數騎，邀而殺之，懷其所受誥命，至東京，謂守門者曰：「我新留守也。」入據府中，問吏列兵於城何謂，吏以邊備對，也先曰：「吾自朝廷來，中外晏然，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？」卽命撤守備，曰：「寇至在我，無勞爾輩。」是夜，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。三日，木華黎至，入東京，不費一矢，得地數千里、戶十萬八千、兵十萬、資糧器械山積，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，定城邑三十二。金人喪其根本之地，始議遷河南。

歲乙亥，移師圍北京，城久不下，及城破，將屠之。也先曰：「王師拯人水火，彼旣降而復屠之，則未下者，人將死守，天下何時定乎？」因以上聞，赦之。授御史大夫，領北京達魯花赤。時石天應與豪酋數十據興中府，也先分兵降之，奏以爲興中尹。又命也先副脫忽闌闍里必，監張鯨等軍，征燕南未下州郡。至平州，鯨稱疾不進，也先執鯨送行在所，帝責之曰：「朕何負汝？」鯨對曰：「臣實病，非敢叛。」帝曰：「今呼汝弟致爲質，當活汝。」鯨諾而宵遁，也先追戮之，致已殺使者應其兄矣。致旣伏誅，也先籍其私養敢死之士萬二千人號黑軍者，上于朝。賜虎符，進上將軍，以御史大夫提控諸路元帥府事，舉遼水之西、灤水之東，悉以付之。

後從國王木華黎攻蠡州北城，先登，中石死，時年四十一。子四人：曰查刺，曰咸錫，曰

博羅，曰侃。

查刺，亦善射，襲御史大夫，領黑軍。戊寅，從木華黎攻平陽、太原、隰、吉、崑嵐、關西諸郡，下之。遂攻益都，久不下，及降，衆欲屠其城，查刺曰：「殺降不祥，且得空城，將安用之。」由是遂免。己卯，詔以黑軍分屯真定、固安、太原、平陽、隰、吉、崑嵐諸郡。及南征，盡以黑軍爲前列，敗金將白撒、官奴于河。渡河再戰，盡殺之，長驅破汴京，入自仁和門，收圖籍而還。帝悉以諸軍俘獲賜黑軍。

癸巳，從國王塔思，征金帥宣撫萬奴於遼東之南京，先登，衆軍乘之而進，遂克之，王解錦衣以賜。辛丑，太宗嘉其功，授真定、北京兩路達魯花赤。癸卯，卒于柳城，年四十四。

子庫祿滿，襲職。中統三年，從征李壇，中流矢卒。子良輔，襲黑軍總管，至元十七年，以功累陞昭毅大將軍、沿海副都元帥。二十一年，改沿海上副萬戶。大德十一年，告老。子繼祖，襲萬戶。

咸錫之子度刺，攻樊城，戰死。

贍德納後亦棄金官來歸，爲別失八里達魯花赤，卒。其孫亦刺馬丹，仕至遼陽省左丞。亦刺馬丹子倉赤，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。

何伯祥

子瑋

何伯祥，易州易縣人。幼從軍于金，從張柔來歸。太祖定河朔，惟保定王子昌、信安張進堅守不下。子昌，金驍將也，柔命伯祥取之。兵逼其城，子昌出走，追及之，伯祥執槍馳馬，子昌反射之，中手而貫槍，伯祥拔矢棄槍，策馬直前，徒手搏之，擒子昌。進聞之，亦遁去。伯祥遂攻西山諸寨，悉平之。後攻汴梁，拔洛陽，圍歸德，破蔡州，論功居多，授易州等處軍民總管。

丁酉，從主帥察罕伐宋，伯祥拔三十餘柵，獲戰艦千餘艘，又破芭蕉、望鄉、大洪、張家等寨，俘獲甚衆，器械山積。察罕以其功聞，賜錦衣、金甲。

壬子，諸軍入宋境，察罕自他道遽還，諸軍倉皇失措，伯祥曰：「此必爲敵所遏，不若出其不意，而遂深入其地，彼不我測，乃可出也。」遂率兵突戰，直抵司空寨，疏布營壘，陵高伐木，爲攻取勢。既夜，命爲五營，營火十炬，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，天將明，令士卒速行，而鳴鼓其後。宋兵果來追，伏發，驚駭潰去，追擊，大破之，轉戰百餘里，他軍不能歸者，皆賴以出。帝聞之，賜金二百兩。

世祖南伐，伯祥參預軍事，多所獻納，卒于軍。贈儀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國，追封易國

公，諡武昌。〔三〕子瑋。

瑋始襲父職，知易州。兄行軍千戶卒，瑋復襲之，鎮亳州。從圍襄樊，宋將夏貴率舟師來救，瑋時建營於城東北，當其衝。貴兵縱火焚北關，遂進逼瑋，萬戶脫因不花等呼瑋入城，瑋曰：「建功立業，此其時也，何避焉！」乃率其衆，誓以死戰，開營門，以身先之，貴敗走。至元十一年，丞相伯顏受命伐宋，辟瑋爲帳前都鎮撫。師次陽羅堡，夏貴率戰艦列江上下，瑋從元帥阿朮，率衆先渡，諸軍繼之，貴復敗走。宋丞相賈似道，率舟師拒于丁家洲，瑋將勇敢士出戰，奪舟千餘艘，似道遁去。授武德將軍、管軍總管，佩金虎符。宋旣平，進懷遠大將軍、太平路軍民達魯花赤，俄陞昭勇大將軍、行戶部尙書、兩淮都轉運使。

至元十八年，擢參議中書省事。二十年，擢爲江浙按察使。〔三〕二十二年，改大名路總管。二十八年，遷湖南宣慰使。三十一年，拜中書參知政事，時宰執凡十一人，瑋曰：「古者一相，專任賢也，今宰執員多，政出多門，轉相疑忌，請損之。」不從，遂乞代。

大德四年，授侍御史，以母病辭。七年，授御史中丞，陳當世要務十條，成宗嘉納之。京師孔子廟成，瑋言：「唐、虞、三代，國都、閭巷莫不有學，今孔廟旣成，宜建國學於其側。」從之。賽典赤、八都（高）〔馬辛〕等還自貶所，〔四〕復相位，瑋言：「姦黨不可復用，宜選正人以居

廟堂。」帝深然之。監察御史郭章，劾郎中哈刺哈孫受贓，具服，而哈刺哈孫密結權要，以枉問誣章。瑋率臺臣入奏，辨論剴切，章遂得釋。

九年冬，將有事于南郊，議配享，瑋曰：「嚴父配天，萬世不易。」不果行。成宗崩，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，集廷臣議祔廟及攝政事，瑋難之，阿忽台變色曰：「中丞謂不可行，獨不畏死耶？」衆皆危懼，瑋從容曰：「死畏不義耳，苟死於義，夫復何畏！」未幾，以疾去位。

武宗卽位于上都，授太子副詹事，遣使促使就職，復遙授平章政事，商議中書省事。武宗至自上都，臨朝，問曰：「孰爲何中丞？」瑋出拜，帝曰：「朕知卿能以忠直爲國，朕有不逮，卿當勉輔。」

至大元年，遷太子詹事，兼衛率使。俄拜中書左丞，仍平章政事，商議中書省事。未幾，擢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佩金虎符，提調屯田事，帝召至榻前，面諭曰：「汴省事重，屯田久廢，卿當爲國竭力。」賜黑貂裘一、錦衣二襲。瑋至汴，建諸葛亮祠，立書院，以地三千畝贍之。三年，改河南行尚書省平章政事，卒。贈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梁國公，諡文正。

李守賢

李守賢字才叔，大寧義州人也。祖小字放軍，嘗從金將攻宋淮南，飛石傷髀，錄功，賞生口七十。主將分命將校殺所掠俘，苟有失亡者，罪死，放軍當殺五百人，皆縱之去。

金大安初，守賢暨兄庭植，弟守正、守忠，從兄伯通、伯溫，歸款於太師、國王木華黎，入朝太祖于行在所，卽命庭植爲龍虎衛上將軍、右副元帥、崇義軍節度使，守賢授錦州臨海軍節度觀察使，弟守忠爲都元帥，守河東。朝廷以全晉爲要害之地，人心危疑未定，非守賢鎮撫之不可，乃自錦州遷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。既至，河東人皆曰：「吾等可恃以生矣。」

歲戊子，朝于和林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知平陽府事，兼本路兵馬都總管。庚寅，太宗南伐，道平陽，見田野不治，以問守賢，對曰：「民貧窘，乏耕具致然。」詔給牛萬頭，仍徙關中生口墾地河東。辛卯，平陽當移粟萬石輸雲中，守賢奏以「百姓疲敝，不任輓載」，帝嘉納之。時河中未下，守賢建言，以爲將士逗留沮撓，多所傷溺，臣請自北面鑿城先登。如其言，城果下，遂構浮橋。明年，蒲津南濟潼關。二月，大破趙雄兵于芮城。

時方會師圍汴，留守賢屯嵩、汝。金兵十餘萬，保少室山太平寨，守賢以三千人介其中，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之才，癸巳正月望夕，延壽擊毬爲嬉，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，緣崖蟻附以登，殺其守卒，遂大縱兵入，破之，下令禁無抄掠，悉收餘衆以歸。不兩旬，連天、交牙、蘭若、香爐諸寨，皆望風俱下，守賢未嘗妄殺一人。及攻河南，其渠魁強元帥者，

以其衆出奔，守賢追及，降之。秦藍帥王祐，聚衆數萬，據號之南山，守賢使人責祐，祐素憚守賢威略，卽以所部來附，關東、洛西遂定。甲午冬十月卒，年四十六。

子穀嗣。歲丁酉，從太師塔海紺布征蜀漢，有功。明年，攻礪門。又明年，下萬州，會戰於瞿塘，獲戰艦千餘艘。辛丑，朝行在所，授河東道行軍萬戶，兼總管。己巳，進兵攻成都，由廣元出葭萌，度木瓜坡。蜀之餘孽團聚爲梗，聞穀至，潛爲伏以待。穀諜知之，令衆銜枚疾進，出其不意，賊兵敗走，長驅至成都，破之。壬子，襲嘉定。

戊午秋，憲宗南伐。己未，入梁州，師次江上，造舟爲梁，以通援兵，且斷宋人往來之路。會江漲，梁中絕，宋將率舟師萬艘逆戰，穀以一旅先犯之，諸軍繼進，遂破之。明日，帝召謂諸將曰：「汝輩平日自負鷙勇，及臨敵，不能爲朕立尺寸功。獨李穀身犯矢石，摧鋒陷陣，視敵箴如言勇者，如穀乃可耳。」賜白金二百五十兩。中統三年，改河東路總管，佩金虎符，移京兆路，加昭勇大將軍，未幾，轉洛磁路。至元七年正月卒，年四十九。子十一人。伯溫，見忠義傳。

耶律阿海

耶律阿海，遼之故族也。金桓州尹撒八兒之孫，尙書奏事官脫迭兒之子也。阿海天資

雄毅，勇略過人，尤善騎射，通諸國語。金季，選使王可汗，見太祖姿貌異常，因進言：「金國不治戎備，俗日侈肆，亡可立待。」帝喜曰：「汝肯臣我，以何爲信？」阿海對曰：「願以子弟爲質。」明年，復出使，與弟禿花俱往，慰勞加厚，遂以禿花爲質，直宿衛。阿海得參預機謀，出入戰陣，常在左右。

歲壬戌，王可汗叛盟，謀襲太祖。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者，飲辨屯河水爲盟，阿海兄弟皆預焉。既敗王可汗，金人訝其使久不還，拘家屬于瀛。阿海殊不介意，攻戰愈厲，帝聞之，妻以貴臣之女，給戶，俾食其賦。癸亥冬，進攻西夏諸國，累有功。

丙寅，帝建龍旂，卽大位，敕左帥闐別略地漢南，〔七〕阿海爲先鋒。辛未，破烏沙堡，鏖戰宣平，大捷滄河，遂出居庸，耀兵燕北。癸酉，拔宣德、德興，乘勝次北口，闐別攻下紫荆關。阿海奏曰：「好生乃聖人之大德也。興創之始，願止殺掠，以應天心。」帝嘉納焉。遂分兵略燕南、山東諸郡，還駐燕之近郊。金主懼，請和，諭其使曰：「阿海妻子，何故拘繫弗遣？」卽送來歸。師還，出塞。

甲戌，金人走汴，阿海以功拜太師，行中書省事，封禿花爲太傅、濮國公，每宴享，必賜坐。命禿花從木華黎取中原。阿海從帝攻西域，俘其酋長只闐禿，下蒲華、尋斯干等城，留監尋斯干，專任撫綏之責。未幾，以疾薨于位，年七十三。至元十年，追封忠武公。

子三人：長忙古台，次綿思哥，次捏兒哥。忙古台在太祖時，爲御史大夫，佩虎符，監戰左副元帥官、金紫光祿大夫，管領契丹漢軍，守中都，招安水泊等處，卒，無子。捏兒哥在太祖時，佩虎符，爲右丞，行省遼東。萬奴叛，舉家遇害。綿思哥襲太師，監尋斯干城，久之，請還內郡，守中都路，也可達魯花赤，佩虎符，卒。

子二人：買哥，通諸國語，太祖時爲奉御，賜只孫服，襲其父中都之職。時供億浩繁，屢貸于民，買哥悉以私帑償之，事聞，賜銀萬兩。戊午，從攻蜀，師次釣魚山，卒于軍。妻移刺氏，以哀毀卒，特贈貞靜。子七人：老哥，歷提刑按察使，入爲中書左丞。驢馬，備宿衛，爲必闡赤，仕至右衛親軍都指揮使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世祖宴于柳林，命驢馬居其父位次，賜只孫服。二十五年，成哈丹禿，有戰功，以老乞骸骨。子六人：〔八〕五臺奴，襲職；拔都兒，中書右丞；文謙，興國路總管；卜花，早卒；蒙古不花，荆湖北道宣慰使；虎都不花，一名文炳，湖州同知；萬奴，爲人匠副總管。

何實

何實字誠卿，其先北京人。曾祖搏霄，雄於貲，好施與，鄉里以善人稱。祖鼎敬。父道忠，仕金，爲北京留守。

實少孤，依叔父居，氣節不凡，家人常入臥內，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，駭而視之，乃實也。及長，通諸國譯語，驍勇善騎射，倜儻不羈，遠近之民，慕其雄略，咸歸心焉。

歲乙亥，中原盜起。錦州張鯨，自立爲臨海郡王，遣使納款于太祖，尋以叛伏誅。鯨弟致，初以叛謀於實，實厲聲叱曰：「天之曆數在朔方，汝等恣爲不軌，徒自斃耳。」乃籍戶口一萬，募兵三千，丙子春，來歸。大將木華黎與論兵事，奇變百出，拊髀欣躍，大加稱賞，遂引見太祖，獻軍民之數。帝大悅，賜鞘劍一，命從木華黎選充前鋒。

時張致復據錦州，實與賊遇於神水縣，挺身陷陣，殊死戰，殺三百餘人，獲戰馬兵械甚衆，木華黎奏賜鞍馬弓矢以勵之。以功，爲帳前軍馬都彈壓。詔封木華黎太師、國王，東下齊數郡。使實帥師四千，取燕南、齊西之地，首擊邢州，徇趙郡，取魏鄴，下博關，襲曹、濮、恩、德、泰安、濟寧，勢如破竹。薄濰州，與木華黎會。遷兵馬都鎮撫，從取大同、雁門、石、隰等州，悉平之。引兵掠太原、平陽、河中、京兆諸城，所向款附。木華黎錄其功，表實爲元帥左監軍。

癸未，木華黎卒，子孛魯嗣。武仙復叛，據邢。實帥師五千圍之，立雲梯，先士卒登堞，橫稍突之，城破，武仙走，逐北四十里，大破之，斬首二百餘級，是夜，仙黨遁去。實下令，敢有擅剽掠者斬，軍中肅然，士民按堵。孛魯命戍于邢，多著善政，邢民敬之如神明。甲申，

李魯征西夏，以實分兵攻汴、陳、蔡、唐、鄧、許、鈞、睢、鄭、亳、潁，所至有功，計梟首一千五百餘級，俘工匠七百餘人。李魯復命駐兵邢州，分織匠五百戶，置局課織。

丁亥，賜金虎符，便宜行元帥府事。邢因武仙之亂，歲屢饑，請移匠局于博，李魯從之。憫其勞瘁，使勿出征，更檄東平嚴實，與之分治軍民事。博值兵火後，物貨不通，實以絲數印置會子，權行一方，民獲貿遷之利。庚寅，有旨收諸將金符。乙未，李魯以實子仲澤爲質子。〔九〕

丁酉，太宗數召入見，實貢金幣紋綺三篋。次陵州，遇寇，實與左右射之，斃二十餘人，生獲十餘人。朝于幄殿，帝歡甚，問遇盜之故，命所獲寇勿殺，仍以賜實。是日，賜坐，與論軍中故事，良久，曰：「思卿效力有年，朕欲授以征行元帥，後當重任。」實叩頭謝曰：「小臣被堅執銳，從事鋒鏑二十餘年，身被十餘槍，右臂不能舉，已爲廢人矣。臣不敢辱命。願辭監軍之職，幸得元佩金符，督治工匠，歲獻織幣，優游以終其身，於臣足矣。」帝默然不悅，令射以觀其強弱，實不能射。命入宿衛，密使人覘之，實臂果不能舉。固辭十餘，始可其奏。遂錫宴，取金符親賜之，授以漢字宣命，充御用局人匠達魯花赤，子孫世其爵。更賜白貂帽、減鐵繫腰、貂衣一襲、弓一、矢百，遣歸。丁巳，卒于博。

子九人，孫十七人。子崇禮，授應奉翰林文字、從仕郎、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。

郝和尚拔都

郝和尚拔都，太原人，以小字行。幼爲蒙古兵所掠，在郡王忒戛麾下，長通譯語，善騎射。太祖遣使宋，往返數四，以辯稱。

歲戊子，以爲九原府主帥，佩金符。庚寅，率兵南伐，略地潼、陝，有功。辛卯，授行軍千戶。乙未，從皇子南伐，至襄陽，宋兵四十萬逆戰漢水上。領先鋒數百人，直前衝其陣，宋兵大潰。丙申，從都元帥塔海征蜀，下興元，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。乃募敢死士十二人，乘夜破關，入蜀，諸城悉下。明年，取夔府，抵大江，宋兵三十萬軍於南岸。郝和尚拔都選饒勇九人，乘輕舸先登，橫馳陣中，旣出復入，宋兵不能支，由是以善戰名。

庚子歲，太宗於行在所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，嘉其勞，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，易佩金虎符，以兵二萬屬之，復賜馬六騎、金錦弓鎧有差。甲辰，朝定宗於宿瓮都之行宮，賜銀萬錠，辭以「賞過厚，臣不應獨受，臣得效微勞，皆將校協力之功」，遂奏將校劉天祿等十一人，皆賜之金銀符。

戊申，奉詔還治太原，請凡遠道租稅監課過重者，悉蠲除之。歲饑，出白金六十錠、粟千石、羊數千，以助國用。己酉，陞萬戶府爲河東北路行省，得以便宜從事，凡四年。壬子

三月卒。追贈太保、儀同三司、冀國公，諡忠定。

子十二人：長天益，佩金符，太原路軍民萬戶都總管；次仲威，襲五路萬戶；扎刺不花，鎮蠻都元帥、軍民宣慰使；天舉，大都路總管，兼府尹；天祐，陝西奧魯萬戶；天澤，夔州路總管；天麟，京兆等路諸軍奧魯萬戶；天挺，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

趙瑑 〔秉溫〕〔一〇〕

趙瑑，雲中蔚州人。父昆，仕金爲帥府評事。兄珪，以萬戶守飛狐城。歲庚午，昆卒，珪輦其母如蠡州，留瑑於飛狐。

瑑自幼不羈，閑習武事。癸酉，太祖南伐，先鋒至飛狐，城中不知所爲。瑑詣縣曰：「大兵壓境，不降何待！」衆從之。丁丑，太師、國王木華黎駐兵桓州，署爲百戶，從攻蠡州。金兵閉城拒守，國王裨將石抹也先戰死，王怒，將屠其城，瑑泣曰：「母與兄在城中，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。」哀懇切至，國王義而許之。從攻相州，抵其門，死士突出，瑑直前擊之，流矢中鼻側，鏃出腦後，拔矢再戰，七日破其城。論功，授冀州行軍都元帥，佩金虎符。瑑讓其兄珪，朝廷從之，改授瑑軍民總管，稍遷易州達魯花赤，佩金符。太宗下河南，瑑自易州馳驛輸矢二十餘萬至行在，帝大喜，命權中都省事。癸巳，趙、揚據興州叛，瑑進軍平之，遷中

山、真定二路達魯花赤。

中統元年，詔立十道宣慰司，以璿爲順天宣慰使。^{〔二〕}至元元年，轉淄萊路總管。六年，改太原路總管。十二年，陞燕南道提刑按察使。十四年，遷河南道。十六年，致仕。明年卒，年八十。皇慶元年，贈儀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國，追封定國公，諡襄穆。子秉溫。

秉溫，事世祖潛邸，命受學於太保劉秉忠，從征吐蕃、雲南大理。中統初，詔行右三部事。至元七年，創習朝儀，閱試稱旨，授尙書禮部侍郎、知侍儀司事。明年，授祕書少監，^{〔三〕}購求天下祕書。十九年，遷昭文館大學士、知太史院侍儀司事。授時曆成，賜鈔二百錠，進階中奉大夫。二十九年，編國朝集禮^{〔成〕}，帝特命其子慧襲侍儀使。^{〔三〕}皇慶元年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司徒、雲國公，^{〔四〕}諡文昭。子慧，後仕至昭文館大學士。

石抹明安

石抹明安，桓州人。性寬厚，不拘小節。爲童子時，嘗騎杖爲馬，令羣兒前導，行列整肅，無敢喧譁者，父老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是兒體貌不凡，進退有度，他日必貴。」既長，歎曰：「士生于世，當立功名、書竹帛，以傳無窮，寧肯碌碌無聞，與草木同腐邪！」

歲壬申，太祖率師攻破金之撫州，將遂南向，金主命招討紇石烈九斤來援，時明安在其麾下，九斤謂之曰：「汝嘗使北方，素識蒙古國主，其往臨陣，問以舉兵之由，不然卽詬之。」明安初如所教，俄策馬來降，帝命縛以俟戰畢問之。既敗金兵，召明安詰之曰：「爾何以詈我而後降也？」對曰：「臣素有歸志，向爲九斤所使，恐其見疑，故如所言。不爾，何由瞻奉天顏？」帝善其言，釋之，命領蒙古軍，撫定雲中東西兩路。

既而帝欲休兵於北，明安諫曰：「金有天下十七路，今我所得，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，若置不問，待彼成謀，併力而來，則難敵矣。且山前民庶，久不知兵，今以重兵臨之，傳檄可定，兵貴神速，豈宜猶豫！」帝從之。卽命明安引兵南進，所至，民皆具簞食壺漿以迎，盡有河北諸郡而還。帝復命明安及三合拔都，將兵由古北口徇景、薊、檀、順諸州。諸將議欲屠之，明安奏曰：「此輩當死，今若生之，則彼之未附者，皆聞風而自至矣。」帝從之。

乙亥春正月，取通州，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，以其衆降，明安命復其職，置之麾下，遂駐軍于京南建春宮。金御史中丞李英、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，領兵護軍食，以援中都。帝遣右副元帥神撒，將四百騎迎戰，明安將五百騎繼之，遇于永清，將戰，命士卒佯敗，金兵來追，迴擊，大破之，死及溺水者甚衆，獲李英及所佩虎符，得糧千餘車。遂招諭永清，不降，拔而屠之。未幾，金將完顏合住、監軍阿興鬆哥，復以步兵萬二千人、糧車五百兩援中都。明

安復將三千騎往擊之，遇于涿州宣封寨，獲鬆哥，合住遁去，盡得其輜重，還屯建春宮。四月，攻萬寧宮，克之；取富昌、豐宜二關，攻拔固安縣。

初，順州之破，兵士縛密雲主簿完顏壽孫以獻，明安釋而用之，不久，逸去復來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有老父在城中，恐不能存，謀歸，欲得侍養，今已歿，故復來。」明安義而釋之。五月，明安將攻中都，金相完顏復興飲藥死。辛酉，城中官屬父老緇素，開門請降，明安諭之曰：「負固不服，以至此極，非汝等罪，守者之責也。」悉令安業，仍以粟賑之，衆皆感悅。

明安早從軍旅，料敵制勝，算無遺策，雖祁寒盛暑，未嘗不與士卒均勞逸，同甘苦。其得金府庫珠玉錦綺，明安悉具其數上進，未嘗以纖毫爲己有。中都既下，加大傅、邵國公，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。丙子，以疾卒于燕城，年五十三。

子二人：長咸得不，襲職爲燕京行省。次忽篤華，太宗時，爲金紫光祿大夫、燕京等處行尙書省事，兼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。

張榮

張榮字世輝，濟南歷城人，狀貌奇偉。嘗從軍，爲流矢貫背，拔之不出，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，神色自若。金季，山東羣盜蜂起，榮率鄉民據濟南鬻堂嶺，衆稍盛，遂略章丘、鄒

平、濟陽、長山、辛市、蒲臺、新城及淄州之地而有之，兵至，則清野入山。

歲丙戌，東平、順天皆內屬，榮遂舉其兵與地，納款於按（亦）「赤」台那衍，（三）引見太祖，問以孤軍數載，獨抗王師之故，對曰：「山東地廣人稠，悉爲帝有。臣若但有倚恃，亦不款服。」太祖壯之，拊其背曰：「真賽因八都兒也。」授金紫光祿大夫、山東行尙書省，兼兵馬都元帥，知濟南府事。時貿易用銀，民爭發墓劫取，榮下令禁絕。

庚寅，朝廷集諸侯議取汴，榮請先六軍以清蹕道，帝嘉之，賜衣三襲，詔位諸侯上。辛卯，軍至河上，榮率死士宵濟，守者潰。詰旦，敵兵整陣至，榮馳之，望風披靡，奪戰船五十艘，麾抵北岸，濟師，衆軍繼進，乘勝破張、盤二山寨，俘獲萬餘，大將阿朮魯恐生變，欲盡殺之，榮力爭而止。癸巳，汴梁下，從阿朮魯爲先鋒，攻睢陽，議欲殺俘虜，烹其油以灌城，又力止之。旣而城下，榮單騎入城撫其民。甲午，攻沛，沛拒守稍嚴，其將唆蛾夜來擣營，榮覺之，唆蛾返走，率壯士追殺之，乘勝急攻，城破。就攻徐州，守將國用安引兵突出，榮逆擊之，亦破其城，用安赴水死。乙未，拔邳州。丙申，從諸王闊端破宋棗陽、仇城等三縣。〔一六〕

時河南民北徙至濟南，榮下令民間，分屋與地居之，俾得樹畜，且課其殿最，曠野闢爲樂土。是歲，中書考績，爲天下第一。李壇據益都，私餽以馬蹄金，榮曰：「身旣許國，何可擅交鄰境」却之。年六十一，乞致仕，後十九年，世祖卽位，封濟南公，致仕卒，年八十三。

子七人：長邦傑，襲爵，先卒；邦直，行軍萬戶；邦彥，權濟南行省；邦允，知淄州；邦孚，大都督府郎中；邦昌，奧魯總管；邦憲，淮安路總管。孫四十人，宏，襲邦傑爵，改真定路總管。

劉亨安

劉亨安，其先范陽人，後遷遼東川州。初，國王木華黎經略遼東，兄世英率宗族鄉人隸麾下，分兵收燕、趙、雲、朔、河東，以功充行軍副總管。庚辰，平陽諸郡被兵之餘，民物空竭，世英言於王曰：「自古建國，以民爲本，今河東殺掠殆盡，異日我師復來，孰給轉輸？收存恤亡，此其時也。」王善之。以絳州邊地，難其人，奏授世英絳州節度使，兼行帥府事。卒于師，無子，國王孛魯命其族兄德仁襲職。丙戌歲，金將移刺副樞攻絳州，城陷，死之。木華黎承制命亨安領其衆，〔二七〕奏賜金虎符，授鎮國上將軍、絳州節度使，行元帥府事，兼觀察使。

庚寅冬，從王師渡河入關。辛卯春，克鳳翔，歷秦、隴，屯渭陽。秋，出階城，沿漢抵鄧。壬辰，會大軍於鈞州，敗金人於三峯山。甲午，平蔡。既而宋兵二十萬攻汴，將趨洛，都元帥塔察兒俾亨安往拒之，與宋軍遇龍門北，遂橫槊躍馬，奮突而前，衆因乘之，宋師奔潰，追

擊百餘里，塔察兒拊其背曰：「真驍將也。」延坐諸將之右，勞賜甚厚。丙申，都元帥塔海征巴蜀，攻散關，破劍門，出奇制勝，戰功居多。進圍成都，亨安爲先鋒，大破之於城西，生擒宋將陳侍郎。有喬長官與亨安爭功，未幾，攻城，喬爲砲所傷，亨安負之以出，喬感愧。

亨安從軍十年，累著勳伐，所獲金帛，悉推與將佐，故士卒咸樂爲用。癸卯冬十二月卒。子貞，嗣職。孫三人：弘，彊，醇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脫羅(畢)〔華〕察兒 據黃金華集卷二七石抹繼祖神道碑、許白云集卷二庫祿滿行狀改。

〔二〕追封易國公諡武昌 按程雪樓集卷八何瑋神道碑、卷二贈何伯祥諡忠毅制，皆作「諡忠毅」，蒙史從改，疑是。

〔三〕擢爲江浙按察使 程雪樓集卷八何瑋神道碑作「出爲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」。此處「江浙」當作「江南浙西」或「浙西」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四〕八都(高)〔馬辛〕 據程雪樓集卷八何瑋神道碑改。按八都馬辛時爲中書右丞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五〕明年蒲津南濟潼關 此句不文。蒙史于「蒲津」上增「自」字。

〔六〕梁州 按宋、元四川無「梁州」，「梁」字誤。蒙史改作「渠州」。

〔七〕敕左帥閣別略地漢南。按此時蒙古軍略地長城北，當與漢南無涉。「漢」字誤。蒙史、新元史改作「漠南」。

〔八〕子六人。按下文所列共七人。此處史文有誤。

〔九〕乙未孛魯以實子仲澤爲質子。蒙史改「孛魯」爲「塔思」，並注云：「按孛魯薨于戊子五月，乙未不得更有孛魯。」

〔一〇〕〔秉溫〕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〔一一〕中統元年詔立十道宣慰司以璿爲順天宣慰使。考異云：「案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，璿不預使副之列。至三年，立十路宣慰司，乃以璿爲使。傳云元年，誤也。」

〔一二〕明年授祕書少監。滋溪文稿卷二二趙秉溫行狀「明年」作「十年」。按本書卷八世祖紀，立祕書監在至元十年正月丁卯，傳上文有「至元七年」，此書「明年」誤，「明」當作「十」。

〔一三〕編國朝集禮〔成帝〕特命其子彗襲侍儀使。原空闕，從北監本補。

〔一四〕雲國公。按滋溪文稿卷四趙璿神道碑陰記、卷十趙秉正神道碑銘、卷二二趙秉溫行狀皆作「定國公」，疑「雲」字誤。

〔一五〕按〔赤〕台那衍。據本書卷一一八特薛禪傳、卷一一九木華黎傳附塔思傳、卷一二二按竺邇傳所見「按赤台」改。此人本書又作「按赤帶」、「按只台」、「按赤帶」。

〔二六〕丙申從諸王闊端破宋棗陽仇城等三縣。考異云：「案太宗紀，乙未歲皇子闊端征秦鞏，皇子曲出卽闊出伐宋。十月曲出圍棗陽，拔之。則榮所從者，當是闊出，非闊端也。仇城字疑有誤。」

〔二七〕木華黎承制。考異云：「案木華黎以癸未歲卒，子孛魯嗣爲國王。上文已書國王孛魯矣，此却書木華黎，何其前後不檢照也！」

元史卷一百五十一

列傳第三十八

薛塔刺海

薛塔刺海，燕人也，剛勇有志。歲甲戌，太祖引兵至北口，塔刺海帥所部三百餘人來歸，帝命佩金符，爲砲水手元帥，屢有功，進金紫光祿大夫，佩虎符，爲砲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，便宜行事。從征回回、河西、欽察、畏吾兒、康里、乃蠻、阿魯虎、忽纏、帖里麻、賽蘭諸國，俱以礮立功。太宗三年，睿宗引兵自洛陽渡河，塔刺海由隴右假道金、商，遂會師于〔均〕〔鈞〕州三峯山，〔二〕敗金師。四年，〔三〕破南京及唐、鄧、〔均〕〔鈞〕、許諸州，取鄆陵、扶溝。四月卒。

子奪失刺，襲爲都元帥，南攻江淮，有功。歲庚戌，卒。弟軍勝襲，憲宗八年，從世祖攻釣魚山、〔三〕苦竹崖、大〔林〕〔良〕平、〔四〕青居山，破重慶、馬湖、天水，賜以白金、鞍馬等物。

中統三年，李壇叛濟南，又以礮破其城。至元五年，從圍襄陽。三月卒。

丞相阿朮欲以千戶劉添喜攝帥府事，子四家奴，年方十六，請從軍自效，帝壯而許之。八年，始襲父爵。十年冬十二月，襄樊未下，〔五〕四家奴立砲攻之，明年正月，襄陽守呂文煥降。繼從丞相伯顏南伐，十月，至郢州，先登。師既渡江，四家奴自鄭州下沿海諸城堡，〔六〕至建康。十二年，授武節將軍。六月，與宋將夏貴戰于峪溪口，奪其船二百餘艘。十一月，屠常州。十二月，取蘇州。十三年，攻鎮巢。七月，圍揚州，守臣李庭芝棄城走，追獲之。九月，進階懷遠將軍，將兵平浙東諸郡。從征福建灤江，與宋兵力戰，破之，獲戰艦千餘艘。十六年，進階鎮國將軍，鎮揚州。二十二年，改爲萬戶。

高鬧兒

高鬧兒，女直人。事太祖，從征西域，復從闕出太子、察罕那演，連歲出征，累有功，授金符，總管管領山前十路匠軍。

歲己未，憲宗憫其老，命其子元長襲其職，從世祖渡江攻鄂，還鎮隨州。至元二年，移鎮季陽。五年，從元帥阿朮修立白河口、新城、鹿門山等處城堡，圍襄樊。七年，充季陽軍馬總管。十年，從攻樊城，先登。十一年，從渡江，鼓戰艦上流，與宋人戰，殺三百餘人，奪

其船及鎧仗，以功賜虎符，陞宣武將軍。進兵丁家洲，與宋臣孫虎臣等大戰，殺五百餘人，奪其船及鎧仗無算；敗夏貴于焦湖。從征常州，先登。又攻杭州。宋平，護送宋太后至京師。以功進懷遠大將軍、萬戶。

二十一年，領軍二千，從太子脫歡征交趾，追襲交趾世子于大海口，奪其戰艦以還。二十二年，陞安遠大將軍、季陽萬戶府萬戶。是年夏，復以兵追襲交趾世子于海之三叉口，與敵軍合戰，中毒矢而死。

子滅里干，初直宿衛，襲父職，領兵鎮廣東，尋移戍惠州，平盜譚大獠、朱珍等。元貞元年，移戍袁州，盜陀頭以衆犯境，悉剿除之。尋廣之南恩盜起，復領兵平之。還，沒于袁州。贈懷遠大將軍、季陽萬戶府萬戶、輕車都尉、渤海郡侯。

王義

王義字宜之，真定寧晉人，家世業農。義有膽智，沉默寡言，讀書知大義。金人遷汴，河朔盜起，縣人聚而謀曰：「時事如此，吾儕欲保全家室，宜有所統屬。」乃相與推義爲長，攝行縣事，尋號爲都統。太師、國王木華黎兵至城下，義率衆，以寧晉歸焉。入覲太祖，賜駿馬二匹，授寧晉令，兼趙州以南招撫使。是時兵亂，民廢農耕，所在人相食，寧晉東有藪澤，

周回百餘里，中有小堡曰瀝城，義曰：「瀝城雖小而完，且有魚藕菱芡之利，不可失也。」留偏將李直守寧晉，身率衆保瀝城，由是全活者衆。

歲（己）〔乙〕亥，〔七〕金將李伯祥據趙州，木華黎遣義擣其城。會天大風雨，義帥壯士，挾長梯，疾趨，夜四鼓，四面齊登，殺守埤者。城中亂，伯祥挺身走天壇寨，一州遂定。木華黎承制授義趙州太守、趙冀二州招撫使。丁丑，大軍南取鉅鹿、洺州二城，還軍至唐陽西九門，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柴茂等，將兵萬餘北行。義伏兵桑林，先以百騎挑之，納蘭趨來迎戰，因稍却，誘之近桑林，伏起，金兵大亂，奔還，獲納蘭二弟及萬戶李虎。戊寅，拔束鹿，進攻深州，守帥以城降。順天都元帥張柔上其功，陞深州節度使、深冀趙三州招撫使。

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束鹿，仙諭軍士曰：「束鹿兵少無糧，城無樓櫓，一日可拔也。」盡銳來攻，義隨機應拒，積三十日不能下，大小數十戰皆捷。一夕，義召將佐曰：「今城守雖有餘，然外無援兵，糧食將盡，豈可坐而待斃。」椎牛饗士，率精銳三千，銜枚夜出，直擣仙營。仙軍亂，乘暗攻之，殺數千人。仙率餘衆遁還眞定，悉獲其軍資器仗。木華黎聞之，遣使送銀牌十，命義賜有功者。庚辰，拔冀州，獲柴茂，械送軍前，木華黎、張柔復上其功，授龍虎衛上將軍、〔武安〕〔安武〕軍節度使，〔八〕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，賜金虎符。

辛巳，仙復遣其將盧秀、李伯祥，率兵謀襲趙州，并取瀝城，率戰艦數百艘，沿江而下。義具舟楫於紀家莊，截其下流，邀擊之，義士卒皆水鄉人，善水戰，回旋開闔，往來如風雨，船接，則躍登彼船，奮戈疾擊，敵莫能當，殺千餘人，擒秀。伯祥退保瀝城，義引兵拔之，伯祥西走，二子死焉。邢州盜號趙大王，聚衆數千，據任縣固城水寨，真定史天澤集諸道兵攻之不能下。甲午，義引兵薄其城，一鼓下之，獲趙大王、侯縣令等數人殺之，餘黨悉平。義乃布教令，招集散亡，勸率種藝，深、冀之間，遂爲樂土云。

王玉

忱附

王玉，趙州寧晉人。長身駢脅多力，金季爲萬戶，鎮趙州。太師、國王木華黎下中原，玉率衆來附，領本部軍，從攻邢、洛、磁三州，濟南諸郡，號長漢萬戶。從攻澤、潞諸州，獨潞州堅壁不下，玉力戰，流矢中左目，竟拔其城。又破平陽，下太原、汾、代等州。師還，署元帥府監軍，以趙州四十寨隸焉。

先是，金將武仙既降復叛，殺元帥史天倪。宋將彭義斌在大名，陰與仙合，玉從笑乃帶史天澤，攻敗武仙，生擒義斌，駐軍寧晉東里寨。仙遣人齎命，誘玉妻，妻拒曰：「妾豈可使夫懷二心於國家耶！」仙圍之數匝，殺其子寧壽。玉聞之，領數騎突其圍，斬獲數百人

而還。仙遣人追之，不敢進，皆曰：「王將軍膽氣驍雄，我輩非敵也。」仙乃盡發玉先世二十七冢，棄骸滿道。玉從史天澤諸將，擊仙於趙州，仙糧絕，走雙門寨，圍之。會大風，仙獨脫走，斬其將四十三人，真定遂平。加定遠將軍，權真定五路萬戶，假趙州慶源軍節度副使。

有民負西域賈人銀，倍其母，不能償，玉出銀五千兩代償之。又出家奴二百餘口爲良民。中統元年二月卒，年七十。子忱。

忱字允中，幼讀書，明敏有才識。平章趙璧，引見裕宗潛邸，語稱旨，命宿衛，掌錢穀計簿。授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副使。駙馬伯忽里，數馳獵蹂民田，忱以法繩之。憲吏耿熙言徵北京宣慰司積年逋負，計可得鈔二十萬錠。帝遣使覈實，熙懼事露，擅增制語，有一并打算大小一切諸衙門等事，凡十二字，追繫官吏至數百人。忱驗問，知其詐，熙乃款伏。裕宗薨于潛邸，忱建言：「陛下春秋高，當早建儲嗣。」平章不忽木以聞，帝嘉納焉。

改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忱以江南人鬻于北方，名爲養子，實爲奴也，乞禁之。又省部以正軍餘田出調發，忱言：「士卒衝冒寒暑，遠涉江海，宜加優恤。」皆從之。潁州朱喜，嘗俘於兵，旣自贖，主家利其貲，復欲以爲奴。又有誣息州汪清爲奴，殺而奪其妻子及田

宅者。獄久不決，忱皆正之。劾罷鎮南帥唐兀台，唐兀台結援大臣，誣奏于帝，繫忱至京師，得面陳其事，世祖大悟，抵唐兀台罪。按察司改廉訪司，起忱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，累遷嶺南廣西、河東山西兩道肅政廉訪使，江陵、汴梁兩路總管。至大（三）〔元〕年，〔六〕拜中奉大夫、雲南行省參知政事，未行，卒。

趙迪

趙迪，真定藁城人也。幼孤，事母孝，多力善騎射。金末爲義軍萬戶。郡將出六鈞強弩，立賞募能挽者，迪能之，卽署真定尉，遷藁城尉，陞爲丞。

太祖兵至藁城，迪率衆迎降。歲壬午，改藁城爲永安〔軍〕〔州〕，〔二〇〕以迪同知節度使事。嘗從帝西征，他將校豪橫俘掠，獨迪治軍嚴，所過無犯。

先是，真定旣破，迪亟入索藁城人在城中者，得男女千餘人，諸將欲分取之，迪曰：「是皆我所掠，當以歸我。」諸將許諾，迪乃召其人謂曰：「吾懼若屬爲他將所得，則分奴之矣，故索以歸之我。今縱汝往，宜各遂生產，爲良民。」衆感泣而去。時兵荒之餘，骸骨蔽野，迪爲大塚收瘞。壬子歲卒，年七十。子七人，椿齡，真定路轉運使。

邱順〔琮〕〔二〕

邱順，保定行唐人，占籍於曲陽縣。金末盜起，順會諸族，集鄉人豪壯數百人，與其弟常，築兩寨于石城、玄保，分據以守。歲甲戌，率衆來歸，太祖授行唐令。丙子，真定饑，羣盜據城叛，民皆穴地以避之，盜發地而噉其人，順擒數百人殺之。朝廷陞曲陽爲恒州，以順爲安撫使。

金將武仙據真定，帥衆來攻，順與戰，大敗之，賜金虎符，加鎮國上將軍、恒州等處都元帥。庚辰，武仙屯兵于黃、堯兩山，順及弟常又擊敗之。時西京郝道章，陰結武仙，抄掠州縣，順擒道章殺之，仙退真定以自保。順從木華黎攻之，敗之於王柳口，仙遂棄真定南走。以功，賜順名察納合兒，陞驃騎衛上將軍，充山前都元帥；弟常，賜名金那合兒。

辛卯春，從太宗攻河南諸郡，招降民十餘萬，以順知中山府。己亥，佩金符，爲行軍萬戶，管領諸路元差軍五千人。從大軍破歸德府，留順戍之。丁未，駐師五河口，宋兵夜襲營，順掩殺其衆，生獲十五人。癸丑，攻漣水。甲寅，舉部屬肖撤八、耨隣之功以奏，上賜肖撤八、耨隣金銀符，仍隸麾下。丙辰春，順卒，年七十四。

子浹，襲職。己未，從世祖渡江，圍鄂州，有戰功。中統元年，世祖卽位，浹以所部張宣

等十二人奏聞于朝，遂以金銀符賜之。三年，圍李壇，還守息州。至元十一年，賜虎符，授金州招討副使，後又遷懷遠大將軍、金州萬戶。十三年，改襄陽管軍萬戶。三月，以樞密院奏，行淮西總管萬戶府事，守廬州。

十四年，移龍興，仍管領本翼軍人。十五年，復爲管軍萬戶，攻贛州崖石寨、太平岩賊有功。十七年，陞鎮國上將軍、都元帥，鎮龍興諸路，兼管本萬戶府事，賜銀印。吉、贛盜起，行省遷元帥府以鎮之。二十一年，元帥府罷，復爲萬戶。二十三年，佩元降虎符，爲歸德萬戶，鎮守吉安。未幾，統領江西各萬戶，集兵七千戍廣東，凡二載。大德三年卒，年七十七。贈輔國上將軍、北庭元帥府都元帥、護軍，追封高陽郡公，諡襄敏。

子榮仁，襲佩其虎符，爲宣武將軍、歸德萬戶，鎮廣東惠州，感瘴疾，不任事。子貫襲。貫卒，子士忠襲。士忠卒，子文襲。順族弟琮。

琮，太祖時從族兄行唐元帥常來降。歲乙酉，金降將武仙，復據真定叛，琮敗之于黃臺。癸巳，從元帥倭盞滅金于蔡，有功，真定五路萬戶選充總管府推官。尋奉旨，賜金符，授管軍總押，管領七路兵馬，鎮徐州。宋兵入境，琮戰却之。己亥，從大將察罕攻滁州，力戰，流矢中臍，明年卒。

子澤襲，移鎮潁州。宋兵攻潁，澤戰敗之。至元四年，從元帥阿朮，克平塞寨及老鷓山。十一年，從沙洋奪六艦，^二皆論功受賞有差。十二年，授武德將軍、管軍總管，從攻潭州及靜江，累官懷遠大將軍、管軍萬戶、郴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。二十二年，改授廬州蒙古漢軍萬戶，尋遷潁州翼，會徽州績溪縣盜起，澤討平之。二十八年，移鎮杭州，卒。子元謙，襲爲潁州萬戶。元謙卒，子祺襲。祺卒，子忠襲。

王善

子慶端附

王善字子善，真定藁城人。父增，監本縣酒務，以孝行稱。善資儀雄偉，其音若鐘，多智略，尤精騎射。金貞祐播遷，田疇荒蕪，人無所得食，善求食以奉母。乙亥，羣盜蜂起，衆推善爲長。善約束有法，備禦有方，盜不能犯，擢本縣主簿。

戊寅，權中山府治中。時武仙鎮真定，陰蓄異志，忌善威名，密令知府李濟、府判郭安圖之。己卯秋，濟、安張宴伏兵，召善計事。善覺，卽還治衆，倉卒得八十人，慷慨與盟，人爭自奮，遂誅濟、安。乃諭其黨曰：「造釁者，李、郭耳，餘無所問。」善夜臥北城上，戒麾下曰：「勿以我累汝家，當取吾首獻帥府。」衆曰：「公何爲出此言，我輩惟有效死而已。」遂率衆來歸，授金符，同知中山府事。是年冬，以兵三百攻武仙，仙遣將率精銳二千拒戰，善擒斬

之。仙走獲鹿，委其佐段琛城守，復戰拔之，入據其城，軍勢大振，自中山以南，降州郡四十二。

庚辰，遷中山真定等路招討使，尋加右副元帥、驃騎大將軍，屯藁城。壬午，陞藁城爲匡國軍，以善行帥府事。癸未，進金吾衛大將軍、左副元帥。仙窮迫請降，詔命復舊鎮。善奏：「仙狼子野心，終必反覆，請修城隍備之。」未幾，仙果叛，率衆來攻，火及西門，善出戰，却之。仙使其部下宋元，俘老幼四千人南奔，善追奪之，俾復故業。仙自是不敢復入真定，其部曲多來降。丙戌，以功賜金虎符，仍行帥府事。

壬辰，從征河南，至鄭州。州將馬伯堅素聞善名，登陴大呼曰：「藁城王元帥在軍中否？願以城降之。」善直前，免胄與語，伯堅果率衆出降。善令軍中秋毫無犯，民皆按堵，願從善北渡者以萬計，授之土田，以安集之。丙申，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管。辛丑，授知中山府事，屬縣新樂，地居衝要，迎送供給，倍於他縣，皆取於民。善均其勞逸，所徵或未給，輒出家貲代輸，民德之。又放家僮五百人爲民，咸懷其恩。癸卯卒，年六十一。皇慶元年，贈銀青榮祿大夫、司徒，追封冀國公，諡武靖。子慶淵，爲行軍千戶，征淮南死；次慶端。

慶端字正甫，初爲郡筦庫，進水軍提領，訓練士卒，常如臨敵。敗李壇於老僧口，以功

佩金符，爲千戶。監築大都城。移戍清口，宋兵來攻，守將戰死，城欲陷，慶端拔刀誓衆，裹創力戰，城得以全。羣盜四起，復擊走之。進武節將軍、管軍總管，領左右中衛兵。從世祖北征，還，遷右〔衛〕親軍副都指揮使，〔三〕進侍衛軍都指揮使，建威武營，以處衛兵，經畫田廬，使各安業。別立神鋒軍，親教以蹶張弩技，作整暇堂、〔屏〕〔犀〕利局。〔二〕浚渠構室，如治家事。

至元十九年，改詹事丞，時有司欲就威武貸粟數萬石，濟饑民。裕宗在東宮，以問慶端，慶端對曰：「兵民等耳，何間焉！」卽命與之。帝嘗遣近侍夜出伺察，爲邏卒所執，近侍以實告，卒曰：「軍中惟知將軍令，不知其他。」近侍以聞，帝賞以黑貂裘。及親征乃顏，命慶端以所部從，時年六十餘，與士卒同甘苦，晝則擐甲執兵迎敵，夜臥不解衣，暇則俾士卒爲軍市，自相懋遷。征東之功，慶端贊畫居多。

成宗卽位，論翼戴功，拜金吾衛上將軍、中書〔左〕〔右〕丞，〔二〕行徽政副使，兼隆福宮左都威衛使，進階資德大夫。大德二年，加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、僉書樞密院事，兼使如故。以疾卒。

杜豐

杜豐字唐臣，汾州西河人。父珪，以積德好施，鄉稱善人。豐少有大志，倜儻不羣，通兵法。仕金，爲平遙義軍謀克，佩銀符。太祖取太原，豐率所部來降。皇舅按赤那延授兵馬都提控。從國王按察兒攻平陽，先登。克絳州、解州諸堡，招集流民三萬餘家。以功賜金虎符，陞征行元帥左監軍。金人南遁，遂以豐守河北。

庚辰，上黨公張開以萬衆寇汾州，二豐率精騎五千敗之。從國王阿察兒，下懷孟，破溫谷、木澗等寨，輒先登。攻洪洞西山，斬首六百餘級。攻松平山，破之，賊墮崖死以萬計，獲生口甚衆。金將武仙等，往來鈔掠平陽、太原間，行路梗塞。壬午，授豐龍虎衛上將軍、河東南北路兵馬都元帥，便宜行事。遂破玉女、割渠等寨，俘獲千餘人。

丙戌，從按赤那延攻益都，金守將突圍出，豐戰扼之，斬首千級，捕虜二十人，益都下，遂略地登、萊，降島民萬餘。己丑，以本部取沁州，由是銅鞮、武鄉、襄垣、綿山上、沁源諸縣皆下。二辛卯，命豐撫定平陽、太原、真定及遼、沁未降山寨，皆平之。乙未，陞沁州長官，長官者，國初高爵也。在沁十餘年，寬徭薄賦，勸課農桑，民以富足。丁未，請老。丙辰，疾卒于家，年六十有七。沁人立祠，歲時祀焉。

子三人：思明，思忠，思敬。思敬事世祖潛邸，由平陽路同知累遷治書侍御史。阿合馬敗，臺臣皆罷去，思敬以帝所眷知，獨留。出爲安西路總管，僉陝西行省事，歷汴梁總管，再

入中臺爲侍御史。時桑哥以罪誅，風紀爲之振肅。未幾，拜參知政事，改四川行省左丞，不赴，陞中書左丞。致仕，年八十六卒，諡文定。

石抹孛迭兒

石抹孛迭兒，契丹人。父桃葉兒，徙霸州。孛迭兒仕金，爲霸州平曲水寨管民官。太師、國王木華黎率師至霸州，孛迭兒迎降，木華黎察其智勇，奇之，擢爲千戶。歲甲戌，從木華黎覲太祖於雄州，佩以銀符，充漢軍都統。帝次牛闌山，欲盡戮漢軍，木華黎以孛迭兒可用，奏釋之，因請隸麾下，從平高州。

乙亥，授左監軍，佩金符，與北京都元帥吾也兒，分領錦州紅羅山、北京東路漢軍二萬。又從奪忽闌（闌）里必徇地山東、（三）大名。比至洛州，城守甚堅，師不得進，孛迭兒不避矢石，率衆先登，遂拔之。丁丑，從平益都、沂、密、萊、淄。戊寅，從定太原、忻、代、平陽、吉、隰、岢嵐、汾、石、絳州、河中、潞、澤、遼、沁。

辛巳，木華黎承制陞孛迭兒爲龍虎衛上將軍、霸州等路元帥，佩金虎符，以黑軍鎮守固安水寨。既至，令兵士屯田，且耕且戰，披荆棘，立廬舍，數年之間，城市悉完，爲燕京外蔽。庚寅，朝太宗于行在所，賜金符。辛卯，從國王塔思征河南。癸巳，從討萬奴於遼東，平之。

李迭兒始從征伐，及後爲將，大小百戰，所至有功，年七十，以疾卒于官。子紮查刺、查茶刺。

賈塔刺渾

賈塔刺渾，冀州人。太祖用兵中原，募能用砲者籍爲兵，授塔刺渾四路總押，佩金符以將之。及攻益都，下之，加龍虎衛上將軍、行元帥左監軍，便宜行事。師還，駐謙謙州，卽古烏孫國也。歲己丑，〔三〕將所部及契丹、女直、唐兀、漢兵，攻斡脫刺兒城。塔刺渾督諸軍，穴城先入，破之，卽軍中拜元帥，改銀青（光）〔榮〕祿大夫。〔三〕從睿宗入散關，略關外四州，經興元，渡漢江，略唐、鄧、申、裕諸州，鼓行而東，河南平。陞金紫光祿大夫、總領都元帥。從大帥太赤攻徐、邳，平之。十六年，卒。

子抄兒赤襲，從諸王也孫哥、塔察兒南征。戊午，卒於軍。子冀驢襲，卒。

弟六十八襲。至元五年，諸軍圍襄樊。九年，六十八帥所部戍駱駝嶺一字城，立砲樊城南，不發，以怠敵心，俄帥銳卒突出，攻其城西，破之。以功賜銀幣、鞍馬、弓矢。

十一年，諸軍南征，渡江。明年，加宣武將軍。宋常州守臣姚嵩，堅守不下，六十八發砲摧其城壁，以納諸軍。宋援兵突至，力戰却之。常州旣克，帥府令總新附砲手軍。臨安

降，加懷遠大將軍，從諸軍追宋二王至海，下三十餘城。十四年，加昭勇大將軍。十五年，領南軍精銳者入衛，加輔國上將軍。十八年，論功，授奉國上將軍，管領砲手軍都元帥。二十年，罷都元帥，更授砲手軍匠萬戶，佩三珠虎符。二十六年，卒。

奧敦世英

奧敦世英，女真人也。其先世仕金，爲淄州刺史。歲癸酉，太祖兵下山東，淄州民奉世英及弟保和迎降，皆授以萬戶。世英倜儻有武略，由萬戶遷德興府尹，時金經略使苗道潤率衆欲復山西。世英與戰，克之，將盡殺所俘，其母責之曰：「汝華族也，畏死而降，此卒伍爾，驅之死戰，何忍殺之耶！」遂止。世英從數騎巡部定襄，卒於軍。

保和由萬戶陞昭勇大將軍、德興府元帥，錫虎符，改雄州總管。尋以元帥領真定、保定、順德諸道農事，凡闢田二十餘萬畝。改真定路勸農事，兼領諸署，賜居第、戎器、裘馬，給戶，食其租。年五十六，致仕。保和四子：希愷，希元，希魯，希尹。

希愷襲勸農事，皇太后錫以錦服，曰：「無墜汝世業。」郡縣有水旱，必力請蠲租調，民賴之。南征時，置軍儲倉于汴、衛，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，分冬月三限，失終限者死，吏徵斂舞法，民甚苦之。希愷知其弊，蠲煩苛而民不擾。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。希愷至，爲束約，

健訟之俗爲變。蒙古軍取民田牧，久不歸，希愷悉奪歸之，軍無怨言。至元二年，遷順天治中。三月，改順德。又踰月，陞知河中府，秩滿歸調。時阿合馬專政，官以賄成，希愷不往見之，降武德將軍，知景州，數月卒。

希元，彰德漕運使。希魯，澧州路總管。

希尹，中統三年，李壇叛濟南，世祖命丞相史天澤討之。希尹謁天澤，面陳利害，願擊賊自效。試其騎射，壯之，命充真定路行軍千戶。與賊戰，矢無虛發，賊敗走入城中，諸王哈必赤賞銀五十兩。希尹請築外城圍之，深溝高壘，俟其糧絕，不戰而坐待其困，天澤從之。壇既就擒，至元十一年，樞密錄其功，自右衛經歷，六遷至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，卒。

田雄

田雄字毅英，北京人也。幼孤，能樹立，以驍勇善騎射知名，金末署軍都統。歲辛未，太祖軍至北京，雄率衆出降。太祖以雄隸太師、國王木華黎麾下，從征興中、廣寧諸郡，定府州縣二十有九，平錦州張鯨兄弟之亂，從攻柏鄉、邢、相。辛巳，從攻鄜、坊、綏、葭諸州有功，木華黎承制授雄隰、吉州刺史，兼鎮戎軍節度使，行都元帥府事，平汾西霍山諸柵。壬午，以木華黎命，授河中帥，聽石天應節制。

太宗時，從攻西和、興元諸州；又從攻夔、萬諸州。論功尤最，賜金符，授行軍千戶，召爲御前先鋒。頃之，使攻破楨州雷家堡。奉旨招納河南降附，得戶十三萬七千有奇，民皆按堵，而別部將校，縱兵虜掠，民惶懼悔降，雄力爲救護，至出已財與之，民得免於害。癸巳，授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。時關中苦於兵革，郡縣蕭然。雄披荆棘，立官府，開陳禍福，招徠四山堡寨之未降者，獲其人，皆慰遣之，由是來附者日衆。雄乃教民力田，京兆大治。事聞，賜金符。定宗時，入覲于和林。以疾卒，年五十八。後追封西秦王。

子八人，大明，襲職，知京兆等路都總管府事。

張拔都

張拔都，昌平人。歲辛未，太祖南征，拔都率衆來附，願爲前驅，遂留備宿衛。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、河西諸蕃，道隴、蜀入洛，屢戰，流矢中頰不少卻。帝聞而壯之，賜名拔都，自是漢都虎亦專任之。甲午，金亡，以漢都虎爲砲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，守真定。漢都虎卒，無子，以拔都代之。及漢都虎兄子瞻闐少長，拔都請于朝，歸其政而終老焉。

子忙古台，從憲宗攻蜀釣魚山、苦竹二壘，冒犯矢石，屢挫而不沮，遂以勇敢聞。中統元年，賜銀符，預議砲手軍府事。尋易金符，爲行軍千戶，從征襄樊有功，卒。

子世澤襲，從丞相伯顏南征，大小十餘戰，皆有功。又從平廣西。明年，收瓊、萬諸州，拜宣武將軍、行軍總管。未幾，遷副萬戶，加明威將軍。從鎮南王脫歡伐交趾，既還，及再舉，將校舊嘗往者，許留恤之。有脫歡者，當行，適病，不能起，世澤曰：「吾祖父以武勇稱，吾蒙其餘澤，荷國厚恩，當輸忠王室，增光前人，豈可苟爲自安計耶！」力請代之，凱還，人服其義云。

張榮

張榮，清州人，後徙鄆陵。歲甲戌，從金太保明安降，三太祖賜虎符，授懷遠大將軍、元帥左都監。乙亥正月，奉旨略東平、益都諸郡。戊寅，領軍匠，從太祖征西域諸國。庚辰八月，至西域莫蘭河，不能涉。太祖召問濟河之策，榮請造舟。太祖復問：「舟卒難成，濟師當在何時？」榮請以一月爲期，乃督工匠，造船百艘，遂濟河。太祖嘉其能，而賞其功，賜名兀速赤。癸未七月，陞鎮國上將軍、砲水手元帥。甲申七月，從征河西。乙酉，從征關西五路。十月，攻鳳翔，砲傷右髀，帝命賜銀三十錠，養病於雲內州。庚寅七月卒，年七十

三。
子奴婢，襲佩虎符、砲水手元帥，領諸色軍匠。太祖〔宗〕伐金，三命由關西小口，收附

金昌州等郡。乙未，金亡。〔三〕戊戌，授懷遠大將軍。癸卯三月，陞輔國大將軍。甲辰二月，領蒙古、漢軍，守〔均〕〔鈞〕州。戊申九月，宋兵襲〔均〕〔鈞〕州，奴婢拒戰，大敗宋師。己酉十一月，復與宋兵戰，流矢中右臂。中統三年卒，〔三〕年七十五。

子君佐，襲佩虎符、砲水手元帥，戍蔡州。五年，都元帥阿朮，命將砲手兵攻襄陽。至元八年，調守襄陽一字城、橐駝嶺，攻南門牛角堡，破之。攻樊城，親立砲摧其角樓，樊城破。十年，襄陽降。參政阿魯海牙以宋降將呂文煥入朝，奉旨召蒙古、漢人萬戶凡二十人陞見，各以功受賜。帝親諭之，令還鎮。十一年，從軍下漢江，至沙洋。丞相伯顏命率砲手軍攻其北面，火砲焚城中民舍幾盡，遂破之，賜以良馬、金鞍、金段。又以火砲攻陽邏堡，破之。十二年，從大軍與宋將孫虎臣戰于丁家洲，復從丞相阿朮攻揚州，是年冬，又從諸軍破常州。

十三年，陞懷遠大將軍，仍砲水手元帥。秋，君佐屯軍眞、揚間，絕宋糧道。宋制置李庭芝、都統姜才棄城走，揚州平，以君佐爲安慶府安撫司軍民達魯花赤。十四年春，安慶野人原及司空山天堂賊，將攻安慶，君佐密察知之。時城中軍僅數百人，君佐命搃賊出沒要道，賊不敢入，乃寇黃州。行省命君佐率衆復黃州，因以爲黃州達魯花赤。十五年，加鎮國上將軍，仍砲水手元帥。十九年，命率新附漢軍萬人，修膠西閘壩，以通漕運。二十一年，

兼海道運糧事，是年卒。

趙天錫 賁亨

趙天錫字受之，冠氏人。屬金季兵起，其祖以財雄鄉里，爲衆所歸。貞祐之亂，父林，保冠氏有功，授冠氏丞，俄陞爲令。大安末，天錫入粟佐軍，補修武校尉，監洛水縣酒。太祖遣兵南下，防禦使蘇政以爲冠氏令，乃挈縣人壁桃源、天平諸山。歲辛巳春，歸行臺東平嚴實。實素知天錫名，遂擢隸帳下，從征上黨，以功授冠氏令，俄遷元帥左都監，兼令如故。

甲申，宋將彭義斌據大名，冠氏元帥李全降之，人心頗搖。天錫令衆姑少避其鋒，以圖後舉，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孛里海軍。未幾，破義斌于真定，授左副元帥、同知大名路兵馬都總管事。李全在大名，結其帥蘇椿，納金河南從宜鄭倜，日以取冠氏爲事。天錫每戰輒勝，一日，倜自將萬人來攻，天錫率死士乘城，力戰三晝夜，倜度不能下，乘風霾遁去。己丑，朝行在所，上便民事，優詔從之。戊戌，征宋，駐兵蘄、黃間，被病還，卒于冠氏，年五十。子六人，賁亨嗣。

賁亨字文甫，襲行軍千戶。己未，從國兵渡江攻鄂，有功。至元五年，總管山東諸翼軍，征宋，攻襄樊。賁亨出抄蘄、黃，以五百人拔野人原寫山寨，修白河新城。七年，偕元帥劉整朝京師，命爲征行千戶，賜金符，及衣帶鞍馬。攻樊城，冒矢石，擁盾先登，破之。十一年，修東、西正陽城。三月，敗夏貴于淮，益以濟南、汴梁二路新軍。十二年正月，從攻鎮江，〔三〕與宋將孫虎臣、張世傑大戰于焦山，殺掠甚衆。十三年，江南平，以功陞宣武將軍。

十四年，授虎符、懷遠大將軍、處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。未行，適盜發澈浦，行省檄爲招討使，率兵平之。未幾，處州青田縣季文龍、章焱殺趙知府以叛，賁亨獲其黨，始知七縣俱反，季文龍自署爲兩浙安撫使，據處州天慶觀。賁亨率衆圍之，將騎士三百陣于下河門。賊出戰，以精騎蹂之，遂棄城突圍散走，斬首三級，賁亨入城，乃招散亡，立官府。章焱復合二萬衆來攻，陣惡溪南。賁亨分兵拒守，自將精銳亂流衝擊，屬萬戶忽都台以援兵至，自巳至亥，賊方退，文龍溺死。忽都台以處卽亂山爲州，無城壁可恃，且反側，欲屠之，賁亨曰：「我受命來監此郡，賊固可殺，良民何辜！」不從。將士虜掠子女金帛，賁亨捕得倡率者杖之，仍各求所失還之，州民悅服。

十五年，龍泉縣張三八合衆二萬，殺慶元縣達魯花赤也速台兒，且屠其家。賁亨將騎士五百往討，與賊將鄭先鋒、陳壽山三千餘人戰于浮雲鄉，斬首三百餘級。三八軍于縣西，

賊三戰俱敗，軍還，賊衆水陸俱設伏，賁亨擇步卒驍悍者使前，賊不敢近。既而衢州賊陳千二聚二萬人，遂昌葉丙六亦聚三千人助之，賁亨前後斬首三千餘級，悉平之。十七年，改處州路管軍萬戶。二十二年，還冠氏，卒，年五十七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(均)鈞州 從道光本改。下同。

〔三〕四年 按本書卷二太宗紀五年癸巳正月戊辰條、卷一二一速不台傳及金史卷一八哀宗紀天興二年正月戊辰條，蒙古破金南京在元太宗五年。蒙史改「四」爲「五」，是。

〔三〕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 本證云：「案憲宗紀，八年戊午十一月，命忽必烈卽世祖統諸路蒙古、漢軍伐宋。九年七月，帝崩于釣魚山。世祖紀戊午冬十一月，禡牙于開平東北。己未八月渡淮。九月朔，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憲宗凶問來告。是攻釣魚山者乃憲宗，非世祖。且事亦在九年也。」

〔四〕大(林)〔良〕平 據本書卷六、九世祖紀至元三年十一月丙辰條、十三年十一月丙午條、卷一三三拜延傳、卷一六五趙匡刺傳、卷一九七郭狗狗傳改。

〔五〕十年冬十二月襄樊未下 下文有「明年正月，襄陽守呂文煥降」。按本書卷八世祖紀、卷一二八

阿里海牙傳，呂文煥請降在至元十年正月，此處「十年冬」當作「九年冬」。

〔六〕師既渡江，四家奴自鄭州下沿海諸城堡。按鄭州不沿海，且早爲元有。此處史文有誤。

〔七〕歲（己）〔乙〕亥。道光本與紫山集卷一八王義行狀合，從改。按後文有丁丑年。

〔八〕〔武安〕〔安武〕軍節度使。據紫山集卷一八王義行狀改正。安武軍原係宋冀州節度軍額，金仍

之。王義據冀州，故有此節度使銜。

〔九〕至大（三）〔元〕年。據滋溪文稿卷二三王忱行狀、元文類卷六八王忱神道碑改。

〔一〇〕改藁城爲永安（軍）〔州〕。考異云：「案王善傳，壬午，陞藁城爲匡國軍。董俊傳，陞藁城縣爲永

安州，號其衆爲匡國軍。永安乃州名，非軍名也。傳誤。」從改。

〔一一〕〔琮〕。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〔一二〕己亥從大將察罕攻滁州。本書卷一二〇察罕傳與青崖集卷五邱琮神道碑「己亥」皆作「戊戌」，

疑「己亥」誤。

〔一三〕從沙洋奪六艦。此句不文。牧庵集卷一七邱澤神道碑作「從拔新城、沙洋，下」，「從戰青山磯，

多所俘馘」。青崖集卷五邱琮神道碑作「戰青山磯，獲戰艦」。

〔一四〕陞藁城爲匡國軍。按常山貞石志卷一五李冶王善神道碑作「陞藁城爲永安州匡國軍」，本書卷

一四八董俊傳有「陞藁城縣爲永安州，號其衆爲匡國軍」。藁城以縣升州，非陞縣爲軍，「匡國」

係節度軍額。此處「匡國軍」上當有「永安州」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二五〕遷右〔衛〕親軍副都指揮使。據常山貞石志卷一七閻復王慶端神道碑補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二六〕〔屏〕〔犀〕利局。道光本與常山貞石志卷一七王慶端神道碑、程雪樓集卷一七王慶端墓碑合，從改。

〔二七〕中書〔左〕〔右〕丞。據常山貞石志卷一七王慶端神道碑、程雪樓集卷一七王慶端墓碑改。

〔二八〕上黨〔公〕張開。據平遙縣志卷一一李鼎杜豐神道碑補。按金史卷一一八張開傳，張開景州人，封上黨公。

〔二九〕銅鞮武鄉襄垣綿〔山〕〔上〕沁源諸縣。據本書卷五八地理志改。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亦作「綿上」。

〔三〇〕奪忽闌〔閻〕〔闍〕里必。本書卷一五〇石抹也先傳作「脫忽闌闍里必」，卷一一九木華黎傳作「掇忽闌」，元名臣事略卷一引東平王世家作「奪忽闌徹里必」。「闍里必」，官名，「閻」字誤，今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三一〕歲己丑。己丑係元太宗元年，無攻幹脫刺兒城事。本書卷一太祖紀十四年己卯六月條有「帝率師親征，取訛答刺城」。訛答刺即幹脫刺兒。蒙史改作「己卯」。

〔三二〕改銀青〔光〕〔榮〕祿大夫。按本書卷九一百官志、金史卷五五百官志，文散官有金紫光祿大夫、銀青榮祿大夫，無「銀青光祿大夫」。後文云「陞金紫光祿大夫」，則此處應為「銀青榮祿大夫」，

「光」誤，今改。

〔三三〕歲甲戌從金太保明安降。考異云：「案石抹明安仕金未嘗爲太保，此云金太保，誤。」按明安稱太保在降蒙古之後。紫山集卷一六張榮神道碑作「明安太保」，本無「金」字，據刪。

〔三四〕太祖〔宗〕伐金。據紫山集卷一六張榮神道碑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三五〕乙未金亡。蒙史云：「金亡于甲子正月，舊傳乃云乙未金亡。如此大事，歲月猶差。」按蒙史是，此傳紀年多與史實不符。

〔三六〕中統三年卒。按紫山集卷一六張榮神道碑云，子忠仁即奴婢卒于丁卯二月。丁卯爲至元三年，此作「中統」當誤。

〔三七〕十二年正月從攻鎮江。按本書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二年七月辛未條，卷一二八阿朮傳，攻鎮江在七月，此處「正」當作「七」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二

列傳第三十九

張晉亨 好古

張晉亨字進卿，冀州南宮人也。其兄同知安武軍節度使事，領棗強令顯，以冀州數道之衆，附嚴實于青崖，後從實來歸，進顯安武軍節度使，西征，戰沒。

歲戊寅，太師、國王木華黎承制，署晉亨襲顯爵。晉亨涉獵書史，小心畏慎，臨事周密，實器之，以女妻焉。實征澤、潞，偏將李信、晁海相繼降于宋，晉亨跋涉險阻，晝伏夜行，僅免於難。實遣子忠貞入質，命晉亨與俱。丁亥，從國王孛羅征益都，以功遷昭毅大將軍，領恩州刺史，兼行臺馬步軍都總領，再遷鎮國大將軍。實征淮楚、河南，晉亨畢從。甲午，從實入覲，命爲東平路行軍千戶。圍安慶，其守將走，邀擊之，斬首百級，俘獲無算。攻光之定城，俘其將士十有五人。略信陽，執復州將金之才。攻六安，拔之。大小數十戰，策功

居多。

實卒，其（其）子忠濟奏晉亨權知東平府事。「東平貢賦率倍他道，迎送供億，簿書獄訟，日不暇給，歷七年，吏畏而民安之。辛亥，憲宗卽位，從忠濟入覲。時包銀制行，朝議戶賦銀六兩，諸道長吏有輒請試行於民者，晉亨面責之曰：「諸君職在親民，民之利病，且不知乎？今天顏咫尺，知而不言，罪也。承命而歸，事不克濟，罪當何如！且五方土產各異，隨其產爲賦，則民便而易足，必責輸銀，雖破民之產，有不能辦者。」大臣以聞，明日召見，如其言以對，帝是之，乃得蠲戶額三之一，仍聽民輸他物，遂爲定制。欲賜晉亨金虎符，辭曰：「虎符，國之名器，長一道者所佩，臣隸忠濟麾下，復佩虎符，非制也。臣不敢受。」帝益喜，改賜璽書、金符，恩州管民萬戶。

中統三年，李壇叛，晉亨從嚴忠範戰於遙牆灤，勝之，改本道奧魯萬戶。四年，授金虎符，分將本道兵充萬戶，戍宿州。首言：「汴堤南北，沃壤閒曠，宜屯田以資軍食。」乃分兵列營，以時種藝，選千夫長督勸之，事成，期年皆獲其利。至元八年，改懷遠大將軍、淄萊路總管，尋兼軍事。十一年，詔伐宋，晉亨在選中，聞命就道，曰：「此報效之秋也。」分道由安慶渡江，丞相伯顏留之戍鎮江，兼與民政，壹以鎮靜爲務，戰焦山、瓜洲，皆有功。十三年，卒於官。子好古。

好古字信甫，少讀書，善屬文，器識宏遠，勇而有謀。父晉亨權知東平府事，嚴忠濟承制以好古權其父軍，戍宿州。戊午，奏真授行軍千戶，攻樊城，身中流矢，戰不少卻，主將旌其功，賞銀百兩。略揚，循泰興、海門而還。擊邵伯埭，拔之。從大軍攻鄂。中統元年，還宿州，忠濟命兼恩州刺史，訪民瘼，革吏弊，立爲條約。未幾，移戍蘄（州）〔縣〕。〔三〕李壇叛，據濟南，宋人攻蘄，好古率兵迎擊，力不敵，死之。時晉亨在濟南軍中，聞之，哭曰：「吾兒死得其所矣。」弟好義襲，下江淮有功。

王珍

王珍字國寶，大名南樂人，世爲農家，珍慷慨有大志。金末喪亂，所在盜起，南樂人楊鐵槍，聚衆保鄉里。太祖遣兵攻破河朔，鐵槍以兵應之，行營帥按只署珍軍前都彈壓。鐵槍與金軍戰死，衆推蘇椿代領其衆。宋將彭義斌帥師侵大名，椿戰不利，降之，義斌遂據大名。珍棄其家，間道走還軍中，按只嘉其誠，待遇益厚，以爲假子。復從速魯忽擊走義斌，蘇椿以大名降，珍妻子故在，珍語之曰：「吾非棄汝輩，誠不以私愛奪吾報國之心耳。」聞者稱歎。授鎮國上將軍、大名路治中、軍前行元帥府事。俄以取寧海、胙城功，遷輔國上將

軍，復授統攝開曹滑濬等處行元帥府事，兼大名路安撫使。

蘇椿復欲叛歸金，珍覺之，與元帥梁仲先發兵攻椿，椿開南門而遁。國王幹真授仲行省，珍驃騎衛上將軍、同知大名府事、兼兵馬都元帥。從（刺）〔速〕不台經略河南，〔三〕破金將武仙于鄭州，復與金人戰于蕭縣，斬其將。頃之，仲死，國王命仲妻冉守真權行省事，珍爲大名路尙書省下都元帥，將其軍。國用安據徐、邳，珍從太赤及阿朮魯攻拔之，授同僉大名行省事。從軍伐宋，破光州、棗陽、廬、壽、滁州，珍常身先諸將，屢有功。宋城五河口，珍帥死士二十人奪之，宋人遁，乘勝進師，連破濠、泗、渦口。

歲庚子，入見太宗，授總帥本路軍馬管民次官，佩金符。珍言於帝曰：「大名困於賦調，貸借西域賈人銀八十錠，及逋糧五萬斛，若復徵之，民無生者矣。」詔官償所借銀，復盡蠲其逋糧。已而朝廷議分蒙古、漢軍戍河南，以珍戍睢州，修城隍，明斥候，宋兵不敢犯。己酉，入朝定宗，〔四〕進本路征行萬戶，加金虎符。在鎮九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

子文幹，善騎射，襲爲行軍萬戶。己未，從世祖攻鄂州，先登，中流矢，賜以良馬、金帛。李壇叛，從哈必赤討平之，哈必赤論功，語以官賞，文幹對曰：「增秩則榮及一身，賜金則恩逮麾下。」迺以白金二千兩、器皿百事、雜綵數百縑賞之，文幹悉頒之軍中。

中統三年，制：「父兄弟子並仕同塗者，罷其弟子。」文幹弟文禮爲千戶，文幹自陳，願解

己官而留文禮，詔從之。改同知大名路總管府事，累遷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近臣言其鄂州之功，陞僉東川行樞密院事，歷全州、衛輝、東平總管，改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使，卒于官，年五十八。發其篋中，錢僅七緡，貧不能歸葬，人以此稱之。

楊傑只哥

楊傑只哥，燕京寶坻人，家世業農。傑只哥少有勇略，太祖略地燕、趙，率族屬降附。從攻遼左，及從元帥阿朮魯定西夏諸部，有功。己丑，睿宗賜以金幣，命從阿朮魯攻信安，阿朮魯知其材略出諸將右，命裁決軍務。信安城四面阻水，其帥張進數月不降，傑只哥曰：「彼恃巨浸，我師進不得利，退不得歸，不若往說之。」進見其來，怒曰：「吾已斬二使，汝不懼死耶？」傑只哥無懼色，從容言曰：「今齊、魯、燕、趙，地方數千里，郡邑聞風納降，獨君恃此一城，內無軍儲，外無兵援，亡可立待。爲君計者，不如請降，可以保富貴而免死亡。」進默然曰：「姑待之。」凡三往，乃降。

辛卯，大名守蘇椿叛，討獲之，衆議屠城，傑只哥曰：「怒一人而族萬家，非招來之道也。」衆是其言。由是滑、濬等州，聞風納款。壬辰，師次徐州，阻河不得濟。傑只哥探知有賊兵操舟楫伏草澤中，率勁卒數人，憑河擊之，悉奪舟楫，衆遂得渡，獲河南諸郡降人三萬

餘戶。進攻徐州，金將國用安拒戰，傑只哥率百餘騎突入陣中，迎擊於後，大敗之，擒一將而還。皇太弟國王駐兵河上，見之，賜名拔都，授金符，命總管新附軍民。

乙未，太宗特賜傑只哥種田民戶租賦。丁酉，從阿朮魯攻歸德，傑只哥麾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，梯城先登，拔之。由是進攻，得五州十縣四堡二寨。己亥，宋兵至，已登歸德城，傑只哥率衆拒戰，敗之。率舟師追擊，轉戰中流，溺死，年四十。

子孝先、孝友。孝先，僉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事。孝友，鎮江路總管。

劉通

劉通字仲達，東平齊河人也。初從嚴實來歸，繼從收濮、曹、相、潞、定陶、楚〔兵〕〔丘〕。〔兵〕實薦于太師木華黎，以通爲齊河總管，尋授鎮國上將軍、左副都元帥、濟南知府、德州總管、行軍千戶。太宗錫金符，陞上千戶。宋將彭義斌攻齊河城，率衆夜登，通與六七人鼓譟而進，宋人驚懼，墜溺死者甚衆。明日復合，圍城三匝，通令守陴者植槩如櫛，俄從撤去，宋人懼其向己也，大潰，義斌僅以數騎免。歲丁酉，遷德州等處二萬戶軍民總管。歲丙辰卒。

子復亨，襲爲行軍千戶，從嚴實略安豐、通、秦、淮、濠、泗、蘄、黃、安慶諸州。憲宗西

征，復亨攝萬戶，統東平軍馬攻釣魚山苦竹寨，有功，師還，兼德州軍民總管。中統元年，奉旨戍和林，還，授虎符，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。李壇叛，遣使招復亨，復亨立斬之。時遣兵討賊，集濟南，乏食，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，世祖嘉之，賜白金五千兩，復亨固辭。

至元二年，進左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。四年，遷右翼。九年，加昭勇大將軍、鳳州等處經略使。十年，遷征東左副都元帥，統軍四萬、戰船九百，征日本，與倭兵十萬遇，戰敗之。還，招降淮南諸郡邑。十二年，授昭信路總管。十四年，遷黃州宣慰使。十五年，改太平路總管，俄授鎮國上將軍，爲淮西道宣慰使都元帥。二十年，加奉國上將軍。三月，卒。

子五人：浩，澤，澧，淵，淮。浩，中統四年襲千戶，至元八年歿于兵。澤，由近侍出爲荆湖北道宣慰使。澧，知長寧州。俱蚤卒。

淵，至元十一年，佩金符，授進義副尉，爲徐、邳屯田總管下丁莊千戶。九月，領兵巡邏泗州，至淮河九里灣，遇宋軍，戰勝，奪其船三十餘艘。十二年三月，與宋安撫朱煥戰于清河，敗之，擒十四人，奪其輜重。九月，從右丞別〔乞〕里迷失攻〔淮〕安。〔乞〕里迷失三年，與宋人戰昭信軍南靖平山。俱有功。十四年，北覲，進武略將軍、管軍總管。十五年，從元帥張弘範征閩、廣、漳、韶諸州，以功授武德將軍。十六年，從攻崖山，弘範命淵領後翼軍，水戰有功。十七年，進安遠大將軍，爲副招討。二十一年，遷潁州副萬戶。二十四年，從征交

趾，鎮南王脫歡命領水步軍二萬，攻萬劫江，擒十六人。繼攻靈山城，賊衆迎敵，大敗之，師還。二十八年，捕寇浙東，獲其酋長三人。三十一年，兼領紹興浙江五翼軍，守杭州，繼以疾卒，大德十一年卒。〔八〕

子無晦，至大元年，襲授昭信校尉、潁州副萬戶，俄進武德將軍。延祐五年，以病免。六年，改河南江北行省都鎮撫。泰定四年，加宣武將軍。

岳存

岳存字彥誠，大名冠氏人。初歸東平嚴實，承制授存武德將軍、帥府都總領，保冠氏。會金從宜鄭佃復據大名，距冠氏僅三十里，遣兵來攻。佃不得志，復自將萬人合圍，其勢甚張。存率死士百餘，突出西門，勇氣十倍。金人退走，存追之，越境乃還。

歲己丑，從嚴實及武仙戰于彰德西，敗之，遷明威將軍，行冠氏主簿。明年，存率騎兵二百、步卒三百，自彰德北還。至開州南，與金將張開遇，開衆萬餘，存軍依大林，戒其軍曰：「彼衆我寡，不可輕動，當聽吾鼓聲爲節。」乃命騎士居前，步卒次之，與敵相去僅二十步，一鼓作氣，無不一當百，開衆大潰，追二十餘里，不損一卒而還。破河南，攻淮、漢，無役不與。辛丑，陞本縣丞。庚戌，移治楚丘，數年，有惠政。乙卯，告老退休田里。中統三年，

以疾卒，年六十九。

子天禎，襲父職冠氏縣軍民彈壓，從圍襄樊，帥府承制授管軍百戶，修立百丈山、鹿門等堡。天禎率銳士，冒矢石，從樊城東北先登，爲檣木所傷，墮地，復躡梯以登，手刃數人。築正陽東西城，及於鎮江造戰船，天禎咸董其役。戰焦山，平奉化賊，錄功陞管軍千戶。

江南平，從元帥張弘範覲帝于柳林，賜金錦、銀鞍勒。授昭勇大將軍、福州路總管，平尤溪賊。秩滿，改吉州，平永新賊，後遷贛州。七年，遷建康，首定救荒之政，民立碑以紀遺愛焉。至大二年，卒于建康，年七十二。子果，會昌州同知。

張子良 懋

張子良字漢臣，涿州范陽人。金末四方兵起，所在募兵自保。子良率千餘人入燕、薊間，耕稼已絕，遂聚州人，阻水，治舟筏，取蒲魚自給，從之者衆，至不能容。子良部勒定興、新城數萬口，就食東平，東平守納之。久之，守棄東平還汴，檄子良南屯宿州，又南屯壽州。夏全劫其民出雞口，李敏據州。子良率麾下造敏，敏欲害之，走歸宿，因以宿帥之衆奪全所劫老幼數萬以還。全怒，連徐、邳之軍來攻。子良與宿帥斫其營，全失其軍符，走死揚州。

時金受重圍於汴，聲援盡絕，有國用安者，圖以漣水之衆入援，道阻，游兵不能進。子良與一偏將，晝伏夜行，得入汴，達用安意。金君臣以爲自天降也，曲賜勞來，凡所欲，皆如用安請，因以徐、宿授子良。明年，子良進米五百石于汴，授榮祿大夫，總管陝西東路兵馬，仍治宿州。當是時，令已不行於陝，而用安亦卒不得志。徐、宿之間，民無食者，出城拾糶，糶以食，子良嚴兵護之，以防鈔掠。猝遇敵，子良被重傷，乃率其衆就食泗州。泗守閱兵，將圖之，子良與麾下十數人，卽軍中生縛其守。民不欲北歸者，欲走傍郡，子良資以舟楫，無敢掠其財物。

歲戊戌，率泗州西城二十五縣、軍民十萬八千餘口，因元帥阿朮來歸。太宗命爲東路都總帥，授銀青榮祿大夫，陞京東路行尙書省兼都總帥，管領元附軍民，進金紫光祿大夫。庚子，賜金符。自兵興以來，子良轉徙南北，依之以全活者，不可勝計。

癸丑，憲宗命爲歸德府總管，管領元附軍民。中統二年夏四月，世祖命爲歸德、泗州總管，降虎符，仍管領泗州軍民總管。七年，罷元管戶，隸諸郡縣，改授昭勇大將軍、大名路總管，兼府尹。八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贈昭勇大將軍、僉樞密院事、上輕車都尉，追封清河郡侯，諡翼敏。

子二人：長懋，次亨。亨，佩金虎符，爲管軍千戶。子與立襲，卒。子鑑襲。

懋字之美，未弱冠，已有父風。侍子良官京東，故懋領其衆，從丞相阿朮軍，立歸德府，以其軍鎮之。移鎮下邳，知歸德府事。李壇叛濟南，以其兵戍蔡州。中統元年，〔二〕宣授泗州軍總把，佩金符。

至元七年，擢濟南諸路新軍千戶。九年，從破襄樊有功。十一年，丞相伯顏南征，其行陣以鑼車弩爲先，而衆軍繼之。懋以勇鷙，將弩前行，凡所過山川道路險陁，通梁筏，平塹穿，安營設伏，出納奇計，伯顏信用之，擢爲省都鎮撫，水陸並進，其任甚重。師歷臨安，滅宋，以其主及母后羣臣北還。

駐瓜洲，伯顏命懋往諭淮西夏貴，副以兩介，將騎士直趨合肥。貴出迎，設賓禮。懋示以逆順禍福，辭旨雄厲，貴受命頓首，上地圖、降書。馳還報，伯顏大喜。復令行徇鎮〔東〕〔巢〕〔二〕安豐、壽春、懷遠、淮安、濠等州郡，皆下。復使之徧諭列城軍民，使知帝之德意。十三年，懋馳驛至上都，伯顏上其功，宣授懋明威將軍、泗州安撫司達魯花赤。十四年，改安撫司爲總管府，置宣慰使以統之，拜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。十六年，改授懷遠大將軍、吉州路總管。

懋惡衣糲食，率之以儉，慎刑平政，處之以公，新府治，設義倉，雖能吏不過也。部使者

劉宣韙之，凡有所懲治，朝至夕報，豪強竦然。郡萬戶蘇良，恃勢爲暴，爲之翼者，有十虎之目，民甚苦之。乃上其實於憲府，盡誅十虎者，奪良虎符而黜之，民大悅。羣盜有率衆將白晝劫城者，懋聞之，率從騎擣其穴，縛其酋長以歸。民之流亡，與遠郡之來歸者數千家，相率爲生祠以祀之。十七年二月卒，年六十三。贈昭勇大將軍、龍興路總管、上輕車都尉，追封清河郡侯，諡宣敏。

子二人：文煥，以父蔭，任承務郎，江州路瑞昌縣尹。文炳，三汊河巡檢。文煥子珪，初爲高安縣尹，有異政，由是擢爲江西檢校，拜南臺御史，繼爲淮西、江西二道廉訪僉事，用能世其家云。

唐慶

唐慶，不知何許人，事太祖，爲管軍萬戶。太祖伐金，以慶權元帥左監軍。歲丁亥，賜虎符，授龍虎衛上將軍，使金。

壬辰，太宗復以慶爲國信使，取金質子，督歲幣，以金曹王來，見帝於官山。七月，使慶再往，令金主黜帝號稱臣，金主不聽，慶輒以語侵之。金君臣遂謀害慶，夜半，令兵入館舍，殺慶，及其弟山祿、興祿，并從行者十七人。旣滅金，購求慶屍不得，厚恤其家，賜金五十

斤，詔官其子，仍計其家人口，給糧以養焉。

齊榮顯

齊榮顯字仁卿，聊城人。父旺，金同知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。榮顯幼聰悟，總角與羣兒戲，畫地爲戰陣，端坐指揮，各就行列。九歲，代父任爲千戶，佩金符，從外舅嚴實來歸，屢立戰功。攻濠州，宋兵背城爲陣，榮顯薄之，所向披靡。其屬王孝忠力戰，中鈎戟，榮顯斷戟拔孝忠出，復逐北，入其郛而還。主帥察罕壯之，賜馬鎧銀器。兵趨五河口，抵大堤，榮顯偕數騎前行覘敵，值邏騎數十，從者將退走，榮顯曰：「彼衆我寡，若示以怯，必爲所乘。」援弓策馬，射殺兩人，乃還。

進拔五河口，陞權行軍萬戶，守宿州。墮馬傷股，不能復從軍，改提領本路課稅，又改本路諸軍鎮撫，兼提控經歷司。值斷事官鈎校諸路積逋，官吏往往遭詬辱，榮顯從容辦理，悉爲蠲貸。從實入朝，授東平路總管府參議，兼領博州防禦使。時十投下議各分所屬，不隸東平，榮顯力辯於朝，遂止。及攻淮南，道出東平，民間供給，費銀二萬錠，榮顯詣斷事官懇之，得折充賦稅，民賴以不困。中統元年，謁告侍親，閑居十年，卒。

石天祿

石天祿，父珪，山東諸路都元帥，陷金，死節，見忠義傳。天祿襲爵，李魯承制授龍虎衛上將軍、東平路元帥，佩金虎符。時宋將彭義斌取大名及中山，天祿與李里海率兵敗之，獲義斌。又敗金將武仙，屢立戰功。丙戌，李魯以功奏，遷金紫光祿大夫、都元帥，鎮戍邊隅，數與金人戰，未嘗敗北。

壬辰，皇太弟拖雷南渡河，天祿爲前鋒，戰退金兵，奪戰船數艘。夜至歸德城下，襲其營，殺三百餘人。金將陳防禦出兵追圍天祿，天祿潰圍復戰，金兵退走。提兵掠毫及徐，所過望風附降。癸巳秋九月，破考城，復圍歸德。冬十二月，歸德降。甲午，入覲，改授征行千戶，濟、兗、單（二）（三）州管民總管。（二）乙未，從扎刺溫火兒赤渡淮，攻隨州，至襄陽夾河寨，戰退宋兵，扎刺溫火兒赤賞以戰馬。又從攻蘄、黃，功居其首。

時詔天祿括戶東平，軍民賦稅並依天祿已括籍冊，嚴實不得科收。天祿以病不任職，以子興祖襲。明年，天祿卒，年五十四。

子十人，興祖襲千戶，官武略將軍。己未，從伐宋，攻鄂州。至元四年，繇宿州率兵抄沿淮諸郡，獲宋覘伺者十餘輩，統軍司賞馬二十四、銀五百兩、錦二十端。十二年，攻常州，

爲先鋒，功在諸將上。宋亡，第功，陞宣武將軍、管軍總管，戍溫州。土賊林大年等搆亂，出兵圍之，斬首千餘級，招輯南溪山寨歸農者三萬餘戶。十六年，陞顯武將軍，佩金虎符。十九年七月，卒于軍。子璣嗣。

石抹阿辛_(二四)

石抹阿辛，迪列_(紇)氏。_(二五)歲乙亥，率北京等路民一萬二千餘戶來歸，太師、國王木華黎奏授鎮國上將軍、御史大夫。從擊蠡州，死焉。

子查刺，仍以御史大夫領黑軍。初，其父阿辛所將軍，皆猛士，衣黑爲號，故曰黑軍。歲己卯，詔黑軍分屯真定、固安、太原、平陽、隰吉、崑嵐間。頃之南征，以黑軍爲前列。與南兵遇于河，查刺大呼馳之，陷其陣，渡河再戰，盡殪之，所遇城邑爭先款附，長驅擣汴州，入自仁和門，收圖籍，振旅而還。論功，黑軍爲最。及從國王軍征萬奴，圍南京，城堅如立鐵，查刺命偏將先警其東北，親奮長槊大呼，登西南角，摧其飛櫓，手斬陣卒數十人，大軍乘之，遂克南京。詰旦，木華黎解錦衣賞之。累授真定路達魯花赤，卒于柳城。

子庫祿滿襲職，從攻襄樊，與從弟度刺，立雲梯衝其堞，度刺死焉。中統三年，庫祿滿從征李壇，先登，飛矢中額而卒。

劉斌 思敬

劉斌，濟南歷城縣人。少孤，鞠于大父。有勇力，從濟南張榮起兵，爲管軍千戶。歲壬辰，攻河南，以功授中翼都統。攻睢陽軍，軍杏堆，距陳州七十里，聞陳整軍於近郊，斌率衆夜破之。又擊走太康守兵，擒其將，三日，太康陷。榮言於帥阿朮魯曰：「太康之平，摧其鋒者，斌也。一移屯襄陽，軍乏食，斌知青陵多積穀，前阻大澤，水深不可涉，陳可取狀。衆難之，斌叱之曰：『彼恃險，不我虞，取可必也。』」乃率百騎夜發，獲敵人，使道之前，行汗澤中五十餘里，遇敵兵，斌捨馬揮槊突敵，敗之，得其糧數千斛。遷官知中外諸軍事，從攻六安，先登，破其城。

癸卯，擢濟南推官。辛亥，授本道左副元帥。乙卯，陞濟南新舊軍萬戶，移鎮邳州，宋將憚之。己未，病，謂其子曰：「居官當廉正自守，毋黷貨以喪身敗家。」語畢而逝，年六十有二。贈中奉大夫、參知政事、護軍、彭城郡公，諡武莊。子思敬。

思敬，賜名哈八兒都，襲父職，爲征行千戶。世祖南征，從董文炳攻臺山寨，先登，中流矢，傷甚，帝親勞賜酒，易金符。中統二年，授武衛軍千戶。從討李壇，賜銀六十錠。四年，

授濟南武衛軍總管，捕盜有功，又賜銀千兩。至元三年，授懷遠大將軍、侍衛親軍左翼副都指揮使。四年，命築京城。

八年，授廣威將軍、西川副統軍，佩金虎符。九年，宋嘉定守臣咎萬壽乘虛攻成都，哈八兒都邀擊，敗之。戰于青城，宋兵大敗，奪所俘二千人還。十二年，轉同僉行樞密院事，復攻嘉定，取之。瀘、敘、忠、涪諸部，及巴縣、籌勝、龜雲、石筍等寨十九族，及西南夷五十六部，悉來降。十三年，圍重慶，敗宋將張萬，得其舟百餘。六月，瀘州復叛，哈八兒都妻子沒焉。乃率兵討擒其將任慶，攻破盤山寨，俘九千餘戶，又獲其將劉雄及王世昌等。夜入東門，巷戰，殺王安撫等，遂克瀘州。復攻重慶，其將趙牛子降，禽守臣張珏。十六年，蜀平，拜中奉大夫、四川行省參知政事。行省罷，改四川北道宣慰使。

十七年，授正奉大夫、江西行省參知政事，治吉、贛盜，民賴以安。二十年卒，年五十三。贈推忠宣力果毅功臣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封濱國公，諡忠肅。

子思恭，字安道，累官昭毅大將軍、右衛親軍都指揮使。思義，宣武將軍、昌國州軍民達魯花赤。

趙柔

趙柔，涑水人。有膽略，善騎射，好施予。金末避兵西山，柵險以保鄉井。時劉伯元、蔡友資、李純等亦各聚衆數千，聞柔信義，共推爲長。柔明號令，嚴約束，重賞罰，爲衆所服。

歲癸酉，太祖遣兵破紫荊關，柔以其衆降，行省八札奏聞，以柔爲涑、易二州長官，佩金符。丙戌，羣盜並起，柔單騎徧入諸柵，說降其衆，以功遷龍虎衛上將軍、真定涑等路兵馬都元帥，佩金虎符，兼銀冶總管。庚寅，太宗命兼管諸處打捕總管。丙申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卒。至順元年，追封天水郡公，諡莊（靜）（靖）。〔一〕會孫世安，榮祿大夫、江西行省左丞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其（其）子忠濟 從北監本刪。

〔二〕蘄（州）〔縣〕 據本書卷五世祖紀中統三年二月壬子、丙辰條改。按蘄縣在今安徽，蘄州在今湖北，係兩地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三〕〔刺〕〔速〕不台 據本書卷一二一速不台傳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四〕己酉入朝定宗 按定宗已于戊申年三月死，己酉年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。此處史文當有

訛脫。

〔五〕楚(兵)〔丘〕按元無「楚兵」其地。本書卷一一九木華黎傳、卷一四八嚴實傳作「楚丘」，據改。
蒙史已校。

〔六〕爲徐邳屯田總管下丁莊千戶。本書卷九二百官志有「出丁壯五千名者爲萬戶，五百名者爲千戶」。蒙史改「莊」爲「壯」，疑是。

〔七〕從右丞別「乞」里迷失攻(准)〔淮〕安。原脫「乞」，據本書卷九、一〇世祖紀至元十三年七月丙辰、十六年正月丙子條補。參見卷一二七校勘記〔三〕。又「准」誤，從北監本改。

〔八〕繼以疾卒大德十一年卒。此處史文有誤。道光本作「繼以疾去，大德十一年卒」。

〔九〕七年。按上文有「江南平」，事在至元十三年；下文有「至大二年」；中云「七年」，當作「大德七年」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一〇〕七年。考異云：「此蒙上中統之文，然中統紀元止于四年，此傳之七年、八年者，至元之七年、八年也。脫至元二字。」

〔一一〕中統元年。按上文有「李璫叛濟南」，事在中統三年，此處不當倒返「中統元年」，疑「中統」當作「至元」。

〔一二〕鎮(東)〔巢〕。宋淮南無「鎮東」其地。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，淮南西路有壽春府，有濠州，有安

豐、鎮巢、懷遠等軍，與此處「行徇」安豐、壽春、懷遠、淮安、濠等州郡」地望全符，據改。

〔二二〕 濟兗單〔二二〕〔三〕州 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，濟、兗、單各爲一州，據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二四〕 石抹阿辛 考異云：「阿辛卽也先，譯音偶異，史家遂分爲二人，各立一傳矣。」石抹也先傳見卷一五〇。

〔二五〕 迪列〔紇〕〔紮〕氏 據本書卷一八八石抹宜孫傳改。

〔二六〕 攻睢陽軍 按宋、金、元皆無「睢陽軍」。本書卷五九地理志河南江北行省下有「歸德府，唐宋州，又爲睢陽郡」。此處「睢陽」卽指「歸德」，疑沿用舊稱，誤「郡」爲「軍」。

〔二七〕 子思恭 按本書卷一一五睿宗傳有「參政劉思敬遣其弟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」。此處思恭事附于思敬附傳後，「子」當作「弟」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二八〕 莊〔靜〕〔靖〕 據滋溪文稿卷一一趙晟神道碑銘、石田集卷一三趙公先德碑銘改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三

列傳第四十

劉敏

劉敏字有功，宣德青魯〔里〕人。〔二〕歲壬申，太祖師次山西，敏時年十二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。兵至，父母棄敏走，大將憐而收養之。一日，帝宴諸將於行營，敏隨之入，帝見其貌偉，異之，召問所自，俾留宿衛。習國語，閱二歲，能通諸部語，帝嘉之，賜名玉出干，出入禁闈，初爲奉御。帝征〔遼西〕〔西遼〕諸國，〔三〕破之，又征回回國，破其軍二十萬，悉收其地，敏皆從行。

癸未，授安撫使，便宜行事，兼燕京路徵收稅課、漕運、鹽場、僧道、司天等事，給以西域工匠千餘戶，及山東、山西兵士，立兩軍戍燕。置二總管府，以敏從子二人，佩金符，爲二府長，命敏總其役，賜玉印，佩金虎符。奏佐吏宋元爲安撫副使，高逢辰爲安撫僉事，各賜銀

章，佩金符；李臻爲參謀。初，耶律楚材總裁都邑，契丹人居多，其徒往往中夜挾弓矢掠民財，官不能禁，敏戮其渠魁，令諸市。又，豪民冒籍良民爲奴者衆，敏悉歸之。選民習星曆者，爲司天太史氏；興學校，進名士爲之師。

己丑，太宗卽位，改造行宮幄殿。乙未，城和林，建萬安宮，設宮闈司局，立驛傳，以便貢輸。旣成，宴賜甚渥。辛丑春，授行尙書省，詔曰：「卿之所行，有司不得與聞。」俄而牙魯瓦赤自西域回，奏與敏同治漢民，帝允其請。牙魯瓦赤素剛尙氣，恥不得自專，遂俾其屬忙哥兒誣敏以流言，敏出手詔示之，乃已。帝聞之，命漢察火兒赤、中書左丞〔相〕粘合重山〔言〕奉御李簡詰問得實，罷牙魯瓦赤，仍令敏獨任。復辟李臻爲左右司郎中，臻在幕府二十年，參贊之力居多。

丙午，定宗卽位，詔敏與奧都剌同行省事。辛亥夏六月，憲宗卽位，召赴行在所，仍命與牙魯瓦赤同政。甲寅，請以子世亨自代，帝許之，賜世亨銀章，佩金虎符，賜名塔塔兒台。帝諭世亨以不從命者黜之。又賜其子世濟名散祝台，爲必闐赤，入宿衛。

帝伐宋，幸陝右，敏輿疾請見，帝曰：「卿有疾，不召而來，將有言乎？」敏曰：「臣聞天子出巡，義當扈從，敢辭疾乎！但中原土曠民貧，勞師遠伐，恐非計也。」帝弗納，敏還，退居年豐。世祖南征，過年豐，敏入見，諭之曰：「我太祖勵精圖治，見而知者惟卿爾。汝春秋高，

其彙次以爲後法。」未幾，病歸于燕，夏四月卒，年五十九。

王楸

王楸字巨川，鳳翔虢縣人。父霆，金武節將軍、麟游主簿。楸性倜儻，弱冠舉進士不第，乃入終南山讀書，涉獵孫、吳。泰和中，復下第，詣闕上書，論當世急務，金主俾給事縉山元帥府。尋用元帥高琪薦，特賜進士出身，授副統軍，守涿鹿隘。

太祖將兵南下，楸鏖戰三日，兵敗見執，將戮之，神色不變，太祖問曰：「汝曷敢抗我師，獨不懼死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以布衣受恩，誓捐軀報國，今旣償軍，得死爲幸！」帝義而釋之，授都統，佩以金符，令招集山西潰兵。從大軍破紫荊關，取涿、易、保州、中山，軍次雄州。節度使孫吳堅守不下，楸入城喻以禍福，吳遂以城降。

甲戌，授宣撫使，兼行尙書六部事。從三合拔都、太傅猛安率兵南征，下古北口，攻薊、雲、順等州，所過迎降，得漢軍數萬，遂圍中都。乙亥，中都降。楸進言曰：「國家以仁義取天下，不可失信於民，宜禁虜掠，以慰民望。」時城中絕粒，人相食，乃許軍士給糧，入城轉糶，故士得金帛，而民獲粒食。又議：「田野久荒，而兵後無牛，宜差官瀘溝橋索軍回所驅牛，十取其一，以給農民。」用其說，得數千頭，分給近縣，民大悅，復業者衆。三合、猛安俾

檄招諭保定、新城、信安、雄、霸、文安、清、滄諸城，皆望風款附，乃置行司于滄州以鎮之。遂從猛安入覲，授銀青榮祿大夫，仍前職，兼御史大夫，世襲千戶。

時河間、清、滄復叛，帝命檄討之，復命駙馬孛秃分蒙古軍及乂、漢軍三千屬檄，遂復河間，得軍民萬口。孛秃惡其反復欲盡誅之，檄解之曰：「驅羣羊使東西者，牧人也，羊何知哉！殲其渠魁足矣。釋此輩，遷之近縣，強者使從軍，弱者使爲農，此天之所以畀我也，何以殺爲！」孛秃曰：「汝能保此輩不復反耶？」檄曰：「可。」卽移文保任之，俱得全活。

帝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，諭闍里畢曰：「漢人中若王宣撫者，可任使之。」遂以前職，兼判三司副使。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，將俾大臣分掌之。太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以聞，帝曰：「朕有其人，偶忘姓名耳。」良久曰：「得之矣，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。」遂命檄掌之。時都城廟學，旣燬於兵，檄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，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，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。

丙戌，從征西夏。及秦州，夏人盡撤橋梁爲備，軍阻不得前，帝問諸將，皆不知計所出。檄夜督士卒運木石，比曉，橋成，軍乃得進。戊子，奉監國公主命，領省中都。屬盜起信安，結北山盜李密，轉掠近縣，檄曰：「都城根本之地，何可無備。」引水環城，調度經費，檄自爲券，假之賈人，而斂不及民，人心稍安。遣男守謙率軍討諸盜，平之。

庚寅，從征關中，長驅入京兆，進克鳳翔，請于太宗曰：「此臣鄉邦也，願入城訪求親族。」果得族人數十口以歸。壬辰，從攻汴京。癸巳，奉命持國書使宋，以兀魯刺副之。至宋，宋人甚禮重之，卽遣使以金幣入貢。檄前後凡五往，以和議未決，隱憂致疾，卒于南。宋人重贈之，仍遣使歸其柩，葬于燕。子六人。

王守道

王守道字仲履，其先真定平山人。金亡羣盜並起，州縣吏多乘亂貪暴不法，民往往殺令丞及屬吏。宣撫司署守道爲縣尉，衆悅之，因轉攝令，改真定主簿。史天倪爲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，鎮真定，旣收大名、澤、潞、懷、孟城邑之未附者，以爲府經歷。及金恒山公武仙降，署爲史天倪副帥，守道謂天倪曰：「是人位居公下，意有不平，安能鬱鬱於此！宜先事爲備。」天倪不以爲然，未幾，果爲所害。及仙以城反爲金，史氏之人與屬縣旁近豪傑，納天倪之弟天澤爲主帥，攻仙。時史天安在白雲，聞變，率兵亦至，遂復真定。仙走保西山諸寨，執守道家人，以重幣誘之，守道不顧，日與史氏部曲昆弟徵發調度以復讎，卒逐仙遁去。

後擢慶源軍節度使，天澤爲五路萬戶，署守道行軍參謀，兼檢察使。莊聖太后以真定

爲湯沐邑，守道在鎮，以幕僚頻歲致覲，數對稱旨，得賜金符、錦衣、金錢。中統三年，天澤入拜左丞相，曰即授真定等路萬戶府參謀。至元七年卒。至大元年，以子顯貴，特贈銀青榮祿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壽國公，諡忠惠。仁宗卽位，復加推忠協力秉義功臣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大司徒、上柱國。

高宣

高宣，遼陽人。太宗元年，詔宣爲元帥，賜金符，統兵從睿宗攻大名，宣進曰：「今奉命出師，伐罪弔民，願勿嗜殺，以稱上意。」睿宗召元帥朮乃諭之，下令軍中如宣言。及城破，兵不血刃，民心悅服。四年正月，從破金兵三峯山，降宣者二千餘戶，籍以獻，立打捕鷹坊都總管府統之，以宣爲都總管，賜金符，仍令子孫世其職。卒。皇慶二年，贈宣力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營國公，諡簡僖。

子天錫，事世祖潛邸，爲必闈赤，入宿衛，甚見親幸。中統二年，授以其父官，爲鷹坊都總管。四年，改燕京諸路奧魯總管，遷按察副使，仍兼鷹坊都總管。天錫語丞相孛羅、左丞張文謙曰：「農桑者，衣食之本，不務本，則民衣食不足，教化不可興，古之王政，莫先於此，願留意焉。」丞相以聞，帝悅，命立司農司，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，兼司農丞。尋

遷司農少卿、巡行勸農使，又遷戶部侍郎，進嘉議大夫、兵部尚書，卒。後贈推忠保義功臣、太保、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營國公，諡莊懿。

子諒，裕宗初封燕王，以諒爲符寶郎，俄命襲其父官，爲鷹房都總管。裕宗甚愛之，謂符寶郎董文忠曰：「汝爲我奏請，以諒所管民戶隸於我，庶得諒盡力爲我用。」文忠入奏，帝從之。未幾，授諒嘉議大夫，遷兵部尚書。卒。仁宗時，贈推誠保德贊治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營國公，諡宣靖。

子塔失不花，成宗命世其祖父官，以居喪辭。大德元年，授奉議大夫、章佩監丞。四年，改朝列大夫、利用監丞。八年，陞少監。武宗卽位，授中議大夫、祕書監丞。仁宗居東宮，召入宿衛。至大三年冬，遷少中大夫、納綿府達魯花赤，且諭之曰：「此先世所守舊職也。」皇慶元年春，改授嘉議大夫、同知崇祥院事。冬，進資德大夫，爲院使。

延祐四年夏四月，帝謂塔失不花曰：「汝祖嘗爲司農，今復以授汝。」遂遷榮祿大夫、大司農。英宗居東宮，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，名曰承華事略，并畫豳風圖以進。帝覽之，獎諭曰：「汝能輔太子以正，朕甚嘉之。」命置圖書東宮，俾太子時時觀省。六年，改集禧院使。退居于家，卒。

王玉汝

王玉汝字君璋，鄆人。少習吏事。金末遷民南渡，玉汝奉其親從間道還。行臺嚴實入據鄆，署玉汝爲掾史，稍遷，補行臺令史。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，奇之，版授東平路奏差官。以事至京師，遊楚材門，待之若家人父子然。實年老艱於從戎，玉汝奏請以本府總管代之行。夏津災，玉汝奏請復其民一歲。濟州長官欲以州直隸朝廷，大名長官欲以冠氏等十七城改隸大名，玉汝皆辨正之。

戊戌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，裂而爲十，各私其入，與有司無相關。玉汝曰：「若是，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。」夜靜，哭於楚材帳後。明日，召問其故，曰：「玉汝爲嚴公之使，今嚴公之地分裂，而不能救止，無面目還報，將死此荒寒之野，是以哭耳。」楚材惻然良久，使詣帝前陳懇。玉汝進言曰：「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，崎嶇兵間，三棄其家室，卒無異志，豈與他降者同。今裂其土地，析其人民，非所以旌有功也。」帝嘉玉汝忠款，且以其言爲直，由是得不分。遷行臺知事，仍遙領平陰令。

辛丑，實子忠濟襲職，授左右司郎中，遂總行臺之政。分封之家，以嚴氏總握其事，頗不自便，定宗卽位，皆聚闕下，復欲剖分東平地。是時，衆心危疑，將俛首聽命，玉汝力排羣

言，事遂已。憲宗卽位，有旨令常賦外，歲出銀六兩，謂之包梁銀。玉汝曰：「民力不支矣。」糾率諸路管民官，愬之闕下，得減三分之一。累官至龍虎衛上將軍、泰定軍節度使，兼兗州管內觀察使，充行臺參議。

壬子，以病謝事杜門，日以經史自娛。乙卯，忠濟使人謂玉汝曰：「君閒久矣，可暫起，爲吾分憂。」玉汝堅辭，以參議印強委之，不得已起視事，僅五六日，裁畫署置，煥然一新。八月既望，有星隕庭中，已而玉汝卒。

焦德裕

焦德裕字寬父，其遠祖贊，從宋丞相富弼鎮瓦橋關，遂爲雄州人。父用，仕金，由束鹿令陞千戶，守雄州北門。太祖兵至，州人開南門降，用猶力戰，遂生獲之，帝以其忠壯，釋不殺，復舊官。徇地山東，未嘗妄殺一人。年六十二卒，後以德裕貴，追贈中書左丞，封恒山郡公，諡正毅。

德裕通左氏春秋，少拳勇善射，從其舅解昌軍中。金將武仙殺真定守史天倪，仙既敗走，其黨趙貴、王顯、齊福等保仙故壘，數侵掠太行。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，楊惟中以德裕薦。遂使真定，降齊福，擒趙貴，王顯亡走，德裕追射殺之，其地悉平。詔賜井陘北

障城田。中統三年，李壇平，世祖命德裕曲赦益都。四年，賜金符，爲閬蓬等處都元帥府參議。宋臣夏貴圍宣撫使張庭瑞于虎嘯山，實薪土塞水源，人無從得飲。帥府檄德裕援之。德裕夜薄貴營，令卒各持三炬，貴驚走，追及鵝谿，馘千人，獲馬畜兵仗萬計。陞京畿漕運使。

至元六年，僉陝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八年，轉西夏中興道按察副使。十一年，從丞相伯顏南征，授僉行中書省事。遂從下安慶。至鎮江，焦山寺主僧誘居民叛，丞相阿朮旣誅其魁，欲盡阬其徒，德裕諫止之。命德裕先入城撫定。宋平，賜予有加。奉旨求異人異書。平章阿合馬譖丞相伯顏殺丁家洲降卒事，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，欲假一言證成之，德裕辭不拜。久之，復僉行省事。

十四年，改淮東宣慰使。淮西賊保司空山，檄淮東四郡守爲應，元帥帖哥邏得其檄，卽械郡守許定國等四人，使承反狀，將籍其家。德裕言：「四人者，皆新降將，天子旣寵綏之，有地有民，盈所望矣，方誓報效，安有他覬。奈何以疑似殺四守，寧知非反間耶。」盡復其官。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。二十五年卒，年六十九。贈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恒國公，諡忠肅。

子簡，餘姚州知州，潔，信州治中。

石天麟

石天麟字天瑞，順州人。年十四，入見太宗，因留宿衛。天麟好學不倦，於諸國書語無不習。帝命中書令耶律楚材釐正庶務，選賢能爲參佐，天麟在選，賜名蒙古台。宗王征西域，以天麟爲斷事官。

憲宗六年，遣天麟使海都，拘留久之，既而邊將劫皇子北安王以往，寓天麟所。天麟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，因語以宗親恩義，及臣子逆順禍福之理，海都聞之悔悟，遂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。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，始得還，世祖大悅，賞賚甚厚。拜中書左丞，兼斷事官。天麟辭曰：「臣奉使無狀，陛下幸赦弗誅，何可復叨榮寵。況臣才識淺薄，年力衰憊，豈能任政，恐徒貽廟堂羞，不敢奉詔。」帝嘉其誠，褒慰良久，從之。

有譖丞相安童嘗受海都官爵者，帝怒，天麟奏曰：「海都實宗親，偶有違言，非仇敵比，安童不拒絕之，所以釋其疑心，導其臣順也。」帝怒乃解。江南道觀，偶藏宋主遺像，有僧素與道士交惡，發其事，將置之極刑，帝以問天麟，對曰：「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，今尙有之，未聞有禁令也。」事遂寢。天麟年七十餘，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，曰：「卿年老，出入宮掖，杖此可也。」時權臣用事，凶焰薰炙，人莫敢言。天麟獨言其姦，無所顧忌，人服其忠直。

成宗卽位，加榮祿大夫、司徒，大宴玉德殿，召天麟與宴，賜以御藥，命左右勸之酒，頗醉，命御輦送還家。武宗卽位，進平章政事。至大二年秋八月卒，年九十二。贈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太師、上柱國，追封冀國公，諡忠宣。

子珪，累官治書侍御史，遷樞密副使，復爲侍御史，拜河南行中書省右丞，陞榮祿大夫、南臺御史中丞，卒。次子懷都，初襲斷事官，累遷刑部尙書、荆湖北道宣慰使。孫哈藍赤，襲斷事官。

李邦瑞

李邦瑞字昌國，以字行，京兆臨潼人，世農家。邦瑞幼嗜學，讀書通大義。嘗被掠，逃至太原，爲金將小史，從守閻漫山寨。國王木華黎攻下諸城堡，金將走，邦瑞率衆來歸，復居太原。守臣惜其材，具鞍馬，遣至行在所，中書以其名聞。

歲庚寅，受旨使宋，至寶應，不得入。未幾，命復往，仍諭山東淮南路行尙書省李全護送，宋仍拒之。復奉旨以行，邦瑞道出蘄、黃，宋遣賤者來迎，邦瑞怒，叱出之，宋改命行人，乃議如約而還。太宗慰勞，賜車騎旃裘衣裝，及銀十錠。邦瑞因奏：「干戈之際，宗族離散，乞歸尋訪。」帝諭速不斛、察罕、匣刺達海等：「邦瑞馳驛南京，詢訪親戚，或以隸諸部者，悉

歸之。

甲午，從諸王闊出經略河南，凡所歷河北、陝西州郡四十餘城，繪圖以進，授金符、宣差軍儲使。乙未夏六月卒。子榮。

楊奐

楊奐字煥然，乾州奉天人。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，旁一神人以筆授之，已而奐生，其父以爲文明之象，因名之曰奐。年十一，母歿，哀毀如成人。金末舉進士不中，乃作萬言策，指陳時病，皆人所不敢言者，未及上而歸，教授鄉里。

歲癸巳，金元帥崔立以汴京降，奐微服北渡，冠氏帥趙壽之卽延致奐，待以師友之禮。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，因得聚而讀之。東平嚴實聞奐名，數問其行藏，奐終不一詣。

戊戌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。奐試東平，兩中賦論第一。從監試官北上，謁中書耶律楚材，楚材奏薦之，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，兼廉訪使。奐將行，言於楚材曰：「僕不敏，誤蒙不次之用，以書生而理財賦，已非所長。又況河南兵荒之後，遺民無幾，烹鮮之喻，正在今日，急而擾之，糜爛必矣。願假以歲月，使得撫摩瘡痍，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。」楚材甚善之。奐既至，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，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。按

行境內，親問鹽務月課幾何、難易若何。有以增額言者，奐責之曰：「剝下欺上，汝欲我爲之耶。」卽減元額四之一，公私便之。不踰月，政成，時論翕然，以爲前此漕司未之有也。在官十年，乃請老于燕之行臺。

壬子，世祖在潛邸，驛召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，累上書，得請而歸。乙卯，疾篤，處置後事如平時，引觴大笑而卒，年七十。賜諡文憲。

奐博覽強記，作文務去陳言，以蹈襲古人爲耻。朝廷諸老，皆折行輩與之交。關中（書）〔雖〕號多士，〔吾〕名未有出奐右者。奐不治生產，家無十金之業，而喜周人之急，雖力不贍，猶勉強爲之。人有片善，則委曲稱獎，唯恐其名不聞；或小過失，必盡言勸止，不計其怨怒也。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、天興近鑑三卷、正統書六十卷，行于世。

賈居貞

〔鈞〕〔六〕

賈居貞字仲明，真定獲鹿人。年十五，汴京破，奉母居天平。甫冠，爲行臺從事。時法制未立，人以賄賂相交結。有餽黃金五十兩者，居貞卻之。太宗聞而嘉歎，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，以旌其廉。世祖在潛邸，知其賢，召用之，俾監築上都城。訖事，以母喪歸。

世祖卽位，中統元年，授中書左右司郎中。從帝北征，每陳說資治通鑑，雖在軍中，未

嘗廢書。一日，帝問：「郎俸幾何？」居貞以數對。帝謂其太薄，敕增之，居貞辭曰：「品秩宜然，不可以臣而紊制。」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，又辭曰：「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，將何以處之。」不拜。至元元年，參議中書省事，詔與左丞姚樞行省河東山西，罷侯置守。五年，再爲中書郎中，時阿合馬擅權，忌之，改給事中。同丞相史天澤等纂修國史。

十一年，丞相伯顏伐宋，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。旣渡江，下鄂、漢，伯顏以大軍東下，留右丞阿里海涯與居貞分省鎮之。居貞曰：「江陵要地，乃宋制閩重兵所屯。聞諸將不睦，遷徙之民盈城，復皆疾疫，芻薪乏闕，杜門不敢樵採。不乘隙先取之，迨春水漲，恐上流爲彼所乘，則鄂危矣。」驛聞。十二年春，命阿里海涯領兵取江陵，居貞以僉行省事留鄂。於是發倉廩以賑流亡，宋宗室子孫流寓者，廩食之，不變其服，而行其楮幣。東南未下州郡，商旅留滯者，給引以歸之。免括商稅并湖荻禁。造舟百數十艘，駕以水軍，不致病民。一方安之。

婁安邦以信陽來歸，遣入覲，裨將陳思聰屠其家。居貞以計召至，數思聰罪而誅之。

宋幼主旣降，其相陳宜中等挾二王逃閩、廣，所在扇惑，民爭應之。蘄州寇起司空山，〔鄂〕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。〔居貞〕移檄諭以禍福，其下往往渙散，壓以官軍，遂削平之。高變姓名逃逸，獲而戮之。初，遣鄭萬戶討賊，鄭言：「鄂之大姓，皆與傅高通，請先除之，以

絕禍本。」居貞曰：「高鼠子無知，行就戮矣，大姓何預！吾能保其無他。」鄭既領兵出，留其所善部將，戒曰：「聞吾還軍，汝即舉烽城樓，內外合發，當盡殺城中大姓。」會其人戰敗溺死，其事始彰。

十四年，拜湖北宣慰使，命未下，居貞閉門不出，而驕將悍卒，合謀擾民，乃復出視事，人恃以無恐。及行，鄂之老幼號送于道，刻其像于石，祠之泮宮。

十五年，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，未至，民爭千里迎訴。時逮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，坐繫巨室三百餘，居貞至，悉出之，投其文帖于水火。士卒有挾兵入民家，誣爲藏匿以取財者，取人子女爲奴妾者，皆痛繩以法。大水壞民廬，居貞發廩賑之。南安李梓發作亂，居貞慮將帥出兵擾民，請親往，卒纜千人，營于城北，遣人諭之。賊衆聞居貞至，皆散匿，不復爲用。梓發閉妻子一室，自焚死。比還，不戮一人。杜萬一亂都昌，居貞調兵擒之，有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，云與賊連，居貞曰：「元惡誅矣，蔓延何爲。」命火其牒。

十七年，朝廷再征日本，造戰艦于江南，居貞極言民困，如此必致亂，將入朝奏罷其事，未行，以疾卒于位，年六十三。贈推忠輔義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中書平章政事，追封定國公。仲子鈞。

鈞字元播，幼讀書，淵默有容。由樞茶提舉，拜監察御史，僉淮東廉訪司事、行臺都事，入爲刑部郎中，改右司郎中、參議中書省事。仁宗卽位，拜參知政事，〔五〕議罷尙書省所立法。遷僉書樞密院，復參知政事，賜錦衣、寶帶，寵賚有加。爲政持大體，風裁峻整，不孑孑釣名譽。皇慶元年，從幸上都，遇疾，卒于家。前後詔賻鈔三萬貫，供葬事。子汝立嗣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宣德青魯〔里〕人 按遺山集卷二八劉氏先塋碑有「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」，據補。

〔二〕帝征〔遼西〕〔西遼〕諸國 按遺山集卷二八劉氏先塋碑作「車駕征契丹餘族」，是爲「西遼」，據改正。錢大昕《諸史拾遺》已校。

〔三〕中書左丞〔相〕粘合重山 據本書卷二太宗紀三年辛卯八月條、卷一四六粘合重山傳補。本證已校。

〔四〕中統三年天澤入拜左丞相 按本書卷一一二宰相表、卷一五五史天澤傳，中統三年「三」當作「二」，左丞相「左」當作「右」。道光本據改，是。

〔五〕關中〔書〕〔雖〕號多士 從北監本改。

〔六〕〔鈞〕 據本書體例補。

〔七〕造舟百數〔十〕艘 據元文類卷六一賈居貞神道碑補。蒙史已校。

〔八〕蘄州寇起司空山〔鄂〕屬縣民傅高亦起兵應 據元文類卷六一賈居貞神道碑補。蒙史已校。

〔九〕仁宗卽位拜參知政事 本證云：「案武宗紀鈞兩拜參知政事，一在至大二年十月，一在三年二月。傳云仁宗，誤也。」

元史卷一百五十四

列傳第四十一

洪福源

俊奇 君祥 萬

洪福源，其先中國人，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，洪其一也。子孫世貴於三韓，名所居曰唐城。父大宣，以都領鎮麟州，福源爲神騎都領，因家焉。歲丙子，金源、契丹九萬餘衆竄入高麗。丁丑九月，奪江東城池據之。戊寅冬十二月，太祖命哈赤吉、扎刺將兵追討，大宣迎降，與哈赤吉等共擊之，降其元帥趙〔忠〕〔冲〕。〔一〕壬午冬十月，又遣着古與等十二人窺覘納款虛實，還，遇害。

辛卯秋九月，太宗命將撒里答討之，福源率先附州縣之民，與撒禮塔併力攻未附者，又與阿兒禿等進至王京。高麗王暉乃遣其弟懷安公請降，〔二〕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一人以鎮之，師還。壬辰夏六月，高麗復叛，殺所置達魯花赤，悉驅國人入據江華島，福源

招集北界四十餘城遺民以待。秋八月，太宗復遣撒禮塔將兵來討，福源盡率所部合攻之，至王京處仁城，撒禮塔中流矢卒，其副帖哥引兵還，唯福源留屯。

癸巳冬十月，高麗悉衆來攻西京，屠其民，劫大宣以東。福源遂盡以所招集北界之衆來歸，處於遼陽、瀋陽之間，帝嘉其忠。甲午夏五月，特賜金符，爲管領歸附高麗軍民長官，仍令招討本國未附人民。又降旨諭高麗之民，有執王噉及元構難之人來朝者，與洪福源同於東京居之，優加恩禮擢用，若大兵旣加，拒者死，降者生，其降民令福源統之。

乙未，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，攻拔龍崗、咸從二縣，鳳、海、洞三州山城及慈州，又拔金山、歸、信、昌、朔州。己亥春二月，入朝，賜以鎧甲弓矢，及金織文段、金銀器、金鞍勒等。乙巳，定宗命阿母罕將兵與福源共拔威州平虜城。辛亥，憲宗卽位，改授虎符，仍爲前後歸附高麗軍民長官。癸丑，從諸王耶虎攻禾山、東州、春州、三角山、楊根、天龍等城，拔之。甲寅，與扎刺台合兵攻光州、安城、忠州、玄（鳳）〔風〕、〔珍〕原、甲向、玉果等城，又拔之。

戊午，福源遣其子茶丘從扎刺台軍，會高麗族子王綽入質，陰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，譖福源于帝，遂見殺，年五十三。後贈嘉議大夫、瀋陽侯，諡忠憲。子七人，俊奇、君祥最知名。

俊奇小字茶丘，福源第二子也。幼從軍，以驍勇受知，世祖嘗以小字呼之。中統二年秋，茶丘雪父冤，世祖憫之，詔諭之曰：「汝父方加寵用，誤絀刑章，故於已廢之中，庸沛維新之澤。可就帶元降虎符，襲父職，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。」

至元六年，高麗權臣林衍叛。冬十一月，詔以其軍三千從國王頭輦哥討平之，遷江華島所有臣民，復歸王京。十二月，帝命茶丘率兵往鳳州等處，立屯田總管府。八年二月，入朝，賜鈔百緡。林衍餘黨裴仲孫等，立高麗王禎親屬承化侯爲王，引三別抄軍據珍島以叛。五月，茶丘奉旨，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，破其軍，殺承化侯，其黨金通精率餘衆走耽羅。帝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，與茶丘議征取之策，茶丘表陳：「通精之黨，多在王京，可使招之，招而不從，擊之未晚。」從之。俄奉旨往羅州道監造戰船，且招降耽羅，茶丘得通精之姪金永等七人，俾招之，通精不從，留金永，餘盡殺之。十年，詔茶丘與欣都率兵渡海，擊破耽羅，獲通精，殺之，悉免其脅從者，高麗始平。

十一年，又命監造戰船，經營日本國事。三月，授昭勇大將軍、安撫使，高麗軍民總管如故。己卯，命茶丘提點高麗農事。八月，授東征右副都元帥，與都元帥忽敦等領舟師二萬，渡海征日本，拔對馬、一岐、宜蠻等島。十四年正月，授鎮國上將軍、東征都元帥，鎮高

麗。二月，率蒙古、高麗、女直、漢軍，從丞相伯顏北征叛臣只魯瓦歹等。四月，至脫刺河，猝與賊遇，茶丘突陣無前，伯顏以其勇聞，賜白金五十兩、金鞍勒、弓矢。

十七年，授龍虎衛上將軍、征東行省右丞。十八年，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，由高麗金州合浦以進，時右丞范文虎等將兵十萬，由慶元、定海等處渡海，期至日本一岐、平戶等島合兵登岸，兵未交，秋八月，風壞舟而還。十九年十月，命茶丘於平瀨黑埭兒監造戰船七百艘，以圖後舉。二十一年十一月，復授征東行省右丞。二十三年，命往江浙等處遣漢人復業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車駕親征，賜以翎根甲、寶刀，命率高麗、女直、漢軍扈從。猝遇乃顏騎兵萬餘，時茶丘兵不滿三千，衆有懼色。茶丘夜令軍中，多裂裳帛爲旗幟，斷馬尾爲旄，掩映林木，張設疑兵，乃顏兵大驚，以爲官兵大至，遂降。帝聞之，厚加旌賞，凱還，授遼陽等處行尙書省右丞。二十七年，以疾辭。

叛王哈丹等竄入高麗，侵撓其國西京，距遼陽二千里皆騷動，中書省特起茶丘鎮遼左，帝遣闍里台孛羅兒賜以金字圓符，命茶丘以便宜行事。二十八年，以疾卒，年四十八。子四人，長曰萬。

君祥小字雙叔，福源第五子也。年十四，隨兄茶丘見世祖于上京，帝悅，命劉秉忠相之，秉忠曰：「是兒目視不凡，後必以功名顯，但當致力于學耳。」令選師儒誨之。至元三年，籍高麗民三百人爲兵，令君祥統之。從禿花禿烈、伯顏等軍，築萬壽山，復從開通州運河。帝親諭之曰：「爾守志忠勤，朕所知也。」帝嘗坐便殿，閱江南、海東輿地圖，欲召知者詢其險易，左丞相伯顏、樞密副使合達，以君祥應旨，奏對詳明，帝悅，酌以巨觥。顧謂伯顏曰：「是兒，遠大器也。」

六年，林衍叛，從頭輦哥征之。八年，戍河南。九年，掠淮西，破其大凹城。十年，從元帥李魯罕襲淮東之「射」陽湖，「吾」俘其男女牛馬。

十一年，入朝。帝命伯顏伐宋，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，聞我欲渡江，彼必移師拒守，遂命右衛指揮使禿滿歹，率輕銳二萬攻淮安，以牽制之，君祥以蒙古漢軍都鎮撫從行。後伯顏既渡江，帝命禿滿歹還軍蕭縣。時君祥奉使伯顏軍中，宋黃州制置使陳奕降，其子知漣水軍，伯顏遣三十騎往招之，因令君祥入奏，帝曰：「卿可急還，陳知府降，卽偕來也。」及與俱入朝，宴勞甚厚。從元帥李魯罕攻清河，拔之。海州安撫丁順約降，李魯罕令君祥以聞，時伯顏方朝上京，見君祥，甚喜，遂從南伐。

伯顏克淮安，至揚州，分兵攻淮西。宋制置夏貴遣牛都統以書抵伯顏曰：「諺云：殺人

一萬，自損三千。願勿廢國力，攻奪邊城，若行在歸附，邊城焉往。」伯顏遣君祥以牛都統入見，留三日，還軍中。仍傳旨諭伯顏曰：「事難遙度，宜臨機審圖之。」伯顏師次鎮江，諜報有宋洪都統者，爲都督府將，伯顏謂君祥曰：「汝同姓，可往招致也。」洪都統卽欣然來見，君祥因厚遇之。師進，次臨平山，距臨安五十里，洪都統來報曰：「宋丞相陳宜中、殿帥張世傑皆已逃去，惟三宮未行，宜早定計，以活生民。」伯顏遂令洪都統護宋三宮，令君祥隨之。宋降，陞武略將軍、中衛親軍千戶。十五年，命簽江南民兵。還，陞明威將軍、中衛親軍副都指揮使。十七年，進昭勇大將軍。十九年，授樞密院判官。二十二年，轉昭武大將軍、同僉樞密院事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從世祖親征。每駐蹕，君祥輒以兵車外環爲營衛，布置嚴密，帝嘉之。凱還，加輔國上將軍。類次車駕起居，爲東征錄。二十八年，授遼陽行省右丞，用樞密院留，復居舊職。俄加集賢大學士，依舊同僉樞密院事。議者欲自東南海口辛橋開河合灤河，運糧至上都，奉旨與中書右丞阿里相其利害，還，極言不便，罷之。復奉使高麗，還，改僉書樞密院事。

成宗卽位，詔裁減久任官，知樞密院暗伯等奏：「君祥在樞密十六年，最爲久者。」帝曰：「君祥始終一心，可勿遷也。」大德二年，詔使高麗，臺臣劾君祥以他事，中道追回，已而事

罷。三年，奉使江浙，問民間疾苦。使還，退居昌平之皇華山，絕口不論時事者五年。

大德九年，擢司農，俄拜中書右丞。十年春，改江浙行省右丞。秋，改遼陽右丞，請於朝：宜新省治，增巡兵，設儒學提舉官、都鎮撫等員，以興文化，修武備。事未成，會武宗卽位，徵爲同知樞密院事，進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事，改遼陽行省平章政事，俄改商議行省事。至大二年卒。子邁，奉訓大夫、同知開元總管府事。

萬小字重喜。至元十三年，入宿衛。十八年，襲職，爲懷遠大將軍、安撫使、高麗軍民總管，仍佩父茶丘所佩虎符。

二十四年，乃顏叛，率兵征之。六月，至撒里禿魯之地，同都萬戶闍里鐵木兒，與乃顏將黃海戰，大敗之。又從世祖與塔不台戰，又敗之。是月，至乃顏之地，奉旨留蒙古、女直、漢軍鎮哈刺河。復選精騎扈駕，至失刺斡耳朵，從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討乃顏。七月，至扎刺麻禿，與金家奴戰，敗之，追至蒙可山、那兀江等處，遂平金家奴、塔不台等。九月，師還。

哈丹、八刺哈赤再叛，十月，重喜從諸王愛牙哈赤、平章塔出、都萬戶闍里鐵木兒征之。十二月，次木骨不刺。時諸王脫歡、監司脫台以兵四千餘人與其黨戰，稍却，重喜率騎兵援

之，冒鋒陷陣，大破其衆。又從諸王乃蠻〔帶〕、〔六〕愛牙哈赤、平章薛闡干，與叛王兵戰于兀朮站，〔七〕又戰于黑龍江，又戰于貼滿哈處，〔八〕皆敗之。二十五年，重喜又從玉速帖木兒出師，五月，至貼列可，與哈丹禿魯干戰，獲功。至木骨兒抄刺，又戰。八月，至貴列河，重喜率兵先涉與戰，勝之。十月，又從玉速帖木兒往征木八蘭。十二月，與古土禿魯干戰，克之。二十七年六月，賜白金五十兩、甲一襲。九月，至禪春，與哈丹禿魯干戰。二十八年二月，從平章薛闡干至高麗青州。五月，與哈丹戰八日，又戰，大敗之。六月，班師，授昭勇大將軍，佩三珠虎符，職如故。十月，薛闡干以重喜入朝，且以其功聞，帝嘉之，賜玉帶一、白金五十兩，授龍虎衛上將軍、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。

二十九年，仍佩元降虎符，總管高麗、女直、漢軍萬戶，兼安撫使、高麗軍民總管。六月，改資德大夫、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。大德十年，以其叔父君祥代之。十一年，武宗卽位，重喜朝于上都。七月，復授遼陽行省右丞。至大二年，謫漳州，行至杭，遇赦而止。明年卒。子滋，襲爵。

鄭鼎〔制宜〕〔九〕

鄭鼎，澤州陽城人。幼孤，能自立，讀書曉大義，不妄言笑。既長，勇力過人，尤善騎射。

初爲澤、潞、遼、沁千戶。歲甲午，從塔海紺不征蜀，攻二里散關，屢立戰功，還屯秦中。未幾，宋將余侍郎燒絕棧道，以兵圍興元，鼎率衆修復之，破宋兵，解興元之圍。乙巳，遷陽城縣軍民長官。

庚戌，從憲宗征大理國，自六盤山經臨洮，下西蕃諸城，抵雪山，山徑盤屈，舍騎徒步，嘗背負憲宗以行。「二〇」敵據扼險要，鼎奮身力戰，敵敗北，帝壯之，賜馬三匹。至金沙河，波濤洶湧，帝臨水傍危石，立馬觀之。鼎諫曰：「此非聖躬所宜。」親扶下馬，帝嘉之。俄圍大理，晝夜急攻，城陷，禽其主，大理平。師還，命鼎居後，道經吐蕃，全軍而歸。辛亥，入朝，「二一」帝問以時務，鼎敷對詳明，帝嘉納之，賜名曰也可拔都。

己未，賜白金千兩。從世祖南伐，攻大勝關，破之。繼破臺山寨，禽其守者胡知縣，乘勝獨進，前陷泥淖，遇伏兵突出葭葦間，鼎奮擊，連殺三人，餘衆遁去。帝急召鼎還，使者以聞，帝曰：「爲將當慎重，不可恃勇輕進。」遂分界衛士三百人，以備不虞，且戒之曰：「自今非奉朕命，毋得輕與敵接。」秋九月，帝駐蹕江滸，命諸將南渡，先達彼岸者，舉烽火爲應，鼎首奪南岸，衆軍畢渡。進圍鄂州，戰益力。別攻興國軍，遇宋兵五千，力戰破之，擒其將桑太尉，責以懦怯，不忠所事，斬之。

中統元年，以功遷平陽、太原兩路萬戶。阿藍答兒、渾都海之亂，鼎分率本道兵討之。

二年，詔鼎統征西等軍，戍雁門關隘。遷河東南、北兩路宣撫使。三年，改授平陽太原宣慰使。至元三年，遷平陽路總管。是歲大旱，鼎下車而雨。平陽地狹人衆，常乏食，鼎乃導汾水，溉民田千餘頃，開潞河鵬黃嶺道，以來（天）（上）黨之粟。（二）修學校，厲風俗，建橫澗故橋，以便行旅，民德之。

七年，改僉書西蜀四川行尙書省事，將兵巡東川。過嘉定，遇蜀兵，與戰江中，擒其將李越，悉獲戰船。八年五月，改軍前行尙書省事。十一年，從伐宋。十二年，鎮黃州。夏四月，改授淮西宣慰使。十三年，加昭毅大將軍，賜白金五百兩。

十四年，改湖北道宣慰使，移鎮鄂州。夏五月，蘄、黃二州叛，鼎將兵討之，戰于樊口，舟覆溺死，年六十有三。十七年，董文忠等奏：「鄭也可拔都遇害，其叛人家屬物產，宜悉與其子納懷。」帝從之。贈中書右丞，諡忠毅。後加贈宣忠保節功臣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潞國公，諡忠肅。子制宜。

制宜小字納懷，性聰敏，莊重有器局，通習國語。至元十四年，襲父職太原、平陽萬戶，仍戍鄂州。時鄂闕守，俾攝府事。十九年，朝廷將征日本，造樓船何家洲。洲地狹，衆欲徙旁居民，制宜不從，改授寬地，居民德之。城中屢災，或言于制宜曰：「恐姦人乘間爲變，

宜捕其疑似者，痛治之。」制宜曰：「吾但嚴守備而已，奈何濫及無辜！」不答一人，災亦遂息。有盜伏近郊，晨暮剽劫，流言將入城。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，顧盼異常，制宜命吏縛入獄，問之無驗，行省疑其非，將釋之，不從。明日，再出城東，遇一人，乘白馬，貌服殊異，制宜叱下，訊之，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，遂正其罪，一郡帖然。

二十四年，扈駕東征，乃顏請赴敵自效。帝顧左右曰：「而父歿王事，惟有一子，毋使在行陣。」制宜請愈力，乃命從月兒呂那顏別爲一軍，以戰功授懷遠大將軍、樞密院判官。明年，車駕幸上都。舊制：樞府官從行，歲留一員司本院事，漢人不得與。至是，以屬制宜。制宜遜辭，帝曰：「汝豈漢人比耶！」竟留之。二十八年，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，陛辭，帝曰：「汝父死王事，賞未汝及。近者，要束木伏誅，已籍沒其財產人畜，汝可擇其佳者取之。」制宜對曰：「彼以賊敗，臣復取之，寧無污乎！」帝賢其所守，賜白金五千兩。未幾，徵拜內臺侍御史。安西舊有牧地，圉人恃勢，冒奪民田十萬餘頃，訟于有司，積年不能理。制宜奉詔而往，按圖籍以正之，訟由是息。

三十年，除湖廣行樞密副使。湖南地闊遠，羣寇依險出沒，昭、賀二州及廬陵境，民常被害。制宜率偏師徇二州，道經廬陵永新，獲首賊及其黨，皆殺之。茶鄉譚計龍者，聚惡少年，匿兵器爲姦，既捕獲，其家納賂以緩獄事，制宜悉以勞軍，斬計龍于市，自是湖以南無復

盜賊。元貞元年，有制：行樞密院添置副使一員，與制宜連署。制宜以員非常設，先任者當罷。俄入朝，特授大都留守，領少府監，兼武衛親軍都指揮使，知屯田事。

大德八年，^{〔二〕}晉地大震，平陽尤甚，壓死者衆，制宜承命存恤，懼緩不及事，晝夜倍道兼行，至則親入里巷，撫瘡殘，給粟帛，存者賴之。成宗素知其名，眷遇殊厚，每侍宴，輒不敢飲，終日無惰容，帝察其忠勤，屢賜內醞，輒持以奉母，帝聞之，特封其母蘇氏爲潞國太夫人。十年，制宜以疾終，年四十有七。贈推忠贊治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澤國公，諡忠宣。子阿兒思蘭嗣。

李進

李進，保定曲陽人。幼隸軍籍，初從萬戶張柔屯杞之三叉口，時荆山之西九十里曰龍岡者，宋境也。歲庚戌春，張柔引兵築堡岡上。會淮水汎漲，宋以舟師卒至，主帥察罕率軍逆戰，進以兵十五人載一舟，轉鬪十餘里，奪一巨艦，遂以功陞百戶。

戊午，憲宗西征，丞相史天澤時爲河南經略大使，選諸道兵之驍勇者從，遂命進爲總把。是年秋九月，道由陳倉入興元，度米倉關，其地荒塞不通，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。冬十一月，至定遠七十關，其關上下皆築連堡，宋以五百人守之，巴渠江水環堡東流。天澤命進

往關下說降之，不從。進潛視間道，歸白天澤曰：「彼可取也。」是夜二鼓，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，掩其不備，攻之，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。守門者覺，拔刀拒之，進被傷，不以爲病。懸門俄閉，諸軍不得入，進與二十人力戰，殺傷三十人。後兵走上堡，進乃毀懸門，納諸軍，追至上堡，殺傷益衆，宋兵不能敵，棄走。夜將旦，進遂得其堡，守之，關路始通，諸軍盡度。進以功受上賞。

己未春二月，天澤兵至行在所，圍合州釣魚山寨。夏五月，宋由嘉陵江以舟師來援，始大戰三槽山西。六月，戰山之東，有功。秋七月，宋兵戰艦三百餘泊黑石峽東，以輕舟五十爲前鋒，北軍之船七十餘泊峽西，相距一里許。帝立馬東山，擁兵二萬，夾江而陣，天澤乃號令於衆曰：「聽吾鼓，視吾旗，無少怠也。」頃之，聞鼓聲，視其旗東指，諸軍遂鼓譟而入，兵一交，宋前鋒潰走，戰艦繼亂，順流縱擊，死者不可勝計。帝指顧謂諸將曰：「白旗下服紅半臂突而前者，誰也？」天澤以進對，賞錦衣、名馬。八月，又戰浮圖關，前後凡五戰，皆以功受上賞。

世祖卽位，入爲侍衛親軍。中統二年，宣授總把，賜銀符。三年，從征李壇有功。至元八年，領兵赴襄陽。十二年，從略地湖北、湖南。宋平，以兵馬使分兵屯鄂州。十三年，領軍二千，屯田河西中興府。十四年，加武略將軍，陞千戶。十五年，移屯六盤山，加武毅將

軍，賜金符。十七年，陞明威將軍、管軍總管。十九年，賜虎符，復進懷遠大將軍，命屯田西域別石八里。

二十三年秋，海都及篤娃等領軍至洪水山，進與力戰，衆寡不敵，軍潰，進被擒。從至摻八里，遁還，至和州，收潰兵三百餘人，且戰且行，還至京師，賞金織紋衣二襲、鈔一千五百貫。二十五年，授蒙古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僉事。明年，改授左翼屯田萬戶。元貞元年春，卒。

子雯，襲授武德將軍、左翼屯田萬戶，佩虎符。皇慶二年，加宣武將軍。延祐六年，仁宗念其父進嘗北征被掠，特賜雯中統鈔五百錠以恤之。泰定元年春，以疾辭。子朶耳只襲。

石抹按只

石抹按只，契丹人，世居太原。父大家奴，率漢軍五百人歸太祖。歲戊午，按只代領其軍，從都元帥紐璘攻成都。時宋兵聚於（虛）〔靈〕泉，〔二〕按只以所部兵與戰，大敗之，殺其將韓都統。又從都元帥按敦攻瀘州，按只以戰艦七十艘至馬湖江，宋軍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，按只擊敗之。時宋兵於沿江撤橋據守，按只相地形，造浮橋，師至無留行。宋欲撓其

役，兵出輒敗，自馬湖以達合江、涪江、清江，凡立浮橋二十餘所。及四川平，浮橋之功居多。

己未，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，屯清（河）〔江〕浮橋，〔二〕相距七十日。水暴漲，浮橋壞，西岸軍多漂溺，按只軍東岸，急撤浮橋，聚舟岸下，士卒得不死，又援出別部軍五百餘人。先鋒奔察火魯赤以聞，憲宗遣使慰諭，賞賜甚厚。敘州守將橫截江津，軍不得渡，按只聚軍中牛皮，作渾脫及皮船，乘之與戰，破其軍，奪其渡口，爲浮橋以濟師。中統三年，授河中府船橋水手軍總管，佩金符，以立浮橋功也。

至元四年，從行省也速帶兒攻瀘州，按只以水軍與宋將陳都統、張總制戰于馬湖江，按只身被二創，戰愈力，敗之。六年正月，也速帶兒領兵趨瀘州，遣按只以舟運其器械、糧食，由水道進。宋兵復扼馬湖江，按只擊敗之，生獲四十人，奪其船五艘，復以水軍一千，運糧於眉、簡二州，軍中賴之。九年，從征建都蠻，歲餘不下，按只先登其城，力戰，遂降之。軍還，道病卒。行省承制以其子不老代領其軍。

不老從攻嘉定，以巨艦七十艘載勇士數千人，據其上流，於府江紅崖灘造浮橋以渡。十二年，嘉定降，宋將鮮于都統率衆遁，不老追至大佛灘，盡斃之。行院汪田哥攻取紫雲、瀘、敘等城，〔三〕不老功最多。及諸軍圍重慶，不老先以戰艦三百艘列陣於觀灘，絕其走路。十

三年，領隨翼軍五百人，會招討藥刺海，豎柵於白水江岸以爲備。不老乘夜襲宋軍，直抵重慶城下，攻千斯門，宋軍驚潰，溺死者衆，生擒三十餘人，獲其旗幟甲仗以獻。宋涪州守將率舟師來援，不老擊敗之於廣陽埧，生獲六十餘人，奪其船十艘。十四年，從攻瀘州，不老勒所部兵攻神臂門，蟻附以登，斬首五十級。明日復戰，破之。十五年，復攻重慶太平門，不老先登，殺其守陴卒數十人，宋都統趙安以城降，總管黃亮乘舟遁，不老追擒之，及其兵士五十人，奪戰艦五十艘。

十六年，命襲父職，爲懷遠大將軍、船橋軍馬總管，更賜金虎符，兼夔路（守鎮）〔鎮守〕副萬戶。二十八年，大小盤諸峒蠻叛，命領諸翼蒙古、漢軍三千餘人戍施州，旣而蠻酋向貴、誓用等降，其餘峒蠻之未服者悉平，遂以爲保寧等處萬戶。

謁只里

謁只里，女直人也。大父昔寶味也不干，登金進士第，金亡，歸太宗。謁只里幼穎悟，能記誦，及長，以孝友聞。事世祖潛邸，得備宿衛。中統初，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，以商挺佐之。比行，入奏曰：「關陝要地，軍務非輕，阿脫仰刺國之元臣，陛下方委任之，伏慮臨時議論不協，必誤大計，儻有異同，臣請得以上聞。」帝可其奏，賜宴而遣之。未幾，改行省

斷事官，復入宿衛。李壇平，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，謁只里佩虎符，監軍於毗陽。

至元七年，命爲監戰，以所領諸軍圍襄陽，築一字堡以張軍勢，一時名將唆都、劉國傑、李庭等皆隸麾下。攻樊城，率其軍先登，破之，所受賞賜，悉分將士。十一年，從丞相伯顏次郢州，將數騎而出，與宋兵遇，有部卒墮馬，爲其所得，謁只里單騎橫戈，直入其軍，取之以還，因殺獲四人。時糧儲不繼，諸將以爲憂，謁只里乃西攻江陵龍灣堡，取其粟萬石，衆賴以濟。元兵東下，宋將夏貴迎戰於陽邏汛，伯顏未至，衆欲少俟之，謁只里曰：「兵貴神速，機不可失，宜及其未定而擊之。」遂直前衝貴軍，獲戰船百餘，貴敗走。伯顏上其功，加定遠大將軍。

十二年，攻常州，謁只里造雲梯繩橋以登，遂克之。奉省檄徇安吉諸州，皆下。十三年，宋降，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，號令嚴肅，秋毫無犯。入朝，錄功，遷昭勇大將軍。未幾，拜鎮國上將軍、浙東宣慰使，鎮守紹興。十九年卒，年四十二。

子亦老溫，襲爲萬戶，累遷江東廉訪使，脫脫，淮東宣慰使。

鄭溫

鄭溫，真定靈壽人。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，有功，爲合必赤千戶。從丞相史天澤，爲

新軍萬戶鎮撫。憲宗征西川，溫四月不解甲，天澤以溫見，具言其功，帝曰：「朕所親見也。」賜名也可拔都，賞以鞍勒。還至閬州，奉旨分軍守邏青居、釣魚等山，天澤命溫統四千人，警邏釣魚山。

中統元年，佩金虎符，爲總管。三年，李壇叛，詔溫以軍還討。至濟南，大軍圍其城，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斫營，溫力戰至黎明，賊退，諸王哈必赤、丞相史天澤厚賞之。七月，城破，命溫率兵三千，往定益都。以功復受上賞，命爲侍衛親軍總管。

至元六年，進懷遠大將軍、右衛副都指揮使。九年，詔溫統蒙古、漢人、女真、高麗諸部軍萬人，渡海征耽羅，平之。十二年，陞右衛親軍都指揮使，率三衛軍萬人，從攻岳州、江（州）（陵）、（沙市）、潭州，皆有功，平章阿里海涯賞銀十錠。十四年，入朝，遷昭勇大將軍、樞密院判官。

十八年，改輔國上將軍、江淮行省參知政事。杭民饑，出米二十萬石糶之。俄賜以常州官田三十頃。二十二年，召還。二十三年，陞江浙左丞，命以新附漢軍萬五千，於淮安雲山（泉）（白水）塘立屯田。二十八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子欽，利用監丞；鈺，權茶都運使；銓，右衛親軍千戶；鏞，袁州路判官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趙(忠)〔冲〕 據本書卷二〇八高麗傳改。按高麗史卷一〇三有趙冲傳。

〔二〕懷安公 見卷二校勘記〔一〕。

〔三〕又拔金山歸信昌朔州 按高麗史卷五八地理志，龜州與昌、朔州同屬安北大都護府；信州與前文之鳳州皆屬黃州牧。又按同書卷二三高宗世家，蒙古軍于丙申年侵入慈、朔、龜、黃等州。疑此處「歸」當作「龜」。

〔四〕玄(風)〔風〕 見卷三校勘記〔三〕。

〔五〕〔射〕陽湖 按本書卷四世祖紀中統元年六月乙巳條、卷二〇六李璫傳均作「射陽湖」，據補。湖在淮南府南。蒙史已校。

〔六〕諸王乃蠻〔帶〕 據本書卷一五、一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六月庚申、閏十月癸未、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、卷二二武宗紀至大元年七月壬午條補。按此卽壽王，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作「乃蠻台」、卷一〇八諸王表作「乃蠻歹」，卷一二一博羅歡傳作「乃馬帶」，卷一三二伯帖木兒傳作「乃麻歹」。

〔七〕兀朮站 按本書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作「幹麻站」，疑此處「朮」爲「木」之誤。

〔八〕貼滿哈 按本書卷一三一伯帖木兒傳「貼滿哈」作「帖麥哈必兒哈」，此處有脫文。此名蒙古語，

義爲「駝肋」。

〔九〕〔制宜〕 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〔一〇〕庚戌從憲宗征大理國至背負憲宗以行 按本書卷四世祖紀，蒙古征大理在癸丑年，蒙史改「庚戌」爲「癸丑」，疑是。又考異云：「意者，世祖征大理時，鼎實在行間，史家誤以爲從憲宗耳。」此處史文有誤。

〔一一〕辛亥入朝 按元憲宗元年辛亥，爲憲宗三年癸丑攻大理之前二年，而此云鄭鼎入朝在攻大理之後。「辛亥」誤，蒙史刪。

〔一二〕〔天〕〔上〕黨 從道光本改。按本書卷五八地理志，平陽路潞州古稱上黨，元時屬縣亦有上黨，與此處史文地望全符。

〔一三〕大德八年 清容集卷三二鄭制宜行狀及本書卷五〇五行志均作「七年」，道光本改「八」爲「七」，是。

〔一四〕〔虛〕〔靈〕泉 據本書卷一二九紐璘傳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一五〕清〔河〕〔江〕 蒙史改作「清江」，並注云：「即遼寧之清江，舊誤清河。」從改。

〔一六〕汪田哥 按汪田哥死於元憲宗末年。傳此處敘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事，「田哥」二字誤。蒙史改作「惟正」。

〔二七〕（守鎮）〔鎮守〕副萬戶 據本書多見之文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二八〕從攻岳州江（州）〔陵〕 按本書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二年四月丁未條、卷一二八阿里海牙傳、此役所下者爲江陵、與江州無涉，據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二九〕淮安雲山（泉）〔白水〕塘 據本書卷八七百官志所見「雲山白水」改。按本書卷五九地理志、卷一〇〇兵志、卷一六九謝仲溫傳及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屯田皆有淮安路「白水塘」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五

列傳第四十二

汪世顯 德臣 良臣 惟正

汪世顯字仲明，鞏昌鹽川人。系出旺古族。仕金，屢立戰功，官至鎮遠軍節度使，鞏昌便宜總帥。金平，郡縣望風款附，世顯獨城守，及皇子闊端駐兵城下，始率衆降。皇子曰：「吾征四方，所至皆下，汝獨固守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不敢背主失節耳。」又問曰：「金亡已久，汝不降，果誰爲耶？」對曰：「大軍迭至，莫知道從，惟殿下仁武不殺，竊意必能保全闔城軍民，是以降也。」皇子大悅，承制錫世顯章服，官從其舊。

卽從南征，斷嘉陵，擣大安。田、楊諸蠻結陣迎敵，世顯以輕騎馳撓之。宋曹將軍潛兵相爲掎角，世顯單騎突之，殺數十人。黎明，大軍四合，殺其主將，入武信，遂進逼資、普。軍葭萌，宋將依山爲柵，世顯以數騎往奪之，乘勝定資州，略嘉定、峨眉。進次開州。時方

泥濼，由間道攀緣以達。宋軍屯萬州南岸，世顯卽水北造船以疑之，夜從上游鼓革舟襲破之，宋師大擾，追奔至夔峽，過巫山，與宋援軍遇，斬首二千餘級。明年，師還攻重慶，會大暑，乃罷歸。覲太宗，錫金符，易其名曰中山，且歷數其功，世顯拜謝曰：「此皆聖明福德所致，臣何預焉！」

辛丑，蜀帥陳隆之貽書請戰，聲言有衆百萬，皇子集諸將議之，咸謂隆之可生擒也。世顯曰：「顧臨敵何如，無庸誇辭爲！」軍薄成都，隆之戰屢却，堅壁不出。其部曲田顯約夜降，隆之覺之，世顯曰：「事急矣！」亟梯城入救顯，得與從者七十餘人出，獲隆之，斬之。世顯復簡精銳五百人，擣漢州，州兵三千出戰，城閉，盡沒。三日，大軍薄其城，又三日，克之。

癸卯春，皇子第功，承制拜便宜總帥，秦、鞏等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，賜虎符、錦衣、玉帶。世顯先已遘疾，至是加劇，皇子遣醫，絡繹往療，竟不起，年四十九。中統三年，論功追封隴西公，諡義武。延祐七年，加封隴右王。

子七人：忠臣，鞏昌便宜副總帥；次德臣；次直臣，鞏昌中路都總領，歿於王事；次良臣；次翰臣，奧魯兵馬都元帥；佐臣，鞏昌左翼都總領，歿於王事；清臣，四川行樞密院副使。

德臣，賜名田哥，字舜輔。年十四，侍太子游獵，矢無虛發。襲爵鞏昌等二十四路便宜

都總帥，從征蜀，將前軍出忠、涪，所向克獲。進攻運山，率麾下先，所乘馬中飛石死，步戰，拔外城。宋將余玠攻漢中，德臣馳赴之，玠聞，遁去。

憲宗素聞其名，及入覲，所陳悉嘉納，賜印符，命城沔州。沔據嘉陵要路，德臣繕治室廬，部署官屬，數日而集。進攻嘉定，敵潛軍夜出，德臣迎戰，殺百人。還至左綿雲頂，宋軍乘夜斫營，覺之，殺千人，生擒百人。進次隆慶，宋軍仍夜出，與力戰，盡殺之。及馬漕溝，遇伏兵，與戰，獲其統制羅廷鶚。又詔德臣城益昌，諸戍皆聽節制。世祖以皇弟有事西南，德臣入見，乞免益昌賦稅及徭役漕糧，屯田爲長久計，並從之。卽命置行部于鞏，立漕司于沔，通販鬻，給餽餉。奏乞以兄忠臣攝府事，使已得專事益昌。益昌爲蜀喉襟，蜀人憚其威名，諸郡環視，莫敢出鬪。

甲寅春，旱，嘉陵漕舟水澀，議者欲棄去，德臣曰：「國家以蜀事託我，有死而已，奈何棄之！」盡殺所乘馬饗士。襲嘉川，得糧二千餘石。雲頂呂（遠）（達）將兵五千邀戰，（二）卽陣擒之，復得糧五千石。旣而魚關、金牛水陸運偕至，屯田麥亦登，食用遂給。

夏，獲宋提轄崔忠、鄭再立，縱令持檄諭苦竹，守將南清以城降，所俘城中民，悉歸之。東南戍卒數百有去志，德臣揣知之，給券縱去，皆泣謝。未幾，山寨相繼輸款。宋將余晦遣都統甘閏，以兵數萬城紫金山，德臣卽選精卒，銜枚夜進，大破之，閏僅以身免。南清北覲，

其下殺清妻子以叛，蜀將焦遠領兵餉之，德臣擊敗遠，盡獲所餉資糧。冬，蜀兵二萬復至，又敗之，獲糧百餘艘。魚關至沔水，迂回爲渡百有八，至是，悉爲橋梁。

戊午歲，帝親征，次漢中，德臣朝行在所。初，諸路軍成都，猝爲宋人所圍，德臣遣將赴之，約曰：「先破敵者，奏領此城。」圍遂解。詔候江南事定，如約以城與之。帝幸益昌，駐北山，謂德臣曰：「來者言汝立利州之功，今見汝身甚小，而膽甚大，不知敵曾薄汝城否？」德臣對曰：「賴陛下洪福，未嘗一來。」帝曰：「彼憚卿威名耳。」賜金帶，且俾立石紀功。嘉陵、白水交會，勢洶急，帝問：「船幾何可濟？」德臣曰：「大軍百萬，非可淹延，當別爲方略。」卽命繫舟爲梁，一夕而成，如履坦途。帝顧謂諸王曰：「汪德臣言不虛發。」賜白金三十斤，仍命刻石紀功。苦竹旣逆命，至是攻之，巖壁峭絕，或請建天橋，帝以問德臣，曰：「臣知先登陷陣而已，建橋非所知也。」旣而橋果無功。乃率將士魚貫而進，帝望見，歎曰：「人言其膽勇，豈虛譽邪？」宋將趙仲武納款，而楊禮猶拒戰，奮擊，盡殺之。德臣微疾，帝勞之曰：「汝疾皆爲我家。」飲以葡萄酒，解玉帶賜之，曰：「飲我酒，服我帶，疾其有瘳乎？」德臣泣謝。宋龍州守將王德新，遣所親願效順，以郡民爲祈，奏如其請。進攻長寧，拔之，斬守將王佐。

帝東下，德臣爲先鋒，抵大獲山，奪水門。宋將楊大淵遣子乞活數萬人命，引至帝前爲請，旦日，大淵率衆降。已而運山、青居、大梁皆降。攻釣魚山，守臣王堅負險，五月不下，

德臣單騎至城下，大呼曰：「王堅，我來活汝一城軍民，宜早降！」語未既，幾爲飛石所中，遂感疾。帝遣使問勞，俾還益昌，奏曰：「陛下尊爲天子，猶冒寒暑，服勞于外，臣待罪行伍，死其分也。」又遣丞相兀真賜湯劑，卒不起，年三十有六。中統三年，追封隴西公，諡忠烈。

子六人：長惟正，次惟賢，大司徒；惟和，昭文館大學士；惟明，以質子爲元帥；惟能，征西都元帥；惟純，權便宜都總帥。

良臣，年十六七卽從兄德臣出征，每戰輒當前鋒，以功擢裨帥，兼便宜都府參議。癸丑歲，以德臣薦，爲鞏昌帥，領所部兵屯田白水，蜀邊寨不敢復出鈔略。憲宗親征，軍至六盤，良臣還鞏昌，供億所須，事集而民不擾，詔權便宜總帥府事。良臣奏：「願與兄德臣效力定四川。」帝曰：「行軍餽餉，所係不輕，汝任其責，自可立功。」良臣旣奉命，治橋梁，平道路，營舟車，水陸無壅，儲積充牣。有旨賜黃金、弓矢，旌其能。

世祖卽位，阿藍台兒、渾都海逆命，劫六盤府庫，西垂騷動，詔良臣討之。兵至山丹，置營，按兵不戰者凡二月。俄大舉至耀碑谷，兩軍相當，良臣慷慨誓諸將曰：「今日之事，係國安危，勝則富貴可保，敗則身戮家亡。苟能用命，縱死行間，不失忠孝之名。」衆聞，踴躍而前。會大風揚沙，晝晦，良臣手刃數十人，賊勢沮，衆軍乘勝擣之，賊大潰，獲阿藍台兒、渾

都海，殺之，西鄙輯寧。捷聞，賜金虎符，權便宜都總帥。

中統二年，火里叛，復討平之。入覲，賜燕，屢稱其功，良臣拜謝曰：「臣奉諸王成算，何功之有！」世祖嘉其能讓，復賜金鞍、甲冑、弓矢，轉同僉鞏昌路便宜都總帥。宋將咎萬壽帥戰船二百，泝江而上，欲掩青居。良臣伏甲數十艘其後，身先逆戰，萬壽敗走，伏發，幾獲之。三年，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。良臣以釣魚山險絕，不可攻，奏請就近地築城曰武勝，以扼其往來。四年春，良臣攻重慶，命元帥康土禿先驅，與宋將朱禩孫兵交，良臣塞其歸路，引兵橫擊之，斷敵兵爲二，敵敗走趨城，不得入，盡殺之。

至元六年，授東川副統軍。八年，兄子惟正請於朝，謂良臣久勞戎行，乞身代之。九年，復授良臣昭勇大將軍、鞏昌等二十四處便宜都總帥，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。明年，召入，帝曰：「成都被兵久，須卿安集之。」授鎮國上將軍、樞密副使、西川行樞密院事，蜀人安之。十一年，進攻嘉定，咎萬壽堅守不出，良臣度有伏兵，大搜山谷，果得而殺之，進壘薄城。萬壽悉軍出戰，大破之，伏尸蔽江，萬壽乞降，良臣奏免其死，居民按堵。良臣統兵順流而下，紫雲、瀘、敘相繼款附。還圍重慶。

十三年，宋涪州安撫楊立，帥兵救重慶者再，良臣皆敗走之。宋安撫張珏，遣將乘虛襲據瀘州，良臣還軍平之，復攻重慶。十五年春，張珏悉衆鏖戰，良臣奮擊，大破之，身中四

矢。明日，督戰益急。珽所部趙安開門納降，珽潛遁。良臣禁俘掠，發粟賑饑，民大悅。四川悉平，捷聞，世祖喜甚，召良臣入覲，授資善大夫、中書左丞、行四川中書省事，賜白貂裘。良臣陳治蜀十五事，世祖喜納。良臣至成都，以蜀瘡痍之餘，極意循撫。行省罷，改授安西王相，不赴。十八年夏，疾卒，年五十一。贈儀同三司，諡忠惠。加贈推誠保德宣力功臣、儀同三司、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、柱國，追封梁國公。

子七人：惟勤，雲南諸路行省平章政事；惟簡，保寧萬戶；惟某，同知屯田總管府事；惟永，征西都元帥；惟恭，階州同知；惟仁，人匠總管達魯花赤；惟新，漢軍千戶。

惟正字公理，幼穎悟，藏書二萬卷，喜從文士論議古今治亂，尤喜談兵，時出游獵，則勒從騎爲攻守狀。父卒于軍，皇姪壽王俾權襲父爵，守青居山。世祖卽位，遂眞授焉。初，憲宗遣渾都海以騎兵二萬守六盤，又遣乞台不花守青居，至是，渾都海叛，乞台不花發兵爲應，惟正卽命力士縛乞台不花，殺之。世祖嘉其功，詔東川軍事悉聽處分。

中統二年，入朝，賜甲冑、寶鞍。三年，詔還鞏昌。部長火都叛，民大擾，惟正謂將吏曰：「火都今若獠犬，方肆狂齧，苟一戰不利，則城邑爲墟，當勝以不戰。」乃發兵踵之，賊欲戰不得，休則撓之，若是者兩月，知其糧盡勢蹙，曰：「可矣。」與戰，屢捷，火都遣三十人來約

降，卽遣其十人還，俾火都自來，因潛兵躡其後，出其不意擒殺之。

至元七年，宋人修合州，詔立武勝軍以拒之。惟正臨嘉陵江作柵，阨其水道，夜懸燈柵間，編竹爲籠，中置火炬，順地勢轉走，照百步外，以防不虞，宋人知有備，不敢近。九年，帥兵掠忠、涪，獲令、簿各一，破寨七，擒守將六，降戶千六百有奇，捕虜五百。會丞相伯顏克襄陽，議取宋，惟正奏曰：「蜀未下者，數城耳，宜併力攻餘杭，本根旣拔，此將焉往！願以本兵，由嘉陵下夔峽，與伯顏會錢塘。」帝優詔答曰：「四川事重，舍卿誰託！異日蜀平，功豈伯顏下邪！」未幾，兩川樞密院合兵圍重慶，命益兵助之，惟正奪其洪崖門，獲宋將何統制。皇子安西王出鎮秦蜀，召惟正還。

十四年冬，皇子北伐，而藩王土魯叛於六盤，王相府命別速帶領兵進討，惟正爲副。別速帶不習兵，師行無紀，惟正爲正部曲，肅行陣，嚴斥候，凡軍政一倚重焉。進次平涼，簡鞏兵銳者八十人與俱，至六盤。土魯先據西山，惟正分安西兵爲左右翼，鞏兵獨居中，去土魯一里許，皆下馬，手弓。土魯遣百騎突陳，惟正令引滿毋發，將及，又命曰：「視必中而發。」於是矢下如雨，突騎中者三之一，餘盡馳還，土魯軍遂走。惟正麾兵逐之，三踰山，至蕭河，擒叛將燕只哥，復進兵，土魯亦就擒。安西王至，惟正迎謁，王歷稱其功。明日，大燕，賞以金尊杯、貂裘。王妃賜其母珠絡帽衣，且曰：「吾皇家兒婦也，爲汝母製衣，汝母真福人也。」

詔惟正入朝，世祖推玉食食之，賜白金五千兩、錦衣一襲，授金吾衛上將軍、開（城）（成）路宣慰使。〔三〕十七年，遷龍虎衛上將軍、中書左丞，行秦蜀中書省事，賜玉帶。以省治在長安，去蜀遠，乃命惟正分省于蜀。蜀土荐罹兵革，民無完居，一聞馬嘶，輒奔竄避匿，惟正留意撫循，人便安之。二十年，進階資德大夫。二十二年，改授陝西行中書省左丞。入覲上都，得腹疾，還至華州，卒，年四十四。諡貞肅。

二子：嗣昌，武略將軍、成都管軍副萬戶；壽昌，資德大夫、江南行御史臺中丞。

史天澤格

史天澤字潤甫，秉直季子也。身長八尺，音如洪鍾，善騎射，勇力絕人，從其兄天倪帥真定。乙酉，天倪遣護送其母歸北京，既而天倪爲武仙所害，府僚王縉、王守道追及天澤於燕，曰：「變起倉猝，部曲散走，多在近郊，公能迴轡南行，不招自至矣。」天澤毅然曰：「兄弟之讎，義所當復，雖死不避，況未必死邪！」卽傾貲裝，易甲仗，南還，行次滿城，得士馬甚衆。天澤攝行軍事，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魯言狀，且乞濟師。

天澤時爲帳前軍總領，孛魯承制命紹兄職爲都元帥。俾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援之，合勢進攻盧奴。仙驍將葛鐵槍者，擁衆萬人來拒戰，天澤迎擊之，身先士卒，勇氣百倍。賊

退阻派河，乘夜而遁，天澤追及之，生擒葛鐵槍，餘衆悉潰，獲其兵甲輜重，軍威大振。遂下中山，略無極，拔趙州，進軍野頭。會天澤兄天安亦提兵來赴，擊仙敗之，仙奔雙門，遂復真定。

未幾，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，欲取真定，天澤同笑乃解扼諸贊皇，仙不得進。義斌勢蹙，焚山自守，天澤遣銳卒五十，摧鋒而入，自以鐵騎繼其後，縛義斌斬之。

未幾，仙復令諜者，結死士於城中大曆寺爲內應，夜斬關而入，據其城。天澤引步卒數十，踰城東出，至藁城，求援於董俊。俊授以銳卒數百，夜赴真定，而笑乃解兵亦至，捕叛者三百餘人，仙從數騎，走保西山抱犢寨。笑乃解怒忿民之從賊，驅萬餘人將殺之，天澤曰：「彼皆吾民，但爲賊所脅耳，殺之何罪！」力爭得釋。乃繕城壁，立樓櫓，爲不可犯之計，招集流散，存恤困窮。以抱犢諸寨，仙之巢穴，不卽剪覆，終遺後患，急攻下之，仙乃遁去。繼又取蟻尖、馬武等寨，而相、衛亦降。

己丑，太宗卽位，議立三萬戶，分統漢兵。天澤適入覲，命爲真定、河間、大名、東平、濟南五路萬戶。庚寅冬，武仙復屯兵於衛，天澤合諸軍圍之。金將完顏合達以衆十萬來援，戰不利，諸將皆北，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，敗一都尉軍，與大軍合攻之，仙逸去，遂復衛州。

壬辰春，太宗由白（波）〔坡〕渡河，〔三〕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，至則睿宗已破合達軍于三峯山。乃命略地京東，招降太康、柘縣、瓦岡、睢州，追斬金將完顏慶山奴於陽邑。夏，帝北還，留睿宗總兵圍汴。

癸巳春，金主突圍而出，令完顏白撒自黃龍岡來襲新衛。天澤率輕騎馳赴之，比至，圍已合，天澤奮戈突至城下，呼守者曰：「汝等勉力，援兵且至。」復躍出，其衆皆披靡，遂與大軍夾擊之，白撒等敗走蒲城，天澤尾其後，白撒等兵尙八萬，俘斬殆盡。金主以單舸東走歸德，天澤追至歸德，與諸軍會。新衛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，欲薄城背水而營，天澤曰：「此豈駐兵之地乎！彼若來犯，則進退失據矣。」不聽，會天澤以事之汴，比還，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。金主遷蔡，帝命元帥倭盞率大軍圍之。天澤當其北面，結棧潛渡汝水，血戰連日。甲午春正月，蔡破，金主自經死，天澤還眞定。

時政煩賦重，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，累倍其息，謂之羊羔利，民不能給。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。繼以歲饑，假貸充貢賦，積銀至一萬三千錠，天澤傾家貲，率族屬官吏代償之。又請以中戶爲軍，上下戶爲民，著爲定籍，境內以寧。

金亡，移軍伐宋。乙未，從皇子曲出攻棗陽，天澤先登，拔之。及攻襄陽，宋兵以舟數千陳於峭石灘，天澤挾二舟載死士，直前擣之，覆溺者萬計。丁酉，從宗王口溫不花園光

州，天澤先破其外城，攻子城，又破之。師次復州，宋兵以舟三千鎖湖面爲柵，天澤曰：「柵破，則復自潰。」親執桴鼓，督勇士四十人攻其柵，不踰時，柵破，復人懼，請降。進攻壽春，天澤獨當一面，宋兵夜出斫營，天澤手擊殺數人，麾下兵繼至，悉驅其兵入淮水死，乘勝而南，所向輒克。

壬子，入覲，憲宗賜衛州五城爲分邑。世祖時在藩邸，極知漢地不治，河南尤甚，請以天澤爲經略使。至則興利除害，政無不舉，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，境內大治。阿藍答兒鈎較諸路財賦，鍛鍊羅織，無所不至，天澤以勳舊獨見優容，天澤曰：「我爲經略使，今不我責，而罪餘人，我何安乎！」由是得釋者甚衆。

戊午秋，從憲宗伐宋，由西蜀以入。己未夏，駐合州之釣魚山，軍中大疫，方議班師，宋將呂文德以艫艦千餘，泝嘉陵江而上，北軍迎戰不利。帝命天澤禦之，乃分軍爲兩翼，跨江注射，親率舟師順流縱擊，三戰三捷，奪其戰艦百餘艘，追至重慶而還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卽位，首召天澤，問以治國安民之道，卽具疏以對，大略謂：「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，設監司以督諸路，需恩澤以安反側，退貪殘以任賢能，頒奉秩以養廉，禁賄賂以防奸，庶能上下丕應，內外休息。」帝嘉納之。繼命往鄂渚撤江上軍，還，授河南等路宣撫使，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。

二年夏五月，拜中書右丞相。天澤既秉政，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，無不次第舉行。又定省規十條，以正庶務。憲宗初年，括戶餘百萬，至是，諸色占役者大半，天澤悉奏罷之。秋九月，扈從世祖親征阿里不哥，次昔木土之地，詔丞相線真將右軍，天澤將左軍，合勢蹙之，阿里不哥敗走。

三年春，李壇陰結宋人，以益都叛，遂據濟南，詔親王哈必赤總兵討之，兇勢甚盛。繼命天澤往，天澤聞壇入濟南，笑曰：「豕突入苙，無能爲也。」至則進說於哈必赤曰：「壇多譎而兵精，不宜力角，當以歲月斃之。」乃深溝高壘，絕其奔軼，凡四月，城中食盡，軍潰出降，生擒壇，斬于軍門，誅同惡者數十人，餘悉縱歸。明日，引軍東行，未至益都，城中人已開門迎降。

初，天澤將行，帝臨軒授詔，責以專征，俾諸將皆聽節度。天澤未嘗以詔示人，及還，帝慰勞之，悉歸功於諸將，其慎密謙退如此。天澤在憲宗時嘗奏：「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，天倪有二子，一子管民政，一子掌兵權，臣復入叨寄遇，一門之內，處三要職，分所當辭，臣可退休矣。」帝曰：「卿奕世忠勤，有勞於國，一門三職，何愧何嫌！」竟不許。至是，言者或謂李壇之變，由諸侯權太重。天澤遂奏：「兵民之權，不可併於一門，行之請自臣家始。」於是史氏子姪，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。

至元元年，加光祿大夫，右丞相如故。三年，皇太子燕王領中書省，兼判樞密院事，以天澤爲輔國上將軍、樞密副使。四年，復授光祿大夫，改中書左丞相。六年，帝以宋未附，議攻襄陽，詔天澤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，賜白金百錠、楮幣萬緡。至則相要害，立城堡，以絕其聲援，爲必取之計。七年，以疾還燕。八年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平章軍國重事，仍敕右丞相安童諭旨曰：「兩省、院、臺，或一月、一旬，遇大事，卿可商量，小事不煩卿也。」

十年春，與平章阿朮等進攻樊城，拔之，襄陽降。十一年，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，自襄陽水陸並進。天澤至郢州遇疾，還襄陽，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，且諭之曰：「卿自朕祖宗以來，躬擐甲冑，跋履山川，宣力多矣。又卿首事南伐，異日功成，皆卿力也。勿以小疾阻行爲憂，可且北歸，善自調護。」還至真定，帝又遣其子杠與尙醫馳視，賜以藥餌。天澤因附奏曰：「臣大限有終，死不足惜，但願天兵渡江，慎勿殺掠。」語不及它。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，年七十四。訃聞，帝震悼，遣近臣賻以白金二千五百兩，贈太尉，諡忠武。後累贈太師，進封鎮陽王，立廟。

天澤平居，未嘗自矜其能，及臨大節、論大事，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。年四十，始折節讀書，尤熟於資治通鑑，立論多出人意表。拜相之日，門庭悄然，或勸以權自張，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：「願相公無權。爵祿刑賞，天子之柄，何以權爲！」因以謝之，言者慚服。

當金末，名士流寓失所，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，後多致顯達。破歸德，釋李大節不殺，而送至真定，署爲參謀。衛爲食邑，命王昌齡治之，舊人多不平，而莫能問，其知人之明、用人之專如此。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，上不疑而下無怨，人以比於郭子儀、曹彬云。

子格，湖廣行省平章政事；樟，真定順天新軍萬戶；棣，衛輝路轉運使；杠，湖廣行省右丞；杞，淮東道廉訪使；梓，同知澧州；楷，同知南陽府；彬，中書左丞。

格字晉明。歲壬子，憲宗賜天澤以衛城，授格節度使。憲宗崩，格北留謙州，五年而歸，爲鄧州舊軍萬戶。既又代張弘範爲亳州萬戶，而以故所將鄧州舊軍授弘範。從攻襄陽，襄陽下，賜白金、衣裘、弓矢、鞍馬。衆軍渡江，平章阿朮將二十〔三〕〔五〕萬戶居前，〔四〕每五萬戶擇一人爲帥統之，格居其一。格軍先渡，爲宋將程鵬飛所却，格被三創，喪其師二百，尋復大戰，中流矢，鵬飛身亦被七創，乃敗走。其後樞密院奏格輕進，請罪之，帝念其功，而薄其罪。俾從平章阿里海牙攻潭州，砲激柵木，傷肩，矢貫其手，裹創先登，拔之，遂以軍民安撫留戍。

入覲，加定遠大將軍，賜以天澤所服玉帶。從攻靜江，衆以輜輶自蔽鑿城，格所當，砲礮蔽地，車不可至，乃伺隙率衆攀堞，蟻附而上，拔之。徇廣西十〔三〕〔八〕州、〔五〕廣東三州，

皆下。靜江受兵之初，溪洞諸夷皆降雲南，格遣使諭之，來者五十州，雲南爭之，事聞，詔聽格節度。陞廣西宣撫使，改鎮國上將軍、廣南西道宣慰使。

宋亡，陳宜中、張世傑挾益王昰、廣王昺據福州，立益王，傳檄嶺海，欲復其地，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。諸戍將以江路既絕，不可北歸，皆託計事還靜江。格曰：「君等亦爲虛聲所懼邪！待貴踰嶺，審不可北歸，吾與諸君取塗雲南而歸，未爲不可，敢輒棄戍哉！」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、德慶、封州，併兵戍梧州。格曰：「棄地撤備，示敵以怯，不可，宜增兵戍之。」劇賊蘇仲，集潰卒，據鎮龍山稱王，劫掠於外，耕植於內，至秋畢穫。聞大兵至，則僞出降，官軍畏暑，不敢深入，橫、象、賓、貴四州，皆被其害。格築堡於其界，守以土兵，令官軍火其廬棚，民踐其禾稼，仲窮蹙，遂降。益王餘衆破潯州，斬李辰、〔六〕李福。靜江北抵〔泉〕〔全〕、永，〔七〕皆城守，羅飛圍永，凡七月不下。判官潘澤民間道來告急，格分兵赴之，殄其衆。

益王死，衛王立。趣廣州，壁海中崖山，遣曾淵子據雷州，諭之降，不聽，進兵攻之，淵子奔碭洲。世傑將兵數萬，欲復取雷州，戍將劉仲海擊走之。後悉衆來圍，城中絕糧，士以草爲食，格漕欽、廉、高、化諸州糧以給之，世傑解圍去。詔格戍雷州。衛王死，廣東、西悉平。張弘範請復將亳州軍，乃還格鄧州舊軍。拜參知政事、行廣南西道宣慰使。入覲，拜

資德大夫、湖廣行中書省右丞。移江西右丞，尋復爲湖廣右丞，進平章政事。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耀，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榮，鄧州舊軍萬戶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呂(遠)〔達〕 據隴右金石錄卷一五汪德臣神道碑改。按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寶祐二年春二月乙巳條亦作「呂達」。

〔二〕開(城)〔成]路 見卷一〇校勘記〔一〇〕。

〔三〕自(波)〔坡] 見卷一二二校勘記〔二四〕。

〔四〕將二十〔三〕〔五]萬戶居前 據元文類卷六二史格神道碑改。蒙史已校。

〔五〕徇廣西十〔三〕〔八]州 按史格神道碑作「行徇定昭、賀、梧、潯、藤、容、象、貴、鬱林、柳、融、賓、邕、橫、廉、欽、高、化廣西之州十八」，所列舉州名，恰符十八之數，據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六〕李辰 元文類卷六二史格神道碑作「李應辰」，蒙史據補「應」字，疑是。

〔七〕(泉)〔全]永 據元文類卷六二史格神道碑改。按全州、永州相毗鄰，泉州在閩，與此無涉。蒙史已校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六

列傳第四十三

董文炳 〔士元 士選〕

董文炳字彥明，俊之長子也。父歿時年始十六，率諸幼弟事母李夫人。夫人有賢行，治家嚴，篤於教子。文炳師侍其先生，警敏善記誦，自幼儼如成人。

歲乙未，以父任爲藁城令。同列皆父時人，輕文炳年少，吏亦不之憚。文炳明於聽斷，以恩濟威。未幾，同列束手下之，吏抱案求署字，不敢仰視，里人亦大化服。縣貧，重以旱蝗，而徵斂日暴，民不聊生。文炳以私穀數千石與縣，縣得以寬民。前令因軍興乏用，稱貸於人，而貸家取息歲倍，縣以民蠶麥償之。文炳曰：「民困矣，吾爲令，義不忍視也，吾當爲代償。」乃以田廬若干畝計直與貸家，復籍縣閒田與貧民爲業，使耕之。於是流離漸還，數年間民食以足。朝廷初料民，令敢隱實者誅，籍其家。文炳使民聚口而居，少爲戶數。衆以

爲不可，文炳曰：「爲民獲罪，吾所甘心。」民亦有不樂爲者，文炳曰：「後當德我。」由是賦斂大減，民皆富完。旁縣民有訟不得直者，皆詣文炳求決。文炳嘗上謁大府，旁縣人聚觀之，曰：「吾亟聞董令，董令顧亦人耳，何其明若神也！」時府索無厭，文炳抑不予。或讒（知）之，府，「三府欲中害之，文炳曰：「吾終不能剝民求利也。」卽棄官去。

世祖在潛藩，癸丑秋，受命憲宗征南詔。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，人馬道死殆盡。及至吐番，止兩人能從，兩人者挾文炳徒行，躑躅道路，取死馬肉續食，日行不能三二十里，然志益厲，期必至軍。會使者過，遇文炳，還言其狀。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，世祖卽命文忠解尙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。既至，世祖壯其忠，且閱其勞，賜賚甚厚。有任使皆稱旨，由是日親費用事。

己未秋，世祖伐宋，至淮西臺山寨，命文炳往取之。文炳馳至寨下，諭以禍福，不應，文炳脫胄呼曰：「吾所以不極兵威者，欲活汝衆也，不速下，今屠寨矣。」守者懼，遂降。九月，師次陽羅堡。宋兵築堡于岸，陳船江中，軍容甚盛。文炳請於世祖曰：「長江天險，宋所恃以爲國，勢必死守，不奪其氣不可，臣請嘗之。」卽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，率弟文用、文忠，載艨艟鼓櫂疾趨，叫呼畢奮。鋒既交，文炳麾衆趨岸搏之，宋師大敗。命文用輕舟報捷，世祖方駐香爐峯，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，則扶鞍起立，豎鞭仰指曰：「天也！」且命他師毋

解甲，明日將圍城。既渡江，會憲宗崩。閏十一月，班師。

庚申，世祖卽位于上都，是爲中統元年，命文炳宣慰燕南諸道。還奏曰：「人久弛縱，一旦遽束以法，不可。危疑者尙多，宜赦天下，與之更始。」世祖從之，反側者遂安。二年，擢山東東路宣撫使。方就道，會立侍衛親軍，帝曰：「親軍非文炳難任。」卽遙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，佩金虎符。

三年，李壇反濟南。壇劇賊，善用兵。文炳會諸軍圍之，壇不得遁。久之，賊勢日蹙，文炳曰：「窮寇可以計擒。」乃抵城下，呼壇將田都帥者曰：「反者壇耳，餘來卽吾人，毋自取死也。」田縋城降。田，壇之愛將，既降，衆遂亂，禽壇以獻。壇兵有浙、漣兩軍二萬餘人，言勇而善戰，主將怒其與賊，配諸軍，使陰殺之。文炳當殺二千人，言于主將曰：「彼爲壇所脅耳，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。向天子伐南詔，或妄殺人，雖大將亦罪之，是不宜殺也。」主將從之。然他殺之者已衆，皆大悔。

壇伏誅，山東猶未靖，乃以文炳爲山東東路經略使，率親軍以行。出金銀符五十，有功者聽與之。閏九月，文炳至益都，留兵于外，從數騎衣冠而入。居府，不設警衛，召壇故將吏立之庭，曰：「壇狂賊，誑誤汝等。壇已誅死，汝皆爲王民，天子至仁聖，遣經略使撫汝，當相安毋懼。經略使得便宜除擬將吏，汝等勉取金銀符，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者。」所

部大悅，山東以安。

至元三年，帝懲李壇之亂，欲潛銷方鎮之橫，以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爲鄧州光化行軍萬戶、河南等路統軍副使。到官，造戰艦五百艘，習水戰，預謀取宋方略，凡隄塞要害皆列柵築堡，爲備禦計。帝嘗召文炳密謀，欲大發河北民丁。文炳曰：「河南密邇宋境，人習江淮地利，宜使河北耕以供軍，河南戰以關地。俟宋平，則河北長隸兵籍，河南削籍爲民。如是爲便。」又將校素無俸給，連年用兵，至有身爲大校出無馬乘者。臣卽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，百戶二人，聽其雇役，稍食其力。」帝皆從之，始頒將校俸錢，以秩爲差。

七年，改山東路統軍副使，治沂州。沂與宋接境，鎮兵仰內郡餉運。有詔和羅本部，文炳命收州縣所移文。衆諫以違詔，文炳曰：「但止之。」乃遣使入奏，略曰：「敵人接壤，知吾虛實，一不可；邊民供頓甚勞，重苦此役，二不可；因吾民以懼來者，三不可。」帝大悟，罷之。九年，遷樞密院判官，行院事於淮西。築正陽兩城，兩城夾淮相望，以綴襄陽及擣宋腹心。

十年，拜參知政事。夏，霖雨，水漲，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，矢石雨下，文炳登城禦之。一夕，貴去復來，飛矢貫文炳左臂，着脅。文炳拔矢授左右，發四十餘矢。箛中矢盡，顧左右索矢，又十餘發，矢不繼，力亦困，不能張滿，遂悶絕幾殆。明日，水入外

郭，文炳麾士卒卻避，貴乘之，壓軍而陣。文炳病創甚，子士選請代戰，文炳壯而遣之，復自起束創，手劍督戰。士選以戈擊貴將仆，不死，獲之以獻。貴遂去，不敢復來。

是歲，大舉兵伐宋，丞相伯顏自襄陽東下，與宋人戰陽羅堡。文炳以九月發正陽，十一年正月會伯顏于安慶。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。文炳請于伯顏曰：「大軍既疲於陽羅堡，吾兵當前行。」伯顏許之。宋都督賈似道來禦，師陳於蕪湖，似道棄師走。次當塗，文炳復言于伯顏曰：「采石當江之南，和州對峙，不取，必有後顧。」遂進攻之，降知州事王喜。

三月，有詔以時向暑熱，命伯顏軍駐建康，文炳軍駐鎮江。時揚州、眞州堅守不下，常州、蘇州既降復叛。張世傑、孫虎臣約眞、揚兵誓死戰，眞、揚兵戰每敗，不敢出。世傑等陳大艦萬艘，碇焦山下江中，勁卒居前。文炳身犯之，載士選別船。弟之子士表請從，文炳顧曰：「吾弟僅汝一子，脫吾與士選不返，士元、士秀猶足殺敵，吾不忍汝往也。」士表固請，乃許。文炳乘輪船，建大將旗鼓，士選、士表船翼之，大呼突陣，諸將繼進，飛矢蔽日。戰酣，短兵相接，宋兵亦殊死戰，聲震天地，橫屍委仗，江水爲之不流。自寅至午，宋師大敗，世傑走，文炳追及于夾灘。世傑收潰卒復戰，又破之，遂東走於海。文炳船小，不可入海，夜乃還。俘甲士萬餘人，悉縱不殺，獲戰船七百艘，宋力自此遂窮。

十月，諸軍分三道而進，文炳居左，由江並海趨臨安。先是，江陰軍僉判李世修欲降不

果，文炳檄諭之，世修以城來附，令權本軍安撫使。所過民不知兵，凡獲生口，悉縱遣之，無敢匿者，威信前布，皆望旗而服。張瑄有衆數千，負海爲橫，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之。士選單舸至瑄所，諭以威德，瑄降，得海舶五百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次鹽官。鹽官，臨安劇縣，俟救至，招之再返不下。將佐請屠之，文炳曰：「縣去臨安不百里，聲勢相及，臨安約降已有成言，吾輕殺一人，則害大計，況屠一縣耶。」於是遣人入城諭意，縣降。遂會伯顏于臨安城北。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，文炳繞出臨安城南，戍浙江亭。世傑計不行，乃竊宋主弟吉王昞、廣王昺南走，而宋主焜遂降。

伯顏命文炳入城，罷宋官府，散其諸軍，封庫藏，收禮樂器及諸圖籍。文炳取宋主諸璽符上於伯顏。伯顏以宋主入覲，有詔留事一委文炳。禁戢豪猾，撫慰士女，宋民不知易主。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，文炳謂之曰：「國可滅，史不可沒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餘年，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，宜悉收以備典禮。」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，歸之國史院。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，徧以重寶致諸貴人，文炳獨卻不受。及官錄與芮家，具籍受寶者，惟文炳無名。伯顏入朝奏曰：「臣等奉天威平宋，宋既已平，懷徠安集之功，董文炳居多。」帝曰：「文炳吾舊臣，忠勤朕所素知。」乃拜資德大夫、中書左丞。

時張世傑奉吉王昞據台州，而閩中亦爲宋守。敕文炳進兵，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

麥，曰：「在倉者吾既食之，在野者汝又踐之，新邑之民何以續命。」是以南人感之，不忍以兵相向。次台州，世傑遁。諸將先俘州民，文炳下令曰：「台人首效順於我，我不暇有，故世傑據之，其民何罪。敢有不縱所俘者，以軍法論。」得免者數萬口。至溫州，溫州未下，令曰：「毋取子女，毋掠民有。」衆曰：「諾。」其守將火城中逃，文炳亟命滅火，追擒其將，數其殘民之罪，斬以徇。逾嶺，閩人扶老來迎，漳、泉、建寧、邵武諸郡皆送款來附。凡得州若干、縣若干、戶口若干。閩人感文炳德最深，廟而祀之。

十四年，帝在上都，適北邊有警，欲親將北伐。正月，急召文炳。四月，文炳至自臨安。比至，帝口問來期。及至，即召入。文炳拜稽首曰：「今南方已平，臣無所效力，請事北邊。」帝曰：「朕召卿，意不在是也。豎子盜兵，朕自撫定。山以南，國之根本也，盡以託卿。卒有不虞，便宜處置以聞。中書省、樞密院事無大小，咨卿而行，已敕主者，卿其勉之。」文炳避謝，不許，因奏曰：「臣在臨安時，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，追索沒匿甚細，人實苦之。宋人未洽吾德，遽苦之以財，恐非安懷之道。」即詔罷之。又曰：「昔者泉州蒲壽庚以城降，壽庚素主市舶，謂宜重其事權，使爲我扞海寇，誘諸蠻臣服，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，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。」帝大嘉之，更賜金虎符。燕勞畢，即聽陛辭。文炳求見皇太子，帝許之，復敕太子曰：「董文炳所任甚重，見畢即遣行。」既見，慰諭懇至。文炳留士選宿衛，即日

就道，凡在上都三日。

至大都，更日至中書、樞密，不署中書案。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，生殺任情，惟畏文炳，奸狀爲之少斂。嘗執筆請曰：「相公官爲左丞，當署省案。」請至再四，不肯署。皇太子聞之，謂宮臣竹忽納曰：「董文炳深慮，非爾曹所知。」後或私問其故，文炳曰：「主上所付託者，在根本之重，非文移之細。且吾少徇則濟姦，不徇則致讒。讒行則身危，而深失付託本意。吾是以預其大政，而略其細務也。」

十五年夏，文炳有疾，奏請解機務，詔曰：「大都暑熾，非病者宜，卿可來此，固當愈。」文炳至上都，奏曰：「臣病不足領機務，西北高寒，筋骸舒暢，當復自愈，請盡力北邊。」帝曰：「卿固忠孝，是不足行也。樞密事重，以卿僉書樞密院事，中書左丞如故。」文炳辭，不許，遂拜。八月天壽節，禮成賜宴，帝命坐文炳上坐，諭宗室大臣曰：「董文炳，功臣也，理當坐是。」每尙食，上食輒輟賜文炳。是夜，文炳疾復作，敕賜御醫日來診視。九月十三日，疾篤，洗沐而坐，召文忠等曰：「吾以先人死王事，恨不爲國死邊，今至此，命也。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，勉力報國，則吾死瞑目矣。」言畢，就枕卒。帝聞，悼痛良久，命文忠護喪葬藁城，令所過有司以禮弔祭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諡忠獻。子士元、士選。

士元，一名不花，字長卿，文炳長子也。自襁褓喪母，祖母李氏愛之，謂文炳曰：「俟兒能言，卽令讀書。」數歲，從名儒受學。及長，善騎射。憲宗征蜀，士元年二十三，從叔父文蔚率鄧州一軍西行。師次釣魚山，宋人堅壁拒守。士元請代文蔚攻之，以所部銳卒先登，力戰良久，以它軍不繼而還。憲宗壯之，賜以金帛。

中統初，文蔚入典禁兵，士元以世家子選供奉內班，從車駕巡狩北方，嘗預武定山之役。帝知其忠勤可任以事。會文蔚病卒，無子，命士元襲爲千夫長。出師南征襄、漢，分禁兵戍淮上，士元在軍中修敕武備，號令肅然。

丞相伯顏克江南，宋兵保兩淮未下，士元數與戰，拔淮安堡，以功遷武節將軍。從太師博魯歡攻揚州，駐師灣頭堡。時方大暑，博魯歡病還京師，以行省阿里代領諸軍。揚州守將姜才乘隙來攻。阿里素不習兵，率輕騎數百出堡，（元主）〔士元〕與別將哈刺禿以百騎從之。〔五〕日已暮，宋兵至者萬餘，士元謂左右曰：「大丈夫報國政在今日，勿懼也。」方整陣欲戰，阿里趣令左旋，已乃遁去。士元與哈刺禿以部兵赴敵死戰，鼓譟震地，泥淖馬不能馳，乃棄馬步戰，至四更，敵衆始退。及旦，阿里來視戰地，見士元臥泥中，身被十七槍，甲裳盡赤，肩鼻至營而絕，年四十二。哈刺禿亦戰死。

江淮旣平，伯顏入朝言於帝曰：「淮海之役，所損者二將而已。」帝問其人，以士元與哈

刺禿對。帝曰：「不花健捷過人，晝戰必能制敵，夜戰而死，甚可惜也。」至大元年，贈鎮國上將軍、僉書樞密院事，諡節愍。後加贈推誠效節功臣、資德大夫、中書左丞、護軍，追封趙郡公，改諡忠愍。

士選字舜卿，文炳次子也。幼從文炳居兵間，晝治武事，夜讀書不輟。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，士選戰甚力，大敗之，追至海而還。及降張瑄等，丞相伯顏臨陣觀之，壯其驍勇，遣使問之，始知爲文炳子。奏功，佩金符，爲管軍總管。戰數有功。宋降，從文炳入宋宮，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，靜重識大體，秋毫無所取，軍中稱之。宋平，班師，詔置侍衛親軍諸衛，以士選爲前衛指揮使，號令明正，得士大夫心。未幾，以其職讓其弟士秀。帝嘉其意，命士秀將前衛，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，久之召還。

宗王乃顏叛，帝親征，召士選至行在所，與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。乃顏軍飛矢及乘輿前，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，其衆敗走。緩急進退有禮，帝甚善之。桑哥事敗，帝求直士用之，以易其弊，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，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，聽辟舉僚屬。至部，察病民事，悉以帝意除之，民大悅。有聚斂之臣爲奸利，事發得罪且死，詐言所遣舶商海外未至，請留以待之，士選曰：「海商至則捕錄之，不至則無如之何，不係斯人之存

亡也。苟此人幸存，則無以謝天下。」遂竟其罪。浙多湖泊，廣蓄泄以藝水旱，率爲豪民占以種藝，水無所居積，故數有水旱，士選與徹理力開復之。

成宗卽位，僉行樞密院於建康。未幾，拜江西行省左丞。贛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，聚衆至萬餘。朝廷遣兵討之，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，守吏又因以擾良民，賊勢益盛。士選請自往，衆欣然託之。卽日就道，不求益兵，但率掾史李霆鎮、元明善二人，持文書以去，衆莫測其所爲。至贛境，捕官吏害民者治之，民相告語曰：「不知有官法如此。」進至興國縣，去賊巢不百里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。察知激亂之人，悉置于法，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。於是民爭出請自效，不數日遂擒賊魁，散餘衆歸農。軍中獲賊所爲文書，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。霆鎮、明善請焚之，民心益安。遣使以事平報于朝。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：「董公上功簿邪？」使者曰：「某且行，左丞授之言曰：『朝廷若以軍功爲問，但言鎮撫無狀，得免罪幸甚，何功之可言！』」因出其書，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，不言破賊事。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伐。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，廉威素著，不嚴而肅，凜然有大臣風。

入僉樞密院事，俄拜御史中丞。前中丞崔彧久任風紀，善幹旋以就事功。旣卒，不忽木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，方正持大體，天下望之，而已多病，遂以屬之士選。風采明俊，中外竦然。

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，出師征八百媳婦國，遠冒煙瘴，及至未戰，士卒死者十已七八。驅民轉粟餉軍，谿谷之間不容舟車，必負擔以達。一夫致粟八斗，率數人佐之，凡數十日乃至。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，中外騷然。而完澤說帝：「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，陛下不與此役，則無功可見於後世。」帝入其言，用兵意甚堅，故無敢諫者。士選率同列言之，奏事殿中畢，同列皆起，士選乃獨言：「今劉深出師，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。就令當取，亦必遣使諭之，諭之不從，然後聚糧選兵，視時而動。豈得輕用一人妄言，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？」帝色變，士選猶明辨不止，侍從皆爲之戰慄，帝曰：「事已成，卿勿復言。」士選曰：「以言受罪，臣之所當。他日以不言罪臣，臣死何益！」帝麾之起，左右擁之以出。未數月，帝聞師敗績，慨然曰：「董二哥之言驗矣，吾愧之。」因賜上尊以旌直言，始爲罷兵，誅劉深等。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，故帝以二哥呼士選。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，遷汴梁行省平章政事，又遷陝西。

士選平生以忠義自許，尤號廉介，自門生部曲，無敢持一毫獻者。治家甚嚴，而孝弟尤篤。時言世家有禮法者，必歸之董氏。其禮敬賢士尤至。在江西，以屬掾元明善爲賓友，既又得吳澄而師之，延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。諸老儒及西蜀遺士，皆以書院之祿起之，使以所學教授。遷南行臺，又招汲子集與俱，後又得范梈等數人，皆以文學大顯於時。故世

稱求賢薦士，亦必以董氏爲首。晚年好讀易，澹然終其身。每一之官，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貲，故老而益貧，子孫不異布衣之士，仕者往往稱廉吏云。

子守忠，雲南行省參知政事；守愨，侍正府判官；守思，知威州。

張弘範

張弘範字仲疇，柔第九子也。善馬槊，頗能爲歌詩。年二十時，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，留弘範攝府事，吏民服其明決。蒙古軍所過肆暴，弘範杖遣之，入其境無敢犯者。

中統初，授御用局總管。三年，改行軍總管，從親王合必赤討李壇於濟南。柔戒之曰：「汝圍城勿避險地。汝無怠心，則兵必致死。主者慮其險，苟有來犯，必赴救，可因以立功，勉之。」弘範營城西，壇出軍突諸將營，獨不向弘範。弘範曰：「我營險地，壇乃示弱於我，必以奇兵來襲，謂我弗悟也。」遂築長壘，內伏甲士，而外爲壕，開東門以待之，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，壇不知也。明日，果擁飛橋來攻，未及岸，軍陷壕中，得跨壕而上者，突入壘門，遇伏皆死，降兩賊將。柔聞之曰：「真吾子也。」壇既誅，朝廷懲壇盡專兵民之權，故能爲亂，議罷大藩子弟之在官者，弘範例罷。

至元元年，弘略既入宿衛，帝召見，意其兄弟有可代守順天者，且念弘範有濟南之功，授順天路管民總管，佩金虎符。二年，移守大名。歲大水，漂沒廬舍，租稅無從出，弘範輒免之。朝廷罪其專擅，弘範請入見，進曰：「臣以爲朝廷儲小倉，不若儲之大倉。」帝曰：「何說也？」對曰：「今歲水潦不收，而必責民輸，倉庫雖實，而民死亡殆盡，明年租將安出？曷若活其民，使不致逃亡，則歲有恒收，非陛下大倉庫乎！」帝曰：「知體，其勿問。」

六年，括諸道兵圍宋襄陽，授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，復佩金虎符。朝廷以益都兵乃李壇所教練之卒，勇悍難制，故命領之。戍鹿門堡，以斷宋餉道，且絕郢之救兵。弘範建言曰：「國家取襄陽，爲延久之計者，所以重人命而欲其自斃也。曩者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，我師坐視，無禦之者。而其境南接江陵、歸、峽，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，寧有自斃之時乎！宜城萬山以斷其西，柵灌子灘以絕其東，則庶幾速斃之道也。」帥府奏用其言，移弘範兵千人戍萬山。

既城，與將士較射出東門，宋師奄至。將佐皆謂衆寡不敵，宜入城自守。弘範曰：「吾與諸君在此何事，敵至將不戰乎？敢言退者死。」卽擐甲上馬，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，他將攻其後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，令曰：「聞吾鼓則進，未鼓勿動。」宋軍步騎相問突陣，弘範軍不動，再進再却，弘範曰：「彼氣衰矣。」鼓之，前後奮擊，宋師奔潰。

八年，築一字城逼襄陽。破樊城外郭。九年，攻樊城，流矢中其肘，裹瘡見主帥曰：「襄、樊相爲唇齒，故不可破。若截江道，斷其援兵，水陸夾攻，樊必破矣。」樊破則襄陽何所恃。從之。明日，復出銳卒先登，遂拔之。襄陽既下，偕宋將呂文煥入覲，賜錦衣、白金、寶鞍，將校行賞有差。

十一年，丞相伯顏伐宋，弘範率左部諸軍循漢江，東略郢西，南攻武磯堡，取之。北兵渡江，弘範爲前鋒。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蕪湖，殿帥孫虎臣據丁家洲。弘範轉戰而前，諸軍繼之，宋師潰，弘範長驅至建康。十二年五月，帝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，方暑，其少駐以待。弘範進曰：「聖恩待士卒誠厚，然緩急之宜，非可遙度。今敵已奪氣，正當乘破竹之勢，取之無遺策矣。豈宜迂緩，使敵得爲計耶？」丞相然之，馳驛至闕，面論形勢，得旨進師。

十二年，次瓜洲，分兵立柵，據其要害。揚州都統姜才所統兵勁悍善戰，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。弘範佐都元帥阿朮禦之，與宋兵夾水陣。弘範以十三騎徑度衝之，陣堅不動，弘範引却。一騎躍馬揮刀，直趣弘範，弘範旋轡反迎刺之，應手頓斃馬下，其衆潰亂，追至城門，斬首萬餘級，自相蹂藉溺死者過半。宋將張世傑、孫虎臣等率水軍於焦山決戰，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，宋師遂敗。追至圖山之東，奪戰艦八十艘，俘馘千數。上其功，改亳州萬戶，後賜名拔都。

從中書左丞董文炳，由海道會丞相伯顏，進次近郊。宋主上降表，以伯姪爲稱，往返未決。弘範將命入城，數其大臣之罪，皆屈服，竟取稱臣降表來上。十三年，台州叛，討平之，誅其爲首者而已。十四年，師還，授鎮國上將軍、江東道宣慰使。

十五年，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，閩、廣響應，俾弘範往平之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。陛辭奏曰：「漢人無統蒙古軍者，乞以蒙古信臣爲首帥。」帝曰：「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？其破安豐也，汝父欲留兵守之，察罕不從。師旣南，安豐復爲宋有，進退幾失據，汝父深悔恨，良由委任不專故也，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。今付汝大事，能以汝父之心爲心，則予汝嘉。」面賜錦衣、玉帶，弘範不受，以劍甲爲請。帝出武庫劍甲，聽其自擇，且諭之曰：「劍，汝之副也，不用令者，以此處之。」將行，薦李恒爲己貳，從之。

至揚州，選將校水陸二萬，分道南征，以弟弘正爲先鋒，戒之曰：「選汝驍勇，非私汝也。軍法重，我不敢以私撓公，勉之。」弘正所向克捷。進攻三江寨，寨據隘乘高，不可近，因連兵向之，寨中持滿以待。弘範下令下馬治朝食，若將持久者。持滿者疑不敢動，而他寨不虞也。忽麾軍連拔數寨，迴擣三江，盡拔之。至漳州，軍其東門，命別將攻南門、西門，乃乘虛破其北門，拔之。攻鮑浦寨，又拔之。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。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，使之拜，不屈，弘範義之，待以賓禮，送至京師。獲宋禮部侍郎鄧光薦，命子珪師

事之。

十六年正月庚戌，由潮陽港發舶入海，至甲子門，獲宋斥候將劉青、顧凱，乃知廣王所在。辛酉，次崖山。宋軍千餘艘碇海中，建樓櫓其上，隱然堅壁也。弘範引舟師赴之。崖山東西對峙，其北水淺，舟膠，非潮來不可進，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，始得逼其舟，又出奇兵斷其汲路，燒其宮室。世傑有甥在弘範軍中，三使招之，世傑不從。甲戌，李恒自廣州至，授以戰艦二，使守北面。

二月癸未，將戰，或請先用砲。弘範曰：「火起則舟散，不如戰也。」明日，四分其軍，軍其東南北三面，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，下令曰：「宋舟潮至必東遁，急攻之，勿令得去，聞吾樂作乃戰，違令者斬。」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，不克，李恒等順潮而退。樂作，宋將以爲且宴，少懈，弘範舟師犯其前，衆繼之。豫構戰樓於舟尾，以布幙障之，命將士負盾而伏，令之曰：「聞金聲起戰，先金而妄動者死。」飛矢集如蝟，伏盾者不動。舟將接，鳴金撤障，弓弩火石交作，頃刻并破七舟，宋師大潰。宋臣抱其主鬪赴水死。獲其符璽印章。世傑先遁，李恒追至大洋不及。世傑走交趾，風壞舟，死海陵港。其餘將吏皆降。嶺海悉平，磨崖山之陽，勒石紀功而還。

十月，入朝，賜宴內殿，慰勞甚厚。未幾，瘴癘疾作，帝命尙醫診視，遣近臣臨議用藥，

敕衛士監門，止雜人毋擾其病。病甚，沐浴易衣冠，扶掖至中庭，面闕再拜。退坐，命酒作樂，與親故言別。出所賜劍甲，命付嗣子珪曰：「汝父以是立功，汝佩服勿忘也。」語竟，端坐而卒。年四十三。贈銀青榮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諡武（略）烈（七）。至大四年，加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齊國公，改諡忠武。延祐六年，加保大功臣，加封淮陽王，諡獻武。子珪，自有傳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〔士元士選〕 道光本與本書原目錄合，從補。

〔二〕或讒（知）之（之）府 從北監本改。按元文類卷七〇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「知」作「之」。

〔三〕壇兵有浙漣兩軍 按李壇據山東，浙江非其勢力所及，「浙」字見於元文類卷七〇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、藁城嘉靖縣志卷九王磐董文炳神道碑，疑原已誤。藁城嘉靖縣志卷八王磐董文炳遺愛碑作「漣海兩軍」。道光本從類編改「浙」爲「沂」。

〔四〕十年拜參知政事 藁城嘉靖縣志卷八、九王磐董文炳遺愛碑、神道碑此事皆繫十一年，與本書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一年三月辛卯條符。「十」當作「十一」，本證已校。按此傳繫年多與史實不符，係沿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之誤。

〔五〕（元士）〔士元〕 從北監本改正。

〔六〕 與宋兵戰金山 按本書卷八世祖紀至元十二年七月庚午、辛未條、卷一二八阿朮傳、本卷董文炳傳及吳文正集卷三二董士選神道碑、「金山」皆作「焦山」。新編改「金」爲「焦」，疑是。

〔七〕 諡武（略）〔烈〕 道光本與道園學古錄卷一四張弘範廟堂碑、牧庵集卷一張弘範贈齊國忠武公制合，從改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七

列傳第四十四

劉秉忠〔秉恕〕〔二〕

劉秉忠字仲晦，初名侃，因從釋氏，又名子聰，拜官後始更今名。其先瑞州人也，世仕遼，爲官族。曾大父仕金，爲邢州節度副使，因家焉，故自大父澤而下，遂爲邢人。庚辰歲，木華黎取邢州，立都元帥府，以其父潤爲都統。事定，改署州錄事，歷鉅鹿、內丘兩縣提領，所至皆有惠愛。

秉忠生而風骨秀異，志氣英爽不羈。八歲入學，日誦數百言。年十三，爲質子於帥府。十七，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，以養其親。居常鬱鬱不樂，一日投筆嘆曰：「吾家累世衣冠，乃汨沒爲刀筆吏乎！丈夫不遇於世，當隱居以求志耳。」卽棄去，隱武安山中。久之，天寧虛照禪師遣徒招致爲僧，以其能文詞，使掌書記。後遊雲中，留居南堂寺。

世祖在潛邸，海雲禪師被召，過雲中，聞其博學多材藝，邀與俱行。既入見，應對稱旨，屢承顧問。秉忠於書無所不讀，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，至於天文、地理、律曆、三式六壬遁甲之屬，無不精通。論天下事如指諸掌。世祖大愛之，海雲南還，秉忠遂留藩邸。後數歲，奔父喪，賜金百兩爲葬具，仍遣使送至邢州。服除，復被召，奉旨還和林。上書數千百言，其略曰：

典章、禮樂、法度、三綱五常之教，備於堯、舜，三王因之，五霸敗之。漢興以來，至于五代，一千三百餘年，由此道者，漢文、景、光武，唐太宗、玄宗五君，而玄宗不無疵也。然治亂之道，係乎天而由乎人。天生成吉思皇帝，起一旅，降諸國，不數年而取天下。勤勞憂苦，遺大寶於子孫，庶傳萬祀，永保無疆之福。

愚聞之曰：「以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馬上治」。昔武王，兄也；周公，弟也。周公思天下善事，夜以繼日，每得一事，坐以待旦，以匡周室，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，周公之力也。君上，兄也；大王，弟也。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，在乎今日。千載一時，不可失也。君之所任，在內莫大乎相，相以領百官，化萬民；在外莫大乎將，將以統三軍，安四域。內外相濟，國之急務，必先之也。然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可及；萬事之細，非一心之可察。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，分爲京府州郡監守，督責舊官，以遵王法；仍差按察官

守，治者升，否者黜。天下不勞力而定也。

天下戶過百萬，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，差徭甚大，加以軍馬調發，使臣煩擾，官吏乞取，民不能當，是以逃竄。宜比舊減半，或三分去一，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，招逃者復業，再行定奪。官無定次，清潔者無以遷，污濫者無以降。可比附古例，定百官爵祿儀仗，使家足身貴。有犯於民，設條定罪。威福者君之權，奉命者臣之職。今百官自行威福，進退生殺惟意之從，宜從禁治。

天下之民未聞教化，見在囚人宜從赦免，明施教令，使之知畏，則犯者自少也。教令既設，則不宜繁，因大朝舊例，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。教令既施，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，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，不致刑及無辜。

天子以天下爲家，兆民爲子，國不足，取於民，民不足，取於國，相須如魚水。有國家者，置府庫，設倉廩，亦爲助民；民有身者，營產業，闢田野，亦爲資國用也。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，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，宜依合罕皇帝聖旨，一本一利，官司歸還。凡賠償無名，虛契所負，及還過元本者，並行赦免。

納糧就遠倉，有一廢十者，宜從近倉以輸爲便。當驛路州城，飲食祇待偏重，宜計所費以準差發。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，宜從舊制。禁橫取，減稅法，以利百姓。

倉庫加耗甚重，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，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，以存信去詐。珍貝金銀之所出，淘沙鍊石，實不易爲。一旦以纏絲縷，飾皮革，塗木石，粧器仗，取一時之華麗，廢爲塵而無濟，甚可惜也。宜從禁治。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，無職之人不得僭越。今地廣民微，賦斂繁重，民不聊生，何力耕耨以厚產業？宜差勸農官一員，率天下百姓務農桑，營產業，實國之大益。

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，今郡縣雖有學，並非官置。宜從舊制，修建三學，設教授，開選擇才，以經義爲上，詞賦論策次之，兼科舉之設，已奉合罕皇帝聖旨，因而言之，易行也。開設學校，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，選達才任用之。

天下莫大於朝省，親民莫近於縣宰。雖朝省有法，縣宰宜擇，縣宰正，民自安矣。關西、河南地廣土沃，以軍馬之所出入，治而未豐。宜設官招撫，不數年民歸土闢，以資軍馬之用，實國之大事。移刺中丞拘權鹽鐵諸產、商賈酒醋貨殖諸事，以定宣課，雖使從實恢辦，不足亦取於民，拖兌不辦，已不爲輕。奧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，往往科取民間。科權並行，民無所措手足。宜從舊例辦權，更或減輕，罷繁碎，止科徵，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。鰥寡孤獨廢疾者，宜設孤老院，給衣糧以爲養。使臣到州郡，宜設館，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。

孔子爲百王師，立萬世法，今廟堂雖廢，存者尙多，宜令州郡祭祀，釋奠如舊儀。近代禮樂器具靡散，宜令刷會，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，使器備人存，漸以修之，實太平之基，王道之本。今天下廣遠，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，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。宜訪名儒，循舊禮，尊祭上下神祇，和天地之氣，順時序之行，使神享民依，德極於幽明，天下賴一人之慶。

見行遼曆，日月交食頗差，聞司天臺改成新曆，未見施行。宜因新君卽位，頒曆改元。令京府州郡置更漏，使民知時。國滅史存，古之常道，宜撰修金史，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，甚有勵也。

國家廣大如天，萬中取一，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，使不致困窮。或有營運產業者，會前聖旨，種養應輸差稅，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，使自給養，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。明君用人，如大匠用材，隨其巨細長短，以施規矩繩墨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。」蓋君子所存者大，不能盡小人之事，或有一短；小人所拘者狹，不能同君子之量，或有一長。盡其才而用之，成功之道也。

君子不以言廢人，不以人廢言，大開言路，所以成天下、安兆民也。天地之大，

日月之明，而或有所蔽。且蔽天之明者，雲霧也；蔽人之明者，私欲佞說也。常人有一之，蔽一心也；人君有之，蔽天下也。常選左右諫臣，使諷諭於未形，忖畫於至密也。君子之心，一於理義，懷於忠良；小人之心，一於利欲，懷於讒佞。君子得位，有容於小人；小人得勢，必排於君子。明君在上，不可不辨也。孔子曰「遠佞人」，又曰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」，此之謂也。

今言利者衆，非圖以利國害民，實欲殘民而自利也。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治，付各路課稅所，以定權辦，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。古者明王不寶遠物，所寶惟賢，如使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此皆一人之睿知，賢王之輔成也。古者治世均民產業，自廢井田爲阡陌，後世因之不能復。今窮乏者益損，富盛者增加。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勢，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，商賈與民和好交易，不生擅奪欺罔之害，眞國家之利也。

筭箠之制，宜會古酌今，均爲一法，使無敢過越。禁私置牢獄，淫民無辜，鞭背之刑宜禁治，以彰愛生之德。立朝省以統百官，分有司以御衆事，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，紀綱正於上，法度行於下，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。今新君卽位之後，可立朝省，以爲政本。其餘百官，不在員多，惟在得人焉耳。

世祖嘉納焉。又言：「邢州舊萬餘戶，兵興以來不滿數百，凋壞日甚，得良牧守如眞定張耕、

洛水劉肅者治之，猶可完復。」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，肅爲副使。由是流民復業，升邢爲順德府。

癸丑，從世祖征大理。明年，征雲南。每贊以天地之好生，王者之神武不殺，故克城之日，不妄戮一人。己未，從伐宋，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，所至全活不可勝計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卽位，問以治天下之大經、養民之良法，秉忠采祖宗舊典，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，條列以聞。於是下詔建元紀歲，立中書省、宣撫司。朝廷舊臣、山林遺逸之士，咸見錄用，文物粲然一新。

秉忠雖居左右，而猶不改舊服，時人稱之爲聰書記。至元元年，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：「秉忠久侍藩邸，積有歲年，參帷幄之密謀，定社稷之大計，忠勤勞績，宜被褒崇。聖明御極，萬物惟新，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，深所未安，宜正其衣冠，崇以顯秩。」帝覽奏，卽日拜光祿大夫，位太保，參預領中書省事。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，賜第奉先坊，且以少府宮籍監戶給之。秉忠旣受命，以天下爲己任，事無巨細，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聽，帝寵任愈隆。燕閑顧問，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，凡所甄拔，後悉爲名臣。

初，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，建城郭于龍岡，三年而畢，名曰開平。繼升爲上

都，而以燕爲中都。四年，又命秉忠築中都城，始建宗廟宮室。八年，奏建國號曰大元，而以中都爲大都。他如頒章服，舉朝儀，給俸祿，定官制，皆自秉忠發之，爲一代成憲。

十一年，扈從至上都，其地有南屏山，嘗築精舍居之。秋八月，秉忠無疾端坐而卒，年五十九。帝聞驚悼，謂羣臣曰：「秉忠事朕三十餘年，小心慎密，不避艱險，言無隱情，其陰陽術數之精，占事知來，若合符契，惟朕知之，他人莫得聞也。」出內府錢具棺斂，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。十二年，贈太傅，封趙國公，諡文貞。成宗時，贈太師，諡文正。仁宗時，又進封常山王。

秉忠自幼好學，至老不衰，雖位極人臣，而齋居蔬食，終日澹然，不異平昔。自號藏春散人。每以吟詠自適，其詩蕭散閑淡，類其爲人。有文集十卷。無子，以弟秉恕子蘭璋後。

秉恕字長卿。好讀書，年弱冠，受易於劉肅，遂明理學。兄秉忠，事世祖，以薦士自任，嫌於私親，獨不及秉恕。左右以聞，召見，遂同侍潛邸。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，辭曰：「臣山野鄙人，僥倖遭際，服器悉出尙方，金無所用。」世祖曰：「卿獨無親故遺之邪？」辭不允，乃受而散之，以二百兩與秉恕。秉恕曰：「兄勤勞有年，宜蒙茲賞，秉恕無功，可冒恩乎？」終不受。

中統元年，擢禮部侍郎、邢州安撫副使。二年，賜金符，遷吏部侍郎。三年，升邢爲順德府，賜金虎符，爲順德安撫使。至元元年，轉官法行，改嘉議大夫，歷彰德、懷孟、淄萊、順天、太原五路總管。淄萊府有死囚六人，獄已具。秉恕疑之，詳讞得其實，六人賴以不死。他所至，皆有惠政。召除禮部尙書。出爲淮西宣慰使，會省宣慰司，歷湖州、平陽兩路總管。平陽歲荒，民艱食，輒開倉以賑之，全活者衆。年六十，卒于官。

張文謙

張文謙，字仲謙，邢州沙河人。幼聰敏，善記誦，與太保劉秉忠同學。世祖居潛邸，受邢州分地，秉忠薦文謙可用。歲丁未，召見，應對稱旨，命掌王府書記，日見信任。邢州當要衝，初分二千戶爲勳臣食邑，歲遣人監領，皆不知撫治，徵求百出，民弗堪命。或訴於王府，文謙與秉忠言于世祖曰：「今民生困弊，莫邢爲甚。盍擇人往治之，責其成效，使四方取法，則天下均受賜矣。」於是乃選近侍脫兀脫、尙書劉肅、侍郎李簡往。三人至邢，協心爲治，洗滌蠹敝，革去貪暴，流亡復歸，不期月，戶增十倍。由是世祖益重儒士，任之以政，皆自文謙發之。

歲辛亥，憲宗卽位。文謙與秉忠數以時務所當先者言于世祖，悉施行之。世祖征大

理，國主高祥拒命，殺信使遁去。世祖怒，將屠其城。文謙與秉忠、姚樞諫曰：「殺使拒命者高祥爾，非民之罪，請宥之。」由是大理之民賴以全活。己未，世祖帥師伐宋，文謙與秉忠言：「王者之師，有征無戰，當一視同仁，不可嗜殺。」世祖曰：「期與卿等守此言。」既入宋境，分命諸將毋妄殺，毋焚人室廬，所獲生口悉縱之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卽位，立中書省，首命王文統爲平章政事，文謙爲左丞。建立綱紀，講明利病，以安國便民爲務。詔令一出，天下有太平之望。而文統素忌克，謨謀之際屢相可否，積不能平，文謙遽求出，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。臨發，語文統曰：「民困日久，況當大旱，不量減稅賦，何以慰來蘇之望？」文統曰：「上新卽位，國家經費止仰稅賦，苟復減損，何以供給？」文謙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！俟時和歲豐，取之未晚也。」於是蠲常賦什之四，商酒稅什之二。

二年春，來朝，復留居政府。始立左右部，講行庶務，鉅細畢舉，文謙之力爲多。三年，阿合馬領左右部，總司財用，欲專奏請，不關白中書，詔廷臣議之，文謙曰：「分制財用，古有是理，中書不預，無是理也。若中書弗問，天子將親蒞之乎？」帝曰：「仲謙言是也。」

至元元年，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。羌俗素鄙野，事無統紀，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，理而出之，使習吏事，旬月間簿書有品式，子弟亦知讀書，俗爲一變。

浚唐來、漢延二渠，溉田十數萬頃，人蒙其利。

三年，還朝。諸勢家言有戶數千，當役屬爲私奴者，議久不決。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爲斷，奴之未占籍者，歸之勢家可也，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。議遂定，守以爲法。五年，淄州妖人胡王惑衆，事覺，逮捕百餘人。丞相安童以文謙言奏曰：「愚民無知，爲所誑誘，誅其首惡足矣。」詔卽命文謙往決其獄，惟三人坐棄市，餘皆釋之。

七年，拜大司農卿，奏立諸道勸農司，巡行勸課，請開籍田，行祭先農先蠶等禮。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。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，選貴胄子弟教育之。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，官鑄農器，高其價以配民，創立行戶部於東平、大名，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，干政害民，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。十三年，遷御史中丞。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姦，乃奏罷諸道按察司以撼之，文謙奏復其舊。然自知爲姦臣所忌，力求去。會世祖以大明曆歲久浸差，命許衡等造新曆，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，領太史院，以總其事。十九年，拜樞密副使。歲餘，以疾薨于位，年六十八。〔三〕

文謙蚤從劉秉忠，洞究術數，晚交許衡，尤粹於義理之學。爲人剛明簡重，凡所陳於上前，莫非堯、舜仁義之道。數忤權倖，而是非得喪，一不以經意。家惟藏書數萬卷。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，時論益以是多之。累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

追封魏國公，諡忠宣。

長子晏，仕至御史中丞，贈陝西行省平章政事，封魏國公，諡文靖。

郝經

郝經字伯常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澤州之陵川，家世業儒。祖天挺，元裕嘗從之學。金末，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。河南亂，居民匿窖中，亂兵以火熏灼之，民多死，經母許亦死。經以蜜和寒菹汁，決母齒飲之，卽蘇。時經九歲，人皆異之。金亡，徙順天。家貧，晝則負薪米爲養，暮則讀書。居五年，爲守帥張柔、賈輔所知，延爲上客。二家藏書皆萬卷，經博覽無不通。往來燕、趙間，元裕每語之曰：「子貌類汝祖，才器非常，勉之。」

憲宗二年，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，召經，諮以經國安民之道，條上數十事，大悅，遂留王府。是時，連兵於宋，憲宗入蜀，命世祖總統東師，經從至濮。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，其言謹邊防，守衝要，凡七道，遂下諸將議，經曰：「古之一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彼今未有敗亡之釁，我乃空國而出，諸侯窺伺於內，小民凋弊於外。經見其危，未見其利也。王不如修德布惠，敦族簡賢，綏懷遠人，控制諸道，結盟飭備，以待西師，上應天心，下繫人望，順時而動，宋不足圖也。」世祖以經儒生，愕然曰：「汝與張拔都議邪？」經對曰：「經少館張柔家，嘗

聞其論議。此則經臆說耳，柔不知也。」進七道議七千餘言。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，經爲副，將歸德軍，先至江上，宣布恩信，納降附。惟中欲私還汴，經曰：「我與公同受命南征，不聞受命還汴也。」惟中怒，弗聽。經率麾下揚旌而南，惟中懼謝，乃與經俱行。

經聞憲宗在蜀，師久無功，進東師議，其略曰：

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，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。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，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，是尤難也。國家以一旅之衆，奮起朔漠，幹斗極以圖天下，馬首所向無不摧破。滅金源，并西夏，蹂荆、襄，克成都，平大理，躡轢諸夷，奄征四海，有天下十八，盡元魏、金源故地而加多，廓然莫與侔大也。惟宋不下，未能混一，連兵構禍踰二十年。何曩時掇取之易，而今日圖惟之難也？

夫取天下，有可以力并，有可以術圖。并之以力則不可久，久則頓弊而不振；圖之以術則不可急，急則僥倖而難成。故自漢、唐以來，樹立攻取，或五六年，未有踰十年者，是以其力不弊，而卒能保大定功。晉之取吳，隋之取陳，皆經營比俟十有餘年，是以其術得成，而卒能混一。或久或近，要之成功各當其可，不妄爲而已。

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，而一之以兵，遺黎殘姓，游氣驚魂，虔劉劇盪，殆欲殲盡。

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，其力安得不弊乎！且括兵率賦，朝下令而夕出師，躬擐甲胄，跋履山川，闔國大舉，以之伐宋而圖混一。以志則銳，以力則強，以土則大，而其術則未盡也。苟於諸國既平之後，息師撫民，致治成化，創法立制，敷布條綱，上下井井，不撓不紊，任老成爲輔相，起英特爲將帥，選賢能爲任使，鳩智計爲機衡，平賦以足用，屯農以足食，內治既舉，外禦亦備。如其不服，姑以文誥，拒而不從，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。自東海至于襄、鄧，重兵數道，聯幟接武，以爲正兵。自漢中至于大理，輕兵捷出，批亢抵脅，以爲奇兵。帥臣得人，師出以律，高拱九重之內，而海外有截矣。是而不爲，乃於間歲遽爲大舉，上下震動，兵連禍結，底安于危，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。東師未出，大王仁明，則猶有未然者，可不議乎！

國家用兵，一以國俗爲制，而不師古。不計師之衆寡，地之險易，敵之強弱，必合圍把稍，獵取之若禽獸然。聚如丘山，散如風雨，迅如雷電，捷如鷹鶻，鞭弭所屬，指期約日，萬里不忒，得兵家之詭道，而長於用奇。自澮河之戰，乘勝下燕、雲，遂遺兵而去，似無意於取者。既破回鶻，滅西夏，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，然後知所以深取之，是長於用奇也。既而爲幹腹之舉，由金、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，爲擣虛之計，自西和徑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，爲示遠之謀，自臨洮、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。皆用奇也。夫

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，而後可以用奇。豈有連百萬之衆，首尾萬餘里，六飛雷動，乘輿親出，竭天下，倒四海，騰擲宇宙，軒豁天地，大極於遐徼之士，細窮於委巷之民，撞其鐘而掩其耳，嚙其臍而蔽其目，如是用奇乎？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。

其初以奇勝也，關隴、江淮之北，平原曠野之多，而吾長於騎，故所向不能禦。兵鋒新銳，民物稠夥，擁而擠之，郡邑自潰，而吾長於攻，故所擊無不破。是以用其奇而驟勝。今限以大山深谷，阨以重險荐阻，迂以危途繚徑，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，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。況於客主勢懸，蘊蓄情露，無虜掠以爲資，無俘獲以備役，以有限之〔力〕，冒無限之〔險〕，雖有奇謀祕略，無所用之。力無所用與無力同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。泰山壓卵之勢，河海濯蕪之舉，擁遏頓滯，盤桓而不得進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。

爲今之計，則宜救已然之失，防未然之變而已。西師旣構，猝不可解，如兩虎相鬪，猝入于巖阻，見之者辟易不暇，又焉能以理相喻，使之逡巡自退。彼知其危，竭國以并命，我必其取，無由以自悔，兵連禍結，何時而已。

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，大軍壓境，遣使喻宋，示以大信，令降名進幣，割地納質。彼必受命，姑爲之和，偃兵息民，以全吾力，而圖後舉，天地人神之福也。稟命不

從，殿下之義盡，而後進吾師，重慎詳審，不爲躁輕飄忽，爲前定之謀，而一之以正大，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。比師南轅，先示恩信，申其文移，喻以禍福，使知殿下仁而不殺，非好攻戰鬪土地，不得已而用兵之意。誠意昭著，恩信流行，然後閱實精勇，別爲一軍，爲帳下之卒，舉老成知兵者俾爲將帥，更直宿衛，以備不虞。其餘師衆，各畀侯伯，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，爲戰攻之卒。其新入部曲曹不知兵，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，使沿邊進築，與敵郡邑犬牙相制，爲屯戍之卒。推擇單弱，究竟逃匿，編葺部伍，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，總押近裏故屯，爲鎮守之卒。使掣肘之計不行，妄意之徒屏息，內外備禦無有缺綻，則制節以進。旣入其境，敦陳固列，緩爲之行。彼善於守而吾不攻，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，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，吾用吾之所長，彼不能用其長。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，示必取之勢。毋焚廬舍，毋傷人民，開其生路，以攜其心，亟肆以疲，多方以誤，以弊其力。

兵勢旣振，蘊蓄旣見，則以輕兵掠兩淮，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，使血脈斷絕，各守孤城，示不足取。卽進大兵，直抵于江，沿江上下列屯萬竈，號令明肅，部曲嚴整，首尾締構，各具舟楫，聲言徑渡。彼必震疊，自起變故。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，江面闊越，恃其巖阻，兵皆柔脆，用兵以來未嘗一戰，焉能當我百戰之銳。一處崩壞，則望風皆

潰，肱髀不續，外內限絕，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，水陸相擠，必爲我乘。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，避實擊虛者也。

如欲存養兵力，漸次以進，以圖萬全，則先荆後淮，先淮後江。彼之素論，謂「有荆、襄則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」。先是，我嘗有荆、襄，有淮甸，有上流，皆自失之。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，命一軍出襄、鄧，直渡漢水，造舟爲梁，水陸濟師。以輕兵（綴）〔掇〕襄陽，〔絕〕其糧路，重兵皆趨漢陽，出其不意，以伺江隙。不然，則重兵臨襄陽，輕兵捷出，穿徹均、房，遠叩歸、峽，以應西師。如交、廣、施、黔，選鋒透出，夔門不守，大勢順流，卽并兵大出，摧拉荆、郢，橫潰湘、潭，以成犄角。一軍出壽春，乘其銳氣，并取荆山，駕淮爲梁，以通南北。輕兵抄壽春，而重兵支布於鍾離、合淝之間，掇拾湖濶，奪取關隘，據濡須，塞皖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及於蘄、黃，徜徉恣肆，以覘江口。烏江、采石廣布戍邏，偵江渡之險易，測備禦之疏密，徐爲之謀，而後進師。所謂潰兩淮之腹心，挾長江之襟要也。一軍出維揚，連楚蟠亘，蹈跨長淮，鄰我強對。通、泰、海門，揚子江面，密彼京畿，必皆備禦堅厚，若遽攻擊，則必老師費財。當以重兵臨維揚，合爲長圍，示以必取。而以輕兵出通、泰，直塞海門、瓜步、金山、柴墟河口，游騎上下，吞江吸海，並著威信，遲以月時，以觀其變。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。三道並出，東西

連衡，殿下或處一軍，爲之節制，使我兵力常有餘裕，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，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。

議者必曰，三道並進，則兵分勢弱，不若併力一向，則莫我當也。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，併力一向，爭地之術也；諸道並進，取國之術也。昔之混一者，皆若是矣。晉取吳，則六道進；隋取陳，則九道進；宋之於南唐，則三面皆進。未聞以一旅之衆，而能克國者，或者有之，僥幸之舉也。豈有堂堂大國，師徒百萬，而爲僥幸之舉乎？況彼渡江立國，百有餘年，紀綱修明，風俗完厚，君臣輯睦，內無禍釁，東西南北輪廣萬里，亦未可小。自敗盟以來，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，彷徨百折，當我強對，未嘗大敗，不可謂弱。豈可蔑視，謂秦無人，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？秦王問王翦以伐荆，翦曰：「非六十萬不可。」秦王曰：「將軍老矣。」命李信將二十萬往，不克，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。蓋衆有所必用，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。故王者之舉必萬全，其倖舉者，崛起無賴之人也。

嗚呼！西師之出，已及瓜戍，而猶未卽功。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，若亦直前振迅，銳而圖功，一舉而下金陵、舉臨安則可也。如兵力耗弊，役成遷延，進退不可，反爲敵人所乘，悔可及乎！固宜重慎詳審，圖之以術。若前所陳，以全吾力，是所謂坐勝

也。雖然，猶有可憂者。國家掇取諸國，飄忽凌厲，本以力勝。今乃無故而爲大舉，若又措置失宜，無以挫英雄之氣，服天下之心，則稔惡懷姦之流，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，國內空虛，易爲搖蕩。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，反覆致論，謂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，此也。

遂會兵渡江，圍鄂州，聞憲宗崩，召諸將屬議，經復進議曰：

《易》言：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殿下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斷。進退存亡之正，知之久矣。嚮在沙陀，命經曰：「時未可也。」又曰：「時之一字最當整理。」又曰：「可行之時，爾自知之。」大哉王言，「時乘六龍」之道，知之久矣。自出師以來，進而不退，經所未解者，故言于眞定，于曹、濮，于唐、鄧。亟言不已，未賜開允。乃今事急，故復進狂言。

國家自平金以來，惟務進取，不遵養時晦，老師費財，卒無成功，三十年矣。蒙哥罕立，政當安靜以圖寧謐，忽無故大舉，進而不退，畀王東師，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。以爲有命不敢自逸，至于汝南，既聞凶訃，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，修好于宋，歸定大事，不當復進也而遽進。以有師期，會于江濱，遣使喻宋，息兵安民，振旅而歸，不當復進也而又進。既不宜渡淮，又豈宜渡江？既不宜妄進，又豈宜攻城？若以機不可

失，敵不可縱，亦既渡江，不能中止，便當乘虛取鄂，分兵四出，直造臨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則宋亦可圖。如其不可，知難而退，不失爲金兀朮也。師不當進而進，江不當渡而渡，城不當攻而攻，當速退而不退，當速進而不進，役成遷延，盤桓江渚，情見勢屈，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則我竭彼盈，又何俟乎？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，又延引月日，冬春之交，疫必大作，恐欲還不能。

彼既上流無虞，呂文德已并兵拒守，知我國疵，鬪氣自倍，兩淮之兵盡集白鷺，江西之兵盡集隆興，嶺廣之兵盡集長沙，閩、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，伺隙而進，如遇截於江、黃津渡，邀遮于大城關口，塞漢東之石門，限郢、復之湖濶，則我將安歸？無已則突入江、浙，擣其心腹。聞臨安、海門已具龍舟，則已徒往；還抵金山，并命求出，豈無韓世忠之儔？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，中挾巨浸，號爲活城，肉薄骨并而拔之，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，泝流而上，則入洞庭，保荆、襄，順流而下，則精兵健櫓突過澣、黃，未易遏也，則亦徒費人命，我安所得哉！區區一城，勝之不武，不勝則大損威望，復何俟乎！

雖然，以王本心，不欲渡江，既渡江，不欲攻城，既攻城，不欲并命，不焚廬舍，不傷人民，不易其衣冠，不毀其墳墓，三百里外不使侵掠。或勸徑趨臨安，曰其民人稠夥，

若往，雖不殺戮，亦被踐蹂，吾所不忍。若天與我，不必殺人；若天弗與，殺人何益，而竟不往。諸將歸罪士人，謂不可用，以不殺人故不得城。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，汝十萬衆不能勝，殺人數月不能拔，汝輩之罪也，豈士人之罪乎！益禁殺人。歸然一仁，上通于天，久有歸志，不能遂行耳。然今事急，不可不斷也。

宋人方懼大敵，自救之師雖則畢集，未暇謀我。第吾國內空虛，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，在於背脅；西域諸胡窺覘關隴，隔絕旭烈大王，病民諸姦各持兩端，觀望所立，莫不覬覦神器，染指垂涎。一有狡焉，或啓戎心，先人舉事，腹背受敵，大事去矣。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，令脫里赤爲斷事官，行尙書省，據燕都，按圖籍，號令諸道，行皇帝事矣。雖大王素有人望，且握重兵，獨不見金世宗、海陵之事乎！若彼果決，稱受遺詔，便正位號，下詔中原，行赦江上，欲歸得乎？

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，自西南隅抵東北隅，三萬人敵，上可並行大車，排槎弗樓，締構重複，必不可攻，祇有許和而歸耳。斷然班師，亟定大計，銷禍於未然。先命勁兵把截江面，與宋議和，許割淮南、漢上、梓夔兩路，定疆界歲幣。置輜重，以輕騎歸，渡淮乘驛，直造燕都，則從天而下，彼之姦謀僭志，冰釋瓦解。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，收皇帝璽。遣使召旭烈、阿里不哥、摩哥及諸王駙馬，會喪和林。差官於汴京、

京兆、成都、西涼、東平、西京、北京，撫慰安輯，召真金太子鎮燕都，示以形勢。則大寶有歸，而社稷安矣。

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，迺班師。

明年，世祖卽位，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，佩金虎符，充國信使使宋，告卽位，且定和議，仍敕沿邊諸將毋鈔掠。經入辭，賜葡萄酒，詔曰：「朕初卽位，庶事草創，卿當遠行，凡可輔朕者，亟以聞。」經奏便宜十六事，皆立政大要，辭多不載。

時經有重名，平章王文統忌之。旣行，文統陰屬李壇潛師侵宋，欲假手害經。經至濟南，壇以書止經，經以壇書聞于朝而行。宋敗壇軍于淮安，經至宿州，遣副使劉仁傑、參議高翹請入國日期，不報。遺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，庭芝復書果疑經，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爲功，恐經至謀泄，竟館經眞州。經乃上表宋主曰：「願附魯連之義，排難解紛，豈知唐儉之徒，款兵誤國。」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，極陳戰和利害，且請入見及歸國，皆不報。驛吏棘垣鑰戶，晝夜守邏，欲以動經，經不屈。經待下素嚴，又久羈困，下多怨者。經諭曰：「嚮受命不進，我之罪也。一入宋境，死生進退，聽其在彼，我終不能屈身辱命。汝等不幸，宜忍以待之，我觀宋祚將不久矣。」居七年，從者怒鬪，死者數人，經獨與六人處別館。又九年，丞相伯顏奉詔南伐，帝遣禮部尙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，問執行人之罪，

宋懼，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。賈似道之謀既泄，尋亦竄死。經歸道病，帝敕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，所過父老瞻望流涕。明年夏，至闕，錫燕大庭，咨以政事，賞賚有差。秋七月，卒，年五十三，官爲護喪還葬，諡文忠。明年，宋平。

經爲人尙氣節，爲學務有用。及被留，思託言垂後，撰續後漢書、易春秋外傳、太極演、原古錄、通鑑書法、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，凡數百卷。其文豐蔚豪宕，善議論。詩多奇崛。拘宋十六年，從者皆通於學。書佐苟宗道，後官至國子祭酒。經還之歲，汴中民射雁金明池，得繫帛，書詩云：「霜落風高恣所如，歸期回首是春初。上林天子撥弓繳，窮海纍臣有帛書。」後題曰：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，獲者勿殺，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。」其忠誠如此。

二弟彝、庸，皆有名。彝字仲常，隱居以壽終；庸字季常，終潁州守。子采麟，亦賢，起家知林州，仕至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〔秉恕〕 據本書原目錄補。

〔三〕參〔預〕〔領〕中書省事 據元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改。按藏春集卷六收張文謙劉秉中行

狀、徒單公履劉秉中墓誌等「預」皆作「領」。

〔三〕薨于位年六十八 按元名臣事略卷七左丞張忠宣公作「薨，年六十七」，元文類卷五八李謙張文謙神道碑作「享年六十有七」。新元史改「八」爲「七」，疑是。

〔四〕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仗十有餘年 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作「晉之取吳，隋之取陳，宋之取唐，皆經營比仗十有餘年」。按傳下文有「晉取吳，則六道進；隋取陳，則九道進；宋之於南唐，則三面皆進」，此處當有「宋之取南唐」，方得呼應，疑脫。

〔五〕以有限之「力冒無限之」險 道光本與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合，從補。

〔六〕以輕兵（綴）「掇」襄陽 據陵川集卷三二東師議改。

〔七〕自西南隅「抵東北隅」 道光本與陵川集卷三二班師議合，從補。

〔八〕劉仁傑 按本書卷四、五、八世祖紀中統元年四月丁未、中統三年十月庚申、至元十二年二月庚午條作「劉人傑」。蒙史改「仁」爲「人」，疑是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八

列傳第四十五

姚樞

姚樞字公茂，柳城人，後遷洛陽。少力學，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，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。歲乙未，南伐，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、道、釋、醫、卜者。會破棗陽，主將將盡坑之，樞力辨非詔書意，他日何以復命，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。拔德安，得名儒趙復，始得程頤、朱熹之書。辛丑，賜金符，爲燕京行臺郎中。時牙魯瓦赤行臺，惟事貨賂，以樞幕長，分及之。樞一切拒絕，因棄官去。攜家來輝州，作家廟，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，刊諸經，惠學者，讀書鳴琴，若將終身。時許衡在魏，至輝，就錄程、朱所註書以歸，謂其徒曰：「曩所授受皆非，今始聞進學之序。」旣而盡室依樞以居。

世祖在潛邸，遣趙璧召樞至，大喜，待以客禮。詢及治道，乃爲書數千言，首陳二帝三

王之道，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，彙爲八目，曰：修身，力學，尊賢，親親，畏天，愛民，好善，遠佞。次及救時之弊，爲條三十，曰：「立省部，則庶政出一，綱舉紀張，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。辟才行，舉逸遺，慎銓選，汰職員，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。班俸祿，則賦穢塞而公道開。定法律，審刑獄，則收生殺之權于朝，諸侯不得而專，丘山之罪不致苟免，毫髮之過免罹極法，而冤抑有伸。設監司，明黜陟，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。閣徵斂，則部族不橫於誅求。簡驛傳，則州郡不困於需索。修學校，崇經術，旌節孝，以爲育人才、厚風俗、美教化之基，使士不媮於文華。重農桑，寬賦稅，省徭役，禁游惰，則民力紓，不趨於浮僞，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，勤耕織者日就饑寒。肅軍政，使田里不知行營〔往復〕之擾攘。〔二〕周匱乏，恤鰥寡，使顛連無告者有養。布屯田以實邊戍，通漕運以廩京都。倚債負，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，破稱貸之家。廣儲蓄，復常平以待凶荒，立平準以權物估，卻利便以塞倖塗，杜告訐以絕訟源。」各疏〔弛〕〔施〕張之方，〔三〕其下本末兼該，細大不遺。世祖奇其才，動必召問，且使授世子經。

憲宗卽位，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，聽世祖總之。世祖旣奉詔，宴羣下，罷酒將出，遣人止樞，問曰：「頃者諸臣皆賀，汝獨默然，何耶？」對曰：「今天下土地之廣，人民之殷，財賦之阜，有加漢地者乎？軍民吾盡有之，天子何爲？異時廷臣問之，必悔而見奪，不若惟持兵權，供億之需取之有司，則勢順理安。」世祖曰：「慮所不及者。」乃以聞，憲宗從之。樞又

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以圖宋；置都運司于衛，轉粟于河。憲宗大封同姓，敕世祖於南京、關中自擇其一。樞曰：「南京河徙無常，土薄水淺，烏鹵生之，不若關中厥田上上，古名天府陸海。」於是世祖願有關中。

壬子夏，從世祖征大理，至曲先腦兒之地。夜宴，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、市不易肆事。明日，世祖據鞍呼曰：「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，吾能爲之，吾能爲之！」樞馬上賀曰：「聖人之心，仁明如此，生民之幸，有國之福也。」明年，師及大理城，飭樞裂帛爲旗，書止殺之令，分號街陌，由是民得相完保。

丙辰，樞入見。或讒王府得中土心，憲宗遣阿藍答兒大爲鈎考，置局關中，以百四十二條推集經略宣撫官吏，下及征商無遺，曰：「俟終局日，入此罪者惟劉黑馬、史天澤以聞，餘悉誅之。」世祖聞之不樂。樞曰：「帝，君也，兄也；大王爲皇弟，臣也。事難與較，遠將受禍。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，爲久居謀，疑將自釋。」及世祖見憲宗，皆泣下，竟不令有所白而止，因罷鈎考局。

世祖卽位，立十道宣撫使，以樞使東平。既至郡，置勸農、檢察二人以監之，推物力以均賦役，罷鐵官。二年，拜太子太師。樞曰：「皇太子未立，安可先有太師？」以所受制還中書，事見許衡傳。改大司農。樞奏曰：「在太宗世，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

公卒，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，訟之潛藩，帝時曰：『第往力學，俟有成德達才，我則官之。』又曲阜有太常雅樂，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，帝親臨觀，飭東平守臣，員闕充補，無輟肄習。且陛下閱聖賢之後詩、書不通，與凡庶等，既命洛士楊庸選孔、顏、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，乞真授庸教官，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。王鏞鍊習故實，宜令提舉禮樂，使不致崩壞。皆從之。詔赴中書議事，及講定條格，且勉諭曰：『姚樞辭避台司，朕甚嘉焉。省中庶務，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，其與尚書劉肅往盡乃心，其尙無隱。』及修條格成，與丞相史天澤奏之，帝深嘉納。

李壇謀叛，帝問：『卿料何如？』對曰：『使壇乘吾北征之釁，瀕海擣燕，閉關居庸，惶駭人心，爲上策。與宋連和，負固持久，數擾邊，使吾罷於奔救，爲中策。如出兵濟南，待山東諸侯應援，此成擒耳。』帝曰：『今賊將安出？』對曰：『出下策。』初，帝嘗論天下人材，及王文統、侯應援，此成擒耳。帝曰：『今賊將安出？』對曰：『出下策。』初，帝嘗論天下人材，及王文統、樞曰：『此人學術不純，以游說干諸侯，他日必反。』至是，文統果因壇伏誅。

四年，拜中書左丞，奏罷世侯，置牧守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，帝怒，大臣罪且不測者。

樞上言：

太祖開創，跨越前古，施治未遑。自後數朝，官盛刑濫，民困財殫。陛下天資仁聖，自昔在潛，聽聖典，訪老成，日講治道。如邢州、河南、陝西，皆不治之甚者，爲置安撫、

經略、宣撫三使司。其法，選人以居職，頒俸以養廉，去污濫以清政，勸農桑以富民。不及三年，號稱大治。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，如赤子之求母。先帝陟遐，國難並興，天開聖人，纘承大統，卽用歷代遺制，內立省部，外設監司，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，外侮內叛，繼繼不絕，然能使官離債負，民安賦役，府庫粗實，倉廩粗完，鈔法粗行，國用粗足，官吏遷轉，政事更新，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、信用先王之法所致。

今創始治道，正宜上答天心，下結民心，睦親族以固本，建儲副以重祚，定大臣以當國，開經筵以格心，修邊備以防虞，蓄糧餉以待歉，立學校以育才，勸農桑以厚生。是可以光先烈，成帝德，遺子孫，流遠譽。以陛下才略，行此有餘。邇者伏聞聰聽日煩，朝廷政令日改月異，如木始栽而復移，屋旣架而復毀。遠近臣民不勝戰懼，惟恐大本一廢，遠業難成，爲陛下之後憂，國家之重害。

帝怒爲釋。

十年，〔巳〕拜昭文館大學士，詳定禮儀事。其年，襄陽下，遂議取宋。樞奏如求大將，非右丞相安童、知樞密院伯顏不可。十一年，〔巳〕樞言：「陛下降不殺人之詔。伯顏濟江，兵不踰時，西起蜀川，東薄海隅，降城三十，戶踰百萬，自古平南，未有如此之神捷者。今自夏徂秋，一城不降，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，不體陛下之深仁，利財剽殺所致。揚州、

焦山、淮安，人殊死戰，我雖克勝，所傷亦多。宋之不能爲國審矣，而臨安未肯輕下，好生惡死，人之常情，蓋不敢也，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。宜申止殺之詔，使賞罰必立，恩信必行，聖慮不勞，軍力不費矣。」又請禁宋鞭背、黥面及諸濫刑。十三年，拜翰林學士承旨。十七年，卒，年七十八，諡曰文獻。

樞天質含弘而仁恕，恭敏而儉勤，未嘗疑人欺己。有負其德，亦不留怨。憂患之來，不見言色。有來卽謀，必反復告之。

子煒，仕爲平章政事，從子燧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，以文章大家知名，卒諡曰文。

許衡

許衡字仲平，懷之河內人也，世爲農。父通，避地河南，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。幼有異質，七歲入學，授章句，問其師曰：「讀書何爲？」師曰：「取科第耳！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師大奇之。每授書，又能問其旨義。久之，師謂其父母曰：「兒穎悟不凡，他日必有大過人者，吾非其師也。」遂辭去，父母強之不能止。如是者凡更三師。稍長，嗜學如饑渴，然遭世亂，且貧無書。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，因請寓宿，手抄歸。既逃難（岨嶰）〔徂徠〕山，〔六〕始得易王輔嗣說。時兵亂中，衡夜思晝誦，身體而力踐之，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。嘗暑中

過河陽，渴甚，道有梨，衆爭取啖之，衡獨危坐樹下自若。或問之，曰：「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也。」人曰：「世亂，此無主。」曰：「梨無主，吾心獨無主乎？」

轉魯留魏，人見其有德，稍稍從之。居三年，聞亂且定，乃還懷。往來河、洛間，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，益大有得。尋居蘇門，與樞及竇默相講習。凡經傳、子史、禮樂、名物、星曆、兵刑、食貨、水利之類，無所不講，而慨然以道爲己任。嘗語人曰：「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，苟在上者無以任之，則在下之任也。」凡喪祭娶嫁，必徵於禮，以倡其鄉人，學者寔盛。家貧躬耕，粟熟則食，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，處之泰然，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。財有餘，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。人有所遺，一毫弗義弗受也。樞嘗被召入京師，以其雪齋居衡，命守者館之，衡拒不受。庭有果熟爛墮地，童子過之，亦不睨視而去，其家人化之如此。

甲寅，世祖出王秦中，以姚樞爲勸農使，教民畊植。又思所以化秦人，乃召衡爲京兆提學。秦人新脫於兵，欲學無師，聞衡來，人人莫不喜幸來學。郡縣皆建學校，民大化之。世祖南征，乃還懷，學者攀留之不得，從送之臨潼而歸。

中統元年，世祖卽皇帝位，召至京師。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，衡、樞輩入侍，言治亂休戚，必以義爲本。文統患之。且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，疑衡與之爲表裏，乃奏

以樞爲太子太師，默爲太子太傅，衡爲太子太保，陽爲尊用之，實不使數待上也。默以屢攻文統不中，欲因東宮以避禍，與樞拜命，將入謝。衡曰：「此不安於義也，姑勿論。禮，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，師傅坐，太子乃坐。公等度能復此乎？不能，則師道自我廢也。」樞以爲然，乃相與懷制立殿下，五辭乃免。改命樞大司農，默翰林侍講學士，衡國子祭酒。未幾，衡亦謝病歸。

至元二年，帝以安童爲右丞相，欲衡輔之，復召至京師，命議事於中書省。衡乃上疏曰：

臣性識愚陋，學術荒疏，不意虛名偶塵聖聽。陛下好賢樂善，舍短取長，雖以臣之不才，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，凡八被詔旨，中懷自念，何以報塞。又日者面奉德音，叮嚀懇至，中書大務，容臣盡言。臣雖昏愚，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，敢不罄竭所有，裨益萬分。孟子以「責難於君，謂之恭，陳善閉邪，謂之敬」；孔子謂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」。臣之所守，大意蓋如此也。伏望陛下寬其不佞，察其至懷，則區區之愚，亦或有小補云。

其一曰：自古立國，皆有規模。循而行之，則治功可期。否則心疑目眩，變易分更，未見其可也。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，孔明治西蜀之一隅，且有定論，終身由之；而堂堂天下，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？考之前代，北方之有中夏者，必行漢法，乃可長久。故後魏、遼、金歷年最多，他不能者，皆亂亡相繼，史冊具載，昭然可考。使國家而

居朔漠，則無事論此也。今日之治，非此奚宜？夫陸行宜車，水行宜舟，反之則不能行；幽燕食寒，蜀漢食熱，反之則必有變。以是論之，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。然萬世國俗，累朝勳舊，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，改就亡國之俗，其勢有甚難者。（切）〔竊〕嘗思之，〔七〕寒之與暑，固爲不同。然寒之變暑也，始於微溫，溫而熱，熱而暑，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。暑之變寒，其勢亦然，是亦積之之驗也。苟能漸之摩之，待以歲月，心堅而確，事易而常，未有不可變者。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，不雜小人，不責近效，不恤流言，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。

二曰：中書之務不勝其煩，然其大要在用人、立法二者而已矣。近而譬之，髮之在首，不以手理而以櫛理；食之在器，不以手取而以匕取。手雖不能，而用櫛與匕，是卽手之爲也。上之用人，何以異此。然人之賢否，未知其詳，固不可得而遽用也。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，孰爲小人，而復患得患失，莫敢進退，徒曰知人，而實不能用人，亦何益哉！人莫不飲食也，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；莫不睹日月也，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，誠以得其法故也。古人有言曰：「爲高必因丘陵，爲下必因川澤，爲政必因先王之道。」今里巷之談，動以古爲詬戲，不知今日口之所食，身之所衣，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，豈天下之大，國家之重，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？其亦弗思甚矣！夫治人者法也，

守法者人也。人法相維，上安下順，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，不煩不勞，此所謂省也。

夫立法用人，今雖未能遽如古昔，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，未仕者當寬立條格，俾就敍用，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。外設監司以察污濫，內專吏部以定資歷，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。再任三任，抑高舉下，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。至於貴家之世襲，品官之任子，版籍之數，續當議之，亦不可緩也。

其三曰：民生有欲，無主乃亂，上天眷命，作之君師，此蓋以至難任之，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。是以堯、舜以來，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、小心畏慎者，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，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。知其爲難而以難處，則難或可爲；不知爲難而以易處，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。孔子曰：「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」爲臣之道，臣已告之安童矣。至爲君之難，尤陛下所當專意也。臣請言其切而要者。

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，而患踐言之難。知踐言之難，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。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，七年而後成。夫安世一士人也，所交者一家之親、一鄉之衆也，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，而言猶若此，況天下之大，兆民之衆，事有萬變，日有萬機，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，欲言之無失，豈易能哉？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，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，可否異同，紛更變易，紀綱不得布，法度不得立，臣下無所持循，

奸人因以爲弊，天下之人疑惑驚眩，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。此無他，至難之地不以難處，而以易處故也。苟從大學之道，以修身爲本，凡一言一動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，不牽於愛，不蔽於憎，不因於喜，不激於怒，虛心端意，熟思而審處之，雖有不中者蓋鮮矣。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，爲人臣者多事容悅。容悅本爲私也，私心盛則不畏人矣；舒肆本爲欲也，欲心盛則不畏天矣。以不畏天之心，與不畏人之心，感合無間，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。快心則口欲言而言，身欲動而動，又安肯兢兢業業，以修身爲本，一言一動，熟思而審處之乎？此人君踐言之難，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。

人之情僞有易有險，險者難知，易者易知，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。然又有衆寡之分焉。寡則易知，衆則難知，故在上者難於知下，而在下者易於知上，其勢然也。處難知之地，御難知之人，欲其不見欺也難矣。昔包拯剛嚴峭直，號爲明察，然一小吏而能欺之。然拯一京尹耳，其見欺於人，不過誤一事、害一人而已。人君處億兆之上，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，不幸見欺，則以非爲是，以是爲非，其害有不可勝旣也。人君惟無喜怒也，有喜怒，則贊其喜以市恩，鼓其怒以張勢。人君惟無愛憎也，有愛憎，則假其愛以濟私，藉其憎以復怨。甚至本無喜也，誑之使喜，本無怒也，激之使怒，本不足愛也，而誑譽之使愛，本無可憎也，而強短之使憎。若是，則進者未必爲君子，退

者未必爲小人，予者未必爲有功，奪者未必爲有罪，以至賞之、罰之、生之、殺之，鮮有得其正者。人君不悟其受欺也，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，欺而至此，尙可防邪？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，以用人爲急。用得其人，則無事於防矣。既不出此，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，好利之人耳，無恥之人耳。彼挾其詐術，千蹊萬徑，以蠱君心，欲防其欺，雖堯、舜不能也。

夫賢者以公爲心，以愛爲心，不爲利回，不爲勢屈，置之周行，則庶事得其正，天下被其澤，其於人國，重固如此也。夫賢者遭時不偶，務自韜晦，世固未易知也。雖或知之，而無所援引，則人君無由知也。人君知之，然召之命之，汎如廝養，賢者有不屑也。雖或接之以貌，待之以禮，然而言不見用，賢者不處也。或用其言也，而復使小人參之，責小利，期近效，有用賢之名，無用賢之實，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！此特難進者也，而又有難合者焉。人君處崇高之地，大抵樂聞人過，而不樂於聞己之過，務快己之心，而不務快民之心，賢者必欲匡而正之，扶而安之，如堯、舜之正、堯、舜之安而後已，故其勢恒難合。況夫奸邪佞倖，醜正而惡直，肆爲詆毀，多方以陷之，將見罪戾之不免，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，而天下被其澤邪！自古及今，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，蓋以此耳。大禹聖人，聞善卽拜，益猶戒之以「任賢勿貳，去

邪勿疑」，後世人主宜如何也？此任賢之難也。

奸邪之人，其爲心也險，其用術也巧。惟險也，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；惟巧也，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。其諂似恭，其訐似直，其欺似可信，其佞似可近，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，竊其勢以立己之威，濟其欲以結主之愛，愛隆於上，威擅於下，大臣不敢議，近親不敢言，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，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。雖然，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，猶有說焉。如宇文士及之佞，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；李林甫妬賢嫉能，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。邪之惑人，有如此者，可不畏哉！

夫上以誠愛下，則下以忠報上，感應之理然也。然考之往昔，有不可以常情論者。禹抑洪水以救民，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，其澤深矣，然一傳而太康失道，則萬姓仇怨而去者，何邪？漢高帝起布衣，天下影從，滎陽之難，紀信至捐生以赴急，則人心之歸可見矣，及天下已定，而沙中有謀反者，又何邪？竊嘗思之，民之戴君，本於天命，初無不順之心，特由使之失望，使之不平，然後怨怒生焉。禹、啓愛民如赤子，而太康逸豫以滅德，是以失望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，及其已定，乃以愛憎行誅賞，是以不平。古今人君，凡有恩澤於民，而民怨且怒者，皆類此也。夫人君有位之初，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，既而實不能副，故怨生焉。等人臣耳，無大相遠，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，則其薄者

已疾之矣，況於薄有功而厚有罪，人得不怒於心邪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，以修身爲本，一言一動，舉可以爲天下之法，一賞一罰，舉可以合天下之公，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，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！

三代而下稱盛治者，無如漢之文、景，然考之當時，天象數變，山崩地震未易遽數，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，大則有亂亡之應，非徒然而已也。而文、景克承天心，一以養民爲務，今年勸農桑，明年減田租，懇愛如此，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。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，彗出東方，去年冬彗見東方，復見西方。議者謂當除舊布新，以應天變。臣以爲曷若直法文、景之恭儉愛民，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。天之樹君，本爲下民。故孟子謂「民爲重，君爲輕」，書亦曰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。以是論之，則天之道恒在於下，恒在於不足也。君人者，不求之下而求之高，不求之「不」足而求之有餘，「不」斯其所以召天變也。其變已生，其象已著，乖戾之幾已萌，猶且因仍故習，抑其下而損其不足，謂之順天，不亦難乎？

此六者，皆難之目也。舉其要，則修德、用賢、愛民三者而已。此謂治本。本立，則紀綱可布，法度可行，治功可必。否則愛惡相攻，善惡交病，生民不免於水火，以是爲治，萬不能也。

其四曰：語古之聖君，必曰堯、舜；語古之賢相，必曰稷、契。蓋堯、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，稷、契又知堯、舜之心而輔贊之，此所以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也。夫天道好生而不私，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。若「克明俊德」，至於「黎民於變」，「敬授人時」，至於「庶績咸熙」，此順承天道之實也。稷播百穀以厚民生，契敷五教以善民心，此輔贊堯、舜之實也。臣嘗復熟推衍，思之又思，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，蓋此道之行，民可使富，兵可使強，人才可使盛，國勢可使重，夙夜念之至熟也。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，而不知生財之由；徒知防人之欺，而不欲養人之善；徒患法令之難行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。誠能優重農民，勿擾勿害，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，課之種藝，懇諭而督行之，十年之後，倉府之積，當非今日之比矣。自都邑而至州縣，皆設學校，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，皆入於學，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，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，十年已後，上知所以御下，下知所以事上，上下和睦，又非今日之比矣。二者之行，萬日斯舉，否則他皆不可期也。是道也，堯、舜之道也。孟子曰：「我非堯、舜之道，不敢以陳於王前。」臣愚區區，竊亦願學也。

其五曰：天下所以定者，民志定，則士安於士，農安於農，工商安於爲工商，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。夫民不安於白屋，必求祿仕；仕不安於卑位，必求尊榮。四方萬

里，輻輳並進，各懷無厭無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！臣聞取天下者尙勇敢，守天下者尙退讓。取也守也，各有其宜，君人者不可不審也。夫審而後發，發無不中，否則觸事而遽〔喜怒〕，喜怒之色見於貌，〔言〕言出於口，人皆知之。徐考其故，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，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，甚至先喜而後怒，先怒而後喜，號令數變，喜怒不節之故也。是以先王潛心恭默，不易喜怒，其未發也，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，雖至親莫能移，是以號令簡而無悔，則無不中節矣。夫數變，不可也；數失信，尤不可也。周幽無道，故不恤此，今無此，何苦使人之不信也。

書奏，帝嘉納之。衡自見帝，多奏陳，及退，皆削其草，故其言多祕，世罕得聞，所傳者特此耳。衡多病，帝聽五日一至省，時賜尙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。四年，乃聽其歸懷。五年，復召還，奏對亦祕。

六年，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，儀成，帝臨觀，甚悅。又詔與太保劉秉忠、左丞張文謙定官制，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，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，凡省部、院臺、郡縣與夫后妃、儲藩、百司所聯屬統制，定爲圖。七年，奏上之。翌日，使集公卿雜議中書、院臺行移之體，衡曰：「中書佐天子總國政，院臺宜具呈。」時商挺在樞密，高鳴在臺，皆不樂，欲定爲咨稟，因大言以動衡曰：「臺院皆宗親大臣，若一忤，禍不可測。」衡曰：「吾論國制耳，何與於

人。」遂以其言質帝前，帝曰：「衡言是也，吾意亦若是。」

未幾，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，領尙書省六部事，因擅權，勢傾朝野，一時大臣多阿之，衡每與之議，必正言不少讓。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，衡獨執議曰：「國家事權，兵民財三者而已。今其父典民與財，子又典兵，不可。」帝曰：「卿慮其反邪？」衡對曰：「彼雖不反，此反道也。」阿合馬由是銜之，亟薦衡宜在中書，欲因以事中之。俄除左丞，衡屢入辭免，帝命左右掖衡出。衡出及闕，還奏曰：「陛下命臣出，豈出省邪？」帝笑曰：「出殿門耳。」從幸上京，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、蠹政害民若干事，不報。因謝病請解機務。帝惻然，召其子師可入，諭旨，且命舉自代者。衡奏曰：「用人，天子之大柄也。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，若授之以位，則當斷自宸衷，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。」

帝久欲開太學，會衡請罷益力，乃從其請。八年，以爲集賢大學士，兼國子祭酒，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。衡聞命，喜曰：「此吾事也。國人子大樸未散，視聽專一，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，將必爲國用。」乃請徵其弟子王梓、劉季偉、韓思永、耶律有尙、呂端善、姚燧、高凝、白棟、蘇郁、姚燉、孫安、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。詔驛召之來京師，分處各齋，以爲齋長。時所選弟子皆幼稚，衡待之如成人，愛之如子，出入進退，其嚴若君臣。其爲教，因覺以明善，因明以開蔽，相其動息以爲張弛。課誦少暇，卽習禮，或習書算。少者則令習拜

跪、揖讓、進退、應對，或射，或投壺，負者罰讀書若干遍。久之，諸生人人自得，尊師敬業，下至童子，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。

十年，權臣屢毀漢法，諸生廩食或不繼，衡請還懷。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，磐對曰：「衡教人有法，諸生行可從政，此國之大體，宜勿聽其去。」帝命諸老臣議其去留，竇默爲衡懇請之，乃聽衡還，以贊善王恂攝學事。劉秉忠等奏，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、蘇郁、白棟爲助教，以守衡規矩，從之。

國家自得中原，用金大明曆，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，氣朔加時漸差。帝以海宇混一，宜協時正日。十三年，詔王恂定新曆。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，宜得衡領之，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，教領太史院事，召至京。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，而求曆本者在驗氣。今所用宋舊儀，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，加之歲久，規環不叶。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，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，得丁丑、戊寅、己卯三年冬至加時，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，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，上考春秋以來冬至，無不盡合。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，校舊曆退七十六分。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，加舊曆三十刻。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。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，以定日之盈縮。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，以定月之遲疾。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。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，而不用平行度。以日月實合時刻

定晦，而不用虛進法。以躔離朏朧定交食。其法視古皆密，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，一本天道自然之數，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。自餘正訛完闕，蓋非一事。十七年，曆成，奏上之，賜名曰授時曆，頒之天下。

六月，以疾請還懷。皇太子爲請於帝，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，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：「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，公安則道行有時矣，其善藥自愛。」十八年，衡病革，家人祠，衡曰：「吾一日未死，寧不有事於祖考。」扶而起，奠獻如儀。既撤，家人餽，怡怡如也。已而卒，年七十三。是日，大雷電，風拔木。懷人無貴賤少長，皆哭於門。四方學士聞訃，皆聚哭。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。

衡善教，其言煦煦，雖與童子語，如恐傷之。故所至，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，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，可以爲世用。所去，人皆哭泣，不忍舍，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，終身不敢忘。或未嘗及門，傳其緒餘，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，往往有之。聽其言，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，無不感悟者。丞相安童一見衡，語同列曰：「若輩自謂不相上下，蓋十百與千萬也。」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，少所與可，獨見衡曰：「先生，神明也。」大德（二）〔元〕年，〔三〕贈榮祿大夫、司徒，諡文正。至大二年，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魏國公。皇慶二年，詔從祀孔子廟廷。延祐初，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，給田奉祠事，名魯齋書院。魯，

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。子師可。

竇默 李俊民附

竇默字子聲，初名傑字漢卿，廣平肥鄉人。幼知讀書，毅然有立志。族祖旺，爲郡功曹，令習吏事，不肯就。會國兵伐金，默爲所俘。同時被俘者三十人，皆見殺，惟默得脫歸其鄉。家破，母獨存，驚怖之餘，母子俱得疾，母竟亡，扶病藁葬。而大兵復至，遂南走渡河，依母黨吳氏。醫者王翁妻以女，使業醫。轉客蔡州，遇名醫李浩，授以銅人針法。金主遷蔡，默恐兵且至，又走德安。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，默自以爲昔未嘗學，而學自此始。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、道、釋之士，默乃北歸，隱於大名，與姚樞、許衡朝暮講習，至忘寢食。繼還肥鄉，以經術教授，由是知名。

世祖在潛邸，遣召之，默變姓名以自晦。使者俾其友人往見，而微服踵其後，默不得已乃拜命。既至，問以治道，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。世祖曰：「人道之端，孰大於此。失此，則無以立於世矣。」默又言：「帝王之道，在誠意正心，心既正，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。」一日凡三召與語，奏對皆稱旨，自是敬待加禮，不令暫去左右。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，默薦姚樞，卽召用之。俄命皇子真金從默學，賜以玉帶鈎，諭之曰：「此金內府故物，汝老人，佩服

爲宜，且使我子見之如見我也。」久之，請南還，命大名、順德各給田宅，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。

世祖卽位，召至上都，問曰：「朕欲求如唐魏徵者，有其人乎？」默對曰：「犯顏諫諍，剛毅不屈，則許衡其人也。深識遠慮，有宰相才，則史天澤其人也。」天澤時宣撫河南，帝卽召拜右丞相，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。時初建中書省，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，默上書曰：

臣事陛下十有餘年，數承顧問，與聞聖訓，有以見陛下急於求治，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。時先帝在上，姦臣擅權，總天下財賦，操執在手，貢進奇貨，銜耀紛華，以娛悅上心。其扇結朋黨、離間骨肉者，皆此徒也。此徒當路，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。救世一念，涵養有年矣。

今天順人應，誕登大寶，天下生民莫不歡忻踴躍，引領盛治。然平治天下，必用正人端士，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，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，爲子孫久遠之計。其賣利獻勤、乞憐取寵者，使不得行其志，斯可矣。若夫鈞距揣摩，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，無他，意在擯斥諸賢，獨執政柄耳，此蘇、張之流也，惟陛下察之。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，授以重任，則天下幸甚。

他日，默與王鶚、姚樞俱在帝前，復面斥文統曰：「此人學術不正，久居相位，必禍天下。」帝

曰：「然則誰可相者？」默曰：「以臣觀之，無如許衡。」帝不悅而罷。文統深忌之，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，默辭曰：「太子位號未正，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。」乃復以爲翰林侍講學士，詳見許衡傳。默俄謝病歸，未幾，文統伏誅，帝追憶其言，謂近臣曰：「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，惟竇漢卿一人。向使更有一二人言之，朕寧不之思耶？」召還，賜第京師，命有司月給廩祿，國有大政輒以訪之。

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，專掌蒙古文字，以翰林學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，其翰林兼國史院，仍舊纂修國史，典制誥，備顧問，以翰林學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禮霍孫主之。帝可其奏。默又言：「三代所以風俗淳厚、歷數長久者，皆設學養士所致。今宜建學立師，博選貴族子弟教之，以示風化之本。」帝嘉納之。默嘗與劉秉忠、姚樞、劉肅、商挺侍上前，默言：「君有過舉，臣當直言，都兪吁咈，古之所尙。今則不然，君曰可臣亦以爲可，君曰否臣亦以爲否，非善政也。」明日，復侍帝於幄殿。獵者失一鵲，帝怒，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。帝惡其迎合，命杖之，釋獵者不問。既退，秉忠等賀默曰：「非公誠結主知，安得感悟至此。」至元十二年，默年八十，公卿皆往賀，帝聞之，拱手曰：「此輩賢者，安得請於上帝，減去數年，留朕左右，共治天下，惜今老矣！」悵然者久之。默既老，不視事，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。十七年，加昭文館大學士，卒，年八十五。訃聞，帝深爲嗟悼，厚加賙

賜，皇太子亦賻以鈔二千貫，命有司護送歸葬肥鄉。

默爲人樂易，平居未嘗評品人物，與人居，溫然儒者也。至論國家大計，面折廷諍，人謂汲黯無以過之。帝嘗謂侍臣曰：「朕求賢三十年，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。」又曰：「如竇漢卿之心，姚公茂之才，合而爲一，斯可謂全人矣。」後累贈太師，封魏國公，諡文正。子履，集賢大學士。

李俊民字用章，澤州人，得河南程氏傳受之學。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，應奉翰林文字。未幾，棄官不仕，以所學教授鄉里，從之者甚盛，至有不遠千里而來者。金源南遷，隱於嵩山，^{〔一〕}後徙懷州，俄復隱於西山。既而變起倉猝，人服其先知。俊民在河南時，隱士荆先生者，授以邵雍皇極數。時之知數者，無出劉秉忠之右，亦自以爲弗及也。

世祖在潛藩，以安車召之，延訪無虛日。遽乞還山，世祖重違其意，遣中貴人護送之。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，及卽位，其言皆驗。而俊民已死，賜諡莊靜先生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不知行營〔往復〕之擾攘 原墨釘，道光本與元文類卷六〇姚燧姚樞神道碑合，從補。

〔二〕各疏(弛)〔施〕張之方 據元文類卷六〇姚燧姚樞神道碑改。

〔三〕二年 考異云「案此傳敘事，自世祖即位以後，書二年、四年者，中統之紀年也」，「有年而無號，史失之」。「二年」上當有「中統」二字。

〔四〕十年 按元文類卷六〇姚燧姚樞神道碑有「至元之元」、「明年」、「五年」、「八年」、「十年」，此「十年」上當書「至元」。考異已校。

〔五〕十一年 按元文類卷六〇姚燧姚樞神道碑繫此事于「十一年」之「明年」，此處「十一」當作「十二」。蒙史已校。

〔六〕(岨)嶮(徠)山 據圭齋集卷九許衡神道碑改。新編已校。

〔七〕(切)〔竊〕嘗思之 據許文正公遺書卷七時務五事疏改。類編已校。

〔八〕不求之〔不〕足而求之有餘 道光本與許文正公遺書卷七時務五事疏合，從補。

〔九〕否則觸事而遽〔喜怒〕喜怒之色見於貌 據許文正公遺書卷七時務五事疏補。類編已校。

〔一〇〕大德(三)〔元〕年 據許文正公遺書卷首元朝詔誥、考歲略及卷末附錄歐陽玄許衡神道碑改。新編已校。

〔一一〕金源南遷隱於嵩山 按元名臣事略卷八竇文正公引楊奐李俊民傳作「南遷」，隱嵩州鳴臯山，疑「嵩山」當作「嵩州鳴臯山」。

元史卷一百五十九

列傳第四十六

宋子貞

宋子貞字周臣，潞州長子人也。性敏悟好學，工詞賦。弱冠，領薦書試禮部，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，俱有名於時，人以大、小宋稱之。

金末，潞州亂，子貞走趙、魏間。宋將彭義斌守大名，辟爲安撫司計議官。義斌歿，子貞率衆歸東平行臺嚴實。實素聞其名，招置幕府，用爲詳議官，兼提舉學校。先是，實每令人請事于朝，托近侍奏決，不經中書，因與丞相耶律楚材有違言。子貞至，勸實致禮丞相，通懇懃，凡奏請，必先咨稟。丞相喜，自是交懽無間，實因此益委信子貞。

太宗四年，實戍黃陵，金人悉力來攻。與戰不利，敵勢頗張，曹、濮以南皆震。有自敵中逃歸者，言金兵且大至，人情恟懼。子貞請於實，斬揚言者首以令諸城，境內乃安。汴梁

既下，饑民北徙，餓殍盈道。子貞多方賑救，全活者萬餘人。金土之流寓者，悉引見周給，且薦用之。拔名儒張特立、劉肅、李昶輩於羈旅，與之同列。四方之士聞風而至，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。

七年，太宗命子貞爲行臺右司郎中。中原略定，事多草創，行臺所統五十餘城，州縣之官或擢自將校，或起由民伍，率昧於從政。甚者，專以掊克聚斂爲能，官吏相與爲貪私以病民。子貞倣前代觀察采訪之制，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，立爲程式，與爲期會，黜貪愷，獎廉勤，官府始有紀綱，民得蘇息。東平將校，占民爲部曲戶，謂之脚寨，擅其賦役，幾四百所。子貞請罷歸州縣。實初難之，子貞力言乃聽，人以爲便。

實卒，子忠濟襲爵，尤敬子貞。請于朝，授參議東平路事，兼提舉太常禮樂。子貞作新廟學，延前進士康曄、王磐爲教官，招致生徒幾百人，出粟贍之，俾習經藝。每季程試，必親臨之。齊魯儒風，爲之一變。

歲己未，世祖南伐，召子貞至濮，問以方略。對曰：「本朝威武有餘，仁德未洽。所以拒命者，特畏死爾，若投降者不殺，脅從者勿治，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。」世祖善其言。中統元年，授益都路宣撫使。未幾，入覲，拜右三部尙書。時新立省部，典章制度，多子貞裁定。李壇叛，據濟南，詔子貞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。子貞單騎至濟南，觀壇形勢，因說丞相

史天澤曰：「壇擁衆東來，坐守孤城，宜增築外城，防其奔突，彼糧盡援絕，不攻自破矣。」議與天澤合，遂擒壇。

子貞還，上書陳便宜十事，大略謂：「官爵，人主之柄，選法宜盡歸吏部。律令，國之紀綱，宜早刊定。監司總統一路，用非其材，不厭人望，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。今州縣官相傳以世，非法賦斂，民窮無告，宜遷轉以革其弊。」又請建國學教胄子，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，三年一貢舉。有旨命中書次第施行之。至元二年，始罷州縣官世襲。遣子貞與左丞相耶律鑄行山東，遷調所部官。還，授翰林學士，參議中書省事。奏請班俸祿，定職田，從之。俄拜中書平章政事。復陳時務之切要者十二策。帝頗悔用子貞晚。

未幾，以年老求退，帝曰：「卿氣力未衰，勉爲朕留，措置大事，俟百司差有條理，聽卿自便。」三年十一月，懇辭，乃得請。特敕中書，凡有大事，卽其家訪問。子貞私居，每聞朝廷事不便，必封疏上奏，愛君憂國，不以進退異其心。卒年八十一。始病，家人進醫藥，却之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吾年踰八十，何以藥爲。」病危，諸子請遺言，子貞曰：「吾平昔教汝者不少，今尙何言耶！」

子渤，字齊彥，有才名，官至集賢學士。

商挺

商挺字孟卿，曹州濟陰人。其先，本姓殷氏，避宋諱改焉。父衡，僉陝西行省員外郎，以戰死。挺年二十四，汴京破，北走，依冠氏趙天錫，與元好問、楊奐遊。東平嚴實聘爲諸子師。實卒，子忠濟嗣，辟挺爲經歷，出爲曹州判官。未幾，復爲經歷，贊忠濟興學養士。

癸丑，世祖在潛邸，受京兆分地，聞挺名，遣使徵至鹽州。入對稱旨，字而不名。間陪宴語，因曰：「挺來時，李壇城胸山，東平當餽米萬石。東平至胸山，率十石致一石，且車淖于雨必後期，後期罪死。請輸沂州，使壇軍取食，便。」世祖曰：「愛民如此，忍不卿從。」

楊惟中宣撫關中，挺爲郎中。兵火之餘，八州十二縣，戶不滿萬，皆驚憂無聊。挺佐惟中，進賢良，黜貪暴，明尊卑，出淹滯，定規程，主簿責，印楮幣，頒俸祿，務農薄稅，通其有無。期月，民乃安。誅一大猾，羣吏咸懼。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。明年，惟中罷，廉希憲來代，陞挺爲宣撫副使。

丙辰，徵京兆軍需布萬匹、米三千石、帛三千段，械器稱是，輸平涼軍。期迫甚，郡人大恐。挺曰：「他易集也，運米千里，妨我蠶麥。」郿長王姓者，平涼人也，挺召與謀，對曰：「不煩官運，僕家有積粟，請以代輸。」挺大悅，載價與之，他輸亦如期。復命兼治懷孟，境內大

治。丁巳，憲宗命阿藍答兒會計河南、陝右。戊午，罷宣撫司，挺還東平。

憲宗親征蜀，世祖將趨鄂、漢，軍于小濮，召問軍事。挺對曰：「蜀道險遠，萬乘豈宜輕動。」世祖默然久之，曰：「卿言正契吾心。」憲宗崩，世祖北還，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。挺曰：「軍中當嚴符信，以防姦詐。」文謙急追及言之。世祖大悟，罵曰：「無一人爲我言此，非商孟卿幾敗大計。」速遣使至軍立約。未幾，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，執而斬之。召挺北上至開平，挺與廉希憲贊大計。

世祖既卽位，挺奏曰：「南師宜還扈乘輿，西師宜軍便地。」從之。以廉希憲及挺宣撫陝、蜀。中統元年夏五月，至京兆。哈刺不花者，征蜀時名將也，渾都海嘗爲之副，時駐六盤山，以兵應阿里不哥。挺謂希憲曰：「爲六盤，有三策：悉銳而東，直擣京兆，上策也；聚兵六盤，觀釁而動，中策也；重裝北歸，以應和林，下策也。」希憲曰：「彼將何從？」挺曰：「必出下策。」已而果然。於是與希憲定議，令八春、汪良臣發兵禦之，事具希憲傳。六盤之兵既北，而阿藍答兒自和林引兵南來，與哈刺不花、渾都海遇於甘州。哈刺不花以語不合，引其兵北去，阿藍答兒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。時諸王合丹率騎兵與八春、汪良臣兵合，乃分爲三道以拒之。既陣，大風吹沙，良臣令軍士下馬，以短兵突其左，繞出陣後，潰其右而出，八春直擣其前，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，大戰于甘州東，殺阿藍答兒、渾都海。事聞，帝大悅，曰：

「商孟卿，古之良將也。」改宣撫司爲行中書省，進希憲爲右丞，挺爲僉行省事。

二年，進參知政事。宋將劉整以瀘州降，繫前降宋者數百人來歸，軍吏請誅以戒，挺盡奏而釋之。興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，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于朝。帝召挺便殿，問曰：「卿在關中、懷孟，兩著治效，而毀言日至，豈同寅有沮卿者耶？抑位高而志怠耶？比年論王文統者甚衆，卿獨無一言。」挺對曰：「臣素知文統之爲人，嘗與趙璧論之，想陛下猶能記也。臣在秦三年，多過，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。若功成以歸己，事敗分咎於人，臣必不敢，請就戮。」挺旣出，帝顧駙馬忽刺出、樞副合答等，數挺前後大計，凡十有七，因嘆曰：「挺有功如是，猶自言有罪，若此，誰復爲朕戮力耶！卿等識之。」四年，賜金符，行四川行樞密院事。

至元元年，入拜參知政事。建議史事，附修遼、金二史，宜令王鶚、李治、徐世隆、高鳴、胡祇適、周砥等爲之，甚合帝意。二年，分省河東，俄召還。三年，帝留意經學，挺與姚樞、竇默、王鶚、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。六年，同僉樞密院事。七年，遷僉書。八年，陞副使。數軍食，定軍官品級，給軍吏俸。使四千人屯田，開墾三萬畝，收其穫以餉親軍。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，一丁者亦汰去；丁多業寡，業多丁寡，財力相資，合出一軍。

九年，封皇子忙阿刺爲安西王，立王相府，以挺爲王相。十四年，詔王北征，王命挺曰：

「關中事有不便者，可悉更張之。」挺曰：「延安民兵數千，宜使李忽蘭吉練習之，以備不虞。」未幾，禿魯叛，以延安兵應敵，果獲其力。挺進十策於王，曰：「睦親鄰，安人心，敬民時，備不虞，厚民生，一事權，清心源，謹自治，固本根，察下情。」王爲置酒嘉納。王薨，王妃使挺請命于朝，以子阿難答嗣。帝曰：「年少，祖宗之訓未習，卿姑行王相府事。」

初，運使郭琮、郎中郭叔雲，與王相趙炳構隙。或告炳不法，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。朝廷疑擅殺之，執琮、叔雲鞫問，伏辜，事具趙炳傳。初無一毫及挺。惟王府女奚徹徹，以預二郭謀，臨刑，望以求生，始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璫。帝怒，召挺，拘炳家，璫下獄。帝命趙氏子曰：「商孟卿，老書生，可與諸儒讞其罪。」吏部尙書青陽夢炎以議勳奏曰：「臣宋儒，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？」帝不悅曰：「是同類相助之辭也。」符寶郎董文忠奏曰：「夢炎不知挺何如人，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。」帝良久曰：「其事果何如？」對曰：「臣目未覩，耳固聞之，殺人之謀，挺不與也。」帝默然。十六年春，有旨：挺不可全以無罪釋之，籍其家。是冬，始釋挺及璫。二十年，復樞密副使，俄以疾免。二十一年，趙氏子復訟父冤，挺又被繫，百餘日乃釋。二十五年，帝問中丞董文用曰：「商孟卿今年幾何？」對曰：「八十。」帝甚惜其老，而嘆其康強。是歲冬十有二月卒。有詩千餘篇，尤善隸書。延祐初，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魯國公，諡文定。子五人：琥、璘、瑋、璫、琦。

琥字台符。至元十四年，以姚樞、許衡薦，拜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。建康戍卒有利湯氏財者，投戈于其家，誣爲反具。琥知其冤，罪誣者而釋之。華亭蟠龍寺僧思月謀叛被擒，其黨縱火來劫，民大擾，琥亟誅其魁。文法吏責琥擅誅，行臺中丞張雄飛曰：「江南殘毀之餘，盜賊屢起，顧尙循常例，安用憲臺爲哉！」吏議遂屈。都昌妖賊杜（辛）〔萬〕一，〔三〕僭號倡亂，行臺檄琥按問。械繫脅從者盈獄，琥悉以註誤縱遣之。黨與竄伏者猶衆，琥揭榜招徠，不三日雲集。

二十七年，徵拜中臺監察御史。屬地震，琥上書言：「昔漢文帝有此異，而無其應，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。」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。又言：「爲國之道，在立法、任人二者而已。法不徒立，須人而行，人不濫用，惟賢是擇。」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。帝從之，皆召用，待以不次。三十年，遷國子司業。卒。有彝齋文集。

瑋字禮符。仕爲右衛屯田千戶。歲餘，謝病侍親，時年纔三十二。後還鄉里，築室曰晦道堂，蓋取七世祖宗弼，宋仁宗時爲太子中舍人，年五十掛冠所築堂名也。

琦字德符。大德八年，成宗召備宿衛。仁宗在東宮，奏授集賢直學士。調大名路治中，不赴。皇慶元年，授集賢侍講學士。延祐四年，陞侍讀官、通奉大夫，賜鈔二萬五千貫。泰定元年，遷祕書卿，病歸，卒。琦善畫山水。嘗使蜀，持平守法，秋毫無私。

趙良弼

趙良弼字輔之，女直人也。本姓尤要甲，音訛爲趙家，因以趙爲氏。父愨，金威勝軍節度使，諡忠閔；愨長子良貴，嵩汝招討使；良貴子謙，許州兵官；愨從子良材，守太原。俱死事。

良弼明敏，多智略，初舉進士，教授趙州。世祖在潛藩，召見，占對稱旨，會立邢州安撫司，擢良弼爲幕長。邢久不得善吏，且當要衝，使者旁午，民多逃去。良弼區畫有方，事或掣制，則請諸藩邸，再閱歲，凡六往返，所請無不從。脫兀脫以斷事官鎮邢，其屬要結罪廢者，交構嫌隙，動相沮撓。世祖時征雲南，良弼馳驛白其事，遂黜脫兀脫，罷其屬，邢大治，戶口增倍。世祖在潛藩時，分地在關陝，奏以廉希憲、商挺宣撫陝西，以良弼參議司事。阿藍答兒當國，憚世祖英武，讒于憲宗。遂以阿藍答兒爲陝西省左丞相，劉太平參知政事，鈞校京兆錢穀，煅煉羣獄，死者二十餘人，衆皆股栗。良弼力陳大義，詞氣懇款，二人卒不能誣，故宣撫司一無所坐。

己未七月，世祖南征，召參議元帥事，兼江淮安撫使。親執桴鼓，率先士卒，五戰皆捷，禁焚廬舍，殺降民，所至宣布恩德，民皆按堵。旣渡江，攻鄂州，聞憲宗崩，世祖北還，良

弼陳時務十二事，言皆有徵。至衛，遣京兆察訪秦、蜀人情事宜，不踰月，具得實還報，曰：「宗王穆哥無他心，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。渾都海屯軍六盤，土馬精強，咸思北歸，恐事有不意。紐鄰總秦、川蒙古諸軍，多得秦、蜀民心，年少鷙勇，輕去就，當寵以重職，疾解其兵柄。劉太平、霍魯懷，今行尙書省事，聲言辦集糧餉，陰有據秦、蜀志。百家奴、劉黑馬、汪惟正兄弟，蒙被德惠，俱悉心俟命。」其言皆見采用。

庚申，良弼凡五上言勸進，曰：「今中外皆願大王早進正宸，以安天下，事勢如此，豈容中止，社稷安危，間不容髮。」世祖嘉之。既卽位，立陝西、四川宣撫司，復以廉希憲、商挺爲使、副，良弼爲參議。良弼先行，謀諸斷事官八春曰：「今渾都海日夜思北歸，紐鄰遷延不卽行，當先遣使奉上旨促紐鄰入朝，劉太平速還京兆。」八春從其議。至則紐鄰果移營將入涇，劉太平將趨六盤，聞命乃止。

後渾都海果叛北歸，良弼與汪惟正、劉黑馬二宣撫決議，執渾都海之黨元帥乞台不花，迷立火者誅之。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，遣使入奏待罪。良弼具密狀授使者，言：「始遣捕二帥時，止令囚以俟報，臣竊以爲張惶不便，宜急誅之，擅殺在臣，實不在宣撫司，若上怒希憲等，願使者卽出此奏。」帝竟不問，使者以奏白政府，咸以良弼爲長者。陞參議陝西省事。蜀人費寅以私憾誣廉希憲、商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，以良弼爲徵。帝召良弼詰問，良弼

泣曰：「二臣忠良，保無是心，願剖臣心以明之。」帝意不釋。會平李壇，得王文統交通書，益有疑二臣意，切責良弼，無所不至，至欲斷其舌。良弼誓死不少變，帝意乃解，費寅卒以反誅。

至元七年，以良弼爲經略使，領高麗屯田。良弼言屯田不便，固辭，遂以良弼奉使日本。先是，至元初，數遣使通日本，卒不得要領，於是良弼請行，帝憫其老，不許，良弼固請，乃授祕書監以行。良弼奏：「臣父兄四人，死事于金，乞命翰林臣文其碑，臣雖死絕域，無憾矣。」帝從其請。給兵三千以從，良弼辭，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。

舟至金津島，其國人望見使舟，欲舉刃來攻，良弼捨舟登岸喻旨。金津守延入板屋，以兵環之，滅燭大譟，良弼凝然自若。天明，其國太宰府官，陳兵四山，問使者來狀。良弼數其不恭罪，仍喻以禮意。太宰官愧服，求國書。良弼曰：「必見汝國王，始授之。」越數日，復來求書，且曰：「我國自太宰府以東，上古使臣，未有至者，今大朝遣使至此，而不以國書見授，何以示信！」良弼曰：「隋文帝遣裴清來，王郊迎成禮，唐太宗、高宗時，遣使皆得見王，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？」復索書不已，詰難往復數四，至以兵脅良弼。良弼終不與，但頗錄本示之。後又聲言，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。良弼曰：「不見汝國王，寧持我首去，書不可得也。」日本知不可屈，遣使介十二人入覲，仍遣人送良弼至對馬島。

十年五月，良弼至自日本，入見，帝詢知其故，曰：「卿可謂不辱君命矣。」後帝將討日本，三問，良弼言：「臣居日本歲餘，觀其民俗，狠勇嗜殺，不知有父子之親、上下之禮。其地多山水，無耕桑之利，得其人不可役，得其地不加富。況舟師渡海，海風無期，禍害莫測。是謂以有用之民力，填無窮之巨壑也，臣謂勿擊便。」帝從之。

十一年十二月，以良弼同僉書樞密院事。丞相伯顏伐宋，良弼言：「宋重兵在揚州，宜以大軍，先擣錢唐。」後訖如其計。又言：「宋亡，江南士人多廢學，宜設經史科，以育人材，定律令，以戢姦吏。」卒皆用其議。帝嘗從容問曰：「高麗，小國也，匠工弈技，皆勝漢人，至於儒人，皆通經書，學孔、孟。漢人惟務課賦吟詩，將何用焉？」良弼對曰：「此非學者之病，在國家所尚何如耳。尚詩賦，則人必從之，尚經學，則人亦從之。」

良弼屢以疾辭，十九年，得旨居懷孟。良弼別業在溫縣，故有地三千畝，乃析爲二，六與懷州，四與孟州，皆永隸廟學，以贍生徒，自以出身儒素，示不忘本也。或問爲治，良弼曰：「『必有忍，（乃其）其乃有濟。』」人性易發而難制者，惟怒爲甚。必克己，然後可以制怒；必順理，然後可以忘怒。能忍所難忍，容所難容，事斯濟矣。」二十三年，卒，年七十。贈推忠翊運功臣、太保、儀同三司，追封韓國公，諡文正。子訓，陝西平章政事。

趙璧

趙璧字寶(仁)(臣)，(臣)雲中懷仁人。世祖爲親王，聞其名召見，呼秀才而不名，賜三僮，給薪水，命后親製衣賜之，視其試服不稱，輒爲損益，寵遇無與爲比。命馳驛四方，聘名士王鶚等。又令蒙古生十人，從璧受儒書。敕璧習國語，譯大學衍義，時從馬上聽璧陳說，辭旨明貫，世祖嘉之。

憲宗卽位，召璧問曰：「天下何如而治？」對曰：「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。」憲宗不悅。璧退，世祖曰：「秀才，汝渾身是膽耶！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。」一日，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，請于帝曰：「此先朝賜臣印也，今陛下登極，將仍用此舊印，抑易以新者耶？」時璧侍旁，質之曰：「用汝與否，取自聖裁，汝乃敢以印爲請耶！」奪其印，置帝前。帝爲默然久之，旣而曰：「朕亦不能爲此也。」自是牙老瓦赤不復用。

壬子，爲河南經略使。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戾，郡中婚嫁，必先賂之，得所請而後行，咸呼之爲翁。其黨董主簿，尤恃勢爲虐，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餘人。璧至，按其罪，立斬之，盡還民女。劉大驚，時天大雪，因詣璧相勞苦，且酌酒賀曰：「經略下車，誅鋤強猾，故雪爲瑞應。」璧曰：「如董主簿比者，尙有其人，俟盡誅之，瑞應將大至矣。」劉屏氣不復敢出語，歸

臥病而卒，時人以爲懼死。

己未，伐宋，爲江淮荆湖經略使。兵圍鄂州，宋賈似道遣使來，願請行人以和，璧請行。世祖曰：「汝登城，必謹視吾旗，旗動，速歸可也。」璧登城，宋將宋京曰：「北兵若旋師，願割江爲界，且歲奉銀、絹匹兩各二十萬。」璧曰：「大軍至濮州時，誠有是請，猶或見從，今已渡江，是言何益！賈制置今焉在耶？」璧適見世祖旗動，迺曰：「俟他日復議之。」遂還。

憲宗崩，世祖卽位。中統元年，拜燕京宣慰使。時供給蜀軍，府庫已竭，及用兵北邊，璧經畫饋運，相繼不絕。中書省立，授平章政事，議加答剌罕之號，力辭不受。二年，從北征，命還燕，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領諸軍。是年，始製太廟雅樂。樂工党仲和、郭伯達，以知音律在選中，爲造僞鈔者連坐，繫獄。璧曰：「太廟雅樂，大饗用之，聖上所以昭孝報本也，豈可繫及無辜，而廢雅樂之成哉！」奏請原之。三年，李壇反益都，從親王合必赤討之。壇已據濟南，諸軍乏食，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，軍復大振。

至元元年，官制行，加榮祿大夫。帝欲作文檄宋，執筆者數人，不稱旨，乃召璧爲之。文成，帝大喜曰：「惟秀才曲盡我意。」改樞密副使。六年，宋守臣有遣間使約降者，帝命璧詣鹿門山都元帥阿朮營密議。命璧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。宋將夏貴，率兵五萬，饋糧三千艘，自武昌泝流，入援襄陽。時漢水暴漲，璧據險設伏待之。貴果中夜潛上，璧策馬出鹿

門，行二十餘里，發伏兵，奪其五舟，大呼曰：「南船已敗，我水軍宜速進。」貴懼不敢動。明日，阿朮至，領諸將渡江西追貴騎兵，璧率水軍萬戶解汝楫等追貴舟師。遂合戰於虎尾洲，貴大敗走，士卒溺死甚衆，奪戰艦五十，擒將士三百餘人。

高麗王禎爲其臣林衍所逐，帝召璧還，改中書左丞，同國王頭輦哥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，聚兵平壤。時衍已死，璧與王議曰：「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，外雖卑辭臣貢，內恃其險，故使權臣無所畏忌，擅逐其主。今衍雖死，王實無罪，若朝廷遣兵護歸，使復國于古京，可以安兵息民，策之上者也。」因遣使以聞，帝從之。時同行者分高麗美人，璧得三人，皆還之。

師還，遷中書右丞。冬，祀太廟，有司失黃幔，索得於神庖竈下，已甚污弊。帝聞，大怒曰：「大不敬，當斬！」璧曰：「法止杖斷流遠。」其人得不死。十年，復拜平章政事。十三年，卒，年五十七。大德三年，贈大司徒，諡忠亮。

子二人：仁榮，同知歸德府事；仁恭，集賢直學士。孫二人：崇，郊祀署令；弘，左藏庫提點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數軍食定軍官品級給軍吏俸 元名臣事略卷一一引元明善商挺墓碑作「數軍實，差萬戶、千戶等三，給軍吏俸」。疑「數軍食」當作「數軍實」。

〔二〕杜〔辛〕〔萬〕一 按本書卷一五三賈居貞傳及元典章卷三二禁斷推背圖、滋溪文稿卷一五趙伯成神道碑皆作「杜萬」，據改。

〔三〕必有忍〔乃其〕〔其乃〕有濟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一引李謙趙良弼墓碑改正。「必有忍，其乃有濟」，語出尙書。

〔四〕趙璧字寶〔仁〕〔臣〕 據西巖集卷一九趙璧神道碑銘改。本書卷一四九劉伯林傳附劉元禮傳、九九張特立傳有「趙寶臣」，卽趙璧。

元史卷一百六十

列傳第四十七

王磐

王磐字文炳，廣平永年人，世業農，歲得麥萬石，鄉人號萬石王家。父禧，金末入財佐軍興，補進義副尉。國兵破永年，將屠其城，禧復罄家貲以助軍費，衆賴以免。金人遷汴，乃舉家南渡河，居汝之魯山。

磐年方冠，從麻九疇學于郟城，客居貧甚，日作糜一器，晝爲朝暮食。年二十六，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，授歸德府錄事判官，不赴。自是大肆力於經史百氏，文辭宏放，浩無涯涘。及河南被兵，磐避難，轉入淮、襄間，宋荊湖制置司，素知其名，辟爲議事官。丙申，襄陽兵變，乃北歸，至洛西，會楊惟中被旨招集儒士，得磐，深禮遇之，遂寓河內。東平總管嚴實興學養士，迎磐爲師，受業者常數百人，後多爲名士。

中統元年，卽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，居頃之，以疾免。李壇素重磐，以禮延致之，磐亦樂青州風土，乃買田泲河之上，題其居曰鹿菴，有終焉之意。及壇謀不軌，磐覺之，脫身至濟南，得驛馬馳去，入京師，因侍臣以聞。世祖卽日召見，嘉其誠節，撫勞甚厚。壇據濟南，大軍討之，帝命磐參議行（臺）〔省〕事。〔二〕壇平，遂挈妻子至東平。召拜翰林直學士，同修國史。

出爲真定、順德等路宣慰使。（邢）〔衡〕水縣達魯花赤忙兀斛，〔三〕貪暴不法，縣民苦之。有趙清者，發其罪，旣具伏矣，適初置監司，其妻懼無以滅口，召家人飲酒至醉，以利啗之，使夜殺清，清逃獲免，乃盡殺其父母妻子。清訴諸官，權要蔽忙兀斛，不爲理，又欲反其具獄。磐竟奏置諸法，籍其家貲，以半給清。郡有西域大賈，稱貸取息，有不時償者，輒置獄于家，拘繫榜掠。其人且恃勢干官府，直來坐廳事，指麾自若。磐大怒，叱左右摔下，箠之數十。時府治寓城上，卽擠諸城下，幾死，郡人稱快。未幾，蝗起真定，朝廷遣使者督捕，役夫四萬人，以爲不足，欲牒鄰道助之。磐曰：「四萬人多矣，何煩他郡！」使者怒，責磐狀，期三日盡捕蝗，磐不爲動，親率役夫走田間，設方法督捕之，三日而蝗盡滅，使者驚以爲神。復入翰林爲學士，入謁宰相，首言：「方今害民之吏，轉運司爲甚，至稅人白骨，宜罷去之，以蘇民力。」由是運司遂罷。阿合馬諷大臣，請合中書、尙書兩省爲一，拜右丞相安童爲

三公，陰欲奪其政柄。有詔會議，磐言：「合兩省爲一，而以右丞相總之，實便，不然，則宜仍舊，三公既不預政事，則不宜虛設。」其議遂沮。遷太常少卿，乞致仕，不允。

時宮闕未建，朝儀未立，凡遇稱賀，臣庶雜至帳殿前，執法者患其誼擾，不能禁。磐上疏曰：「按舊制：天子宫門，不應入而入者，謂之闌入。闌入之罪，由第一門至第三門，輕重有差。宜令宣徽院，籍兩省而下百官姓名，各依班序，聽通事舍人傳呼贊引，然後進。其越次者，殿中司糾察定罰，不應入而入者，準闌入罪，庶朝廷之禮，漸可整肅。」於是儀制始定。

曲阜孔子廟，歷代給民百戶，以供洒掃，復其家，至是，尙書省以括戶之故，盡收爲民，磐言：「林廟戶百家，歲賦鈔不過六百貫，僅比一六品官終年俸耳。聖朝疆宇萬里，財賦歲億萬計，豈愛一六品官俸，不以待孔子哉。且於府庫所益無多，其損國體甚大。」時論韙之。帝以天下獄囚滋多，敕諸路自死罪以下，縱遣歸家，期秋八月，悉來京師聽決，囚如期至，帝惻然憐之，盡原其罪。他日，命詞臣作詔，戒喻天下，皆不稱旨意，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辭，帝喜曰：「此朕所欲言而不能者，卿乃能爲朕言之。」嘉獎不已，取酒賜之。

再乞致仕，不允。國子祭酒許衡將告歸，帝遣近臣問磐，磐言：「衡素廉介，意其所以求退者，得非生員數少，坐糜廩祿，有所不安耶？宜增益生員，使之施教，則庶幾人材有成，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。」詔從之。

磐移疾家居，帝遣使存問，賜以名藥。磐嘗於會集議事之際，數言：「前代用人，二十從政，七十致仕，所以資其材力，閱其衰老，養其廉耻之心也。今入仕者不限年，而老病者不能退，彼既不自知耻，朝廷亦不以爲非，甚不可也。」至是，以疾，請斷月俸毋給，自秋及春，堅乞致仕。帝遣使慰諭之曰：「卿年雖老，非任劇務，何以辭爲。」仍詔祿之終身，併還所斷月俸。磐不得已，復起。

時方伐宋，凡帷幄謀議，有所未決，卽遣使問之，磐所敷陳，每稱上意。帝將用兵日本，問以便宜，磐言：「今方伐宋，當用吾全力，庶可一舉取之。若復分力東夷，恐曠日持久，功卒難成。俟宋滅，徐圖之未晚也。」江南旣下，磐上疏，大略言：「禁戢軍士，選擇官吏，賞功罰罪，推廣恩信，所以撫安新附，銷弭寇盜。」其言要切，皆見施行。

朝議汰冗官，權近私以按察司不便，欲併省之。磐奏疏曰：「各路州郡，去京師遙遠，貪官污吏，侵害小民，無所控告，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。若指爲冗官，一例罷去，則小民冤死而無所訴矣。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，是大不然。夫御史臺，糾察朝廷百官、京畿州縣，尙有弗及，況能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？若欲併入運司，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，與管民官常分彼此，豈暇顧細民之冤抑哉？」由是按察司得不罷。

朝廷錄平宋功，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，因議更定官制，磐奏疏曰：「歷代制度，有官

品，有爵號，有職位，官爵所以示榮寵，職位所以委事權。臣下有功有勞，隨其大小，酬以官爵，有才有能，稱其所堪，處以職〔位〕，〔三〕此人君御下之術也。臣以爲有功者，宜加遷散官，或賜五等爵號，如漢、唐封侯之制可也，不宜任以職位。」

日本之役，師行有期，磐入諫曰：「日本小夷，海道險遠，勝之則不武，不勝則損威，臣以爲勿伐便。」帝震怒，謂非所宜言，且曰：「此在吾國法，言者不赦，汝豈有他心而然耶？」磐對曰：「臣赤心爲國，故敢以言，苟有他心，何爲從叛亂之地，冒萬死而來歸乎？今臣年已八十，況無子嗣，他心欲何爲耶？」明日，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，使無憂懼。後閱內府珍玩，有碧玉寶枕，因出賜之。

磐以年老，累乞骸骨。丞相和禮霍孫爲言，詔允其請，進資德大夫，致仕，仍給半俸終身。皇太子聞其去，召入宮，賜食，慰問良久。行之日，公卿百官，皆設宴以餞。明日，皇太子賜宴聖安寺，公卿百官出送麗澤門外，縉紳以爲榮。磐無子，命其壻著作郎李穉賓爲東平判官，以便養。每大臣燕見，帝數問磐起居狀，始終眷顧不衰。

磐資性剛方，閑居不妄言笑，每奏對，必以正，不肯阿意承順，帝嘗以古直稱之，雖權倖側目，弗顧也。阿合馬方得權，致重幣求文于碑，磐拒弗與。所薦宋術、雷膺、魏初、徐琰、胡祇適、孟祺、李謙，後皆爲名臣。年至九十二，卒之夕，有大星隕正寢之東。贈端貞雅亮

佐治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洛國公，諡文忠。

王鶚

王鶚字百一，曹州東明人。曾祖成，祖立，父琛。鶚始生，有大鳥止於庭，鄉先生張齋曰：「鶚也。是兒其有大名乎！」因名之。幼聰悟，日誦千餘言，長工詞賦。

金正大元年，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，授應奉翰林文字。六年，授歸德府判官，行亳州父令。七年，改同知申州事，行蔡州汝陽令，丁母憂。天興二年，金主遷蔡，詔尚書省移書恒山公武仙進兵，金主覽書，問誰爲之，右丞完顏仲德曰：「前翰林應奉王鶚也。」曰：「朕卽位時狀元耶？」召見，惜擢用之晚。起復，授尚書省右司都事，陞左右司郎中。三年，蔡陷，將被殺，萬戶張柔聞其名，救之，輦歸，館于保州。

甲辰冬，世祖在藩邸，訪求遺逸之士，遣使聘鶚。及至，使者數輩迎勞，召對。進講孝經、書、易，及齊家治國之道，古今事物之變，每夜分，乃罷。世祖曰：「我雖未能卽行汝言，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！」歲餘，乞還，賜以馬，仍命近侍闊闊、柴禎等五人從之學。已而繼命徙居大都，賜宅一所。嘗因見，請曰：「天兵克蔡，金主自縊，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，禮爲舊君有服，願往葬祭。」世祖義而許之，至則爲河水所沒，設具牲酒，爲位而哭。

庚申，世祖卽位，建元中統。首授翰林學士承旨，制誥典章，皆所裁定。至元元年，加資善大夫。上奏：「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，以有史在也。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，天戈所臨，無不臣服者，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，若不乘時紀錄，竊恐久而遺亡，宜置局纂就實錄，附修遼、金二史。」又言：「唐太宗始定天下，置弘文館學士十八人，宋太宗承太祖開創之後，設內外學士院，史冊爛然，號稱文治。堂堂國朝，豈無英才如唐、宋者乎！」皆從之，始立翰林學士院，鶚遂薦李冶、李昶、王磐、徐世隆、高鳴爲學士。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。

有言事者，謂宰執非其人，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。時阿合馬巧佞，欲乘隙取相位，大臣復助之，衆知其非，莫敢言。鶚奮然擲筆曰：「吾以衰老之年，無以報國，卽欲舉任此人爲相，吾不能插驢尾矣。」振袖而起，奸計爲之中止。五年，乞致仕，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，有大事則遣使就問之。十年，卒，年八十四，諡文康。

鶚性樂易，爲文章不事雕飾，嘗曰：「學者當以窮理爲先，分章析句，乃經生舉子之業，非爲己之學也。」著論語集義一卷，汝南遺事二卷，詩文四十卷，曰應物集。無子，以壻周鐸子之綱承其祀。之綱，官至翰林侍講學士。

高鳴

高鳴字雄飛，真定人，少以文學知名。河東元裕上書薦之，不報。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，聞其賢，遣使者三輩召之，鳴乃起，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，王數稱善，卽薦爲彰德路總管。

世祖卽位，賜誥命金符，已而召爲翰林學士，兼太常少卿。至元五年，立御史臺，以鳴爲侍御史，風紀條章，多其裁定。尋立四道按察司，選任名士，鳴所薦居多，時論咸稱其知人。天下初定，中書、樞密事多壅滯，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人，鳴曰：「官得人，自無滯政，臣職在奉憲，願舉察之，毋爲員外置人也。」

七年，議立三省，鳴上封事曰：「臣聞三省，設自近古，其法由中書出政，移門下，議不合，則有駁正，或封還詔書；議合，則還移中書；中書移尙書，尙書乃下六部、郡國。方今天下大於古，而事益繁，取決一省，猶曰有壅，況三省乎！且多置官者，求免失政也，但使賢俊萃于一堂，連署參決，自免失政，豈必別官異坐，而後無失政乎！故曰：政貴得人，不貴多官。不如一省便。」世祖深然之，議遂罷。川、陝盜起，省臣患之，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，朝議將從之，鳴諫曰：「制令天下上死囚，必待論報，所以重用刑、惜民生也。今從其請，是開

天下擅殺之路，害仁政甚大。」世祖曰：「善」，令速止之。

鳴每以敢言被上知，嘗入內，值大風雪，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：「高學士年老，後有大政，就問可也。」賜太官酒肉慰勞之，其見敬禮如此。九年，遷吏禮部尚書。十一年，病卒，年六十六，有文集五十卷。

李治

李治字仁卿，真定欒城人。登金進士第，調高陵簿，未上，辟知鈞州事。歲壬辰，城潰，治微服北渡，流落忻、崞間，聚書環堵，人所不堪，治處之裕如也。

世祖在潛邸，聞其賢，遣使召之，且曰：「素聞仁卿學優才贍，潛德不耀，久欲一見，其勿他辭。」既至，問河南居官者孰賢，對曰：「險夷一節，惟完顏仲德。」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，對曰：「二人將略短少，任之不疑，此金所以亡也。」又問魏徵、曹彬何如，對曰：「徵忠言讜論，知無不言，以唐諍臣觀之，徵爲第一。彬伐江南，未嘗妄殺一人，儼之方叔，召虎可也。漢之韓、彭、衛、霍，在所不論。」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，對曰：「今以側媚成風，欲求魏徵之賢，實難其人。」又問今之人材賢否，對曰：「天下未嘗乏材，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理勢然耳。今儒生有如魏璠、王鶚、李獻卿、蘭光庭、趙復、郝經、王博文輩，皆有用之材，又皆

賢王所嘗聘問者，舉而用之，何所不可，但恐用之不盡耳。然四海之廣，豈止此數子哉。王誠能旁求於外，將見集於明廷矣。」

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，對曰：「夫治天下，難則難於登天，易則易於反掌。蓋有法度則治，控名責實則治，進君子退小人則治，如是而治天下，豈不易於反掌乎。無法度則亂，有名無實則亂，進小人退君子則亂，如是而治天下，豈不難於登天乎。且爲治之道，不過立法度、正紀綱而已。紀綱者，上下相維持；法度者，賞罰示懲勸。今則大官小吏，下至編氓，皆自縱恣，以私害公，是無法度也。有功者未必得賞，有罪者未必被罰，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，有罪者或反獲寵，是無法度也。法度廢，紀綱壞，天下不變亂，已爲幸矣。」

又問昨地震何如，對曰：「天裂爲陽不足，地震爲陰有餘。夫地道，陰也，陰太盛，則變常，今之地震，或姦邪在側，或女謁盛行，或讒慝交至，或刑罰失中，或征伐驟舉，五者必有一于此矣。夫天之愛君，如愛其子，故示此以警之耳。苟能辨姦邪，去女謁，屏讒慝，省刑罰，慎征討，上當天心，下協人意，則可轉咎爲休矣。」世祖嘉納之。

治晚家元氏，買田封龍山下，學徒益衆。及世祖卽位，復聘之，欲處以清要，治以老病，懇求還山。至元二年，再以學士召，就職期月，復以老病辭去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八。所著有

敬齋文集四十卷，壁書蔡削十二卷，泛說四十卷，古今（難）〔藪〕四十卷，〔吾〕測圓（鏡海）〔海鏡〕

十二卷，〔六〕益古衍（疑）〔段〕三十卷。〔七〕

李昶

李昶字士都，東平須城人。父世弼，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，得其宗旨。金貞祐初，三赴廷試，不第，推恩授彭城簿，志壹鬱不樂，遂復求試。一夕，夢在李彥榜下及第，閱計偕之士，無之，時昶年十六，已能爲程文，乃更其名曰彥。興定二年，父子廷試，昶果以春秋中第二甲第二人，世弼第三甲第三人，父子褒貶各異，時人以比向、歆，而世弼遂不復仕，晚乃授東平教授以卒。

昶穎悟過人，讀書如夙習，無故不出戶外，鄰里罕識其面。初從父入科場，儕輩少之，譏議紛紜，監試者遠其次舍，伺察甚嚴。昶肆筆數千言，比午，已脫藁。釋褐，授徵事郎、孟州溫縣丞。正大改元，超授儒林郎、賜緋魚袋、鄭州河陰簿。三年，召試尙書省掾，再調漕運提舉。

國兵下河南，奉親還鄉里。行臺嚴實，辟授都事，改行軍萬戶府知事。實卒，子忠濟嗣，陞昶爲經歷。居數歲，忠濟怠於政事，貪佞抵隙而進。昶言於忠濟曰：「比年內外裘馬相尙，飲宴無度，庫藏空虛，百姓匱乏，若猶循習故常，恐或生變。惟閣下接納正士，黜遠小

人，去浮華，敦樸素，損騎從，省宴游，雖不能救已然之失，尙可以弭未然之禍。」時朝廷裁抑諸侯，法制寢密，忠濟縱侈自若，昶以親老求解，不許。俄以父憂去官，杜門教授，一時名士，若李謙、馬紹、吳衍輩，皆出其門。

歲己未，世祖伐宋，次濮州，聞昶名，召見，問治國用兵之要。昶上疏論治國，則以用賢、立法、賞罰、君道、務本、清源爲對；論用兵，則以伐罪、救民、不嗜殺爲對。世祖嘉納之。明年，世祖卽位，召至開平，訪以國事，昶知無不言，眷遇益隆。

時徵需煩重，行中書省科徵稅賦，雖逋戶不貸，昶移書時相，其略曰：「百姓困於弊政久矣，聖上龍飛，首頒明詔，天下之人，如獲更生，拭目傾耳，以俟太平，半年之間，人漸失望，良以渴仰之心太切，興除之政未孚故也。側聞欲據丁巳戶籍，科徵租稅，比之見戶，或加多十六七，止驗見戶，應輸猶恐不逮，復令包補逃故，必致艱難。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，惟事供億，則諸人皆能之，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？」於是省府爲蠲逋戶之賦。

中統二年春，內難平，昶上表賀，因進諷諫曰：「患難所以存儆戒，禍亂將以開聖明，伏願日新其德，雖休勿休，戰勝不矜，功成不有，和輯宗親，撫綏將士，增修庶政，選用百官，儉以足用，寬以養民，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亂，恒以北征宵旰之勤，永爲南面逸豫之戒。」世祖稱善久之。世祖嘗燕處，望見昶，輒斂容曰：「李秀才至矣。」其見敬禮如此。會嚴忠濟罷，以

其弟忠範代之，忠範表請昶師事之，特授翰林侍講學士，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。昶條十二事，剷除宿弊。

至元元年，遷轉之制行，減併路、府、州、縣官員，於是謝事家居。五年，起爲吏禮部尙書，品格條式、選舉禮文之事，多所裁定。凡議大政，宰相延置上座，傾聽其說。六年，姦臣阿合馬議陞制國用使司爲尙書省，昶請老以歸。七年，詔授南京路總管兼府尹，不赴。八年，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，務持大體，不事苛細，未幾致仕。二十二年，昶年已八十（二）〔三〕，〔八〕復遣使徵之，以老疾辭，賜田千畝。二十六年卒，年八十有七。

昶嘗集春秋諸家之說折中之，曰春秋左氏遺意二十卷；早年讀語、孟，見先儒之失，考訂成編，及得朱氏、張氏解，往往脗合，其書遂不復出。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，參考歸一，附以己見，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。

劉肅

劉肅字才卿，威州洛水人。金興定二年詞賦進士。嘗爲尙書省令史。時有盜內藏官羅及珠，盜不時得，逮繫貨珠牙僧及藏吏，誣服者十一人。刑部議皆置極刑，肅執之曰：「盜無正賊，殺之冤。」金主怒，有近侍夜見肅，具道其旨，肅曰：「辨析冤獄，我職也，惜一己而戕

十一人之命，可乎！明日，詣省辨愈力。右司郎中張天綱曰：「吾爲汝具奏辨析之。」奏入，金主悟，囚得不死。

調新蔡令。先時，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，民匿不耕，肅至，命樹畜繁者不加賦，民遂殷富。瀕淮民有竄入宋境，籍爲兵而優其糧，間有歸者，頗艱於衣食，時出怨言曰：「不如渡淮。」告者以謀叛論，肅曰：「淮限宋境，一水耳，果欲叛，不難往也，口雖言而心無實，準律當杖八十。」奏可。繼擢戶部主事。

金亡，依東平嚴實，辟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，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。東平歲賦絲銀，復輸綿十萬兩、色絹萬匹，民不能堪，肅贊實奏罷之。（庚）「壬」子，「九」世祖居潛邸，以肅爲邢州安撫使，肅興鐵冶，及行楮幣，公私賴焉。

中統元年，擢眞定宣撫使。時中統新鈔行，罷（鈔銀）「銀鈔」不用。「〇」眞定以銀鈔交通于外者，凡八千餘貫，公私囂然，莫知所措。肅建三策：一曰仍用舊鈔，二曰新舊兼用，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。中書從其第三策，遂降鈔五十萬貫。二年，授左三部尙書，官曹典憲，多所議定。未幾，兼商議中書省事。三年，致仕，給半俸。四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

肅性舒緩，有執守。嘗集諸家易說，曰讀易備忘。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、榮祿大夫、上柱國、大司徒、邢國公，諡文獻。

子憲，禮部侍郎；孫，大名路總管。孫賡，翰林學士承旨。

王思廉

王思廉字仲常，真定獲鹿人。幼師太原元好問，既冠，張德耀宣撫河東，辟掌書記，復謝歸。至元十年，董文忠薦之，世祖問文忠曰：「汝何由知王思廉賢？」對曰：「鄉人之善者稱之也。」遂召見，授符寶局掌書。十三年，姚樞舉爲昭文館待制，遷奉訓大夫、符寶局直長。

十四年，改翰林待制，嘗進讀通鑑，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，及長孫皇后進諫事，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，講衍其說，后曰：「是誠有益於宸衷。爾宜擇善言進講，慎勿以瀆辭煩上聽也。」每侍讀，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、太師月赤察兒、御史中丞撒里蠻、翰林學士承旨掇立察等，咸聽受焉。帝嘗御延春閣，大賚羣臣，俾十人爲列以進，思廉偶在衛士之列，帝責董文忠曰：「思廉儒臣，豈宜列衛士！」

十八年，進中順大夫、典瑞少監。十九年，帝幸白海，時千戶王著，矯殺奸臣阿合馬於大都，辭連樞密副使張易。帝召思廉至行殿，屏左右，問曰：「張易反，若知之乎？」對曰：「未詳也。」帝曰：「反已反已，何未詳也？」思廉徐奏曰：「僭號改元謂之反，亡入他國謂之叛，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，張易之事，臣實不能詳也。」帝曰：「朕自卽位以來，如李壇之不臣，

豈以我若漢高帝、趙太祖，遽陟帝位者乎？思廉曰：「陛下神聖天縱，前代之君不足比也。」帝歎曰：「朕往者，有問於竇默，其應如響，蓋心口不相違，故不思而得，朕今有問汝，能然乎？且張易所爲，張仲謙知之否？」思廉卽對曰：「仲謙不知。」帝曰：「何以明之？」對曰：「二人不相安，臣故知其不知也。」

二十年，陞太監。思廉以儒素進，帝眷注優渥。嘗疾，賜御藥，顧問安否；扈蹕，失所乘馬，給內廐馬五匹；盜竊所賜玉帶，更以玉帶賜之。裕宗居東宮，思廉進曰：「殿下府中，宜建學官，俾左右近侍，嘗親正學，必能裨輔明德。」裕宗然之。裕宗嘗欲買甲第賜思廉，思廉固辭。二十三年，改嘉議大夫、同知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監事。藩王乃顏叛，帝親征，思廉間謂留守段貞曰：「藩王反側，地大故也，漢鼂錯削地之策，實爲良圖，盍爲上言之。」貞見帝，遂以聞，帝曰：「汝何能出是言也？」貞以思廉對，帝嘉之。二十九年，遷正議大夫、樞密院判官。

大德元年，成宗卽位，遷中奉大夫、翰林學士，仍樞密院判官，以病歸。三年，起爲工部尙書，拜征東行省參知政事。七年，總管大名路。八年，召爲集賢學士。十一年，授正奉大夫、太子賓客。

仁宗卽位，以翰林學士承旨、資善大夫致仕。延祐七年卒，年八十三。贈翰林學士承

旨、資德大夫、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、上護軍，追封恒山郡公，謚文恭。

李謙

李謙字受益，鄆之東阿人。祖元，以醫著名。父唐佐，性恬退，不喜仕進。

謙幼有成人風，始就學，日記數千言，爲賦有聲，與徐世隆、孟祺、閻復齊名，而謙爲首。爲東平府教授，生徒四集，累官萬戶府經歷，復教授東平。先時，教授無俸，郡斂儒戶銀百兩備束脩，謙辭曰：「家幸非甚貧者，豈可聚貨以自殖乎！」

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，召爲應奉翰林文字，一時制誥，多出其手。至元十五年，陞待制，扈駕至上都，賜以銀壺、藤枕。十八年，陞直學士，爲太子左諭德，侍裕宗於東宮。陳十事：曰正心，曰睦親，曰崇儉，曰幾諫，曰戢兵，曰親賢，曰尙文，曰定律，曰正名，曰革弊。裕宗崩，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潛邸，所至以謙自隨。轉侍讀學士。世祖深加器重，嘗賜坐便殿，飲羣臣酒，世祖曰：「聞卿不飲，然能爲朕強飲乎？」因賜葡萄酒一鍾，曰：「此極醉人，恐汝不勝。」卽令三近侍扶掖使出。二十六年，以足疾辭歸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卽位，驛召至上都。旣見，勞曰：「朕知卿有疾，然京師去家不遠，且多良醫，能愈疾。卿當與謀國政，餘不以勞卿也。」陞學士。元貞初，引疾還家。大德六年，召

爲翰林承旨，以年七十一，乞致仕。九年，又召。至大元年，給半俸。仁宗爲皇太子，徵爲太子少傅，謙皆力辭。

仁宗卽位，召十六人，謙居其首。乃力疾見帝于行在，疏言九事，其略曰：「正心術以正百官，崇孝治以先天下，選賢能以居輔相之位，廣視聽以通上下之情，恤貧乏以重邦家之本，課農桑以豐衣食之源，興學校以廣人材之路，頒律令使民不犯，練士卒居安慮危。至於振肅紀綱、糾察內外，臺憲之官尤當選素著清望、深明治體、不事苛細者爲之。」帝嘉納焉。遷集賢大學士、榮祿大夫，致仕，加賜銀一百五十兩，金織幣及帛各三匹。歸，卒于家，年七十九。

謙文章醇厚有古風，不尙浮巧，學者宗之，號野齋先生。子侃，官至大名路總管。

徐世隆

徐世隆字威卿，陳州西華人。弱冠，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，辟爲縣令。其父戒世隆曰：「汝年少，學未至，毋急仕進，更當讀書，多識往事，以益智識，俟三十入官，未晚也。」世隆遂辭官，益篤于學。

歲壬辰，父歿。癸巳，世隆奉母北渡河，嚴實招致東平幕府，俾掌書記。世隆勸實收養

寒素，一時名士多歸之。憲宗卽位，以爲拘權燕京路課稅官，世隆固辭。壬子，世祖在潛邸，召見于日月山，時方圖征雲南，以問世隆，對曰：「孟子有言：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』夫君

人者，不嗜殺人，天下可定，況蕞爾之西南夷乎？」世祖曰：「誠如卿言，吾事濟矣。」實時得金太常登歌樂，世祖遣使取之觀，世隆典領以行，旣見，世祖欲留之，世隆以母老辭。實子忠濟，以世隆爲東平行臺經歷，於是益贊忠濟興學養士。

中統元年，擢燕京等路宣撫使，世隆以新民善俗爲務。中書省檄諸路養禁衛之羸馬，數以萬計，芻秣與其什器，前期戒備。世隆曰：「國馬牧於北方，往年無飼於南者。上新臨天下，京畿根本地，煩擾之事，必不爲之。馬將不來。」吏白：「此軍需也，其責勿輕。」世隆曰：「責當我坐。」遂弗爲備，馬果不至。清滄鹽課，前政虧不及額，世隆綜覈之，得增羨若干，賜銀三十錠。二年，移治順天，歲饑，世隆發廩貸之，全活甚衆。三年，宣撫司罷，世隆還東平，請增宮縣大樂、文武二舞，令舊工教習，以備大祀，制可。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，兼提舉本路學校事。四年，世祖問堯、舜、禹、湯爲君之道，世隆取書所載帝王事以對，帝喜曰：「汝爲朕直解進讀，我將聽之。」書成，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譯寫以進。

至元元年，遷翰林侍講學士，兼太常卿，朝廷大政諮訪而後行，詔命典冊多出其手。世隆奏：「陛下帝中國，當行中國事。事之大者，首惟祭祀，祭必有廟。」因以圖上，乞敕有司以

時興建，從之，踰年而廟成。遂迎祖宗神御，奉安太室，而大饗禮成。帝悅，賞賜優渥。

俄兼戶部侍郎，承詔議立三省，遂定內外官制上之。時朝儀未立，世隆奏曰：「今四海一家，萬國會同，朝廷之禮，不可不肅，宜定百官朝會儀。」從之。七年，遷吏部尙書，世隆以銓選無可守之法，爲撰選曹八議。

九年，乞補外，佩虎符，爲東昌路總管。至郡，專務以德率下，不事鞭箠，吏不忍欺，民亦化服，期年而政成，郡人頌之。十四年，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。時有妖言獄，所司逮捕凡數百人，世隆剖析註誤者十八九，悉縱遣之。十五年，移淮東。宋將許瓊家童，告瓊匿官庫財，有司繫其妻孥徵之。世隆曰：「瓊所匿者，故宋之物，豈得與今盜官財者同論耶？」同僚不從，世隆獨抗章辯明，行臺是之，釋不問。會征日本，世隆上疏諫止，語頗剴切，當路者不卽以聞，已而帝意悟，其事亦寢。十七年，召爲翰林學士，又召爲集賢學士，皆以疾辭。

世隆儀觀魁梧，襟度宏博，慈祥樂易。人忤之，無愠色。喜賓客，樂施與，明習前代典故，尤精律令，善決疑獄。二十二年，安童再入相，奏世隆雖老，尙可用。遣使召之，仍以老病辭，附奏便宜九事。賜田十頃。時年八十，卒。所著有瀛洲集百卷、文集若干卷。

孟祺

孟祺字德卿，宿州符離人。世以財雄鄉里。父仁，業儒，有節行。壬辰，北渡，寓濟州魚臺，州帥石天祿禮之，辟兼詳議府事。

祺幼敏悟，善騎射，早知問學，侍父徙居東平。時嚴實修學校，招生徒，立考試法，祺就試，登上選，辟掌書記。廉希憲、宋子貞皆器遇之，以聞于朝，擢國史院編修官。遷從仕郎、應奉翰林文字，兼太常博士。一時典冊，多出其手。至元七年，持節使高麗，還，稱旨，授承事郎、山東東西道勸農副使。

十二年，丞相伯顏將兵伐宋。詔選宿望博學、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，遂授祺承直郎、行省諮議。久之，遷郎中，伯顏雅信任之。時軍書填塞，祺酬應剖決，略無凝滯。師駐建康，伯顏以兵事詣闕，政無大小，祺與執政並裁決之。及戰焦山，宋軍下流。祺曰：「不若乘勢速進，以奪彼氣。」如其言，遂大破之。伯顏聞之，喜曰：「不意書生乃能知兵若是！」諸將利虜掠，爭趨臨安，伯顏問計，祺對曰：「宋人之計，惟有竄閩爾。若以兵迫之，彼必速逃，一旦盜起臨安，三百年之積，焚蕩無遺矣。莫若以計安之，令彼不懼，正如取果，稍待時日耳。」伯顏曰：「汝言正合吾意。」乃草書，遣人至臨安，以安慰之，宋乃不復議遷閩。

先是，宋降表稱姪，稱皇帝，屢拒不納。祺自請爲使，徵降表。至則會宋相于三省。夜三鼓，議未決，祺正色曰：「國勢至此，夫復何待！」遂定議。書成，宋謝太后內批用寶，攜之

以出，復起謝太后於內殿，取國璽十二枚出。伯顏將親封之，祺止之曰：「管鑰自有主者，非所宜親，一有不謹，恐異時姦人妄相染污，終不可明。」遂止。

江南平，伯顏奏祺前後功多，且言祺可任重。有旨褒陞，授少中大夫、嘉興路總管，佩虎符。祺至，首以興學爲務，創立規制。在官未久，竟以疾解官，歸東平。至元十八年，擢太中大夫、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，疾不赴。卒，年五十一。贈宣忠安遠功臣、中奉大夫、參知政事、護軍、魯郡公，諡文襄。子二人：遵，適。

閻復

閻復字子靖，二二其先平陽和州人。祖衍，仕金，歿王事。父忠，避兵山東之高唐，遂家焉。

復始生，有奇光照室。性簡重，美丰儀。七歲讀書，穎悟絕人，弱冠入東平學，師事名儒康曄。時嚴實領東平行臺，招諸生肄進士業，迎元好問校試其文，預選者四人，復爲首，徐琰、李謙、孟祺次之。

歲己未，始掌書記於行臺，擢御史掾。至元八年，用王磐薦，爲翰林應奉，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，兼接伴使。扈駕上京，賦應制詩二篇，寓規諷意，世祖顧和禮霍孫曰：「有才如此，

何可不用，十二年，陞翰林修撰。十四年，出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，階奉訓大夫。十六年，入爲翰林直學士，以州郡校官多不職，建議定銓選之法。十九年，陞侍講學士，明年，改集賢侍講學士，同領會同館事。

二十三年，陞翰林學士，帝屢召至榻前，面諭詔旨，具草以進，帝稱善。二十八年，尙書省罷，復立中書省，帝勵精圖治，急於擇相，一日，召入便殿，諭之曰：「朕欲命卿執政，何如？」復屢謝不足勝任，帝謂侍臣曰：「書生識義理，存謙讓，是也，勿強。」御史臺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，首命復爲浙西道肅政廉訪使。先是，姦臣桑哥當國，嘗有旨命翰林撰桑哥輔政碑，桑哥旣敗，詔有司踏其碑，復等亦坐是免官。

三十一年，成宗卽位，以舊臣召入朝，賜重錦、玉環、白金，除集賢學士，階正議大夫。元貞元年，上疏言：「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，定用釋奠雅樂。」從之。又言：「曲阜守塚戶，昨有司併入民籍，宜復之。」其後詔賜孔林洒掃二十八戶、祀田五千畝，皆復之請也。三年，因星變，又上疏言「定律令，頒封贈，增俸給，通調內外官」。且曰：「古者，刑不上大夫，今郡守以徵租受杖，非所以厲廉隅。」江南公田租重，宜減，以貸貧民。」後多采用。大德元年，仍遷翰林學士。二年，詔賜楮幣萬貫。四年，帝召至榻前，密諭之曰：「中書庶務繁重，左相難其人，卿爲朕舉所知。」復以哈刺哈孫對，帝大喜，卽遣使召入，相之，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，階

正奉大夫。

十一年春，武宗踐祚，復首陳三事：曰「惜名器，明賞罰，擇人材」，言皆剴切。未幾，進階榮祿大夫，遙授平章政事，餘如故，復力辭，不許。上疏乞骸骨，詔從其請，給半俸終養。時仁宗居東宮，賜以重錦，俾公卿祖道都門外。及即位，遣使召復，復以病辭。皇慶元年三月卒，年七十七，諡文康。有靖、靜、軒集五十卷。〔二〕

校勘記

〔一〕參議行臺〔省〕事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二引王磐墓碑改。新元史已校。

〔二〕邢〔衡〕水縣 道光本與元名臣事略卷一二引王磐墓碑合，從改。按元無「邢水縣」，衡水縣屬

腹裏真定路深州。

〔三〕處以職〔位〕 原闕一字，從北監本補。

〔四〕柴禎 疑「禎」當作「禎」。見卷五校勘記〔一〕。

〔五〕古今難〔難〕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三李文忠公改。按此書今存。

〔六〕測圓鏡海〔海鏡〕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三李文忠公改。按此書今存。新編已校。

〔七〕益古衍疑〔段〕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三李文忠公改。按此書今存。新編已校。

〔八〕二十二年昶年已八十〔二〕〔三〕從北監本改。按後文有「二十六年卒，年八十有七」，至元二十二年當八十三歲。

〔九〕〔庚〕〔壬〕子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〇劉文獻公改。按庚子係元太宗十二年，與此處史實無涉。

〔一〇〕〔鈔銀〕〔銀鈔〕 據元名臣事略卷一〇引商挺劉肅墓碑改。按下文亦作「銀鈔」。蒙史已校。

〔一一〕大德元年成宗即位 按元成宗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，大德元年爲其在位第四年。此處史文有舛誤。

〔一二〕閻復字子靖 清容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「子靖」作「子靜」，新元史從改，疑是。

〔一三〕〔靖〕〔靜〕軒集 據清容集卷二七閻復神道碑改。按此集今存。新元史已校。

元史卷一百六十一

列傳第四十八

楊大淵 文安附

楊大淵，天水人也。與兄大全、弟大楫，皆仕宋。大淵總兵守閩州。歲戊午，憲宗兵至閩州之大獲城，遣宋降臣王仲入招大淵，大淵殺之。憲宗怒，督諸軍力攻，大淵懼，遂以城降。憲宗命誅之，汪田哥諫止，乃免。命以其兵從，招降蓬、廣安諸郡，進攻釣魚山。擢大楫爲管軍總管，從諸王攻禮義城。己未冬，拜大淵侍郎、都行省，悉以閩外之寄委之。

世祖中統元年，詔諭大淵曰：「尙厲忠貞之節，共成康乂之功。」大淵拜命踴躍，卽遣兵進攻禮義城，掠其饋運，獲總管黃文才、路鈴、高坦之以歸。二年秋，調兵出通川，與宋將鮮恭戰，獲統制白繼源。秦蜀行省以大淵及青居山征南都元帥欽察麾下將校六十三人有功，言于朝。詔給虎符一、金符五、銀符五十七，令論功定官，以名聞。三年春，世祖命出關、

達，與宋兵戰于平田，復戰于巴渠，擒其知軍范燮、統制魏興、路分黃迪、節幹陳子潤等。

先是，大淵建言，謂取吳必先取蜀，取蜀必先據夔，乃遣其姪文安攻宋巴渠。至萬安寨，守將盧埴降。復使文安相夔、達要衝，城蟠龍山。山四面巖阻，可以進攻退守，城未畢，宋夔路提刑鄭子發曰：「蟠龍，夔之咽喉，使敵得據之，則夔難守矣，此必爭之地也。」遂率兵來爭。文安悉力備禦，大淵聞有宋兵，卽遣姪安撫使文仲將兵往援。宋兵宵遁，追敗之。秋七月，詔以大淵麾下將士有功，賜金符十、銀符十九，別給海青符二，俾事亟則馳以聞，其後賞合州之功，復賜白金五十兩。大淵欲於利州大安軍以鹽易軍糧，請于朝，從之。

冬，大淵入覲，拜東川都元帥，俾與征南都元帥欽察同署事。大淵還，復於渠江濱築虎嘯城，以逼宋大良城，不踰時而就。四年，宋賈似道遣楊琳齎空名告身及蠟書、金幣，誘大淵南歸。文安擒之以聞，詔誅琳。五月，世祖以大淵及張大悅復神山功，詔獎諭，仍賜蒙古、漢軍鈔百錠。

至元元年，大淵進花羅、紅邊絹各百五十段。詔曰：「所貢幣帛，已見忠勤，卿守邊陲，宜加優恤。今後以此自給，俟有旨乃進。」既而大淵擅殺其部將王仲，詔戒敕之，令免籍仲家。冬十月，大淵諜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，（一）并欲遷其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，乃自率軍掩襲，遇之于椒坪，連戰三日，擒祁昌、向良等，俘獲輜重以數千計。明

日，宋都統張思廣引兵來援，復大破之，擒其將盛總管，及祁昌之弟。二年，大淵遣文安，以向良等家人，往招得漢城，未下。四月，大淵以疾卒。八年，追封大淵闔中郡公，諡肅翼。

子文榮，襲爲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。兄子文安。

文安字泰叔，父大全，仕宋守敘州。壬寅，國兵入蜀，大全戰死，贈武節大夫、眉州防禦使，諡愍忠，官其長子文仲。文安方二歲，母劉氏鞠之，依叔父大淵于閬州。戊午，憲宗以兵攻大獲，大淵以郡降，授侍郎、都行省，文仲亦授安撫使。

中統元年，授文安監軍。攻禮義城，殺傷甚衆，奪其糧船，繞出通川，獲宋將黃文才、高坦之。二年，復出通川，與宋將鮮恭大戰，擒統制白繼源。三年，出開、達，戰屢勝，擒知軍范燮、統制魏興、黃迪、陳子閏等。授文安開達忠萬梁山等處招討使。軍於巴渠，萬安寨主盧植降。遂築蟠龍城，以據夔、達要路。宋兵來爭，相持半月，文仲以兵來援，宋兵宵遁，文安追擊，大敗之。四年，佩銀符，陞千戶，監軍如故，進築虎嘯城，以困大良。

至元元年，宋都統張喜引兵攻蟠龍，大戰，敗之，喜潛師宵遁，出得漢城，文安遣兵追襲，又敗之，擒裨將陳亮。復築方斗城，爲蟠龍聲援，令裨將高先守之。宋兵攻潼川，行省命文安赴援，敗宋師于射洪之納坦，斬獲甚衆。宋都統祁昌以重兵運糧餉得漢，且遷其官

屬於內地，大淵命文安先邀之，昌立柵椒原以守，合兵攻之，連戰三日，獲祁昌，俘得漢守臣向良家屬，以招良，良以城降，以所俘獻闕下。

二年，改授金符，仍前職，還攻宋開、達等州，擒其統制張剛、總管伏林。八月，宋兵由開州運糧餉達，文安率奇兵，間道邀擊之，獲總管方富等。行省上其功，命充夔東路征行元帥，令以前後所俘入見。詔賜黃金、鞍馬有差。還，攻奪宋金州斷虎隘，殺其將梁富，擒路鈐、趙貴等。

三年春，與千戶李吉等略開州之大通，與宋將硬弓張大戰，獲統制陳德等。冬，總帥汪惟正遣其將李木波等由間道襲開州，文安遣千戶王福引兵助之。福先登，破其城，宋將龐彥海投崖死，擒副將劉安仁，留兵戍其地。宋諸路兵來救，圍城三匝，築壘城外，文安密遣人入城，諭以堅守。四年春，行省命文安往援，即率兵斷其糧道，宋兵戰甚力，飛矢中文安面，拔矢力戰，大破之，殺其將張德等。二月，文安以創甚，還蟠龍，宋兵遂復開州。文安乃遣總把馬才、楊彪掠達州盧灘峽，與宋兵遇，擒其將蒲德。

五年，文仲卒，詔文安就佩金虎符，充夔州夔東路安撫使軍民元帥，仍相副都元帥府事。夔州累遭兵變，戶口凋耗，文安乃教以耕桑，鰥寡不能自存，願相配偶者，併爲一戶充役，民始復業。冬，遣千戶馬才、張琪略達州，擒宋將范伸、王德、解明等。六年，遣蔡邦光、

李吉、嵇永興，略達州之朱師鄭市，擒總管周德新、裨將王遷。秋，遣總把王顯略達州之泥
頃，擒總管張威。冬，遣兵掠大寧之曲水，擒副將王仁。

七年，從嚴僉省攻重慶，大戰于龍坎，敗宋兵。攻鏹鐵寨，擒其將袁宜、何世賢等。捷
聞，詔賜白金、寶鈔、幣帛有差。秋，攻達州之聖耳城，擒宋將楊普、時仲，芟其禾而還。又
遣元帥蔡邦光略開州，擒宋將陳俊。冬，文粲入見，帝諭之曰：「汝兄弟宣力邊陲，朕所知
也。」進文安階爲明威將軍。

八年春，遣蔡邦光攻達州，戰于聖耳城下，擒其將蒲桂。又戰開州之沙平，擒其將王
順。時宋以朱禕孫帥蜀，禕孫，閬人也，數遣間諜，動搖人心，文安屢獲其諜，閬州竟無虞。
秋八月，文安會東川統軍匣刺攻達州，三戰三捷。尋遣千戶嵇永興攻開州，戰于平熾、曲
水，擒總管王道等。軍還，以所俘入見，帝深加獎諭，擢昭勇大將軍、東川路征南招討使，賜
金銀、寶鈔、鞍馬、弓矢、幣帛有差。

九年秋，領軍出小寧，措置屯田，遣韓福攻達州九君山，擒宋將張俊。遣元帥蔡邦（兒）
〔光〕會蓬州兵，〔四〕邀宋師于永睦，戰勝之。復遣嵇永興、楊彪追襲宋裨將劉威等，破聖耳
外城，獲寨主楊桂，縱兵焚掠而還。九月，築金湯城，以積屯田之糧，且以逼宋龍爪城。慮
宋兵必來爭，遣韓福出兵通川，以牽制之，與宋兵遇于銓耳山，敗之，俘總管蔡雲龍等。出

達州牛門，斷宋兵回路，擒總管李佺、李德。宋兵輸糧達州，遣兵于盧灘峽邀擊之，擒統制孫聰、張順等。

夏，遣元帥李吉略開州，戰于瀉油坡，擒其提舉李貴，及石筭寨主雍德。宋兵復由羅頂山輸糧開、達，遣蔡邦光、李吉伏兵遮之，擒裨將吳金等，覆其糧船。閏（十）（六）月，蓬州兵攻拔龍爪城，東川統軍司命文安兼領之。時蓬州兵已去，宋都統趙章復來據之，且出兵迎敵，文安與戰，破之，擒總管王元而還。秋，宋都統閻國寶、監軍張應庚，運糧于達州，文安邀之于瀉油坡，奪其糧，并擒二將。宋開州守將鮮汝忠邀遮歸路，與戰敗之，獲總轄秦興祖、譚友孫。

十一年春二月，文安率軍屯小寧，得俘者言，鮮汝忠等將取蟠龍之麥，即遣千戶王新德、楊彪等散掠宋境，文安自戍蟠龍以備之。李吉略由山，戰于城下，擒其將葉勝。遣蔡邦光、楊彪掠竹山寨，與趙統制戰，擒其將鄭桂、莊俊。秋，與蒙古漢軍萬戶怯必烈等，攻宋夔東，拔高陽、夔、巫等寨，擒守將嚴貴、竇世忠、趙興，因跨江爲橋，以斷宋兵往來之路，宋兵來爭，戰却之。還攻牛頭城，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。十一月，遣蔡邦光略九君山，擒其將孫德、柳榮、趙威。

時宋以鮮汝忠、趙章易鎮開、達二州，而汝忠家屬尙留開。文安曰：「達未易攻，若先拔

開州，俘其家屬，以招汝忠，則達可不煩兵而下矣。」乃遣蔡邦光率千戶呼延順等，往攻開州，而盛兵駐蟠龍，以爲聲援。十二年正月，諸軍夜銜枚，薄開州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斬關以入，及城中人知，則千戶景疇已立旗幟于城之絕頂矣。宋軍潰散，擒趙章，而守將韓明父子猶率所部兵巷戰，力屈，亦就擒。文安遷汝忠家屬于蟠龍，遣元帥王師能持檄往達州招之曰：「降則家屬得全，不降則闔城塗炭，汝宜早爲計。」汝忠遂遣趙榮來約降，王師能以兵入據其城。汝忠率所部將士，詣文安軍門降，悉還其妻孥財物。趙章子桂楫，守師姑城，遣兵招之，亦降。獨洋州龍爪城守將謝益固守，併力攻之，擒統制王慶，益棄城走。於是遣元帥李吉、嵇永興，千戶王新德等，將兵以鮮汝忠往招由山等處八城，皆望風迎降，凱還。遣經歷陳德勝以鮮汝忠、趙桂楫等十餘人獻捷京師。帝悅，加授文安驃騎衛上將軍，兼宣撫使，賜鈔一千錠；文榮加授鎮國上將軍。

文安尋遣其兄子應之，往招都勝、茂竹、廣福三城，自將大軍，以爲聲援，皆降之。秋七月，兵至樂勝城，宋將蒲濟川降。進攻梁山，宋將袁世安堅守。文安焚其外城，梁山軍恃忠勝軍爲固，力攻拔之，殺守將王智，擒部轄景福，圍梁山四十日，世安隨方備禦，竟不降。文安乃移兵攻萬州之牛頭城，殺守將何威，遷其民，進圍萬州，守將上官夔戰守甚力。文安乃遣監軍楊應之、鎮撫彭福壽，會東川行院兵，出小江口以牽制援兵，果與之遇，戰敗之，擒總

管李臯、花茂實等。萬州固守不下，文安乃解圍去。攻石城堡，諭降守將譚汝和，攻雞冠城，諭降守將杜賦；又招石馬、鐵平、小城、三聖、油木、牟家、下隘等城。冬，進白帝城，夔帥張起巖堅守不出，文安以師老，乃還。宋都統弋德復據開州，文安乃築城神仙山以逼之，令元帥蔡邦光、萬戶紀天英屯守。

十三年，進階金吾衛上將軍，賜玉帶一。夏，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輝經畫東川課程，梁山守將袁世安遣使約降。文安以白德輝，德輝大喜，即遣文安將兵，奉王旨往招之，世安遂降。秋七月，進軍攻萬州。遣經歷徐政諭守臣上官夔降，夔不從，圍之數匝，踰月，攻拔外城。夔守張起巖來救，遣鎮撫彭福壽迎擊，破之，盡殺其舟師，俘其將宋明。萬州奪氣，文安復傳王旨，諭夔使降，夔終不屈。文安盡銳攻城，潛遣勇士梯城宵登，斬關而入，夔巷戰而死。萬州既定，遣使招鐵檠、三寶兩城守將楊宜、黎拱辰降，分兵略施州，擒統制薛忠，會大雪，遣蔡邦光夜攻，殺守帥何良，奪其城。

十四年夏，進兵攻咸淳府，時宋以六郡鎮撫使馬塋爲守，文安與塋同里閭，諭之使降，塋不從，乃列柵攻城。冬十二月，潛遣勇士躡雲梯宵登，斬關納外兵，塋悉力巷戰，達州安撫使鮮汝忠與宋兵力戰死，比曉，宋兵大敗，塋力屈就擒。十五年，進兵攻紹慶，守將鮮龍迎敵。二月，潛遣勇士，夜以梯衝攻破其北門，鮮龍大驚，收散卒力戰，兵敗就擒。

蜀境已定，獨夔堅守不下。朝廷命荆湖都元帥達海，由巫峽進兵取夔州，而西川劉僉院，挾夔守將親屬往招之。文安乃遣元帥王師能，將舟師與俱，張起巖竟以城降。夏，入覲，文安以所得城邑繪圖以獻，帝勞之曰：「汝攻城略地之功，何若是多也！」擢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解白貂裘以賜之。

十七年，遣辯士王介諭降散毛諸洞蠻，以散毛兩子入覲，因進言曰：「元帥蔡邦光，昔征散毛蠻而死，可念也。」帝曰：「散毛既降而殺之，其何以懷遠！」乃擢蔡邦光之子，陞爲管軍總管，佩虎符，賜散毛兩子金銀符各一，并賜其酋長以金虎符。遙授文安參知政事，行四川南道宣慰使。十九年春，入覲，擢龍虎衛上將軍、中書左丞，行江西省事，到官踰月，以疾卒。

子良之，襲佩虎符、昭勇大將軍、管軍萬戶，歷湖南宣慰副使，岳州路總管，卒。

劉整

劉整字武仲，先世京兆樊川人，徙鄧州穰城。整沉毅有智謀，善騎射。金亂，入宋，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。珙攻金信陽，整爲前鋒，夜縱驍勇十二人，渡塹登城，襲擒其守，還報。珙大驚，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拔洛陽，今整所將更寡，而取信陽，乃書其旗曰賽存

孝。累遷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，知瀘州軍州事。

整以北方人，扞西邊有功，南方諸將皆出其下，呂文德忌之，所畫策輒擯沮，有功輒掩而不白，以俞興與整有隙，使之制置四川以圖整。興以軍事召整，不行，遂誣搆之，整遣使訴臨安，又不得達。及向士璧、曹世雄二將見殺，整益危不自保，乃謀款附。

中統二年夏，整籍瀘州十五郡、戶三十萬入附。世祖嘉其來，授夔府行省，兼安撫使，賜金虎符，仍賜金銀符以給其將校之有功者。俞興攻瀘州，整出寶器分士卒，激使戰，戰數十合，敗之。復遣使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獻，請益屯兵、厚儲積爲圖宋計。

三年，入朝，授行中書省於成都、潼川兩路，賜銀萬兩，分給軍士之失業者，仍兼都元帥，立寨諸山，以扼宋兵。同列嫉整功，將謀陷之，整懼，請分帥潼川。七月，改潼川都元帥，宣課茶鹽以餉軍。四年五月，宋安撫高達、溫和，進逼成都，整馳援之。宋兵聞賽存孝至，遁去，將擣潼川，又與整遇于錦江而敗。至元三年六月，遷昭武大將軍、南京路宣撫使。

四年十一月，入朝，進言：「宋主弱臣悖，立國一隅，今天啓混一之機。臣願效犬馬勞，先攻襄陽，撤其扞蔽。」廷議沮之。整又曰：「自古帝王，非四海一家，不爲正統。聖朝有天下十七八，何置一隅不問，而自棄正統邪！」世祖曰：「朕意決矣。」五年七月，遷鎮國上將軍、都元帥。九月，偕都元帥阿朮督諸軍，圍襄陽，城鹿門堡及白河口，爲攻取計，率兵五萬，鈔

略沿江諸郡，皆嬰城避其銳，俘人民八萬。六年六月，擒都統唐永堅。七年三月，築實心臺于漢水中流，上置弩砲，下爲石囤五，以扼敵船。且與阿朮計曰：「我精兵突騎，所當者破，惟水戰不如宋耳。奪彼所長，造戰艦，習水軍，則事濟矣。」乘驛以聞，制可。既還，造船五千艘，日練水軍，雖雨不能出，亦畫地爲船而習之，得練卒七萬。八月，復築外圍，以遏敵援。

八年五月，宋帥范文虎遣都統張順、張貴，駕輪船，饋襄陽衣甲，邀擊，斬順，獨貴得入城。九月，陞參知河南行中書省事。九年（三〇一）正月，加諸翼漢軍都元帥。〔七〕襄陽帥呂文煥登城觀敵，整躍馬前曰：「君昧於天命，害及生靈，豈仁者之事！而又齷齪不能戰，取羞於勇者，請與君決勝負。」文煥不答，伏弩中整。三月，破樊城外郭，斬首二千級，擒裨將十六人。諜知文煥將遣張貴出城求援，乃分部戰艦，縛草如牛狀，傍漢水，綿亘參錯，衆莫測所用，九月，貴果夜出，乘輪船，順流下走，軍士覘知之，傍岸焚草牛如晝，整與阿朮麾戰艦，轉戰五十里，擒貴于櫃門關，餘衆盡殺之。

十一月，詔統水軍四萬戶。宋荆湖制置李庭芝以金印牙符，授整漢軍都元帥、廬龍軍節度使，封燕郡王，爲書，使永寧僧持送整所，期以間整。永寧令得之，驛以聞于朝，敕張易、姚樞雜問，適整至自軍，言宋怒臣畫策攻襄陽，故設此以殺臣，臣實不知。詔令整復書

謂：「整受命以來，惟知督厲戎兵，舉垂亡孤城耳。宋若果以生靈爲念，當重遣信使，請命朝廷，顧爲此小數，何益於事！」

時圍襄陽已五年，整計樊、襄唇齒也，宜先攻樊城。樊城人以柵蔽城，斬木列置江中，貫以鐵索。整言於丞相伯顏，令善水者斷木沉索，督戰艦趨城下，以回回砲擊之，而焚其柵。十年正月，遂破樊城，屠之。遣唐永堅入襄陽，諭呂文煥，乃以城降。上功，賜整田宅、金幣、良馬。

整入朝，奏曰：「襄陽破，則臨安搖矣。若將所練水軍，乘勝長驅，長江必皆非宋所有。」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，駐正陽，夾淮而城，南逼江，斷其東西衝。十一年，陞驃騎衛上將軍、行中書左丞，宋夏貴悉水軍來攻，破之于大人洲。十二年正月，詔整別將兵出淮南，整銳欲渡江，首將止之，不果行。丞相伯顏入鄂，捷至，整失聲曰：「首帥止我，顧使我成功後人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果然！」其夕，憤惋而卒，年六十三。贈龍虎衛上將軍、中書右丞，諡武敏。

子垣，嘗從父戰敗，咎萬壽于通泉；挺，管軍萬戶；均，權茶提舉；垓，都元帥。孫九人，克仁，知房州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宋總統祁昌 按本卷楊大淵傳附楊文安傳作「宋都統祁昌」，「都統」係宋軍官職，疑「總」當作「都」。

〔二〕陳子閏 北監本作「陳子潤」。按本卷楊大淵傳「閏」亦作「潤」。

〔三〕盧植 北監本作「盧埴」。按本卷楊大淵傳「植」亦作「埴」。

〔四〕蔡邦（見）〔光〕 從道光本改。

〔五〕夏遣元帥李吉略開州 按前文敍至元九年九月事，後文又有十一年春三月事，此「夏」當指至元十年夏。「夏」疑上脫「十年」。

〔六〕閏〔十〕〔六〕月 按前文有至元九年，後文有十一年。至元九年，至十一年，惟十年有閏六月，「十」誤，今改。參看前條校勘記。

〔七〕九年〔三〕〔正〕月加諸翼漢軍都元帥 下文復有「三月」與此處重。本書卷七世祖紀至元九年正月辛巳條有「命劉整總漢軍」，據改。

